

全相平话（又名《全相平话五种》）

版本：

元英宗至治年间（1312～1323）建安虞氏新刊本。计有《武王伐纣书》（别题《吕望兴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别题《秦始皇传》）、《续前汉书平话》（别题《吕后斩韩信》）、《三国志平话》等五种。

内容：

元代讲史话本。所述五种故事，真伪参杂，虚实并存，但对后世小说发展，有深刻影响。

武王伐纣书卷上

武王伐纣书卷中

武王伐纣书卷下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卷上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卷中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卷下

秦并六国平话卷上

秦并六国平话卷中

秦并六国平话卷下

前汉书续集卷上

前汉书续集卷中

前汉书续集卷下

三国志平话卷上

三国志平话卷中

三国志平话卷下

武王伐纣书卷上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分吴魏刘。

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

话说殷汤王姓子，名履，字天乙，谥法除虐去残扫汤。是契十四世孙主癸之子，以伊尹相汤伐桀，三让而践天子之位。顺天革命，改正朔，天下号曰商。以建丑之月为正月，色尚白。大濩作历作圉。见张网四面，兽令去三存一，仍取自犯者。诸侯叹德，三十六国来归。天旱七年，以六事自贾，焚身于桑林之野，天降甘雨，天下太平。汤王在位十三年而崩，传国世三十一王，计岁

六百二十九年。今殷纣王是帝乙之子，治天下，名曰辛，一名受，乃汤之末孙也。诗曰：

商纣为君致太平，黎民四海沸欢声。  
心婚妲己贪淫色，惹起朝野一战争。

又诗曰：

世态浮云几变更，何招西伯远来征。  
荒淫嗜酒多繁政，故治中邦不太平。

若说三皇五帝，皆不似纣王天秉聪明，口念百家之书，目数群羊无错，力敌万人，叱？柱，声如钟音，书写入八分，酒汰千锺，会拽#弓，能骑劣马。纣王初治时有德有能，##多##天地阴晴，吉#之兆。

时年四十七岁，鬼###封帝国之至，封三十六镇诸侯，有一百六十##之郡，是纣王之臣，一年两次来朝进奉。客伏诸国镇压小邦，四下蛮夷戎虜，皆是纣王所管。东连大海，西望秦川，南摄九溪，北通沙沱，纣王有感招得忠臣烈士，文武百官，比干为相，直谏大夫，微子为都堂统政，费仲为大将军，飞廉为佐将大都督，殿前宰相宏天，帅首皇帝称小耗。纣王有八伯诸侯。

第一，东伯侯姜桓楚，坐青州。

第二，西伯侯姬昌，坐岐州。

第三，南伯侯杨越奇，坐荆州。

第四，北伯侯祁杨广，坐幽州。

第五，东南伯侯楚天佑，坐扬州。

第六，西南伯侯霍仲言，坐许州。

第七，东北伯侯张方国，坐冀州。

第八，西北伯侯扈敬达，坐并州。

此是八伯诸侯，尽是先君殿下忠臣。先君尊此八人为兄，合到纣王，此八人为八伯侯也。此是纣王重臣处，每到月旦生辰，画先君真容，左右画着八伯诸侯，同共行香酌酒，设奠于八伯诸侯前，亦如先君之前，行香设礼，因为是三帝立国忠臣。此八人立先君三帝立国忠臣。戊子都在朝歌。乙年无道，在位四年，时年雷震死。第二子太丁在位三年，帝乙大帝封立。帝乙在位三十七年，立起纣王为帝。

此八伯诸侯立四帝，皆是八伯诸侯匡辅国之立也。

诗曰：

八伯诸侯立帝君，无邪无曲是忠臣。  
生良月旦皆来贺，恭敬都输南面尊。

纣王初登帝位，归朝治政，前十年有道，八方宁静，四海安然，天下皆称

纣王是尧舜。纣王忽有一日去后，有正宫皇后来迎，王驾入后宫，礼毕，置酒待宴，有众宫监？完备来迎。姜皇后传令，来日去玉女观行香，各令香汤沐浴了，安排王辇来，谕天子去与否。纣辛闻之，问皇后何往，答曰，“臣妾来日诣玉女观行香去。此玉女是古贞洁净办炼行之人，今为神女，它受香烟净水之供。臣妾每遇月旦有望日，行香祈祝。”纣王曰，“寡人何不也去玉女观。”

今有纣君令坛司传圣旨，令四卿八相诣玉女观行香。四卿八相得圣旨从驾行香，前诣玉女观下。纣王与姜皇后入观内行香之次，纣王观看久之，见一簇女中，有一人容貌出众。纣王思忆女人，“朕宫中无一人似玉女之容仪。”纣王如此三日，在殿上观玉女，乃问玉女，“卿容貌世间绝少。”纣王不去归朝，只在玉女殿上。是灯烛无数，置酒与玉女对坐。玉女不言。此个是泥身，焉能言之，乃宣费仲问曰，“王女是泥身，如何问得言之。”费仲奏曰，“大王只在殿上，#臣告退去，看玉女之灵#####。”如此，纣王#在殿上。夜至三更以来，纣王似睡之间，左右别无臣侍，王见众多侍从，一簇佳人捧定玉女来殿上。纣王见之大悦，亲迎玉女。礼毕，玉女奏曰，“大王有何事，意在此经夜不去，谓何。”王曰，“朕因姜皇后行香到此，寡人见卿容貌妖娆，出世无比，展转思念。今无夫志，愿求相见，只此真诚。”玉女回奏曰，“臣为仙中之女，陛下为人中之王，岂可宠爱乎。曾闻古人有云，仙人无妇，玉女无夫。请大王速去，恐招谴谪。”纣王问玉女曰，“何如谴谪。”玉女不得已，言曰，更后百日，终必与我王相见，启大王且归内去。”王问女曰，“有何信物。”玉女遂解绶带一条与纣王。玉女言曰，“此为信约。”王收之，接得绶带，忽闻香风飒飒，玉佩丁当，声闻于外，霞彩腾空。纣王见之，举步向前去扯玉女，忽然惊觉，却是梦中相？。定省多时，只见泥神，不？真形，视手中果然有绶带一条。纣王向灯烛之下，看翫思之，至？悔恨无已。

纣王只在玉女殿中，三日亦不闻消息。纣王只将玉女绶带，思念玉女无限。忽有费仲来殿，谏曰，“何不还宫。”王说玉女之言与费仲，费仲奏曰，“大王且归宫阙，候百日，恐玉女来见我王。”纣王依费仲之言，遂还宫阙，每日如醉，思望玉女前约之事。？忽已经百日，玉女不至，纣王召费仲。费仲至，评议玉女之事，王曰，“玉女誓约与寡人相见，如今玉女不知消息声不来何也。”费仲奏曰，“陛下休忆念，犹自着意，玉女岂可来乎。大王休思玉女之容，恐陛下意情减削，虑久成疾。愿大王依微臣之奏，有一事可胜。大王见玉女娇容之思，不负陛下快乐。”纣王问曰，“何事胜寡人乐。”费仲曰，“我王出榜于朝门外，令教在世间应有室女者，尽皆来进。今为阙少正宫宫监，如有可用者重赐富贵，加赏爵？。如进来众中，岂无一人似玉女之容。陛下任意选拣，取王圣意，若何。”王曰，“依卿所奏。”

王便？令天下诸州府县镇村街道店铺人家，应有室女，尽来进献。不过月余，进及千万，皆无一人似玉女之容貌。纣王不悦，思玉女不胜其恨。时有宰相宏夭见王无喜色，殿下赛曰，“臣启我王，若要似玉女容貌者，只除我王国中食我王俸之家，富贵足矣，不受寂寞腻粉？梳官宦之家内，有胜玉女之颜。大王降圣旨，令天下大小官宦之家，有美女者，尽皆来进，必有胜玉女之貌。”纣王闻之大喜，“卿言然也。”即令出榜于朝门之外，教到处大小官宦之家，进上，如有匿者，后官得知，全家处死。如此遍天下诸官员，委有美女者，皆不敢隐匿，尽来进献。

内有华州太守苏护有一女，生得形容端正，有倾城之貌，寰中第一，年登一十八岁，名妲己。当日，太守知帝令严，不敢隐匿，亲将女子来进献。约行数日，前到故恩县。至夜于馆驿中安下了，有故恩州太守苏颜，前来管待苏护，邀入衙中置宴。有驿中女子，容仪端丽，去灯烛之下。夜至二更之后，半夜子时，忽有狂风起。人困睡着不觉，已无一人。只有一只九尾金毛狐子，遂入大驿中。见佳人浓睡，去女子鼻中吸了三魂七魄和气，一身骨髓，尽皆吸了。只有女子空形，皮肤大瘦。吹气一口，入却去女子躯壳之中，遂换了女子之灵魂，变为妖媚之形。有妲己面无粉饰，宛如月娥，头不梳，一似蓬莱仙子，肌肤似雪，遍体如银，丹青怎画，彩笔难描。女子早是从小不见风吹日晒光彩精神，更被妖气入肌，添得百倍精神。

至晓，苏护叫侍从与女子梳，忽见女子，大惊，“怎有如此容貌。”父见了女，大悦，口中不语，心下思之，“我女有分与天子为皇后。”言了，出界行，上亦有苏颜送去。

前盼朝歌至近，苏颜入朝见帝，至于殿下，山呼万岁，“臣启我王，今有华州太守苏护有一女来进上，令臣先来见帝。”纣王闻奏，便宣费仲至于殿下，礼毕，纣王传宣，“今有华州太守来进女子，卿远去按。”费仲出内，迎着太守，各施礼毕。费仲见了，面如白玉，貌赛嫦娥，有沉鱼落雁之容，羞花闭月之貌，人间第一，世上无双，十分相貌。费仲来见帝，奏曰，“女子容貌非俗。”纣王闻奏，即诏苏护引女子来至殿下，山呼万岁毕，躬身而立。纣王曰，“赐卿等平身免礼。”纣王见了女子，大悦，赐女子金冠裙佩凤钗，教左右宫人取之，与比入饰了，再见天子，一似玉女之容貌。纣王大悦，令妲己交去受仙宫内敕令，苏护为上父之位，赐宅一所，皇丈受天子之富贵。

王甚宠爱妲己。直酒宴乐之次，妲己忽见王系绶带一条，甚好，妲己问王曰，“我王何处得此带，好温润可爱。”王含笑而言曰，“玉女所与寡人。”又具语前共玉女同寤，得此带与朕为信约。妲己闻言，心生妒害凶，“启陛下，今教毁了玉女之神，火烧了庙宇。恐大王久思玉女之貌若着邪，误大王之

命。此庙无用。”王曰，“依卿所奏，今教烧了庙，打了泥神。”

纣王一百日不治国事，只在受仙宫取乐。恐失了天下江山。如此数次，谏之不听。有一日，姜皇后降生一太子，名景明，王号为殷。因王打不降此人，此人便太岁也。

纣王每日在受仙宫中作乐。有一日，妲己奏曰，“我王教天下若有奇珍异宝，进来？饰宫室，臣妾看翫之，王意若何。”纣王闻奏，即日令出榜于内门外，教天下人若有奇珍异宝，皆来呈进，不得隐匿。前后出榜百日有余，一日，近臣奏曰，“臣启陛下，今有一贤人来进宝具，见在内门。”纣王闻奏，令宣入来见帝。万岁，纣王问曰，“卿何姓。”贤人曰，“臣姓许，名文素。臣出家住于终南山白水洞。”王曰，“尔进何宝。”文素曰，“臣收一口宝剑，特来上与我王。”王曰，“此剑非宝，何用。”文素曰，“臣启我王，此剑能断天下人间一切妖精鬼怪，鬼怪若见此剑，咸皆惊怖，无所逃遁。”王曰，“寡人宫中有何妖怪。”文素曰，“臣见大王宫中，有妖气上冲牛斗。大王把此剑去深宫之内壁上挂之，人见不怕，如妖怪见之，失声叫走。便是妖精。我王用此剑斩之，可以镇大王六宫三院永无妖怪。臣见纣王宫中，女人之内，有一妖媚。陛下信小臣之言，留下此剑，除妖灭怪。陛下不信小臣言，臣将此剑往山内去。”纣王不阻，留了宝剑，将入后宫。

有妲己来接纣王，入受仙宫内对坐，以酒三杯，妲己乃问天子曰，“大王前者行文字天下人进宝，近日进得何宝，将来与子童随喜看之。”王曰，“有一宝。”令宫人取过来度与妲己。妲己不见，万事俱休，既见此剑，大叫一声，奔走如风。约行一二十步，上伯怖天子见妲己奔走，问曰，“因何走了。”妲己见剑似一条大蛇走赶。

妲己思之，虽然似蛇赶我，恐王疑我是妖精，待不言，却如何说。眉头一放，计上心来，言，“臣妾不是怕此剑，大王教此剑别宫中挂着，子童与大王诉之。”王曰，“依卿之言。”令人送了此剑。却说纣王问曰，“因何走了，见甚来。”妲己奏曰，“告大王，臣妾不是怕剑。今有子童姐姐到来，叫子童要赴仙会去，以此子童待赶姐姐去。却思大王宠爱之恩，子童却来辞我王。”王问曰，“谁是卿之姐姐。”妲己曰，“月中嫦娥是我姐姐，见大王有弃臣之心，是以来唤子童，欲赴仙会，如大王不用子童，乞愿随臣姐姐去。子童是上界仙女，为亿凡心罪，罚子童来下界。”泣下数行，有百媚干娇。纣王见之，不忍弃，曰，“朕不责卿之罪。卿姐姐是月中嫦娥，比卿容貌若何。”妲己曰，“俺姐姐容貌是仙女，不是凡人，清洁之心，万年千载，容貌如故。下界凡人被情欲所牵，育女生男，凡人岂比仙人乎。臣妾也难比嫦娥。”被妲己说感动，王之心贪欢恣乐，更不问妲己奔走之事，更那？剑之宝，将

送在太庙内挂了。纣王再问妲己曰，“如何教寡人得见卿之姐姐。”妲己奏曰，“陛下若要见子童姐姐，大王依子童之言，便得见子童姐姐姮娥也。”王曰，“卿当说之。”妲己曰，“去宫内修台座可高三百尺，名曰翫站台，二名摘星楼。台上修百间合子，台下修千间房。每年到上元十五夜，于台上筵宴宣，必见姮娥也。”王闻此言，大喜。

次日早朝升殿，帝乃传宣，“朕欲待修台阁宫殿等，寡人问卿等，如何得成。”班部中有费仲，宏夭奏曰，“臣启陛下，此乃大国之境内，黎民尽是王民，若修此台必就。”皇帝再问费仲，宏夭，“卿等二人，如何得就矣。”二人奏曰，“若要疾修成此台，陛下宣八伯诸侯来国，诣朝同共计划，用志修之，兴工必就矣。”纣王依卿所奏。”令教宣八伯诸侯。遂八道使臣去宣八伯诸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杨越奇，北伯侯杨广，东南伯侯楚天佑，西南伯侯霍仲言，东北伯侯张方国，西北伯侯扈敬败达。宣此八伯诸侯。唯西岐州去宣姬昌，姬昌上马〔是文王也。〕殿使将圣旨，行经数日，到岐州至近，令人先去报国主姬昌。

姬昌使出岐州，来接殿使。出城行数里，接着殿使，各下马礼毕，迎入岐州内。至于衙内，焚香拜罢。文王展开读了，姬昌大惊，言曰，“王行无道之事，自乱天下。”姬昌蒙圣旨，岂敢违慢，遂引上大夫毕公，召公奭百人相从，共殿使前去朝歌来见帝。行经数日，前到潼关阴符界，姬昌在路中盛行之次，望见一道气上冲云汉。西伯侯掐指寻文卜一课，姬昌告使命曰，“今日是戊午日，到乙巳时必有大风，至午时雨住。”使命不信。二人语话中间，早至巳时，果然有浓云密布，狂风微起，遍满长空，东西雾长，南北云生。须臾雷震雹闪，雨下不止，顷刻平地成河，沟渠翻浪。至午时，云散雨收，万物滋荣。

众人都在大林之中避雨，忽见一所古墓。西伯侯又发一课，“今日是戊子日，雨降合主，此墓自摧破，此墓中合出一个烈士。”纔然道罢，古墓自摧。使命见之，大喜。言，“奇”。姬昌见古墓自摧，伫目视之，见一女子尸形，宛然如生，却被大雷得破女子之腹内有一孩儿啼。姬昌令人入墓中，取出孩儿来也。左右入墓抱出。诸人不晓，唯有姬昌会之。姬昌共使命前行，过堽堽岭之下，见一贤士，是云中子先生。云中子与西伯侯相见具礼。二人礼毕，言语间蓦闻小儿啼，云中子问曰，“啼者谁家孩儿。”姬昌具说前事。云中子闻言，乃曰，“此子不得姓，后十八年必佐西伯侯同破无道之君也。”道罢，西伯侯先会其意，乃留下此子。云中子曰，“此子无姓，可立午，雷震名也，是破纣之凶神也。”

却说这西伯侯与先生相别，只共使命前行。数日得到朝歌，八伯诸侯尽皆

来相见，各具礼毕，议论来日见帝。至天明，尽皆到至殿下，咸山呼万岁，躬身殿下。天子传宣曰，“朕欲于宫内修台一所，高三百尺，上盖百间阁子，下修千间房宇，故宣卿等议论，同建此台。”问罢，西伯侯姬昌出班奏曰，“大王不可。如修此台，可害万民之力，恐失农桑之业。大王岂不学尧舜之作圣治垂衣之礼，天下大定。舜有孝治万邦，禹有治水九载大功，万民得脱洪水之厄，时有让位之德。陛下何不寻思，罢修台之事，去妖妇之容，不然则苦万民甚大。陛下岂不学先君之作，今信妲己之言，是为败国忘家之事，嗟乎。”纣王闻奏，欲从此谏，心下不定。又被妲己妖容媚惑，巧言曰，“陛下借万民之力，信西伯之言，不修此台，愿大王早知，臣妾于内宫，臣妾当自死于泉下，若何。”

纣王见道，告妲己曰，“寡人教与卿修台阁之事，卿当休虑耳。”纣王便宜费仲。时费仲蒙宣来见帝，至金阶山呼毕，纣王曰，“寡人欲修台合，今西伯侯谏朕不可修，有妲己专意在修台合，此事如何。”费仲奏曰，“臣启陛下，若不修台合之事，不显大国之奢华。”纣王闻奏，龙颜大悦，“依卿所奏。”便出榜于朝门。纣王曰，“用多少人夫。”费仲曰，“用人夫五百万。”纣王准奏，遂量地三千围，令八伯诸侯各修其方，如有优功者，各依地分罚罪。诸侯各施工力，造成台合，一一完备。前后一年，苦害万民，民不计生，皆有倒悬之心。后修东鹿台，西鹿台，此台？外相应，用金玉宝贝装饰四面，如此富贵奢华盖造，替却天宫。更台下栽万种奇花，又间数行宝树，台下又修殿宇千间。众文武皆苦告，纣王不听，只要修其完备，交万民受涂炭之苦。

诗曰：

八伯诸侯各建功，修成台合数千宫。

君王登此排筵宴，不问生民涂炭中。

纣王有一日修成台合，排御宴赏群臣，唯有西伯侯姬昌，不避刀斧之诛，越班奏曰，“臣启陛下，我王好奢华，荒酒色，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必不为败国之本。陛下岂不闻，尧有一子名丹朱。不肖，不遵先君之法，只好奢华，荒淫滥浊。尧见如此，乃让位于舜。舜有一子名商均，亦乃不肖，不遵先君之法，只好奢华无厌。见如此，不可治民，乃让位于禹。#至桀王，王为肉山酒池，刷童男宣女裸形对偶，不行仁政，失其天下。陛下休学无道之君，愿王学尧舜之圣治，则无后患。”纣王曰，“寡人如此，以洽天下。”西伯侯曰，“臣启陛下，修台之事，何是治政。费财千万，劳苦民，何以将此建台钱物，养赡贫民之耕锄，赏犒征人遥役又况我王仓库不贫，国中富贵。陛下如此，上不顺天，下不顺地，中不顺人，天地人心失之，久后不便。”纣王曰，“怎生不便。”西伯侯曰，“我王听小臣今日之言，二十余年有倾国之祸也

。必有一夫与我王为患矣。”纣王闻西伯侯之言，王乃大怒大喝西伯侯曰，“耐？昌，言知寡人凶吉之事，更待二十年之后，死在一夫之手也。”纣王问妲己曰，“尔知寡人凶吉也。”又问西伯侯，“西伯你死何时。”姬昌曰，“臣启陛下，更待二十年安牀而死也。”纣王闻言含大怒，令左右推转斩之，“你道二十年后安牀而死，朕交你目下分尸而死。”左右正砍将西伯侯推转，性命若何。

诗曰：

台合重修费万钱，三才不顺为何缘。

心明若听姬昌谏，常吉无凶掌世权。

纣王传宣欲斩姬昌，有东伯侯姜桓楚出班而奏曰，“臣启陛下错矣。大王息雷霆之怒，听小臣之言。此人第一，辅三朝忠孝之臣。第二，看先君重爱之人。第三，自古及今，无斩诸侯之剑，愿王详察免赦，如何。”兼此姬昌善会阴阳之造化，知天地之灾祥。小臣之言，逆王直谏，大王停嗔息怒，且免西伯之罪。”时王闻奏，令左右却拥西伯侯至殿下，免触天颜之罪。良久，王问姬昌曰，“道尔善会阴阳，能辨天下之机理，知人穷通寿夭贫寒之事，吉凶祸福之危。尔今日与寡人发一课，看目下有吉凶相应之事，免卿不死之厄。”纣王待斩姬昌，姬昌亦不自忧其身，知未合死，知久后合立末主，为天命九十七而亡矣。纣王又问阴阳之理，姬昌便看天色早晚，乃辰时也。下一课，课内见今日至甲午时，合主从巽起大风也。西北天晴，东南风起，乃到辰相应也。更有庙中泥人奔走，泥马嘶声，至乙未十时也。纣王不信如此之言，令左右监收姬昌在于殿下。别令近臣，“尔去探事。”语话中间，早至午时，果然从东南上大风起，吹沙走石，屋瓦番飞，折树之风，一国人民尽大惊，见庙中泥人泥马于市中往来。近臣入朝奏纣王，“臣启陛下，姬昌之课应卦兆也，果然如此。”纣王思念之间，早至乙未时也，泥人泥马皆入庙中贴然。复有近臣来奏曰，“臣启陛下，泥人泥。马却入庙中。”有诗为证。

诗曰：

课应东南起大风，泥人泥马市中行。

国中尽说希寄事，方表殷王色内崩。

纣王传宣，免姬昌之罪。诣来日，八伯诸侯咸来辞纣王。辞毕，众诸侯出朝门外，惟有西伯侯告众诸侯曰，“纣王更待十五年，失其天下也。”道罢，各施其礼。欲待相别，有费仲来辞众诸侯，有西伯侯道费仲，“尔是献利便之人，知妲己乱其天下，苦害万民之力。”道罢，众诸侯相别，各上路行。众诸侯皆去也，费仲心中怀恨西伯侯之言。

或有一日，妲己共纣王饮宴在摘星楼上，妲己问王曰，“臣启陛下，世间

有何贵宝与子童翫看。”言罢，纣王曰，“何处有贵宝。”言毕，旁边转过费仲来，奏曰，“臣启陛下，臣知一人有宝，堪与娘娘带翫。”王问曰，“何人有宝。”费仲奏曰，“臣知西伯侯姬昌有一对琼姬玉钏，此钏无价之宝也。带之随人心意，变通四时，欲寒则凉，欲热则暖。又令人身体轻便，容颜不老。此乃真贵宝也。”妲己闻之，大悦，遂乃奏王曰，“此钏子童须要带之。陛下如何。”王曰，“此事容易。谁人堪去？使命入岐州去取宝钏。”费仲奏曰，“小臣愿为使命。若陛下令别人为使命，恐受西伯侯金珠好财物迷心，不肯将琼瑶玉钏来。”妲己曰，“言者当也。”先赐金百两与费仲，费仲谢恩辞王，乘？上路，连夜不止。

经行数日，令人报与姬昌。姬昌闻言，实时出岐州接使命。二人各施礼毕，相从入岐州衙中，焚香拜毕，读了圣旨。管待使命。使命曰，“如今天子？令小官取宝。”姬昌曰，“何宝。”费仲曰，“是琼瑶玉钏。”姬昌闻言，心内思量，此事都是此人献也。西伯侯便取宝与费仲曰，“此钏非是等闲，乃奇宝也。此钏带时，令人身轻体健，随时而变，令人颜色不老，病者带之即愈，辟恶除怪，如是妖精见之，惊恐奔走也。”费仲得宝钏，辞西伯侯。

上路行数日。到朝歌入内见帝，诣于殿下，愆山呼万？，纣王问曰，“取宝钏如何。”费仲遂将宝钏献与纣王。纣王见钏，见光彩耀日，霞色光辉，皇帝大悦，将费仲入后宫去妲己，迎驾入宫令坐，费仲具礼毕，置酒三杯。纣王令费仲献宝钏。妲己大悦，“令将子负视之。”妲己不看，万事？休，才然鲜开手帕，见宝钏大叫一声仆然在地，四体沉重，口鼻无？，妲己性命如何。

诗曰：

西周宝钏实奇哉，费仲殷懃特取来。

献与妲己初看翫，猛然例地命将颓。

纣王亲用御手扶起妲己，久而苏省，多时，妲己奏曰，“不要宝钏。”教送出受仙宫去。纣王问曰，“卿有何疾。”妲己不敢言实情之事，眉尖一纵，计上心来，奏曰，“臣启陛下，妾往日有痛心疾，今日又发。”又曰，“此钏不好，教赐与姜皇后者。”纣王，“依卿所奏。赐与姜皇后带者。”妲己心中佐待唬姜皇后。皇后见宝钏，接得带了，精神倍加，体健身轻，安宁无事。左右奏纣王曰，“皇后带了宝钏也。”

当日，妲己暗宣费仲。费仲蒙宣，来见妲己，诣于殿下。礼毕，先赐黄金百两与费仲，“卿定一计，怎生交贬姜皇后。”费仲奏曰，“此事小可。臣定一计，便教贬了姜皇后。”妲己曰，“如何是计。”费仲曰，“明日是姜后生辰月诞，娘亲自前在正宫，与皇后贺生辰。姜皇后见娘娘必怒，娘娘便把头发乱了，便来见帝，言姜皇后打子童来。王乃必信，宣皇后问说因依之次，娘

娘暗教人藏刀子于皇后？下。娘娘便奏道，姜皇后有害我之心。既无意，大王视之，姜皇后将刀子来坠于地。为大王宠爱臣妾，故有此心。王乃必信必坐罪于姜皇后也。”妲己曰，“言者当也。臣且退去。”

妲己依费仲之计。诣来日早辰，去正宫内与皇后贺生辰。到正宫见姜皇后。姜皇后果然怒，便骂，“贱材，有何面目来见我。你不识羞。”遂骂妲己。妲己自把乌云髻松，金冠袅？，霞髻散乱，定入殿上，哭见纣王。王问曰，“卿当悲啼何事。”妲己奏曰，“姜皇后打子童来。纣王闻之大怒，宣姜皇后见帝。纣王问曰，“尔打骂妲己，为何。”皇后曰，“臣妾不曾打妲己。”纣王问之次，妲己教官人暗藏一刀子在姜皇后？下。妲己曰，“皇后有害我王之心。”王乃转怒。皇后曰，“贱妾岂敢有害我之心。”王曰，“为何将刀子在于？下。”姜皇后噎语难言，哽声怎说涕？如雨，怎生分诉，纣王不详事情，大怒，共妲己摘星楼，上传圣旨，令教与皇后与布素之衣，贬入冷宫，教受辛苦。皇后闻言，心中大怒，不故其命，乃骂纣王，“信邪佞之言，令我死于目下，贬我入冷宫，无道不仁之君，信谗贪色之主，人神共恶，天地不容，不死在万刃之手，何怒我乎。”纣王闻言大怒，亲身骤起，拨转宫娥，亲手扯住皇后。皇后不拒其死，又骂纣王，“昔桀王无道，死在樵门，你信贼婢之言，自乱天下。”言未毕，纣王用手揽衣，一手揽将乌云髻，挽从摘星楼边推将楼下去。皇后性命如何。

诗曰：

后宫直谏姜皇后，不听忠言大可忧。

怒揽冲冠颜面变，揽衣拒下摘星楼。

皇后身后在摘星楼下。纣王传宣，教把皇后尸首，埋在后宫第七个梧桐树之下。左右蒙圣旨，将皇后尸首埋给。皇后腕上带着琼瑶宝钏，成皆埋了。妲己佯诈忘了，故意和宝钏埋了。纣王不问，真#送了姜皇后，每日共妲己作乐同坐，更无一人敢不去说纣王。

韶光似箭，日月如梭。您见得。有诗为止。

诗曰：

窗外日光弹指过，檐前花影坐间移。

一杯未尽笙歌送，？下辰牌又报时。

？忽十年，姜皇后有一太子，名曰景明，王号为殷交。自皇后卒时，太子始年一岁，别有宫人育之。纣王更不恋太子。今则十？身长五尺，心有英烈。有妲己知太子长大，心中怕怖。有一皇后无宫中宫人告与太子，知我教天子坏了他母，以此上不便。我今暗宣费仲。费仲蒙旨，至于殿下具礼。妲己问曰，“卿记得十年前事。”费仲曰，“那一事。”妲己曰，“当日姜皇后死之日

，有太子一岁，至今十年，太子欲乃成人。怕姜后宫中宫人告与太子得知，恐太子执仇，是此不便。此事如何。”仲曰，“小臣有一计，亦可教娘娘心不生忧。”姐已曰，“如何。”费仲曰，“把皇后宫中宫人除了，万无失一也。”姐已曰，“如何除得。”仲曰，“娘娘至晚共王相见，娘娘面带忧容不悦，王必问。娘娘便奏，只言，姜后宫中宫人，倚着正宫名下，见子童无礼，臣乃难甘，可除之。王曰怎生除得。娘娘曰，臣心教陛下去殿下置一酒池肉林，蜃盆工炮烙之所，教正宫宫人相扑，赢底人推入酒池，教饮酒醉死，输者推在蜃盆中，教蛇蝎蜃死。如有不死者得罪之人，推在炮烙煨灰火坑之内。更烧铜柱大红，缚在柱，一烧死也。此乃除之，更无一人告与太子。太子不知仔细，方免娘娘之忧也。”姐已曰，“卿且退去。”费仲蒙恩，便辞娘娘去也。

姐已至夜与纣王相见，面带忧容，颜无笑色，王怪问曰，“卿因何不悦。”姐已诈云，“臣启大王，今有姜皇后位下宫人，倚着正宫名势，见子童无礼，臣欲大除之。”王曰，“依卿所奏。怎生除之。”姐已言曰，“我王去殿下置酒池肉林，蜃盆炮烙之刑，教宫人相扑赢底推在酒池内饮酒，输底推在蜃盆，交蛇蛟蝎蜃，得罪的推在炮烙，教抱铜柱。”纣王见道，“依卿所奏。”即传宣于殿下置酒池肉林，蜃盆炮烙，铜柱。一切都置就，纣王共姐已摘星楼上饮酒，令宣姜后宫中宫人，尽皆梳？美丽。宫人咸至楼前，尽教去却宫衣？裳，只？裙子一腰，教二人相扑往来，风吹忽有裸体之形，姐已共纣王取乐笑耳。赢者推在酒池之内，交饮酒醉死，输者推在蜃盆之内，交蛇咬蝎蜃死。如有得罪之人，推在炮烙之内，教抱通红铜柱烧死。如此无道，损害千人之命，宫女声哀不止，姐已共纣王取乐无厌。如此无道，国中依言无不知。有诗为证。

诗曰：

狐灵专宠恣荒淫，嗜酒成池肉作林。

一旦朝歌非我有，方知天命果难堪。

有一日，纣王与姐已在摘星楼上对坐取乐，忽见一人引太子殷交，此人是东宫妲母冯氏，游于楼下。姐已大怕，自心思，“设若妲母冯氏告与太子，知我教天子坏了他母，以次不便。”次日，又暗宣费仲至于后宫见姐已，曰，“昨日子童见称母冯氏告与太子，知吾交天子坏了他母，窃恐太子报仇，此实不便。今宜大夫，此事若何。”费仲曰，“小臣定一计，与娘娘除了妲母。”姐已曰，“如何除之。”大夫曰，“娘娘取一日，推作生辰，遍告诸宫监，必来与娘娘贺生辰。妲母必来与娘娘过盏，娘娘佯落盏坠地。又言妲母倚太子势，欺负子童。便奏天子，天子必信，坐罪于妲母也。”言毕，“臣且退去。”姐已亦依费仲之言，至来日，姐已传令，“今日是吾生辰，宫人皆知，都

来受仙宫内贺生辰。”时有妳母冯氏思惟，“姐已损宫人，计有千万人命，我若不是在太子宫内，如今也送了我性命也。可惜了姜皇后。”言讫，涕泪如雨。三思之次，不免也去来。见姐已。问候，礼毕，列尊卑而坐。冯氏与姐已过盞上寿，姐已佯落盞坠地，便着恶言骂詈冯氏。冯氏心中惊怕。又见姐已奏曰，“如今妳母冯氏欺负子童来。”王问曰，“因何敢欺负卿来。”姐已曰，“倚着太子势，故意欺负子童。愿大王与臣妻作主。”纣王见道财转加愠怒非常，言称，“叵耐岂敢。”令左右宣冯氏。冯氏蒙宣，诣于殿下，山呼万岁毕，王问曰，“尔何欺负姐已。”冯氏曰，“岂敢欺负娘娘。”姐已奏曰，“愿我王与子童作主。”纣王不察其情，乃问姐已，“妳母欺负卿，合当甚罪。”姐已曰，“合该炮烙之刑。”王曰，“依卿所奏。”左右宫人推去炮烙之刑。冯氏痛哭，告天子，“大王可念太子年幼，臣妾乳哺之恩也。愿大王赦臣妾之罪。”纣王曰，“寡人欲免尔罪，姐已不肯。”令左右宫人推去妳母大恸。忽崩报与太子。知速来救妳母。果然见宫人将妳母推奔火炕之侧。太子高声唱宫人，“不得无礼。”妳母视之，却是太子，妳母告曰，“看幼小乳哺之恩，救我性命。”太子闻言，道宫人，“且留人。我见父王去。”诣于殿下。山呼万岁，毕。奏曰，“我王何故欲救妳母有何罪。”王曰，“罪当合死也。”太子奏曰，“且看儿子面，免妳母死罪。贬入冷宫。愿父王宽恕。”纣王闻奏，遂免死罪，教入冷宫去。太子谢恩，礼毕，有妳母心忧。后有官监送冯氏去冷宫，朝食冻？冷饭，夜卧？恶牀席。日往月来，自经半月有余，妳母每日作念，太子怎执知#####（俺冤屈之事）。怎见得。有诗为证。

诗曰：

诈祈姐已是生辰，冯氏同为祝寿人。

误落金杯欺谎状，眨于冷地屈谁伸。

太子每夜睡卧不宁，精神恍惚。当日太子闲行至后花园中梧桐树下，太子看玩之间，忽见一阵旋风，来往绕定太子，左右盘旋干遭，吹得太子衣袂乱散。太子言道，“此旋风好怪磨。”言罢，又见第七个梧桐树下有一女人，涕？交流，哽噎大怨言曰，“纣王共姐已，太子好无道。”太子闻言大怒，向前来问，至近却是妳母。太子见妳母，礼毕，太子曰，“你在冷宫受苦，且自？怀我去奏父曰教妳母去东宫者。”妳母启告太子曰，“我不愁我身受苦，别有冤屈之事。”太子曰，“有何冤屈。”妳母哽咽不道。太子曰，“尔不言，吾岂得知。”妳母曰，“自从十载之前，太子始年一岁，被姐已谗佞，你父王把尔亲母姜皇后，从摘星楼上摔在楼下，搦杀尔亲母，我养育你，到今十载。又教尔父王去殿下置酒池肉林，蜚盆炮烙之刑，把你娘官中，宫监，尽皆除之。此是姐已并费仲之计，故坏了千万人命。姐已又教尔父王，修台阁宫殿

，费万民之力，停罢农弃民不聊生。不纳忠臣之谏，尽是妲己并费仲，教尔父王行不仁无道。今告太子，你娘尸首见埋在后宫第七个梧桐树下。”太子问妲己曰，“实有此事么。”妲己哽咽，哭告太子曰，“妾言不敢虚诞。恐太子不信，去梧桐树下看之便见。”道罢，妲己自?死咽喉而亡。太子令左右官人埋了妲己。太子亲往梧桐树下，祝曰，“拜告亲母，若是母有如此之事，暂时显其灵，不孝儿与我母报仇。”言罢，姜皇后听得太子所祝，便显灵圣去空中。忽听人言曰，“告太子，您娘苦死，不可说。”太子闻言，仰视空中，果见亲母，遂拜。毕，见空中滴溜溜落下一件物来。太子加额，不知是甚物。太子接得视之。乃一首诗。

宿冤宿对是无休，妲己生嗔起事由。

妲己含冤俱说破，须凭太子报冤仇。

太子读罢诗句再视，不复见之。太子恸哭大哭，心中怀恨无限。至夜，太子正睡之间，忽见亲母并妲己，一切苦楚宫人来告太子，“尔父无道，宠信妲己之言，把俺等尸首不理，冤恨无伸，望太子俺等报仇。”言罢，太子大哭，忽然觉来，悲啼移时，大恨妲己。到早晨，专来谏父王，诣于殿下，山呼毕，奏曰，“臣启父王，如今臣见宫娥痛死，黎民坏忧，皆是妲己一人之过也。教斩了妲己，天下清肃也。”王乃不从。太子去宫中见妲己，妲己置酒管待太子。太子接得金#（盘），##（用盘）便击妲己，妲己忙走入深宫去了。太子复回于东宫。

却说妲己号咷大哭，去见纣王。王问妲己曰，“卿为何悲啼而至。”妲己奏曰，“臣启陛下，今有太子到妾宫中，臣置酒宴待之，太子用盘，打臣妾，以此公我王。与臣妾作主。”纣王闻奏大怒，今赐太子死。却有一人报与太子知，太子大怒，复往太庙中取宝剑，欲待斩妲己。有一人告与妲己。妲己闻言，乃奏纣王曰，“今有太子去太庙中取宝剑，必欲与陛下为患矣。陛下却问太子取将宝剑来者，毁却甚妙。”纣王闻奏，今御弟子虎去取宝剑。子虎蒙宣，去太子处取剑，至于东宫殿下。左右报与太子。太子闻之大怒，曰，“来者必斩。”子虎闻言，却回奏纣王。王闻奏，问妲己曰，“此事若何。”妲己奏曰，“交费仲取去。”王曰，“依卿所奏。”“宣费仲至殿。”王曰，“今有太子去庙中取了剑也。卿与寡人去取将剑来。”费仲蒙宣，到于太子。宫中见太子，太子仗剑骤出宫来杀费仲，费仲遶石柱而走，太子劈一剑，石柱上火光迸散。费仲脱命而走，至于殿下。奏曰，“似此谁人敢去取宝剑。”妲己曰，“如何斩得太子。”费仲曰，“臣定一计，必斩太子。”纣王曰，“有何计。”费仲曰，“去殿下伏了兵士。陛下共娘娘殿上，令宣太子。知我王共娘娘在殿上，必来带剑且见。帝令左右擒住太子，令教赐死。”纣王妲己闻奏大喜

，一依费仲之言。纣王宣太子，太子蒙宣，遂问来人曰，“姐已在殿上么。”来人曰，“然。”太子见道，袖剑入内，一心待斩姐己，与母报仇。太子便去见帝，诣于殿下，山呼拜舞罢，纣王传宣捉住太子，教赴法场斩之。姐己奏曰，“太子先待杀取剑之人，又带剑入内，此是？君？父。太子合该炮烙之刑而死。”纣王，“依卿所奏，教炮烙之刑。”费仲奏曰，“臣启我王，不可炮烙。恐小邦闻之炮烙太子，恐哂之，不可以。只依法斩之。”纣王亦依费仲之言，今建法场斩之。须臾间，去斩太子，百官恣嗟，群臣仰叹。其太子生得相貌堂堂，浑如灌口，人人见者，无不下？，个个观了，咸皆伤情。如花仕女见太子，心怀不悦懒？梳似玉郎君，观储君，意抱伤情罢宴会，无不感悲。时有纣王二庶兄，一个是箕子，一个是微子。二人来谏纣王，诣于殿下，躬身谏曰，“臣启我王，耳免太子之罪，如何。”时王不听，令左右推奔法场。纔然便斩，忽有一人，身長七尺，仗剑骤走如飞，至法场挥剑杀之，无入可当，劫了法场，救了太子，往西而去。救了太子的是谁。

诗曰：

法场建起试龙泉，为带环刀有罪愆。

不是胡嵩来救#（却），##（储君）一命掩黄泉。

当日救了太子的是胡嵩。##（胡嵩）引太子，二人相从，至夜到皇伯比干宅内。太子？胡嵩，二人见比干，具礼毕，比干将二人进入衙内，置酒管待二人。比干问太子曰，“有何事意到来。”太子大泣，告曰，“如今俺父王信姐己之言，待斩愚子，被胡嵩劫了法场，以此到来，待诉与皇伯。”比干闻言大哭，久之言曰，“君主不明，自乱天下，弃妻斩子，不修国政，乃信妇人之言，不信忠臣之谏。”言毕，管待二人于宅中。住了三日，太子告皇伯曰，“俺王无父子之恩，亦有斩儿之恨，宠信姐己。”言讫泪下。又告曰，“吾欲要将招兵，灭无道之君，斩姐己，诛费仲，报亲母之仇，如何。”比干劝曰，“君父之间，岂行如此。”太子曰，“父无爱子之心，子有孝父之意，叵耐姐己贱人，教我娘苦死。”

话中间，却说纣王（闻）胡嵩劫了法场，令费仲？费孟不越一家，？捉二人。来到比干宅，见比干二人相见，行施礼毕，比干进费孟入衙。茶汤罢，费孟曰，“如今敕令吾不越一家，搜捉太子并胡嵩，上启皇伯，此二人曾来么。”比干曰，“怎敢来。我若见，必捉将来见天子去。”二人言语中间，有太子知费孟来搜捉，太子大怒，欲待前来厅上杀费孟去。胡嵩谏曰，“太子杀费孟，不连累皇伯乎。假令便杀了此人，何济。”太子听谏不去，费孟离宅去了。至夜，比干共太子议论此事，太子曰，“我往求兵将，必杀无道之君，不顾其父，难赦姐己并费仲。”比干闻太子之言，“大丈夫之志也。”至明日，太子

共胡嵩二人去辞皇伯比干。辞了，二人使出西门，纔行之次，忽见费仲。太子共胡嵩啮齿，仗剑来杀费仲。费仲纵马而走，不能杀之，只杀了仆人数个。二人走出西门去了。

却说费仲荒来见帝，诣于殿下，山呼万岁，“大王祸事也。”“祸从何来。”费仲曰，“今有灵胡嵩共太子出西门而走。臣见二人，去赶，二人仗剑来杀臣。臣纵马而走，遂杀了伴当数人。二人去之甚速。”纣王闻奏，心中大怒，敕令左将军？吼领兵五百，赶太子并胡嵩。此人是游魂神。？吼是大耗神。右将军佶留（留），此人是小耗神。纣王又教四门都检点。媿鬼，媿岁，此二人是剑杀二神也。众将来赶，太子独战众将，不能？敌。太子共灵胡嵩各自逃走。二人性命如何。

诗曰：

来追诸将若奔风，料敌人间孰比雄。

几战殷君皆丧胆，黄昏逃避庙堂中。

当日太子一夜躲兵独行，到一庙中，有一神人来请太子上殿而歇，神兵问太子曰，“何故来此。”太子具说父王不仁无道之事，###（神人曰），“你后破无道之君，吾与汝一法，必胜矣。”先##（赐酒）一杯，与太子饮之，又与大斧一具，可重百斤，名曰破纣之斧。神人便助太子有力也，接大斧入手中。忽然觉来，却是一梦，果然见大斧在手中。太子自觉有力，弄大斧恰如无物相似。至天明，见牌上字，名曰浪子神庙。道罢，又有？吼，佶留留兵来。太子拈斧在手，便与二将决战，都无数合，杀退二人兵士。太子望朝歌，大恨父王并妲己。

太子往黄河而进，于河岸口，见一渔父。太子曰，“渔公渡予过于此河，感谢勿阻。”渔公曰，“尔是何人也。”太子具说前事。又问曰，“公何人也。”公曰，“吾是纣王之臣，姓高，名逊。”太子复问，“为何在此。”公曰，“因初修台时，为吾慢功，故罚吾为长流百姓。令避世在于河中，且为钓叟。今太子不是，非常专意留太子管待，太子不肯住，高逊渡太子过河。与太子相别，太子前到潼关，便入华山小聚兵，一心待破无道之君。

诗曰：

梦？神人赐斧斤，故教战敌二将军。

各逃患难渔公渡，犹自心中怨纣君。

却说？吼，佶留留，媿岁，媿鬼四人回兵，来见天子，诣于殿下，山呼毕，“臣启陛下，如今走了太子，四人俱来乞罪。”纣王闻奏，“卿等无罪。”四人谢恩出朝。

## 武王伐纣书卷中

话说冷淡处持过。却说纣王共妲己每日去宫今取乐，又依前损害宫人无数。纣王恣纵妲己取乐。如此无道，无人敢谏。

有一日，妲己奏曰，“子童辨认得孕妇腹中是男是女。”王曰，“如何知之。”妲己曰，“恐王不信，试将数个孕身妇人，臣妾辨之。”王曰，“依卿所奏。”便宜到百个孕妇人至殿下。纣王问妲己曰，“那个是男，那个是女。”妲己曰，遂叫过一妇女来，今坐复起，妲己奏曰，“坐中先？左足者是男，先？右足者是女。”纣王曰，“如何得知。”妲己奏曰，“恐王不信，剖腹验之。”纣王曰，“依卿所奏。”教左右剖腹验之，果然如此。每日可废百人之命，妲己精神越好。此人是妖精之神也。民间嗟怨，客旅哀哉，悲啼不止，无不伤心。

诗曰：

恣情损害几多人，罢辨人间孕妇身。

今日虽然多富贵，后来剑底作泥尘。

当日纣王共妲己游西鹿台，前有一河，号曰野水河。妲己共纣王登台上而坐，望见河岸上冬月浚？。二人欲下水。有一年少者怕冷，不敢下水，数次上岸。老者不怕冷而撩衣便过。王问妲己曰，“此二人年少却惧冷，年老不惧###（者）何哉。”妲己奏曰，“年少者是老生之子，%不满其##，气衰弱怕冷，不敢涉水。年老者是少生之子，髓满其胫，傲寒耐冷。虽是肌毛枯伐，阳气太盛，故不怕冷，便涉河而过。”纣王曰，“如何见得。”妲己奏曰，“恐我王不信，教左右捉取二人敲胫看之。”纣王曰，“依卿所奏。”令左右捉取二人来，斫胫看之，果然如此。纣王大喜，告妲己曰，“卿煞知好事。”如此损害人命，后来不敢来河上过往。纣王令左右去至处捉人，来于河中试之，每日害数十人命。

诗曰：

刳胎斫胫剖忠良，颠覆殷汤旧纪纲。

积恶已盈天震怒，独天不免鹿台亡。

又一日，纣王共妲己在于台上朝日取乐。忽从##数人笼放出腊之人，架着鹰鹞打台下过，忽有##将起，直来台上搦妲己。妲己见了，大叫一声，走入人丛中去了，被鹞抓被面皮，打了金冠。左右捉将放鹞入来，斩了其人，灭了全家。因此，后人更不敢架鹞打台边过。因此，妲己更不游于鹿台，驾却入内去。每日纣王共妲己在摘星楼上，取乐无休。万民皆怨不仁无道之君，宠信妲己之言，不听忠臣之谏，损害人民之命。纣王今天下变震黎民，广聚粮草，在朝歌广有三十年粮，尽底成尘。有胡曾诗为证。

诗曰：

积粟成尘竟不开，谁知拒谏剖贤才。  
武王兵起无人敌，遂作商郊一聚灰。

又诗曰：

历代君臣壮帝基，何如纣王越天期。  
渭公注杀谋天手，血浸朝歌悔后迟。

纣王聚粮朝歌仓内，尽皆成尘。此乃纣王宠信妲己，不理王道。

有八伯诸侯，至春首尽来朝贺。内有歧州姬昌将礼物来见大王。有西伯侯乃集公臣百官，评议欲往见帝公事。有毕公臬，召公奭，荣公颠，闾夭，南宫括，散宜生，太任，逢达，许寂，并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騶，更有十个王子，武王发，周公旦，千邑寻，万邑祥，伯邑考，管叔鲜，蔡叔度，唐叔政，染叔季，曹叔文十人，并群臣皆至于殿下。礼毕，西伯侯告众臣曰，“吾又东去朝歌见帝去也。吾闻纣王不设朝政，宠着妲己之言，自乱天下。吾若到朝歌，入内亦因命必谏。我有七年囚阻，众文武不得来见我。若来见我者，吾身必与您惹大灾临身。吾身灾退时，方可归国，那时破无道之君。众文武并吾于皆听吾言者。”众群臣王子皆应诺。西伯侯先去辞老母太任。西伯侯曰，“上启母亲，如今儿子东去朝歌见帝去也。更后七年方可来也。我。母保重岁寒，休忧儿子。”老母哭泣，与儿子相别。太任曰，“尔若##（到朝）歌，至内可以着善言谏之。纣王是不仁无道##（之君），#误我儿之命。”西伯侯曰，“我母善保岁寒。儿命不妨，只合有七年大囚之灾也。”姬昌当日自课吉凶，告母曰，“去后誓不得教武王子来觑我，必有大祸临身。”姬昌道罢，别武王上路，有武王言曰，“同随大王去如何。”“枉带累一切人，吾身自当。”姬昌又告曰，“您后七年至中秋，吾免囚牢，吾西归也。那时文武您迎我来。”姬昌道了，上路东行，文武西归。

文王行经数日，前到朝歌至近，近臣入内奏纣王，至于殿下，山呼万岁，奏曰，“臣启陛下，如今有西伯侯来见大王。”纣王曰，“近宣西伯侯姬昌。”姬昌蒙宣来见帝，八伯诸侯一齐相等，同去见帝。至于殿下，山呼万岁，躬身在于殿下。皇帝传宣，皆令免礼，赐平身，上殿赐绣墩而坐。遂排一宴，赏设八伯诸侯，尽皆饮之。众诸侯见纣王背后廉底坐着妲己，众文武不敢？头。时有姬昌越班出奏曰，“臣启陛下，小臣有死罪。”纣王问曰，“卿有何死罪。”姬昌曰，“臣不合僭奏。我王不合对君臣上下无礼。”纣王问曰，“如何是君臣上下无礼。”姬昌曰，“今日是君臣聚会，似父子团圆，与文武评议国家之事。却效妲己于我王背后坐，受了文武将相之礼，大王岂不处轻

贤重色，不遵上祖先君之法。大王如此，似桀王之近也。臣启陛下，臣闻大王亦信妲己谗言，置酒池肉林，蜃盆炮烙之刑，苦害他人，何故如此。又害良民，斲径看髓，剖剔孕妇，更修下三百尺高台并千间殿宇，此乃废民之业。大王为此人谗言，背妻弃子，乱行乖异，不修正道，不治下民，大王却不政。国以民？主，民以国为本，国本人民，切不失也。大王思小臣之言，斩了妲己，散粮贍国之贫民，修姜太后之山陵，宣太子立为东宫，此大王圣治。大王听小臣之言，天下大安。若不听小臣言，久后死在万人之手。小臣死罪，死罪。”纣王闻西伯侯之言，三思久之不言。却有妲己唤王，纣王起至廉下见妲己。妲己奏曰，“愿我王将臣妾杀之。”纣王曰，“为何将卿杀之。”妲己曰，“我王弃奴之心，何不杀了。”纣王曰，“寡人如何是弃奴之心。岂肯杀乎。”妲己曰，“大王既不是弃奴之心，恰则西伯侯恶谤陛下，我王听之不言。愿大王不弃妾之容貌，却把西伯侯斩了者。”纣王曰，“依卿所奏。”纣王速临殿下，于龙牀上坐了，乃问西伯侯曰，“若寡人不听卿之言，久后死在万人之手，卿如何只恁直毁寡人。”今左右推转西伯侯斩之。众文武见待斩西伯侯，齐呼万岁，震动宫殿，##（皆奏），“#（陛）下，且免西伯侯之命，”纣王曰，“西伯辱朕太甚，###（如何免）之。”有东伯侯奏曰，“臣？大王，且看先君之面，只罢任去官，未委圣意若何。”纣王曰，“依卿之奏。”令左右却推近西伯侯至殿下，纣王曰，“寡人欲待教卿便死，且免尔之死罪。囚在羑里城中者。”姬昌得罪，贬在羑里城中。此城在荡州北七里，今汤阴县是也。有诗为证。

诗曰：

杀妻弃子害忠良，不果皇天降祸殃。

恣纵荒淫迷妲己，却嗔直谏贬姬昌。

又诗曰：

十句当言九句休，众中无语却无忧。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纣王令看一使臣监押西伯侯，前至荡州，教人报与本州岛太守韩渥，来接使命。礼毕，至衙中，太守开了圣旨，口中不言，心下频频作念枉教西伯侯受苦。更不敢久住，送姬昌羑里城中，每日餐冻食冷饭，身穿布衣，更不教出入。使命复还，亦有本州岛太守，此是吊客神也，为西伯侯仁德之人，常不令人知，暗中来羑里城，以酒食待姬昌，不肯交辛苦。太守告姬昌曰，“我交你私去，如何。”姬昌曰，“我若去后，必累公也。不被囚牢之难，以知君忧吾之恩。”太守暗中长得与姬昌道话。

日往月去，前后早五六载。姬昌当日离歧州，已知东去有七年囚牢之难。

姬昌常问监官如今纣王无道。那姬昌不愁自身之苦，念纣王无道，每日在囚城中，长把干，坎，艮，震，巽，离，坤，兑。？神将大将军，使六丁六甲，为左右将军，摘其中十干，五行，二十八宿，定分八卦爻象，逐年逐月返日逐时，知吉凶之事。占人间灾福之兆，课身上吉凶之来意。知一年旱涝不匀，五谷丝蚕收成，人民病疾灾伤。文王在囚牢之内，一一尽知。克日定时，并无分毫差错。文王以六十四卦自卜其身，见势冲更有二月，方免囚牢之难。七年时至仲秋末季秋初，文王卜下见喜，合受七年方脱。有诗为证。

诗曰：

纣王荒淫国不修，贪迷妲己损诸侯。

不从西伯忠臣谏，羑里当囚七载忧。

又诗曰：

直言骨鲠总皆谋，君不君兮实可羞。

天然暗助行兵德，万里江山尽属周。

姬昌课罢，至夜得一梦，梦见两手托天。忽然觉来，姬昌自思，大喜，自言，“昔日有殷汤王得此梦，以兴天下。”言罢，有一日才坐，忽有一凤来朝西伯侯，至于面前，如擎而立，一个时辰而去。姬昌占之，今可免囚牢也，感得天凤来朝吾也。西伯侯囚牢中常时占卜，以有可归之期，亦有凤来见，有万千般祥瑞，可以待出免囚牢之难。

话分两段。却说岐州###（太任并）众官群臣长之。西伯侯之祖是帝喾之后，姬名#（弃），是尧王之后，为后稷神也。姬弃生王季，王季生姬照，姬照生姬昌，文王是也。文王母太任。太任召集群臣文武等，评议姬昌之事，“当日姬昌东去之时曾言，我见纣王，因命必谏，我有七年囚牢。方今是七年之数也。如今在羑里城中，谁人敢去探者，看纣王有放姬昌之心。”问罢大臣，众中无一人言。有姬昌第五子伯邑考言曰，“孙儿乞去探吾父姬昌。”众大臣依言。有大臣散宜生来谏曰，“臣启娘娘，莫教伯邑考去，姬昌去时曾言，但不得来吊问，恐惹大祸临身。”伯邑考不从大夫之言，便辞祖母，将物上路，言道，“弃我一命去见我父。”言了东行。有大夫上奏太任曰，“令教驸马祁宏将兵保护姬昌父子之事。”

有太子伯邑考车马在路上，不过旬日，前到朝歌内门外。令近臣奏纣王。至于殿下，山呼万岁了，“臣启大王，如今有西伯侯太子来见大王，至于内门。“纣王令宣，太子蒙宣至于殿下，山呼万岁了，躬身立在殿下。曰，“亦恕卿免礼平身。”太子遂进礼物与纣王。纣王问，“卿在路跋涉不易。”伯邑考曰，“荷大王圣问。”纣王宣太子上殿，赐绣墩而坐，设大宴款之次，伯邑考哭告纣王。纣王问，“卿泣何事。”伯邑考曰，“小臣启上，吾父七年之囚

，看先君之面，免吾父囚牢之苦。”如此三日，哭告纣王，纣王言曰，“此人是忠孝之人。卿休哭，令教放尔父，教你同去。”伯邑考蒙宣谢恩。礼毕，纣王宣太子上殿，赐大宴饮之次，有妲己亦在帘底坐，遂问王曰，“臣闻太子，何人也。”纣王曰，“此是西伯侯之子伯邑考。”妲己曰，“妾闻伯邑考善能弹琴，今教伯邑考操琴一弄，臣欲听之。”纣王，“依卿所奏。”令近臣取琴与伯邑考。伯邑考口中不道，心内思惟道，“纣王不仁之君。”太子？思父七年囚牢之苦，无心操琴。太子再三告纣王曰，“不可抚琴。”纣王不许。特教太子操琴小太子却不免按得，横于膝上，正调弦弹一曲，名曰，太子忿怒曲。有纣王贪与妲己传杯饮，不顾太子，太子大怒，言曰，“尔侮慢。臣贤而悦妇人也。”用琴击纣王共妲己，仆然到地。左右官人扶起二人，令教左右捉下太子。太子大骂纣王不仁之君，无道之主。妲己奏曰，“罪不干西伯侯之事，罪在于伯邑考。今西伯侯囚于羑里城，依法受之，不曾失了君臣之礼。如太子刚硬，天地难容。”纣王问妲己曰，“怎生教太子处死。”妲己曰，“据伯邑考有欺君之罪，合醢为肉酱。臣闻姬昌善知阴阳，预知前事。封赐肉？与姬昌食之。若####（姬昌将此）肉便食，非为阴阳人，后与大王不能为患也。##（放教）姬昌归岐州去。姬昌若见此肉不食，知是亲人肉，此是大贤也，久后必与大王为患，和姬昌都教处死，永除后患也。”纣王闻奏大悦，令左布报转伯邑考，醢为肉酱。

诗曰：

伯邑东去谒上尊，灵狐殿下会群臣。

握琴恶击无恩主，不避忠心醢自身。

其日坏了太子，感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天雷大照。惨雾漫漫，愁云黯黯，悲风飒飒，怨气凌空。纣王见其日天色非常，大赦天下。妲己以申时以来。王赐肉酱与使命费孟，教姬昌食之。大臣蒙宜，辞王上路。第二日与荡州，见太守具言讫，一同去羑里城内，见监囚人码凶。却说姬昌三日前甲申日，见此景祥，姬昌眼跳耳热，心神不安。姬昌忧，占一课，占一亲人合有大祸临身。到今三日，是丙戌日，有使命至也。其时日季秋之月，有榆叶，姬昌于囚狱内拾将叶子，可便为字，漫六十四卦，将？钱望天吁呵，？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神灵上卦，一占来意。”掷下卦爻，姬昌见一喜一悲。喜者自身无灾，悲者合注子父分离。儿郎在外，必有大祸。心生苦痛，刀剑分尸。虽然儿女有祸，自己无灾也，用前事改变移遣。姬昌心内思惟，今日先忧后喜，必有纣王宣命至也。道了，有太守并使命一行见姬昌。礼毕，二人言曰，“今奉王敕，姬昌免囚归国，今赐肉与食之。如食了肉羹时，姬昌去国，你见伯邑考现在朝歌等候。”逆取肉与姬昌。姬昌心

内思惟，“此肉是我儿肉，若我不食此肉，和我死在不仁之君手也。”姬昌接得此肉，喜而食之。姬昌告来使曰，“此羹甚肉。此肉甚好。”费孟闻言，心内思之，“姬昌非是贤人。”

费孟却回去见帝，至于殿下呼了，纣王问曰，“卿与姬昌肉？，如何。”费孟奏曰，“姬昌接得此肉，亦无疑阻，笑而食之，非是贤人也。”纣王知得大悦，敕令教使臣再去，教放了姬昌，即辞国去。费孟即日便入羑里城，得见姬昌。礼毕，费孟曰，“今奉圣旨，教放姬昌归国。”姬昌曰，“谢王大恩。一路远来有劳。”费孟曰，“大王食了的肉，亦是大王儿肉也。被妲己教纣王将你儿肉试你贤不贤也。”姬昌见言，亦不敢大叹，亦不入朝歌。有费孟共太守，冯凶三人，以亦相辞于姬昌。

姬昌辞了三人，得脱囚牢之苦，姬昌上马便去。出羑里城半之地，姬昌下马，用手探之，物吐在地，其肉尽化为兔儿。姬昌大哭。至今有吐子冢，在荡阴四里地是也。姬昌望西北寨出偷路##（日夜）而定不止。今古？在羊河南岸上，是姬昌庙。姬昌西走近朝歌，前到汲城西，比姬昌前去之次，有汲城将鼓矫，鼓执，鼓适，弟兄三人，领兵出门。忽见一人，却认得是西伯侯，言，“俺奉天子敕，教俺绰路，恐有西兵救劫了羑里城。”喝西伯侯，“不得走。”三人共兵来赶姬昌。姬昌见兵马至近，便定之次，前逢二将。姬昌乃问，“来者何人。”其人却问，“你是何人。”姬昌曰，“我是羑里内受囚西伯侯也。”来人见道西伯侯，下马具礼。姬昌问曰，“尔是他人也。”来人曰，“我是纣王太子殷交并灵胡蒿。俺二人特来救姬昌。”言了，鼓三将至近，二人去迎，时乃教战，杀鼓三人兵退去了。有殷交共灵胡蒿护姬昌而去。

却说鼓将三人，令一小将秉文字入朝歌见帝，至于殿下，山呼了。小将具说前事。纣王闻言大怒，令差左右将与佶留留四人，领兵三千，西赶姬昌。只到西北邓城，姬昌问灵胡蒿，“尔因何来救我。”灵胡蒿说与姬昌之事，“此是纣王斩了姜皇后，走了太子殷交。”正话间，有鼓将三人，又赶姬昌至近。前却有驸马祁宏共逢文建来救姬昌，三人抱头大哭。姬昌告二人，“纣王不仁，将伯邑考作为肉酱。”二人见言，大骂纣王不仁无道之君。正话间，有纣兵来赶姬昌，与西兵大战，被祁宏共逢文避杀退纣兵。纣兵复来决战，相敌一日，至？不分胜败。时有一头象来兵救姬昌，内有一将，被头似鬼，有担一柄大刀，高声大叫，“与吾决战。”来者何人。是录真山烈人雷震子也。此人被本师说与当日姬昌至陕西东古墓之事。雷震闻事西伯侯，心中大喜，上马？刀，冲入阵中，独荡纣兵，？吼，佶留留不敢当，众兵皆回。有雷震来见姬昌具礼，一时人并众将，谈言纣王无道不仁之君。有灵胡蒿左右视之，不见太子殷交，便辞姬昌曰，“若他日有大贤来破纣王，的来相助。小臣去寻太子去。

”道，灵胡嵩便去。有雷震也辞姬昌曰，“若他日去破纣王，必来相助大王。臣且归洞去，恐本师所怪。”辞了便去。姬昌得免大灾，亦去本国。行至十日，前至岐州至近，武王共百官接看姬昌，皆参拜。礼毕，姬昌具说前七年囚牢之苦，更醢了伯邑考。文武见道，尽皆大哭。姬昌曰，“我引临行之日，道与您众公臣，只不得来顾我，亦不合去。”文武见道，大恸久之。哭止，众臣相从姬昌入岐州去。

至城内，姬昌先去见老母太任。礼毕，姬昌仍旧且理天下，重赏三军，轻收差税，重修有道，除去不仁，济贍生民，恤孤怜寡，招贤良，用忠直。天下军民尽#（喜）。画地为牢，刻本为吏，治政恤民，囹圄皆空，行人让路，耕夫垂道，结绳为政，坐朝问道，吊民伐罪，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乃行仁政之德。

却说纣兵败将回奏纣王曰，“臣启陛下，如今西伯侯有西兵来救，将姬昌去了。”纣王闻奏，心中大怒，“此人不是与寡人为患，怎敢乱朕天下矣。”纣王不顾，每日去摘星楼上共妲己取乐，信妲己之言，将人家童男童女敲腔看髓，不思民苦。东鹿台在卫县西北看水，西鹿台在朝歌西北看山峰。

纣王有一日升殿而坐，有近臣奏曰，“臣启陛下，如今街上有老鬻卜。有一女子来买卦，先生算道，此女子不是凡人，系上界金星也。女子见道，化金光去了。万民尽看，言道好希差。臣见奇异，特来奏我王。”纣王闻奏，言声道奇，“怎有如此阴阳之人。”令左右去宣卖卜先生。近臣奉圣旨，到于街上宣召先生。先生见言圣旨，不敢久停，便随使臣来见帝。山呼万岁，躬身而立，皇帝，“赐卿平身，免礼。”纣王问曰，“卿何姓。”老人曰，“臣启陛下，臣是东海郡人，姓姜名尚，字子牙，号为飞熊。”纣王问买卜之事，姜尚奏曰，“臣启陛下，有金星当日变为凡人来买卜，试探臣阴阳，看合着不合着，被臣课合阴阳识破，便化金光而去了。”纣王闻奏，曰，“直怎如此有准。”纣王又问曰，“卿当与寡人发一课，看之来意如何。”子牙言，“好。”纣王便起去屏风，去取下十两黄金并平平冠，御衣，切转过屏风来，问子牙，“此屏风后是甚。”子牙曰，“是十两黄金，平天冠，御衣也。”纣王奇称，心中大喜。又问，“卿能驱兵用将乎。”子牙奏曰，“臣做韬书教大王看之。”纣王曰，“依卿所奏。”子牙去殿下，俄尔，做成韬书。便呈上纣王。纣王看之大喜。纣王见此人聪明智慧，更为姜尚孝养老母，纣王封姜尚为司户参军，赐宅一区，赏银百两。殿下文武见姜尚大喜。天子置御宴饮之。宴罢，文武皆散。天昏日晚，红轮西坠，玉兔东生。纣王却归后宫去，到长寿殿，天子迎着一个美丽佳人，纣王大喜。那佳人生得形端表正，体态妖娆，十分容貌。那佳人见天子便躲，躲不及，便山呼万岁。王问曰，“卿是何人也。”佳人奏

曰，“臣是我王臣之妻。”纣王曰，“何人妻也。”“臣是黄飞虎之妻耿氏。”纣王问曰，“卿肯与朕作乐，教卿为后，更教你夫为三公也。卿意如何。”耿氏曰，“大王虽贵，臣妾虽贱，臣无恋贵之心，妾有抱贞之意。南山有鸟，北山张罗，百鸟高飞，罗网奈何。”纣王无一语对之。耿氏又言曰，“狐狸不乐龙王，鱼鳖不乐凤凰。妾是庶人，##（岂乐）大王乎。若行无道礼，岂为帝王乎。”纣王笑而放之。耿氏遂骂纣王，“无道不仁之君，故发此言。我夫若知，必无轻放尔，君不识我夫南燕王。”纣王大怒，把耿氏醢为酱，封之一盒，令殷使送与昨城县南燕王。南燕使奉？便杯，将肉酱出朝去。

在路行经数日，到于昨城县，令人报与食殿王。殿王闻言，出城迎接。接着殿使，礼毕，邀入厅上，管待殿使。三杯酒罢，殿使曰，“今奉王？，赐肉酱一盒与大夫食之。”飞虎曰，“殿使尔不闻纣王不仁，未常赐肉与吾食之，又爱把人醢为肉酱，却与他亲人食之。公不闻伯邑考醢为肉酱，与姬昌食之。”飞虎又曰，“吾妻耿氏，与妲己贺生辰去也，到今不归，先令将肉酱与我食之。我问此肉是甚肉也。你若不实说，教尔目下有难。”飞虎仗剑，再问殿使曰，“尔若实说，免贤性命，你若不实说，目下交你分尸而死。”殿使不敢隐匿，实说，“此肉是大王夫人之肉也。”飞虎闻言大怒，骂纣王不仁无道之君。骂罢，南燕王造反。时有儿黄飞豹谏曰，“告父王，此事不可以。纣王是大国之君，父乃为臣，不可以反君，虽然我母死后，怎生奈何。”飞虎不从所谏，心中大怒，令友右推转送逆子斩之，后无人敢谏。飞虎便起三万雄兵，直知朝歌至近下寨。时有人奏与纣王，纣王大怒，令宣五将去捉飞虎。五将者，是史元格，赵公明，姚文亮，锺士才，刘公远。

五将领兵。三万来赶飞虎，迎着飞虎，次战二日，败了五将，令一小校将回文奏帝。纣王闻奏大怒，又宣左将？吼，右将佶留留领兵三千，五将同征飞虎。两阵决战，不到数合，被飞虎杀退纣兵。纣将令一小校将回文采奏，诣于殿下，山呼万岁，“臣启陛下，如今五将并左右将杀不及飞虎，被飞虎当阵上刮了使命。”纣王闻奏大怒，令交击鼓，撞禁锺，聚集文武大臣，评议黄飞虎之事。有费仲出班奏帝，“臣启我王，令出榜文在朝门外，教招将捉黄飞虎，如有捉住者，即有官爵与之。”纣王，“依卿所奏。”便出，榜文在朝门外。有姜尚收榜。有看榜人见收了榜文的，便是司户参军，遂引姜尚见天子。诣殿下山呼毕，纣王问曰，“卿何以捉得飞虎。”姜尚奏曰，“臣启我王，用兵五千，用将五人，来日活捉黄飞虎。”纣王大喜。

姜尚辞了出内，来日早晨起兵。姜尚归宅辞母曰，“念儿子令有皇帝圣旨，令我收黄飞虎去。”母曰，“吾命老矣，我儿佐主不明，再明君有道之主。”姜尚退去，实时点军聚将皆足，只有羊刃不至。思虑间，羊刃至，具礼毕

，姜尚问羊刃曰，“因何不至。”羊刃曰，“为母病未痊，供传母疾，以此来迟。”姜尚曰，“尔母疾未痊，吾割股肉可医汝母疾，即将股肉到尔家作羹，与尔母食之，必安。”羊刃谢恩，将肉到家作羹与母食之，果然痊安。羊刃来见姜尚拜谢，言曰，“羊刃无能报答，若逢飞虎，尽命迎敌。”姜尚大喜，先写计与羊刃。羊刃依计，便起兵来下寨。至夜，羊刃着皂衣{衣皆}子去劫黄飞虎寨，被飞虎手下兵将捉羊刃，推见飞虎。飞虎问曰，“谁教尔来劫我寨。”羊刃曰，“姜尚教我来。”飞虎曰，“我不杀你羊刃，你肯引我去杀姜尚么。”羊刃言，“好，便来。”亦着皂，不为号。入得姜尚寨前，二人言曰，“开门。”兵士索号，二人应了，遂放二人入寨中。到得姜尚帐前，悄悄无人，忽一人喝言，“左右候甚。”捉下飞虎，酱事也。我妻剉为肉酱，教吾食之。更弃子杀妻，信妲己之言，苦害万民之命，以此反来。”姜尚闻言，乃天子无道太甚，言告飞虎曰，“吾不知此事，吾不合捉尔来。我至来日，放尔去了。”有费孟谏姜尚曰，“不得放了此人，恐纣王知之，惹大祸临身。”姜尚不听此言，乃放了飞虎。有费孟走马入朝奏帝。诣于殿下，山呼毕，奏曰，“臣启我王，夜来捉住飞虎，被姜尚放了，臣谏不从，言君之短行。姜尚心内必也反也。”纣王闻奏，大怒非常，“怎敢如此。”敕令交费孟去姜尚。费孟又奏曰，“如今姜尚有母在于宅内，先捉来斩之。”纣王，“依卿所奏。”令左右人去捉姜尚母。母曰，“我今死矣。我儿必归明主。”道罢，捉下老母，推见纣王。纣王令推上法场，斩之老母。有费孟来杀姜尚，姜尚先至客馆。至夜大阴走至客馆，前到故恩州，今获嘉是也。姜尚向西方观望，相真主言，“明君在于何处。”望见巨？宫，生紫气下接着西秦地。姜尚又穷真命，相侵真主，便往西南去，大哭，“我母死在不仁之君手也。”后有费孟，客馆不见姜尚去处，却被黄飞虎杀退纣兵。有黄飞虎也退奔黄河去了。

有费孟回来见帝，诣于殿下，山呼万？，“臣？陛下，如今姜尚不知何往。”纣王闻奏大怒，令诸处？捉姜尚，如捉往者，赐官重赏。令交大将飞廉共费孟，诸处？捉，二人奉？，令兵便去。有人知姜尚西南而去，二将闻之，督兵急赶姜尚。姜尚走入大林中，有一古墓，姜尚跳入墓中。后追兵至近，叫言，“姜尚走入此林中去也。”兵将尽入林寻姜尚。约行到百余？，见一古墓，令教一小军跳入此墓觑之。见姜尚在中，小校心中大喜道，“拿住姜尚。”去捉却不是姜尚，却是姜尚衣袂覆着枯骨，谩军之计。小校见不是姜尚，却出墓中，见姜尚已西走远矣。此计号曰，遗衣驻军计。有将飞廉共费孟，领兵又赶姜尚。姜尚昼夜不停，走黄河，入苇荻深处藏。有纣兵往来寻？之次，听得水声，若人投水之声响。众将曰，“多是姜尚投水，必溺死也。”二将领兵复回。

却有姜尚未肯投水，被姜尚推一大石坠岸，如人落水之声，志气过人。姜尚于芦苇深处宿至天明，忽见一渔公，姜尚问曰，“公可渡吾过河。”“公是何人也。”曰，“吾乃姓姜，名尚。”又问渔公曰，“尔是何人也。”曰，“吾是高逊也。我前者曾渡殷交。”二人共说纣王不仁无道之事。二人言语不尽，乃渡姜尚渡河。二人相别，姜尚往西而去。

诗曰：

谁知老母一身亡，奔走穷途且脱殃。

设若当时投水死，如何周室得荣昌。

姜尚昼夜不分，行经数日，前到潼关，去见关主姜国舅。此是姜皇后之兄也。姜尚礼毕，具说纣王不仁之事。国舅问言泪下，叹息长吁。纣王无道，故意放过姜尚关西去了。行经数日，前到华州山下，忽有数千强人捉住姜尚，推见太子。太子问曰，“尔乃何处人也。”姜尚具说，“吾是纣臣也。姓姜，名尚，字子牙。今为王无道，故来到此。”太子见言，令教放起姜尚来，请坐，置酒三杯与姜尚饮。饮罢，尚却问太子是何人也。太子曰，“父王当日坏了母姜皇后，并妳母冯氏，我是纣王太子殷交。”姜尚见道，便设拜。礼毕。太子大喜，请姜尚同坐，置酒筵宴，管待姜尚。太子告姜尚曰，“吾共尔同破纣，如何。”姜尚言，“未可伐纣。更待数年，伐纣必破矣，恁时方成大事。”姜尚住了二三日，辞别太子西去。姜尚告太子曰，“若遇明君，必与太子去破纣矣。”太子见言甚喜。

辞别太子，姜尚西进，人尽说西伯侯仁德有道，招贤纳士。姜尚心内思惟，“便待投西伯侯去吾命未合发禄，更待数年，方得君臣道合也。然是姬昌重贤，而不可便去。自投西伯侯，西伯侯亦不知隐迹之士，姜尚且为钓叟。

却说，纣将飞廉共费孟，领兵入朝歌见帝，山呼万岁，“臣启我王，如今。”纣王闻奏大喜，令赏二将。二将退去。

有一日，纣王宣文武父于后宫梧桐园，置御酒赏百官饮宴，盛众之次，见群花深处，闻一声响亮，文武皆惊。见一只九尾金毛野狐，在于花树底下坐。有纣王伯父比干奏曰，“此为妖怪，臣用弓箭射之。”比干拈弓取箭，射中狐一箭，火光迸散，带箭入窟窍中去了。比干又奏曰，“令壮士掘之。”纣王依奏，令壮士掘开窟穴，见华身白面，可有百狐。比干又奏曰，“除此妖怪。”纣王大喜。文武皆退，纣王来后宫见妲己，具说比干之事。妲己见言，一声仆然倒地。令右扶起，王怪问曰，“卿何如此。”妲己口也不语，心内思惟，欲言，“比干坏了我祖上，尽是我枝叶来，气倒我，恐大王知足妖怪。”半晌无言。眉头一纵，计上心来。妲己奏曰，“臣妾从幼小时心疼，多年不发，今发。”妲己又奏曰，“休交杀害狐狸，杀生害命。”纣王依奏，令出榜于

朝门外，并不得杀害狐狸。妲己心中思惟，乃恨，“比干须交死在我手。”

有一日，比干打酒池肉林炮烙蚕盆边过，忽有旋风闹起，？是枉死生灵。比干见如此之事，言曰，“此事都因纣王信妲己之言，苦害宫妃，枉死之魂，未蒙出离。”比干自言曰，“我是皇伯，可谏于王。”比干心怀此事，至殿下，见纣王与妲己对坐，比干谏曰，“臣启陛下，大王宠信妲己之言，置下酒池肉林，炮烙蚕盆，积粟成尘，修建台合，剖腹斫胫之过，除斩忠臣，作酱献巴，损姜皇后，贬殷交，囚姬昌，反了黄飞虎，皆是我王之过也。皆是妲己拥蔽圣聪。大王试可深思，岂不痛哉。除斩了妲己，全门赐死，此是大王仁德复行也。愿大王依小臣之言，黎民仰之。”纣王无言。比干又奏曰，“昔日祖父汤王下车，抱尸而哭，有一大臣问曰，‘何故哭之伤情。’汤王曰，‘朕闻三皇五帝尧舜禹之时，至饿孳死者并无。今到寡人之时，亡孳者无限，岂不是寡人无德。’言罢，汤王遂开仓库，救济贫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天下尽称圣治之王。此是汤王之德也。陛下思之，依小臣之言，斩了妲己是也。”纣王不悦，不听比干之言。

诗曰：

唐虞揖逊底和平，及纣如何播恶声。

若听比干忠谏论，江山不被外人争。

比干又奏曰，“昔日夏禹王之后，生桀王无道，建都在蒲城州安邑县。不修国政，出敕令不交百姓种团养蚕，递相保守，天下大乱。汤是桀王之臣，见此无道，共伊尹伐之。大王不信小臣之言，亦如桀王之过也。”纣王亦过一言。比干又奏曰，“陛下岂不闻祖父汤王为君乎。天下大旱七年，终日祈雨，雨不降，乃祷社稷之神，雨亦不降。汤王曰，‘社稷之神是尧王之臣他，姓姬，名弃，是古尧王之神也，祷之无灵，可宜除之。’太史奏曰，‘若要雨降。陛下可尸一人祭天，雨乃降矣。’汤王曰，‘罪在朕躬。朕躬有德，上合天心。若下烧一人祭天，何可烧他人乎。罪皆在朕。若天降雨，朕当亲登柴笼烧朕。’汤王遂积柴于市中，汤王自登接笼。四方居民，咸皆仰叹。有太子并皇后，见帝侧隐不忍之心，奏王曰，‘俺二人亦登柴笼。’三人在于上，合目而端坐。四面火起，烟稻迷空，民人哀嗟言，‘王命须臾而休。’忽？浓云，密布甘泽如倾。万民称言，‘惭愧。’顶礼。汤王命乃不妨，复得存安民间，丰稔称汤王圣治大德。然后汤王敕今天下万民，于二月祭，于八月祭社，陛下岂不闻之汤王如此，圣治。大王依臣之言，久后大便，若不信小臣之言，后死在万夫之手也。”纣王大怒，令左右摔下皇伯比干，推在一壁。王问妲己曰，“此人如何。”妲己心中思惟道，“比干坐颍州时，参庙殿神灵，须用三姓肉祭之。有比干来庙，见一穴，令人探之，见牀上有一妖狐中坐。探之，却出说与比

干相公。相公交用柴点火撞穴熏之，或去穴中镇之，见妖狐上涌出去，自后生泉水。今在寒泉村北是也。妖狐西走，前到故恩州，至驿中见苏护女子，吸了三魂七魄，变为妲己。言，“比干绝我之祖，今日却比干死在我手下。”用心与纣王言之。妲己奏曰，“臣闻比干此大贤人也。心有七窍，为人所以聪明智慧。”纣王问，“卿如何知。”妲己奏曰，“恐大王不信，可以剖腹看之。”纣王，“依卿所奏。”左右剖开比干腹看之，果然如此。纣王大喜，“卿煞知好事。”至夜遂把比干心肝食之。妲己喜而言曰，“今报了我恨也。”

纣王又宣文武筵宴。有纣王兄箕子来谏纣王，纣王不从。妲己教把箕子剪为奴，又有纣王庶兄微子来谏纣王，纣王亦不从，微子去之。有大将军崇侯虎，偏得纣王之贵意，乃谗臣也。费孟，费仲信妲己之言，故乱天下，有诗为证。诗曰：

纣随妲己信崇侯，费仲谗言国不修。  
剖孕蜃盆人受苦，囚贤断胫事堪羞。  
比干剖腹观七窍，箕子佯狂免祸愁。  
飞虎子牙两去后，四方黎庶总归周。

纣王自乱天下。当日姜尚西走至岐州南四十里地，虢县南十里，有渭水河岸有磻溪之水。姜尚因命，守时，直钩钓渭水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上钓来。”姜尚自叹曰，“吾今鬢？苍苍，未遇明主，尚止北望岐州，想文王是仁德之君，吾在此直钩钓鱼数载，并无一人来相顾。我有心兴周破纣安天下，吾待离了此个明君，恐无似西伯侯有仁德，且守天时。”从前，姜尚所图经纪道路，皆无胜心。命运不通，有妻马氏遂弃，索休而去。子牙亦不苦留，与休了教去。

忽一日，布个樵夫担着一担柴，来到姜尚面前放下歇。姜尚见此人而有死气，姜尚问曰，“君子，尔何姓。”樵夫曰，“我姓武，名吉。”尚又问曰，“尔年岁生月日时说与吾，奉贤一相。”武吉说与姜尚月日时，待姜尚掐指寻文，逡巡相罢。姜尚道，“贤文今日有人命交加之事。”武吉曰，“有何事，莫与人相争之事。”姜尚曰，“若你无事，休来见我，若有事，却来见我。”武吉曰，“好么。”道罢，别了姜尚，担柴而去。虢县货之。至门首，待入门而去，被门子拽住，索门子钱。武吉曰，“待我回来，我卖得柴钱与你。”门子不肯，便打武吉。武吉用手按门子，门子仆然倒地，更不起来，口中无气致命，被门子左右摔下武吉。武吉大哭，心内想，“渔公是好人。”时解武吉上西岐州见西伯侯。西伯侯不打骂，画地为牢。文王问曰，“尔伤人命，罪过过大，你合偿他命。”武吉大哭，言曰，“我一身死后小可，怎奈何老母无人养赡也。”文王听得，此人是太孝之人，“我与尔黄金十两，教养你老母

，更放你七日散袒，你却来赴法，尔若不来，吾能下课，知汝去处，捉尔到来，的无轻恕。”

武吉谢罪而去。来到家中见母，大哭告母，具说前事，言，“磻溪河边有渔公，是好人，善知吉凶之兆。言儿有人命之事，果然致伤人命，要去偿他命也。”老母见道，子母二人大哭，“儿必有祸矣。诣早晨，咱子母二人去渭水河边，拜见渔公求计。”武吉依母之言。翌日，子母二人前去渭水河边，去见渔公。至磻溪岸上，见渔公施礼毕，姜尚问曰，“尔何人也。”“吾是武吉。前者果然有人命交加之事，今谢文王见吾言，老母无主，与武吉黄金数两，教养母亲更放了七日散袒，今七日限满，我必与待赴法也。”渔公曰，“曾闻道上自蝼蚁贪生，生？人，何不惜命，文王既放尔七日散袒，何不走之，避其死矣。”武吉曰，“罪人若走避死，文王能课，便知去处，以此谁走，俺子母二人特来告渔公求计。”公曰，“吾与尔一法，教尔不死如何。”武吉子母便拜，告曰，“若先生免得我不死之难，怎忘厚恩也。”渔公言，“放公次到家中，买粳米饭一盘，令食不尽者拈七七四十九个粳米饭在口中，至南屋东山头，头南脚北，头边用水一盘，明镜一面，竹竿一条，长一丈二尺，一通其节，令添水满。顿在头边。用蓬蒿覆身。但过当日午时三刻，汝已得活不妨。”子母二人拜辞，归到家中，依渔公之言，用其妙法至当日午时，武吉不去赴法。却说文王怪武吉不来赴法，遂发一课，知此人避法，去投水也。口内生蛆，有丈二水在身，痛死也。文王再不言武吉之事。

诗曰：

伤人武吉当偿命，七日归来知慰亲。

渭水河边求得计，果然应卦得存身。

渔公智过文王。

却说西伯侯夜作一梦，梦见从外飞熊一只，飞来至殿下。文王惊而觉。至明，宣文武至殿，具说此梦。有周公旦善能圆梦，周公曰，“此要合注天下将相大贤出世也。梦见熊，更能飞者，谁敢当也。从南方贤人来也。大王今合行香南巡寻贤去也。贤不可以伐。”周公说梦，深解其意，“昔日有轩辕皇帝梦见大风而得风后先生，为特灭于蚩尤，在涿鹿之野。轩辕皇帝又梦见上天，后至百日，果然升天。又有尧王梦见升天得帝王，有汤王梦见用手托天得帝位。大王梦见飞熊，必得贤也。”文王依周公之言，令排队仗，出门行香，行香回驾。

文王去人丛中却认得一人。文王惊骇，言，“你却在。”令左右，“宣武吉来者。”武吉蒙宣，不敢久停，便来见帝。礼毕，文王传宣，问武吉曰，“吾课汝避法，去投水而溺死也，如何却在。”武吉具说曰，“今磻溪岸上

渭水河边，有一渔公，深会厌法，以此救了武吉之命。”文王见说渔公之计术，文王言，“我恁得阴阳，世无所及，被渔公智过于吾。”言武吉，“此事是实么。”武吉曰，“岂敢虚诞，委的是实。”文王赏武吉，更加武吉为随驾左右，迁即金牛卫引驾大将军。武吉谢恩。文王言，“卿引寡人出猎。”文王翌日早晨排列队仗，乘驷马车，出猎巡狩寻贤，武吉引驾求贤去也。

却说姜尚在磻溪岸上，手持钓钩，自叹曰，“吾今老矣，年已八十，未佐明君。北钓鱼，只钓贤君。”自叹咏一首，诗曰：

吾今未遇被妻休，渭水河边执钓钩。  
只钓明君兴社稷，终须时至作王侯。

姜尚叹息罢，忽见正北一道气色甚好，姜尚道，“更待三日，必有王侯至此。”道念其间，从水上流下一片大石，如席来大小，更青红碧绿，至姜尚面前自住。姜尚心内思惟，“吾不克时为将相也。又观此石面前自住。”言，“自古有风后先生在于此处，从水？面上流下此石，至风后面前而止。后轩辕皇帝为将此石名曰王皇石也。在后叹曰，咏诗一首，诗曰：

片石漂流石岸傍，烟笼寒水色苍苍。  
自从吕望兴家国，更有何人遇明王。

### 武王伐纣书卷下

文王出岐州，南四十里虢县，文王入城，车驾行时，有万民并大小官员，皆来接驾，入衙中歇泊排宴。文王诣翌日绝早出虢县，南约行到五七里之地，文王见喜气来朝，百鸟皆鸣。文王告大臣曰，“贤人，近也。”又见黄气冲天，有大臣散宜生，太颠，闾夭，南宫括众大臣皆言，“贤人近也。”有金牛位引驾大将军奏曰，“臣启大王，前是磻溪河岸，是渔公止处也。”文王闻奏，“你先去。”把武吉蒙宣前去，果见渔公手执钓竿。武吉却回来，报与文王，“渔公在彼。”

却说文王望见磻溪河一里地下车，行至岸边，见渔公，大礼恭敬主三次，姜尚不顾分毫。文王近前大礼，渔公举手指让，文王大喜而无愠色。姜尚执钓竿问曰，“公乃何人也。”文王曰，“某是西伯侯姬昌，专来出猎到此。知公大贤，许我伐无道之君，如何。”姜尚无言。文王又问，“知公此岸钓引，于天意愿，愿公表察。昌令四方求探至此，愿呈肝胆之智，望贤丞意。顿首，顿首。惶恐，惶恐。贤意如何。”姜尚见文王大礼之言，心内思惟，“此人虽是真主，我不便思文王之德。始三次顾我，我又不顾，文王无分毫愠色，亦

无怒，此是大君子人也。”姜尚又试探文王有天子之德。尚答，“君非专意举贤，出猎游戏，亦不是坚心求贤，而乘乐而至。吾乃钓叟，岂取金紫之名乎。臣恐停车驾，请大王且退去。”

姜尚道罢，遂入苇叶而去。文王心内思惟，吾自错矣。令车驾却入虢县。文王清斋三日，沐浴圣体。第三日，文王宣文武排銮驾，再去求贤。文王随从，前往蹈澳至近，姜尚先知，言，“文王再来。”姜尚立钓竿于岸侧，去芦叶深处，不出迎。文王至近下车，共文武步行一二里。至岸，却不见渔公，只见钓竿。文王赠诗一首。

诗曰：

求贤远远到溪头，不见贤人见钓钩。

若得一言明指教，良谋同共立西周。

文王诗毕，文王问，“先生何在。只得一句，言着国事，安天下，定社稷，无非大贤指教。”言罢多时，不闻音耗。文王又吟诗一首。

诗曰：

先生表察再来求，不似先前出猎游。

若得一言安社稷，却将性命报恩由。

姜尚于芦花深处，听得文王志气，坚心来水獭，姜尚遂出来，与文王相见。二人各叙家温，礼毕，文王道，“先生还得一句，为立国安邦之法，拜为良臣，公意如何。”姜尚见文王谨意诚心，苦来求合，姜尚乃答诗一首。

诗曰：

谢君志意诣磻溪，一语安邦定国机。

吾略乱育匡国法，须教陛下镇华夷。

姜尚诗毕，文王大喜，深谢贤良。西伯侯用手扶姜尚，并众臣扶定姜尚，上车北进。姜尚又答诗一首。

诗曰：

渭水河边执钓钩，文王应梦志心求。

虽然年迈为元帅，一定周家八百秋。

周公又赠诗一首。

诗曰：

夜梦飞熊至殿前，果逢良将渭河边。

曾因纣王行无道，扶立周家八百年。

周公诗毕，文王并众文武等，却回到岐州。翌日，文王排宴宣姜尚。姜尚蒙宣，诣于殿下，礼毕，与文王对。文王笑而问，“公何姓。”姜尚答曰，“臣姓姜，名尚，字子牙，号飞熊。”文王见言，大喜，“正合吾梦也，此

真名将。贤之妻子在于何处。”姜尚曰，“臣一身遇明君，何忧妻子乎。”文王见姜尚出语奇异，再问曰，“请贤伐纣立国安足下，如何。”姜尚曰，“臣昔日在于烟波渭水河边坐钓之时，非钓鱼，只钓贤君。臣既得大王宠用，何愁伐纣安天下乎。”文王说纣王无道之事，姜尚曰，“臣尽知之。此上知纣不仁，故来投仁君。”王闻之大喜，先封姜尚为太公。姜尚谢文王恩。礼毕，众文武见姜尚，皆喜。文王宴罢，皆退。

有文王夜寝，至三更作一梦，梦见一美人从外而来，见姜尚大哭，“我是东海龙王之女，嫁西海龙王之子为妻。今为舅姑严恶，请假去覷双亲，到姜尚境内，我是龙身，去处有狂风骤雨，雹打田禾，风吹稼穡，以此悦我心中。今到姜尚之境内，不敢降。雹注雨，故以此悲啼。”文王大惊，忽然觉来。文王心内思惟，“姜尚定是大贤能才智慧之人。”至明，宣文武百官设朝。文王说梦与众文武，咸皆大喜。

文王依轩辕行事，安天下，抚黎民，和合阴阳，谨礼地，严设山川，拜封姜尚为太公。（此是文王崩也。）文王设宴，请文武百官，令出太公。太公教文武各行其德，要伐无道之君，太公曰，“天地人，三才也。方今天心顺，地心利，人心喜也。夫天心顺者，雨雪均平，地心利者，五谷收成，人心喜者，万事通兴。此乃天下皆顺文王之德也。”文王在位三年，三分天下有二矣。

有一日，忽思姜里城中囚，醢伯邑考之恨，想纣王不仁之改，无道极甚，遂胀于心，因此得疾染患。文王交请母太任并太子姬发，（武王是也。）文王曰，“上启母善保岁寒，好好将息，切莫生忧。儿子不久归于冥世。”又嘱太子武王曰，“吾归冥后，你共文武相合，频赏三军。好看太公者，此人是大贤人也。只不得忘了无道之君，与伯邑考，报仇。”文王嘱罢，气乃不回。是日龙归沧海，凤返丹霄，一灵真性，秉灵升天。有母太任问武王曰，“汝为君，如何治天下。”武王起躬身答曰，“上启祖母，孙儿言治天下之政，第一不欺下民，第二修其国政，第三不罄民力，第四用兵，衣禄同己，第五视兵将，如吾手足。”祖母闻之大喜，“吾孙儿堪为天子也。”遂将文王山陵葬毕。

武王设朝，士民皆喜，依圣治事，民皆引领。太公为将。太公每日于相府院治国政，事尽秘。倏忽三载，武王不念伐纣之事，终不用太公。太公长思纣王不仁无道，又思斩母之恨。太公见武王不念伐纣之事，故写一纸韬书，放在武王御案上。有日，武王见之，拈来视看，却是太公造下。其武王称奇。

太公曰，

自天生世兮不可及，四海兴望兮定可归。

如今老迈兮未肯伏，昔作钓叟兮遇明主。

武王不用兮未显机，磻溪钓鱼兮天命定时。

诗曰：

他钩曲兮我钩直，直钩上面更无食。  
文王化去不复追，谁问姜公直钓机。

又赠诗一首，诗曰：

昔日磻溪作钓基，直针不用饵香时。  
自从西伯同车日，三载无人话国机。

武王看了文字并诗诵，大喜，遂宣文武至殿评议。召太公上殿，赐绣墩而坐。武王问曰，“如何伐纣。先君留言，羑里城囚，醢伯邑考之根，更为无道损害生灵，贬#（？）忠臣，宠信谗佞，以此举卿为将，伐无道不仁之君，如何用事。”太公曰，“欲要伐纣，合天地人心也。”武王遂问众文武，“寡人今用太公为将，伐无道之君，卿等如何。”有大臣散宜生，毕公皐？，召公奭三人共奏曰，“臣启大王纳臣之言，依上古例，筑坛拜将，可被纣矣。”武王，“依卿所奏。”遂选良时吉日，筑坛风奉毂推轮，公卿大礼封后正仪拜，太公上坛，黄钺阜旗，何舒镫捧旌节旗幡，黄幡豹尾，牌印封全，立太庙。将一具大斧，头向主，柄向太公，“如有不正，不依太公者，用斧劈之。上祭天，下祭地，中祭神祇。”武王又问太公曰，“用人？佐将。”太公曰，“吾乃后选日。”乃拜，起。

太公？将，武王？御宴，赏文武。武王又问曰，“用人？佐将”。太公曰，“用周公旦？参谋，用祁宏？末将，南宫括？先锋，此人使铜弓铁箭，用南宫列？先锋副将，此人使一口大刀。”武王又问，“用兵多少。”太公曰，“用兵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人。”武王曰，“用此些个兵，怎破纣王。纣王有战将宣千员，雄兵百万有余，如何破得。”太公曰，“天有三台，上苍有三万众星，昼夜有三百躔。每进兵三十里。兵之决战，无因，是伐纣之兵也。”武王大喜。

第三日，太公辞武王去伐纣。武王曰，“寡人亦恨纣王。寡人次卿之后。”武王大兵在后，众文武同随。岐州内有太任掌国事。众兵将前到潼关去，太公前进，武王御兵后随。经月余之间，前至潼关下。有关主姜国舅知西周兵将来至，关门不开，上表奏帝。使命诣于殿下，礼毕，将表文上殿。纣王拆开看之，冷笑微微，“令司户参军为将。此入老耄，不足为患乎。”纣王宣费仲，费达，费颜三人，领兵一万五千去迎西兵。

三人在路，不经数日，前到演关见国舅。姜显具说前事。费仲三人出兵与太公对阵。有先锋副将南宫列与费达相见，二人各施礼毕。南宫列与费达约？数合，费达使枪去刺南宫列，被南宫列架起，一刀劈了费达杀退纣兵。又有费颜纵马出，与南宫列又战，不到十合，又被南宫列一刀，挫折费颜项骨，杀

费仲共兵走，上潼关去了。见关主姜国舅。国舅问，“胜败如何。”费仲气喘难言，良久具说前事，“被南宫列坏了费达，费颜等，付能走脱，告国舅，紧把关口，勿今放过周兵，我去见帝，别举将军迎敌太公。”费仲嘱罢，他去见帝去了。

有太公进兵至潼关近下寨，令一小将送一封书与关主姜国舅，前诣关上见国舅。礼毕，献书与姜显。姜显接得书，开视之，却是太公文字书。

书曰：

上启国舅，久不奉颜，喜得安乐。尚昔日急急身危之时，谢贤放过关来。今辰实报，贤#闭关不出。岂不知纣王无道，恣纵妲己之言，将尔姊就摘星楼？下来，？杀姜皇后，山陵不修，贬了太子殷交，姜里城囚文王七载，醢了伯邑考，反了黄飞虎，斩了吾母，剖了皇伯比干。贬剥忠良，不能赏设三军，宠信妲己之言，不听忠臣之谏。不良无道，苦虐万民，耕夫罢种，织女停梭。天地人臣，咸皆怨旷。今者，天教武王飞杀伐无道，如贤不肯放关，岂不是助纣作孽。若兴兵击破关门，缚贤见主，吾与贤失了昔日之义也。如贤献关，吾奏武王，教贤列土封侯，与尔姊报恨。天下太平，岂不美哉。今月■日，西周元帅姜尚书。

姜显看了此书，速竖降旗，献潼关与太公。太公传令，教兵过潼关东下寨。有一小将来报，“今有巡河使者胡雷，领兵近边。”太公见书，乃问众将，“恁谁人敢去捉胡雷。”问一声未了，有先锋将南官括喝喏，“我去捉胡雷。”领兵士与胡雷相见，两下军兵大喊，二将争功，有如二龙初出海，恰似两虎乍离出山。约？十合，见一将拨马便走，是南官括。胡雷后赶至近，被南官括暗取铜弓铁箭，背后射胡雷一箭。胡雷落马，被众将救得胡雷入阵去了。有南宵括亦回兵入大寨见太公，具说前事。太公闻之大喜。太公又发一课，言道，“今日有一将来投我。”道罢，果然一将来，投去见武王，太公。礼毕，武王问曰，“尔是何人也。”来人具说，“吾乃昔日与太公约期信，若你投西伯侯仁君佐国为将，必去相助破无道之君。今知太公为将，故来投之。吾是太子殷交。”武王，太公闻言，大喜。教殷交为上将。此人使一具百斤大斧，用了殷交。

却说费仲去见帝，山呼，且说前事，“被南宫列坏了费达，费颜也。”纣王闻奏大怒，又令费孟领兵来探潼关西，逢着周兵。南官括与费孟决战，声不止。暗中有一小将斲折费孟马脚，活捉住费孟，来见太公。太公令建法场凌迟碎剐，“此人是谗臣费仲兄也。”太公升帐而坐，令教高毁，祁宏二将领兵一千，去收负容城。前迎着纣兵，是离娄，师旷。与高毁，祁宏决战。不？数合，被离娄，师旷杀败。高毁，祁宏复归营内，来见太公，应喏谢罪。太公免罪

。又定一计，教去噤口岩中伏了兵士，来日决战诈败，离娄，师旷必赶，逗二人入岩中，必捉二人。太公设计与将士。有离娄，师旷早闻，先知子细。至来日，南宫括出阵，与二将大战三十合，南宫括诈败，拨马西奔。离娄，师旷不去赶，二人于阵上笑而叫曰，“太公你用伏兵计去噤口岩待促，俺二入亦早知。”太公闻言大惊，“怎有如此之事。二人先知吾心肠之机。”太公又定计，教兵士三度换衣，来日大战，两下用兵掩杀二将。众依计。有离娄，师旷先知其计，二人升帐而坐，遂写文字，令一小将送与太公。太公看了文字，大惊，“似此二人先知否心内之机，如何捉得二人。”太公犹豫不定。有一人来自启太公，“此二人，名离娄者是千里眼，名师旷者是顺风耳。二人别无一能，只除远近皆闻皆见。”来报者是把关姜显告太公。太公见言，叹曰，“奇哉。吾不知，难捉二人。吾既知，看吾别计，便教捉了二人。”恐二人听得观见，遂出阵中，多用幔子遮了，太公写计与殷交知之。今众将不知此计，教众将看了。依此计，先行去阵上擂起锣鼓。动五百面铜锣，今师旷不闻此事。次从用三千面绣旗遮了阵面，今离娄不见。太公今翌日辰时大战，教锣放齐鸣，南宫括先出阵与离娄挑战，二将马项相交，大战两阵，起如云雾。二人各用心机，刀劈鎗刺，高低恰似龙争宝，往来有似虎争餐。到三十合，南宫括诈败，离娄后赶入阵。离娄被旗遮了阵脚不见，师旷锣鼓聒耳不闻。二人不闻不见。二将入阵，蓦闻旗开，忽暗一员猛将。是谁。却是殷交，把旗遮地，擒了离娄。被南宫括放一铁箭，师旷落马，被将捉住，拥见太公。太公使人教去陝府东岗岭之下，建法场斩之。

众人蒙令，拥二人去法场斩之。忽见一阵大风，起沙走石，似吹扬尘，屋瓦翻飞，对而不能相见。忽于法物上不见二人，不知何往，根？不见。监斩官并刽子二人来见太公，二人言，“奇怪之事。”太公问曰，“何事。”二人具说于法场上待斩，二人化一阵狂风，不见了此二人。太公见道，令将士寻。左右依令，根寻到陝府东的四五里之地，见轩辕黄帝庙门前两壁厢，有千里眼，顺风耳。左右报与太公。太公见言，更不穷究二人之事，遂去取负容城。

太公传令兵将，速至渑池。有一大将，姓秦名敬，出城领兵与殷交相见。秦敬问殷交，“尔为甚反背朝廷。”殷交曰，“我为纣王无道不仁，故来伐之。尔肯献城与我么。”秦敬曰，“你？得我时，情愿与你，若？不得我，你见我这手中大刀么。”殷交大怒，纵马与秦敬刀来斧去。不数合，被殷交架了秦敬刀，两手轮斧一劈，秦敬分尸而死，败兵部回。殷交收了渑池地。

前到洛阳。伯夷，叔齐谏武王，“臣不可伐君，子不可伐父。启陛下，父死不葬，焉能孝乎。臣？君者，岂？恶乎。陛下望尘遮道，今日谅大王休兵罢战。纣君无道，天地自伐。愿我王纳小臣之言，可以回兵，只在岐州为君。大

王有德，纣王自败也。”伯夷，叔齐如此之谏，故意先交前而扬尘遮日，只见昏闇，只图武王听之闻兵不战。武王不纳伯夷，叔齐之谏。言曰，“纣王囚吾父，醢吾兄，损害生灵，戮忠良，剖剔孕妇，断胫看？，酒池蚕盆，肉林炮烙之刑。弃妻逐子，民不聊生。朕顺天意伐无道之君，禀太公之智，东破不明之主。若不伐之，朕躬有罪。卿等且退。”二人又谏曰，“大王休兵罢战，不合伐纣，恐大王逆也。”武王大怒，遂贬二人去首阳山下，不食周粟，采蕨薇草而食之，饿于首阳山之下。化作石人。后有诗证。

诗曰：

让匪？由义亦乖，不知天命匹夫？。

将图暴虐诚能阻，何是崎岖助纣来。

又诗曰：

孤竹齐夷？战争，望尘遮道请休兵。

首阳山倒有平地，应是无人说姓名。

太公催兵，前犯洛阳，有主将者，徐郎，徐盖，更有徐升，徐变。徐郎曰，“今有周兵至近，恁谁敢退周兵去。”有徐盖曰，“我去退周兵。”徐盖领兵出城迎周兵，太公布阵，名曰，六甲阵。阵上见一人是南宫括，一人是徐盖。二人挑战，约？数合，南宫括先败了，徐盖后赶，引入六甲阵中困了。徐将令一小军，将文字往洛阳求救兵。小将入城见徐郎，喏罢言，“你弟教取救兵，今见困在阵中，不能出之。”徐郎见言，大怒，“暗，我教你去捉太公主将，到来取救兵。”徐郎传令，不得去救，恐失了洛阳。四门牢闭，夜亦巡城，不去救徐盖。二子来告伯父，“俺弟兄二人，愿去救我父。”徐郎不许去。被徐升，徐变擒住伯父徐郎，献洛阳与殷交。殷交二人遂引二人见太公。殷具说前事。太公闻言大惊，叫拥过徐郎来。太公曰，“你若顺我则生，不顺则死。”徐郎曰，“宁死不顺周兵。”太公大怒，教斩了徐郎，放了徐盖，收了洛阳。太公教兵前进，武王随驾入洛阳，歇泊三日。

太公兵前到汜水关九项渡前，逢纣兵来迎。有将乌文画，此人身长一丈七尺，腰阔数围，拳打万人，不可当敌，长食万人之饭。纣王游黄河时，有一只大船，名曰和州载，二名七里州，万人不可拽动，被乌文画独拽此船，逢问道，岗坡或旱地，力如水中，拽亦然。乌文画者，即鼻荡舟，本是东海人也。来迎太公决战。太公令祁宏与乌文画战。二人出阵，战？不到十合，败了祁宏。又令南宫括与乌文画战，不？十合，败了南宫括入阵中。太公又令殷交与乌文画决战。？到十合，被殷交翻身展臂持百斤大斧，劈乌文画一斧，被乌文画不擒限辨，用铜叉架了殷文。如此三日，无人与乌文画决战。有一日，太公定计，南有广武山荆索谷，先铺了机略。来日，太公交南宫括再与乌文画决战，南

宫括用尽平生气力死战，约？百余合，被南宫活使铜弓铁箭射乌文画。南宫括箭无空发，奔鼻荡舟正中面门，被鼻荡舟用手按了箭。南宫括翻身又射，箭箭相冲，连发三十只铁箭，被乌文圆左右手接之，三十只箭不贴身。又败了南宫括，慌奔广武山走，鼻荡舟，后赶。鼻荡舟言曰，“吾八不促了南宫括，誓不东归。”遂赶南宫括入广武山中。至夜初，明月之下，只贝马军陆续入此山。鼻荡舟赶南宫括入荆索谷。南宫括过，登于山，啜乌文画独入谷中，被太公教兵将截了后路，别路放过南宫括去了。却用石头屯了出入之路，放火烧之。乌文画逃窜无门，火烧鼻荡舟而死。

太公破了乌文画，领兵至黄河，前迎纣兵将五员，前来迎敌。一个是史元革，赵公明，姚文亮，锤士才，刘公远，五人顿兵将来迎敌战。太公却令南宫括，南宫列，殷交三人，与纣兵混战，约？数合，败了五将，速上船去于水中不动。太公定一计，今教三军离河岸一二里下寨，取酒食赏三军。时至三更，酒食肉，歌舞无休，有船上五人，闻知取乐之事，以此，船上五将令三将来劫太公寨。有赵公明，姚文亮，刘公远三人，下船来劫太公寨。太公令兵南退一里，尽留下酒肉。三人见之，大喜，三将并小军尽食肉？酒，欢娱纵意。饮之此酒，元是药酒。须臾，药例三将并众兵士。太公潜兵捉下三将，多时药发命尽。有史元革，钟士才二人在船上不曾来，被太公令一小将至岸叫二人曰，“今有三将探得便利，周兵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人，约一半降尽，教来叫你二人，同捉太公。”二入闻言，忻忻下船进步至岸头，被殷交，祁宏捉住二人，拥见太公。太公不斩二人，先占了船只。此二人皆送在黄河？教溺死。太公上船，把战鼓擂动渡河。才待渡河，忽起大风，吹得太公伞柄曲了，自后号？曲柄伞。大风三日不止，太公用三牲肉祭河神，风乃力息。太公传令交南宫括先渡河下寨，太公然后渡河，武王并众士皆渡河去。有太公来见武王评议，知得纣王拜起大将，举起大兵来迎。太公奏武王，“咱下五武寨，名号曰：

第一，广武寨，教文建，许寂下，

第二，扬武寨，教周公旦，祁宏下，

第三，武德寨，教毕公皐，南宫列下，

第四，武陵寨，教太公，南宫括下；

第五，修武寨，召公奭，闾夭，殷交，武王下。

此寨靠黄河下，不动，等纣王兵来，一阵须捉纣王。”

却说纣王今知西伯侯兵来过黄河，来时用司户参军为将，纣王冷笑微微，“此人年迈，不足为患乎。”前时有费仲去探撞关，败了回来见纣王，且说太公之事，纣王不信，今过孟水，纣王令文武评议之事。文武蒙宣，咸诣殿下，山呼毕，纣王问曰，“寡人知周起兵，将过孟水。今问卿等，您谁敢去为将

，捉太公收西周武王。若得胜回来，寡人也不负卿等之力。”问一声未了，有费仲出班奏曰，“臣启陛下，臣举一人，堪为大将矣。”纣王曰，“是谁人。”费仲曰，“教崇侯虎为大将。教薛延沱为副将，此人的为白虎神，尉迟桓，此人封为青龙神，要来攻，此人封为朱雀神，申屠豹，此人封为豹尾神，戊庚，此人封为太岁神。戊庚已下众将，百万雄兵，守朝歌者无数。教彭举，彭矫，彭执三人先锋将。”纣王，“依卿所奏。”拜起崇侯虎为大将，领兵百万来收西周，在路行数日，前到故恩州西陵底下寨。崇侯虎知太公下五武寨，崇侯虎亦下五星寨：

第一，木星寨，飞廉下。

第二，水星寨，申屠豹下。

第三，火星寨，薛延沱下。

第四，金星寨，尉迟桓下。

期五，土星寨，彭举下。

时有先锋赏将彭举出阵，与殷交决战，二人挑？，马项相交，约战十数合，被殷交一斧劈了彭举。有彭矫见劈了彭举死了，心中大怒，纵马与殷交？敌，不到三合，被殷交又劈了彭矫。又有彭执见杀了二兄，大怒，又与殷交战，被殷交又劈了彭执。这殷交，一阵坏了三将。

却有败军回去寨内见崇侯虎，具说前事，“如今被殷交坏了三员将也。”崇侯虎闻言大怒，言曰，“今日一阵，杀吾三将，我亲自与太公相见。”崇侯虎便跨马担刀，来与太公相见。太公诣阵前问崇侯虎曰，“吾今见纣王无道不仁之君，自乱天下，天地难容，西周故来伐之。你肯顺西周么。若你肯顺，便教你封侯之贵。如何。”崇侯虎闻言大骂，“尔负纣主之恩。王虽无道，久为大国之君。食王？矣。岂可弃乎。尔无道礼。”太公曰，“尔不识时变，不解天机。”崇侯虎不言。太公又问，“尔识我阵么。”崇侯虎曰，“我识你阵，名曰是五武阵。取五将为阵，名五虎阵，靠山河。”太公曰，“你识我阵，你敢打我阵么。”崇侯虎曰，“纣君拜吾为上将，特来决战，尔言甚敢打阵么。”道罢，纵马横刀，冲入阵中。崇侯虎叫喊之次，忽闻锣鼓齐鸣，撞出五员战将，一个是文建，一个是祁宏，一个是南宫列，一个是散宜生，一个是许寂。五将等迎敌崇侯虎。崇侯虎大困，乃知冲阵，不知出阵，心迷慌急。当头又撞一员猛将，是殷交，此乃当住崇侯虎，言道，“弃马离鞍受降。”崇侯虎不肯，又与殷交战，被殷交一斧砍折崇侯虎马脚，按众将捉住崇侯虎，拥见太公。太公问曰，“尔肯顺我么。顺则生，不顺则死。”崇侯虎曰，“食君之禄，曾闻道，在家竭力，方为大孝。佐国身亡，此乃尽忠。吾能可？刀，不顺西周。”太公教建法场，刽子蒙令，斩了崇侯虎。献首级武王，封为夜灵神也

又有飞廉，领兵出阵索战。西周有祁宏亦出阵，与飞廉决战。二人马项相交，约到百合，不分胜败，又？到数合，败了祁宏，飞廉后赶入阵中，被太公鞭梢指点，众将那身，把阵变为八卦阵，祁宏回来，却与飞廉再战，困了飞廉，飞廉大骂太公，“你虽困我在阵中，你怎捉得我。”太公见道，叱喝后军。后军听得，齐临捉住飞廉，拥见太公。太公教斩了。刽子蒙令，斩飞廉，首级献武王，封？大将。

又方相身長一丈，使画戟与御兵战，用戟刺中武王御马。画戟又待，刺武王。方相见金龙护体，紫气笼身。方相跃身下马，弃戟便拜武王，山呼万？言，“乞死罪。”武王见方相顺降，大喜，言曰，“免尔罪，立封开路引驾大将军。方相父方昌，与将纣王殿下，封？廊将，祖本是巨桥人也。

又有豹尾，与太公相见。豹尾大骂太公，“尔反纣王的逆贼，曾为钓叟屠肉于市，卖酱于村，妻不能瞻，中路分离。据你所为，岂作上将乎。”太公闻言，大笑曰，“吾穷，天命佐有道之君，伐无道之主。”道话之次，被南宫括用铁箭射之。豹尾大怒，南宫括决战。不？十合，被南宫括战住豹尾长枪，马项相交，被南宫括捉住豹尾，拥见太公。太公教斩了者，刽子蒙令，斩了豹尾，献首级与武王。武王大喜。

有人报曰，“西南见一队军，拥一员将，至近下寨。”令一小卒来见，太公，言曰，“南燕王黄飞虎至，愿助气力伐纣。”太公闻言，奏武王，“有黄飞虎至，助大王伐纣者。”武王大喜，便宣至见帝。山呼毕，封为先锋招讨大将军。

南燕王遂合兵伐纣。至夜，却说纣王许多兵将与周兵混战，周兵众将各认着纣将决战，被黄飞虎出阵，用大刀使劈纣王。纣王急定，劈着纣王战马。负痛不能定得。被众将护之，纣王得？。有费仲与殷交相敌，被殷交引臂展手，一斧斫费仲马头落地，活捉费仲，推见太公。太公并众将士恨之，令于阵中剜肉，去九鼎镕内，烹而食之。外有魏岁，魏鬼二人，仓惶无？。前途魏岁见殷交，西周武王，扈敬达，纵马将奔，无故落马坠地，被扈敬达纵马杀了魏岁。魏鬼持枪混战。不久，纣王回马，恰持走，正迎着引驾大将军武吉。武吉暗鸣叱一声，“不得走。”入魏鬼不能支持，被武吉杀之，其余兵将尽杀之。惟有纣王一身尚在，领着败兵，前往朗歌去。又被黄飞虎，殷交二人，剿杀一阵，杀得兵士十人亡九，唯有纣王得脱，将着些小败将，走入朝歌去了。武王传圣旨，教围朝歌城，于四下用兵，下三十六寨。唯有朝歌守关纣兵背纣者不少，顺周者极多。

当年戊午日，四方兵将，尽至孟津，八伯诸侯，不会而自诣，咸皆来朝武

王，诣于武王前，咸山呼万岁，贺千万之喜。武王见天下众诸侯咸诣，心皆喜顺。武王设宴，管待众诸侯及众将军士。筵宴毕，下令教兵将尽围定朝歌。击城兵士，东下至同山百路，西下至太行山，南下至遂村，北下至清河。清河上，有石桥村，桥村北有东桥村西桥村。于卫县西二里有照刑台，南北河桥边，便是纣王殿。纣妻妲己摘星楼，夜深山内，磨石岭北是也。纣王忧月天避暑安都村，北有白龙潭庙，后有山岩，名曰仓谷，此处藏粮，至今无数也。有太公克下戊午日甲子日，天降冲雷之声，“恁可破纣也。”武王曰，“有诸侯助伐朝歌。至癸亥日，有一路兵来，委的投我。”令人去探，见当前门一员猛将，此人身长一丈，肩担一柄大刀，披？似鬼，似擒龙捉虎之雄，却是录真山学业之人雷震子也。诣于武王面前，攀鞍下马。山呼万岁罢，武王大喜，“果然来投我。”武王又曰，“此城必破，愿天降三日血雨淋城，教天雷震，地城自摧破。”言罢之次，太公令教四下兵将，一齐打城。三十六寨一齐发喊之次，果然天雷震城，血雨微微，天愁地惨，日月无光。癸亥日打城至夜，又至晓是甲子日早辰，于城四下兵将，一齐喊声，果然城墙自摧。三十六路打破城池，有兵将元帅，一齐入城去捉纣王。一城百姓，见城自摧破，自来？捉纣王。纣王兵势甚，大力不能及。纣王自点火焚烧了殿宇，仗剑？兵便走。欲待走，被北伯侯祁杨广高声叫，“众兵将捉住无道之君者。”纣王知不免难，大叫一声，自在跳入火中。纔欲待跳，忽然一人拦腰挟住，不能跳入火中，令左右捉住，拥见太公，武王见了。太公高声叫曰，“捉取妲己来。”兵将依令，速去宫内捉妲己。诣诸宫中，不见妲己。问宫人曰，“妲己在于何处也。”宫人言曰，“妲己在摘星楼上。”殷交共黄飞虎听道在摘星楼上，速去捉妲己。妲己见兵将至近，思不能脱难，望危楼之下便跳。忽一阵妖风吹向栏杆上，挂住妲己。被殷交捉住妲己，拥见太公。太公传令，“教牢收者。”教取了库藏金银财宝，更尽斩了费仲，费孟家族三百口，良贱尽皆诛戮。此乃不匡谏纣王，妲己，恣纵皆斩讫。行善事者，子孙受禄，行不仁者，满门遭诛。太公曰，“戊午日兵临孟津，甲子日血浸朝歌。”有诗为证，

诗曰：

戊午兵望孟水桥，诸侯烈士尽来朗。

天心合与人心顺，甲子朝歌血水流。

又诗曰：

人笑姜公执钓钩，锦鳞不钓钓西周。

凤翔一道鱼和水，流到朝歌殿角头。

太公，武王收兵于朝歌城外。翌日未时，武王为天下王。今已破纣也。殷交，武王共太公评议所行之事，以此拜礼祷祝天地神祇山川，并又祭纣王所害

死的痛亡屈死生灵，然后斩纣王并妲己二人。武王，太公并大小官员兵士等，焚香祷祝天地神祇名山大川。武王曰，“今破无道不仁之君与死之罪如此，纣王置下酒池肉林，虺盆炮烙之刑，剖剥忠良，剔割孕妇，斲脰看髓，罗织苦死，所有万般凌迟枉死生灵皆祭之。”用香食美羹拔于地土。其日，天色阴晦，顺风听得苦死痛亡灵魂，享而食之，其祭食不移刻俱尽。或有一人言曰，“受有道君祭享。”太公传令，教建法场。大白旗下斩纣王，小白旗下斩妲己。

帝问曰，“教甚人为刽子。”问一声未罢，转过殷交来，“奏陛下，小臣愿为刽子。陛下听吾诉之。”曰，“纣王昔信妲己之言，逐臣到一庙，似睡朦胧，赐臣一杯酒，？之，力如万人。又赐臣一具百斤大斧，教斩无道之君。以此神祇所祝，臣合为刽子。”武王曰，“据有此事，依卿之言。”武王并太公众文武群臣，皆带冠冕朝服，论条律，“若纣王苦害生灵万余人命，合斩纣王并妲己，与寡人报仇。”武王传令，教两班文武兵士，于法场上两下排列。众文武兵将，依奉圣旨，排列了当。武王传圣旨曰，“推过纣王，妲己当面。”言，“纣王，尔有十条大过，尔知么。”纣王无答。武王又曰，“不仁无道之纣，尔囚吾父，醢吾弟身为肉酱，共妲己取乐，是一过也。虺盆，酒池，肉林，炮烙之刑，苦害宫妃，是二过也。尔去摘星楼上，摔下姜皇后？死，山陵不修，葬后宫第七个梧桐树下，是三过也。你信妲己之言，远窜太子，是四过也，杀害忠臣，贬剥忠良，是五过也。”武王言讫五事，泣下。纣王目睁无言。太公曰，“不仁之君，尔杀吾母，是六过也。尔醢黄飞虎之妻，有何罪名，是七过也。尔信妲己之言，剖孕妇，辨阳阴，见八过也。尔信妲己之言，斲脰看髓，是九过也。尔信妲己之言，修造台阁，劳废民力，费仲谗言，自乱天下，是十过也。”太公言讫后五件大罪，纣王亦无对。武王并众文武尽言，“无道不仁之君，据此，合斩万段，未报民恨。”言罢，一声响亮，于大白旗下，殷交一斧斩了纣王，万民咸乐。

二声鼓响，于小白旗下，刽子待斩妲己，妲己回首戏刽子，用千娇百媚妖眼戏之，刽子堕刀于地，不忍杀之。太公大怒，令敖斩了刽子。又教一刽子去斩。刽子持刀待斩妲己，妲己回首戏刽子，刽子于见千娇百媚，刽子又坠刀落地，不忍斩之。太公大怒，又斩了刽子。有殷交来奏武王，“臣启陛下，小臣乞断妲己。”武王，“依卿所奏。”殷交用练扎了面，不见妖容。被殷交用手举斧，去妲己项上中一斧。不斩万事？休，既然断着，听得一声响亮，不见了妲己，但见火光进散。似此怎斩得妲己了。太公一手擎着降妖镜，向空中照见妲己，真性化为九尾狐狸，腾空而去。被太公用降妖章此下，复坠于地。太公令殷交拿住，用七尺生绢为袋裹之，用木碓捣之。以此，妖容灭形，怪魄不见

。后有请为证：

休将方寸睐神祇，祸福还同似影随。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速与来迟。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主要人物表

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

齐愍王齐宣王之子，齐国国君。

齐襄王齐愍王之子，齐国国君。

苏代纵横家苏秦之族弟，齐国大臣。

孙子即孙臆，齐国之军师。

鬼谷子孙子之师父。

田单齐国将领。

邹坚齐国将领。

邹忌齐国将领。

王孙贾齐国大臣。

袁达齐国将领。

章子齐国将领。

田文齐国将领。

田忌齐国将领。

青龙凯齐国将领。

青龙兽齐国将领。

柳金龙齐国将领。

邹文简齐国将领。

高龙齐国将领。

吴广齐国将领。

吴能齐国将领。

孟子齐国上卿，贤士。

萧古达齐国谋士。

张左君齐国谋士。

张晁鬼谷子之徒弟。

燕王哙战国时燕国国君。

燕昭王燕王哙之子，燕国国君。

乐毅燕国将领，亚卿。

黄伯杨乐毅之师父。

郭隗燕国大臣。  
鹿毛寿燕国将领。  
骑劫燕国将领。  
骑能燕国将领。  
市被燕国将领。  
邹衍燕国上大夫。  
剧辛燕国中大夫。  
石丙燕国将领。  
张奢韩国将领。  
白起秦国将领。  
毕昌魏国将领。  
淖齿楚国将领。

####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卷上

诗曰：

七雄战斗乱春秋，兵革相持不肯休；  
专务霸强为上国，从兹安肯更尊周？

又诗曰：

战国诸侯号七雄，干戈终日互相攻；  
燕邦乐毅齐孙臆，谋略纵横七国中。

夫“后七国春秋”者，说着魏国遣庞涓为帅，将兵伐韩，赵二国。韩，赵二国不能当敌，即遣使请救于齐，齐遣孙子，田忌为帅，领兵救韩，赵二国，遂合韩，赵兵，战魏。败其将庞涓于马陵山下。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坠叶潇潇九月天，驱赢独过马陵前；  
路傍古木虫书处，记得将军破敌年。

其夜，孙子用计，捉了庞涓，就魏国会六国君王，斩了庞涓，报了刎足之仇。怎见得？有周昙咏史诗为证。诗曰：

曾嫌胜己害贤人，钻火明知速自焚；  
断足尔能行不足，逢君谁肯不酬君。

其时，孙子排宴管待诸国君王。孙子挂了七国都元帅印，威霸诸国。就筵上致谢诸国君王。宴终，诸国君臣将士，各还本国。

却说齐王自孙子破魏之后，恃着那孙子英勇，南割楚之淮北，西侵韩，魏，赵三国，欲并周室为天子。每年诸邦进奉，六国来朝。真个是威镇诸国，勇霸天下。

一日登殿，设班之次，忽有阁门大使奏曰：“今有一贤士，称是邹国人氏，姓孟名轲，字子车，特来见王。”齐王大喜，宣到殿下，礼毕。遂宣孟子上殿，赐绣墩而坐。

王问孟子曰：“谢卿远来。闻卿治儒术之道，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欤？”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臣未之闻也。无己，则王乎？”王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王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遂封孟子为上卿。齐国大治。

却说燕王哙即位以来，有其相子之专权擅政。那燕王老耄不能治国，欲慕唐尧，虞舜授禅的道理，欲将国政让与子之做燕王。有燕国太子不肯，遂谏于父王。燕王大怒，把太子赶出燕国。

却有孙操得知，出班奏曰：“臣今有表，愿王察之。”表曰：“天之生民，为之立君，立君所以治民。人生日用之间，不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各有一定之理。君臣之间，义同父子；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况我王太子，仁孝日彰，可为民望。况子之有何德行，而国可以擅传于人乎？愿王归太子于本国，诛子之于市朝，免诸侯兴师问罪，则诚万幸。乞我王圣鉴。”

王看之，大怒曰：“昔尧禅位于舜，舜传位于禹。吾今传位于子之。事已决矣，汝何谏为！”遂传位与子之为燕王。孙操大骂子之：“贼臣，安敢欺君篡国！”子之大怒，遂令金瓜把下者。却有上大夫毛寿出班奏曰：“方今齐国正强，内有孙子谋欺姜吕；若斩孙操，恐其子孙报报仇，谁能为敌？愿王将孙操囚之。”子之依言。

却说孙子在齐，忽有燕国孙龙，使人赍书入宅。孙子接得，是父书。书曰：

“燕王将太子出于外国，以位禅于子之。吾谏不听。叵耐子之将吾囚于狱，吾命在旦夕，汝可速来救我。如迟疾，则父子不能相见矣！父孙操书。”

孙子看毕，大恸，骂曰：“无道燕君，吾当奏帝，兴兵灭尔！”遂入朝奏帝曰：“臣启我王，今有燕国丞相子之，篡君之位为王，黜燕太子平于国外，囚吾父于狱中。臣乞陛下兴师问罪。”苏秦出班奏曰：“方今六国合纵敌秦，若大王伐燕，则构怨于诸侯，背洹水之盟。若秦合诸国攻齐，则吾国危矣。”王不听，遂起兵与孙子伐燕。

孙子蒙圣旨，乞兵二十万，章子为元帅，袁达为先锋，李牧，独孤陈为殿后使。王依奏，令孙子为军师。

次早，讲武殿交兵，起离齐国，迤邐行程。但见前排甲马，后列军兵，遥闻金鼓震天，远望旌旗蔽日；刀枪如霜凛凛，衣甲曜日辉辉；端的枪刀如芦苇，人马撮风行。不旬日，早至燕邦易水下寨。

燕国有细作，探得齐王令孙子伐燕，急报燕国子之曰：“齐王令孙子领大兵攻伐本邦，兵至易水，望大王疾速起兵退齐兵。”燕王子之大惊，宣召诸将行兵，燕王子之亲征。令鹿毛寿为元帅，市被为先锋，起兵十万，离蓟城往易水平地下寨。

却说孙子命章子拽兵与燕兵对阵。须臾，两阵俱圆，撞出一员猛将，怎生打扮？黄金盔上偏宜烂熳红缨，白锦袍中最称光明铜铠；手拈宣花月斧，腰悬打将铁鞭；乃齐将袁达，厉声高叫索战。燕阵撞出一将，绛袍朱发，赤马红缨，手把三尖两刃刀，腰上双悬水磨筒，乃燕将市被。二将对话不定，约斗五十余合，并无胜负，各归本阵。次日再战，袁达出阵。却有石丁肩担清风利枪，出阵与袁达交战。怎见得？诗曰：

二将逞英雄，盘桓两阵前；  
征云笼日月，杀气罩山川。  
斧斲分毫中，枪争半点偏；  
些儿心意失，目下丧黄泉。

约战四十余合，袁达诈败，石丁便赶，被袁达一斧砍落。只见：金盔倒卓，便似一轮明月沉西海；绣靴踢空，有如天王托塔落云轩。石丁已死。孙子令章子催兵掩杀。燕兵大败归城，闭门不出。孙子令军围城下寨，每日令兵攻城。

却说燕王子之与诸大臣议曰：“何人退得齐兵？”班部中有鹿毛寿出班奏曰：“齐兵英勇难退，望大王修国书，臣遣差使命往秦，魏，韩，赵四国求救。”子之依奏，实时修书，差使命假装商人，将国书出城，过了吊桥，被袁达拿住，问曰：“你是何人？对我实说。”其人不敢隐讳，答曰：“子之令我去秦，魏，韩，赵四国求救。”袁达搜出国书一道，乃是四国借兵的文字。遂被袁达扯了国书，杀了燕使。诗曰：

借兵欲救燕王难，不拟今朝刀下亡！

袁达谓孙子曰：“燕国遣使求救兵，被吾拿住杀了。”孙子令袁达领大兵攻城。市被奏燕子之曰：“四国救兵未至；即日城下，齐兵攻城。臣乞三千兵，出城退却齐兵。”子之依奏，即令市被引兵三千，出城见阵。两阵俱圆，齐阵袁达出马，对话不定，约战四五十合，胜负未分。孙子出马叫曰：“将军如

此英勇，怎肯助桀无道！况子之篡君之位，酷虐燕民。吾奉王命，特来问罪。将军岂不见机而作？”市被吃孙子说了几句，遂下马降齐。市被遂引齐兵入城。

齐兵奔入燕国宫殿，先擒了子之，见孙子。孙子大悦，令众军酖为肉酱食之。遂救了孙操。

章子领兵杀入宫庭，掳掠嫔妃采女；杀了故燕王吟；劫掠藏库金银，洗荡燕宫。怎见得？诗曰：

六宫化为荒草地，四苑变作战争场！

纵令齐兵掳掠燕国百姓。百姓有命者赴司投降，无命者横尸暴露。孙子遂发官下燕郡，取讨降书地图，限十日赴司投纳。至期，诸郡尽数投降纳书。

孙子取了燕国经理地图，并金宝十车，遂领军回齐。怎见得？诗曰：

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回。

话非一日，孙子领兵回至博关下寨。

是夜，一阵风过，孙子言道：“主有贼兵至。”即时令众兵埋伏：袁达伏兵正南，李牧伏兵正北，独孤陈伏兵正东，章子伏兵正西。空营内悬羊擂鼓，喂马摇铃。到得二更前后，却有清漳太子，邹坚，邹忌领兵一万，直撞营里来。见是空营，令兵即回，恐遭孙子之计。四下伏兵并起。被袁达捉住邹坚，李牧捉住邹忌，独孤陈捉住清漳太子。推见孙子，欲斩三人。孙子急叫曰：“不可！候入朝奏帝，分别是非。”遂将三人放了。

却说齐王设朝，金殿上净鞭三鞭响，玉阶前文武两班齐。忽有孙子，章子二人，金阶下山呼礼毕，奏曰：“臣昨蒙圣旨伐燕，遂擒了子之酖为肉酱，众军食之；有故燕王吟遂被乱军所杀。所得燕邦地图，并金宝十车，献上我王。”齐王大悦，遂问孙子曰：“今燕国已取，卿何不乐？”孙子曰：“臣有小事，不敢取奏。”王曰：“若何？”孙子曰：“臣昨回兵至于博关下寨，有国舅邹坚，邹忌并清漳太子引兵来劫臣寨。臣如不能持备，则臣今日不能见大王。”齐王闻奏大怒，令斩太子。孙子谏曰：“太子年幼，不知礼法，乞赦太子。”王依奏，赦了太子。忙排御宴，赏设孙子，章子。

齐王遂问上大夫孟子曰：“今燕国，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王曰：“今燕国求救于诸侯，则何以处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燕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王不听，孟子致为臣而去齐。

却说燕国被那齐兵杀尽，只见那鸦号残照，草暗荒陂，并无人烟；满眼黄

花，紫蔓，荆棘遍地。怎见得燕国凄凉？有诗为证：

宫廷化为荒草地，六市三街今野营；  
牢落燕邦齐败后，夕阳残照好伤情。

话说燕国故旧官宦军民，遂立燕国太子平为昭王。昭王即位于国破之后，内施其仁，外布其德；君不矜尊，臣不施名；养老尊贤；教其术，畜其能；吊死问孤，济寒赈贫；与百姓同甘共苦，轻徭薄赋；慎狱讼，实府库，劝农桑；民富国强，众安如堵。

且休说昭王政事。且说那齐王登殿，有公子田文，田忌奏曰：“愿修凌烟合，交赦院。”王曰：“为何？”公子曰：“有功者上凌烟阁，无功有罪者入交赦院。”王曰：“有罪者谁？”鲁王曰：“孙子自来于齐，数有大功，兴为上国，先生合上凌烟合。邹坚子父合入交赦院。上凌烟阁受天子文武百官拜。入交赦院，令公人用不净洒口。”帝从奏，令人修凌烟合，图孙子于其上。真个是孙子名标青史。

当日，邹皇后闻之大怒，令宫奴宣孙子入宫。邹后问孙子无道礼，交斩去。天子驾至，问孙子之根由。皇后曰：“如何孙子偏上凌烟合，交俺父入交赦院？”帝大怒曰：“朕行宣诏已了，都被这父子坏损齐国威名！”遂命武士擒下皇后，欲斩。孙子谏曰：“不可因小臣坏了皇后。”王依奏，遂贬皇后入冷宫。

次日，清漳太子谒皇后于冷宫。后遂告太子因由。太子命二国舅邹坚，邹忌等来救皇后。

次日，邹坚领五百兵就宅杀孙子，被袁达，李牧伏兵捉住见帝，令左右处斩。被邹忌领兵来劫法场，救了邹坚，就领兵提刀入内杀帝。齐王无备，诗曰：

便生篡国夺权意，击发图王霸业心。

怎生结束？看帝性命如何？李牧捉住。帝知大怒，令袁达都杀邹家老小。

邹文简女来见帝，其妇大有颜色，言是景州太守国舅姊妹。齐王见之大喜，便纳为后，急令赦免邹坚，邹忌，依旧叙用朝中。

前后五年之间，邹后见太子清漳聪俊，乱其上下，邀太子入宫饮宴就寝，谋害齐王。齐王知之大怒，令斩邹后并太子。

被邹坚提刀入内，见齐王便斩，又无袁达在侧，诗曰：

齐王性命如何？躲不迭分尸两段。

刃起时一片白云，血溅处满袍红雨。

次日，邹坚传宣：先皇晏驾，立太子田才为帝，号愍王。行大赦，孙子奏曰：“既先君丧，合诏六国赠孝。”愍王自思，恐众君王问罪，按诏而不行。

又纳国姑为妃，国姨为后，酒色荒佚，不治国事已久。

有日，苏代上谏曰：“臣闻君王之道，昭如日月，普照万民；大王不可纳国姑为妃，国姨为后。况内疏骨肉，外失邦国，荒淫过度，事变祸成。愿大王改过从正，反道去惑，则臣之万幸。”王不听，孙子又谏曰：“昔商纣王惑于妲己，而致邦国之灭。幽王淫于褒姒，而取一身之亡。望大王改邪归正，就有道而去无道，则邦国之幸。”帝不从谏，大怒骂曰：“有您，江山如此；无您，亦如故！喝令武士推转孙子。”

有鲁王，众公子曰：“孙子于国有大功，何罪斩之？得贤者昌，得愚者亡。”当时邹坚曰：“孙子先有三罪：一不忠，二不孝，三不义。一不忠者，佐二主；二不孝，远离父母；三不义，苦谏帝王行邪。”帝令斩，又有卜昌谏帝，终不从。苦苦再谏。帝曰：“再谏朕者，贬出临淄！”时有公子田文亦来进谏。帝不从。公子骂帝：“桀纣无道之君，同其兽类！”帝闻之，大怒：“怎敢骂朕！”令金瓜碎脑。诗曰：

坏了擎天碧玉柱，损却架海紫金梁！

看田文公子性命如何？田单，田咨，田忌，苏代，众文武曰：“若斩田文，孙子，满朝文武都反叛矣！”帝大惊：“休，休！看先皇面不斩，赦之。”把田文贬入即墨，田忌贬入莒城。孙子见贬二公子，大泣，言：“齐邦无主。”言：“无道之君，不纳贤良直谏！”王闻之大怒：“朕为万乘之国君，卿何哭无主？”欲斩孙子。可惜尽忠之臣，死在无道之手。其时袁达大怒，言：“无道之君，不纳贤良忠谏！”提剑在手，诗曰：

剑起一片寒泉，落来半潭秋水。

看齐愍王性命如何？孙子急言：“不得无礼，臣不得弑君！”齐王见袁达势恶，方免孙子之命。孙子因此上得病不出。次日告曰：“夫人，怕我死后，埋于河内，交袁达看坟则个。”

却说秦昭王殿下大将白起，加武安君，知孙子死，领兵十万，推与孙子吊孝，乘势来破齐邦。兵到淄河，见有孙子坟。白起上纸祭毕，起曰：“自从灭庞涓之后，孙子要七国将印去。今孙子已丧，可雪吾冤。问齐王要七国将印，掘孙子尸去。”白起到城下，问齐王要印之事。王大惊，命问苏夫人，白起要印之事。夫人不许。齐王上城与白起曰：“孙子死，印不知所在。”

白起曰：“好也要，歹也要！若有良将，愿求出阵，定个太平。”齐王大惊曰：“谁人可出？”忽有一人出曰：“愿乞五千兵，生擒白起。”乃是袁达。引兵出城对阵，二人打话不定，二骑马交。诗曰：

滚滚难容柳絮飞，幽幽不让梨花舞。

马似北海竞珠龙，人似南山争食虎。

约战五十余合，不分胜败。二人略歇，袁达自思兵少，怎生敌众。遂将孙子尸入九仙山落草去了。

白起谓齐王曰：“俺于秦国为上将，恁仗孙子之势，为七国之长。今孙子已死，可将七国印来还俺者。”齐王城上答曰：“自孙子死后，七国将印并孙子同葬，将军可自去取者。”白起不得印，大怒，令兵攻城。

燕国孙操大兵一十万，与儿孙子来索命；魏国毕昌兵一十万亦来攻齐，与庞涓报仇；韩国大将张奢起兵一十万与孙子报仇，为邹坚气杀孙子。四国兵四十万，都困临淄城。齐王谓文武曰：“若何？”邹坚曰：“大王言孙子化去，臣不敢挂印。”邹坚遂点二万精兵，数员良将，欲出战，凭手中枪，活捉秦白起；仗坐下马，荡散北燕军。邹坚挂了印也，看胜败如何？邹坚上城，看兵势：东门外，立魏太子毕昌大兵十万；韩国大将张奢兵十万守南门，立炮打城；西门外，秦白起大兵十万，守西门；北门外，燕兵大将兵十万，孙操横刀，问齐王：“与我儿偿命！”

邹坚城上看一遭，南门外立阵张奢见之，大怒道：“齐天子信谗臣，气杀孙子，乃是此人也！”张奢曰：“不用三国之兵，则吾独自破齐国。”城下擂鼓摇旗，只见四方排阵，团团旋转。两刃刀枪，密密环围；长枪密布等兵来，弓弩连排防阵后；远看旗号似团花，近睹剑锋如雪白。门旗下一员猛将出马，头顶凤翅金盔，身披柳叶甲，但见其人长赳赳，身材七尺气昂昂，手持一柄大杆刀，厉声高叫：“齐将出马！”乃是张奢。邹坚领兵出城，排下五虎靠山阵。须臾阵圆。邹坚出马叫曰：“蝼蚁之辈，敢侵大国！”张奢骂曰：“弑君之贼，挠乱齐国，气杀孙子；吾今合四国兵来与孙子雪恨！”二人打话不定，二骑马交：

一个冲翻凹面金精兽，一个撞倒唇蛟赤须龙。

看这两个胜败如何？不上十合，齐将邹坚大败，张奢督兵掩杀，齐兵大败。邹坚引败兵入城，闭门不出。

邹坚奏帝曰：“今四国军兵困齐，臣不能抵敌，折将亏兵，望大王恕罪。”齐王言曰：“得贤者昌，失贤者亡。亡化孙子。今有四国困齐，怎生奈何？”苏代奏曰：“可宣鲁王田忌，田单救驾，若何？”帝曰：“朕贬二人，何来保驾？”代曰：“小臣出齐去。”帝曰：“外有四国军，四十万大兵，五百员大将，如何去得？”代曰：“托我王洪福，小臣有计。”写与齐王看毕，帝大喜道：“是好计。若圣旨到日，二公便来。”看写着甚计来？君臣议毕，苏代准备了夜出齐南门。逢韩大将捉住，见张奢。张奢问：“为何暗出齐城？”言曰：“小人是艰难人也。”奢看觑身上泥土破衣。张奢放了。苏代得脱离齐，出本国，至羊县，换马衣服，前到即墨城内。

入大衙里，令吏人报与田单。田单得知，接苏代。大臣下马开圣旨。公子拜毕，言曰：“相公休罪，有他邹家父子国后妃子，去不得。”代曰：“甫能到此，公子便不去保驾？”苏代言：“我活得后待如何？”扯剑在手，“不如自尽！”诗曰：

本心有意分齐难，到此翻成祸及身。

看苏代性命如何？是时公子急救。“大夫休怒，且商议。咱迟了甚么？”

大夫曰：“公子不去，这里别有保驾人？”公子曰：“无。”代曰：“你不去，这里也有救驾人。”公子曰：“谁？”代曰：“有莒城田忌。”公子曰：“然则须来日行。”

到莒城，见鲁王田忌，礼毕，议保驾。酒毕，大夫引从人奔后院散闷行。一人报曰：“告相公，先生在里向书案上，有先生下棋，正是孙子。”大夫悦，二人奔走向前，至近，认是马升，解信。代曰：“齐王有圣旨，宣您兄弟每救驾。”三人言毕，又听后院舞剑之声，道：“苏相公引吏人奔走。”至近，却有二人见来者急起。相公拦住前门，吏人当住后门，任谁道：“先生诈死，真个在里，休走！圣旨救驾去来！”看是孙子是否么？苏代见二人急起，代曰：“圣旨在此，不能无礼！”先生曰：“贫道是养性之人，何荣帝敕？”苏再认：一个是萧古达，一个是师叔王敖。二人道：“自有救驾的人，不能得去。”众人说话之次，大夫离座至后面园中行。

隔墙有一人怨声作念骂：“愍王无道，同桀纣之君，误我家小！”大夫道：“甚人？”奔一小阁内。苏代至小阁，不见了；向屏风上有新诗一首。便叫大夫，急唤公子，须要先生救驾，孙子在那里去了也？不知屏风书着何字？决见先生在此中。看孙子写着甚底？诗曰：

嗔雨呼风一巨鲸，生逢日月不分明；

哀哉天下遭涂炭，空尽翻江混海龙。

后题“无名逸人闷笔”。大夫见桌上有文房四宝，遂和诗一首曰：

执笔题诗号巨鲸，心灯空使照天明；

不思父子从君命，何用捶胸怨恨声。

大夫写毕，言“失国臣苏代作”。

来见公子田单，代告曰：“公子，齐国旦夕有危，孙子暗隐于此不出，若何？”公子曰：“无。”苏代曰：“若无，孙子写来诗墨迹未干，何以知之？”言未毕，报曰：“有田单公子在聚宾亭上坐议保驾，是将酒食待之，共议国事。”

却说孙子天晚出地窖来凭探，便行向屏风上，见和诗一首。孙子觑了大惊，上写着“失国臣苏代”。先生道：“好才！大夫安在？”小卒曰：“前厅上

与公子道话。”先生令请去，对公子诈言道：“老夫人心气痛，交来请大王。”田忌起，苏代曰：“意也。”遂拈衣蹶足，至后小阁，听二人说话，论四国困齐急矣。

苏代至近，一只手拿住孙子，一只手扯住田忌，取出宣诏来，看孙子肯去也不去？公子田忌实时邀孙子，苏代，准备酒食，论救齐之道。孙子曰：“据齐君无道，不可救；既大夫到来相谋，吾委田单兵五千，将马升，解信，萧古达，不须征战，与吾父书见驸马，四国兵自退。”公子田单得书，忻然而去。据孙子名欺吕望，志赛颜回，休言秦将白起，书到四国拱手而降。写着甚计？孙子曰：“公休疑。一面去先解齐危。”孙子往九仙山拿袁达。公子田单兵离即墨。马升，解信一条枪，一柄刀，五千兵开路。合后是萧古达众将等，围簇田单公子。兵入齐城，见齐王。齐王即问四国兵如何。况孙先生在里。齐王闻之大喜，即上城望见远远兵来，打孙子旗幡，仰天而贺喜言：“齐有主，先生在里。”

至齐约百里下寨，有马升，解信，二千军，探齐城怎生？探军回来，对公子具说齐城之事。公子领兵至燕寨至近，却有孙龙兵一万来迎，拦住问：“何处兵来？”公子出马叫：“将军休放箭！吾乃是齐将田忌，田单。”孙龙曰：“愍王无道召乱，令兵围齐，与兄雪恨。尔来若何？”田单曰：“今四国困齐，吾往劳山问孙子取计，今蒙孙匡书简，特来呈驸马将军。”孙龙曰：“吾兄在里？”公子曰：“然。”孙龙交取书来，令小军呈书，接得，速入燕寨，见父孙操，与孙子书看毕；急令小军请四国招讨，议罢兵之事，众国都道：“孙子潜名，又是诈死。”诗曰：

脱灾不用三军战，免难皆因书一封。

孙先生是强，四国兵肯回么？

孙操问田单：“得吾儿端的安乐，收兵便回。”韩张奢得孙子书，下令三军兵，特来与先生雪恨。先生在里主谋。魏毕昌待与庞涓雪恨，即便归国去也。秦白起不信孙子在里：“一名贯出，诸邦拱手。孙子身死，打孙子旗号，正是回军之计，何有瘸汉？”言未尽，正东有三万兵来，中间孙子旗号，两壁李牧，袁达。

白起点军。小军报曰：“正北有公子田单，马升，解信一万兵来。”白起曰：“当先捉袁达，向后破公子田单。”小军又报：“正南下有鲁王田忌二万兵将来决战生死，今日睹一阵。”白起曰：“生死不离今日，太平不睹明朝。输赢咱睹一阵。”

孙子来，白起迎，震天锣鼓响，括地喊声鸣。胜败如何？相杀一阵，痛败白起：秦兵望东觑，世不与东齐为战。整兵各还寨。孙子收兵而退，田单，田

文，田忌公子共孙子入朝觐帝。鲁王奏帝：“齐国灾难，非孙子不能成功。古云：得贤者昌，失贤者亡。”文武谏曰：“帝不可纳阿姨为妃后，于国无益。”不从文武之言。苏代呈表奏，苦谏。帝怒，贬代丹城县令。公子田文告归农，田单，田忌却归莒城及即墨。孙子见帝不从谏，只听谗言；孙子暗出齐城，潜身归云梦山。

却说燕山线代谷养性黄伯杨徒弟乐毅，乃乐羊氏之后，贤而好兵，遂授学于黄伯杨，学阴书兵法。毅观将星昏昧，下山佐诸国。路逢孙子，二人礼毕。孙子问曰：“先生何往？”毅曰：“贫道见燕，齐，韩，魏，将星昏昧，无贤佐主。毅今下山，欲佐君王。”孙子曰：“朕初下山来魏国，魏哀王失政，宠庞涓司马，听谗。后在于齐，齐威王无德，国舅所杀，立愍王，宠国阿姨为妃后，不用良谏。今朕私离齐邦，燕不可佐。”言讫，二人各别，孙子往云梦山去了。诗曰：

孙乐相逢话已投，一来一往志难侔。

谁知乐毅扶燕后，翻作庞涓刎足仇。

乐毅自言：“孙子自夸，会被庞涓刎足！”乐毅非一日，至齐国内。前令合门入内奏帝：“合门外有一贤士，特来见帝。”宣毅，礼毕。帝问：“卿何来？”乐毅曰：“臣闻齐国无贤，特来扶佐。”愍王曰：“我托先君圣德，立齐为上国。今太平何用征夫？尔退。”乐毅出朝，遥指齐君失政，可知孙子私往，若他国安身，领兵先来破齐国。乐毅离了齐城去投魏国。

话说魏王登殿，忽有合门大使奏曰：“有一贤士，来投本国。”魏王宣至，问曰：“先生居于何处？”乐毅曰：“臣幼小出家燕山线代谷，授学于黄伯杨。今闻大王用贤臣，故来佐国。”魏王大喜，遂用乐毅为大夫。

却说燕国昭王即位于齐人破燕之后，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问于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不足以报怨，诚得贤士与之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马者；马已死，买其马首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马且买之，况生者乎！马今至矣。’不一年，而千里马至者有三疋。今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筑黄金台，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先以郭隗而师事之，拜为上卿。

遂出黄榜招贤纳士。有齐国邹衍，赵国剧辛二人，闻知燕国招贤纳士，遂裹粮至燕国。至榜下看榜。大使来奏帝曰：“今有二贤士来佐本国。”王大喜，宣二人至殿下，礼毕，王曰：“二贤不远千里而来，愿闻名胜。”邹衍曰：“臣来于齐，姓邹名衍。”剧辛曰：“臣来于赵，姓剧名辛。”二人曰

：“闻大王招贤纳士，欲与先王报仇。臣等不佞，愿效死以佐国。”王曰：“谨奉教。”遂封邹衍为上大夫，剧辛为中大夫。

却说乐毅在魏国，闻燕昭王仁德，屈身下士，筑黄金台以招贤者，欲伐齐报冤。乐毅自思：吾先至齐国，愍王失政，将吾不用。吾今投燕国佐昭王，兴兵灭齐，有何不可？遂弃魏入燕。

话说燕王在黄金台上，设宴管待郭隗，邹衍，剧辛之次，忽有合门大使奏曰：“有一贤士，来自魏国。”王大喜，宣至台下，礼毕。王曰：“谢卿远来，愿闻名姓。”毅曰：“臣幼小出家于线代谷，授阴书兵法于黄伯杨。闻知燕国用贤，故来佐国。”王遂宣乐毅上黄金台，置酒管待乐毅。遂封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怎见得燕国黄金台招贤？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北乘羸马到燕然，此地何人复礼贤？

欲问昭王无处所，黄金台上草连天。

更有徐景山“黄金台赋”为证。其略云：

春秋之世，战国之燕，爰自召公，启土于前；传世至吟，已多历年。慕唐虞之高风，思揖逊于政权；授子之以倒持，流齐宣之流涎。昭王嗣世，发愤求贤；筑崇台于此地，致千金于其巅；以招夫卓犖奇特之士，与之共国而雪冤。于是始致郭，乐，终延邹，剧。或羸粮景从于青齐之邦，或闻命星驰于赵魏之邑。智者献其谋，勇者效其力。储积殷富，士卒乐佚；结援四国，报仇强敌；谈笑取胜，长驱逐北。宝器转输于临淄，遗种逃魂于莒墨。汶篁植于薊丘，故鼎返乎历室。内以摅先世之宿愤，外以褫强邻之战魄。使堂堂大燕之势，重九鼎而安盘石。乃知士为祖国之至宝，金乃世之常物。得士重于涎璋，视金轻于沙砾。惟昭王之贤称，虽千载犹一日。是宜当时见之而歆羨。后世闻之而叹息。居者被其耿光，过者想其遗迹。因酌古以寓情，惜台平而事异。

次日，燕王登长朝殿设班，会集文武大臣，议曰：“昔齐分其民众，以残我国，夷我宗庙。国为棘墟。孤身不安席，口不甘味，上事群公，下抚百姓，愿与齐战于济西之野，以雪先王之耻。况今齐王灭宋，广地千里，骄矜强暴，天地不容。卿等计将安出？”有大夫邹衍出班奏曰：“乐毅习古今得失之方，明进退孤虚之职，左背右贤之术，能令天下为一家。望大王捧毂推轮，拜乐毅为帅，东向伐齐，易如反掌。”诗曰：

乐毅伐齐为大帅，皆归邹衍一言中。

燕王闻之大喜，遂问乐毅曰：“寡人意欲伐齐，雪先君之耻，邹大夫举卿为元帅，若何？”乐毅奏曰：“臣为元帅，若我王有福，下三尺甘雨。”不移时，果然下三尺甘雨。乐毅奏曰：“大王福德，小臣受王重禄。臣问天期一卜，如应限，一日马生其角，臣便为帅。”来日早朝，果是龙马生其一角。乐毅

喜曰：“君臣有德，臣今挂印。”

燕王并大臣捧毂推轮，邀乐毅上黄金台，受天子百官之礼，与乐毅挂印为帅。帝曰：“将军既为帅职，几时起兵破齐？”乐毅奏曰：“臣然挂印，未当便矣，在朝有奸谗。”燕王曰：“既拜将军为帅，有誓剑，何不诛之？”乐毅得赦，把刃在手，大呼：“先斩贼臣，然后举兵！”众文武曰：“这人新授职，早敢弄权，待杀谁？”王见乐毅持刃作色，王曰：“将军息怒，未曾征伐，文武不知，多失国政。”乐毅回嗔作喜曰：“齐霸国之余业，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约赵，魏，韩，秦四国之兵，共图之可也。”燕王从奏，遣乐毅为使往秦，赵二国；遣剧辛往韩，魏二国。不数日，乐毅自秦，赵二国归，奏燕王曰：“秦遣大将白起，助兵二十万；赵遣主父，助兵一十万。共伐强齐。”剧辛自韩，魏二国归，奏曰：“韩遣大将张奢，助兵一十万；魏遣毕昌，提兵一十万。助燕伐齐。”

燕王大喜，遂封乐毅为破齐大元帅，剧辛为副元帅，石丙，许贵为先锋，黄贵为合后粮料使，邹衍为参谋使，孙龙都救应使。燕王亲为招讨。遂留郭隗，王令其监国。选日起兵。诗曰：

燕兵百万报齐仇，马赛麒麟人胜彪；  
恶似太公伐纣日，恨如黄帝战蚩尤。

次日，乐毅奏曰：“齐有三贤，未可易图。”王曰：“谁为三贤？”乐毅曰：“有苏代，袁达，田单。”有孙龙言曰：“三人都在朝外，只怕吾兄孙子在齐，恐不能成其大事。乐毅曰：“孙子已归山去矣。若无此三人，兵到齐国，一鼓而收。”当日军行，兵及百万，将有千员，门旗闪闪，剑戟层层，前面军，青毡笠似千池荷叶迎风；背后军，铁兜牟如万顷琉璃浸水。个个悬刀似雪，人人担戟如霜。不旬日，兵临齐国，会合秦，赵，韩，魏四国兵，计一百万，前到仓州二十里下寨。令一小卒，将文字递与仓州节度使柳金龙索降。金龙不伏，领兵三千，来与燕兵对阵。两阵圆，燕将身长九尺，面赤髭黄，穿红袍，白玉带，银锁甲，金盔冠，乃是石丙；出马曰：“俺燕国合并诸国军兵，故来伐齐无道之君。将军岂助桀无道？”柳金龙怒曰：“怎敢将桀比于齐王！”二将打话不定，二骑马交。诗曰：

两阵数声皮鼓擂，军前二将斗相持。

约战三十余合，柳金龙败走。乐毅催兵掩杀，仓州兵大败。柳金龙单马逃命，至景州，见景州太守刘元献。刘元献点兵二万，出城迎燕军，二阵圆，燕将石丙出马，与刘元献打话不定。

诗曰：

二将逞英豪，凌空杀气高；

非但智斗智，全凭刀斗刀。

二将约战五十余合，刘元献大败，并柳金龙引兵走入齐城。燕兵会四国兵，前至连阳县下寨。

却说齐王升殿，聚集两班文武，忽有柳金龙，刘元献二人至金阶下，山呼礼毕，奏：“臣启我王，祸事来也。燕王拜乐毅为元帅，约会秦，赵，韩，魏四国兵计百万，将有千员，攻伐本邦。臣等不能抵敌，折将亏兵。臣乞死罪。”齐王闻奏大惊，遂问文武大臣曰：“今有燕兵侵境，如何退得？”班部中有一人出班奏曰：“我王勿忧。臣有一策，交燕兵等退。”言者是谁？

诗曰：

两手补完天地缺，一心分破帝王忧。

乃是邹文简奏曰：“臣愿为帅，用齐东为先锋将，齐攀为合后将，淳于坤为左将，淳于简为右将。邀我王御驾亲征，看臣等退燕兵。”齐王依奏，起兵三十万出齐城，前至黄山下寨。

却说乐毅知得齐兵出城下寨，遂团练兵卒，合秦，魏，韩，赵四国兵百万，屯于济西下寨。次日，齐帅邹文简领兵排下青龙出水阵。燕帅乐毅排下靠山白虎阵。须臾，二阵俱圆，燕将石丙持枪出马，厉声叫曰：“齐阵强将出马！”齐阵一将出马，头顶凤翅盔，身披锁子甲，骑一匹骆驼来高惯战马，挑一具偃月样熟铜斧，乃是密州节度使倪孝萃。二将对话不同，二骑马交。

诗曰：

二骑马能争社稷，四条臂会定乾坤。

约战四十余合，倪孝萃败走归阵。石丙不赶，各归本阵。齐王谓邹元帅曰：“齐将败于燕，更有谁可敌？”邹文简奏曰：“臣亲自出阵。”当日两边鸣金，收军略歇。

###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卷中

次日，乐毅宣谕诸将曰：“齐王无道，侵袭诸国，吾今佐燕王，会集秦，魏，韩，赵四国军将，共灭无道齐君，以雪先王之耻。汝等有功者赏，怠慢者斩！”宣谕毕，遂布下七星八斗阵。

齐帅邹文简领兵三十万，列成坚阵。邹文简出马叫曰：“太平不睹来朝，输赢定在今日！”乐毅曰：“你识吾阵么？”文简曰：“识。”乐毅曰：“何阵？”文简曰：“七星八斗阵。”毅曰：“有何阵破？”文简曰：“用黑杀天王阵破之。”乐毅曰：“然如此你敢打阵么？”文简曰：“敢！”喊一声，撞入燕阵。

乐毅见文简入阵，将手中白旗一招，变成六十四卦阵。文简撞阵，不能得

出。多时，只见一人将皂旗亭亭而立；文简至近，其人将旗摇动，狂风大作，土雾遮天，不辨高低上下。文简被众军捉住，推见乐毅。乐毅令将槛车收了。

乐毅亲督百万大军。与齐兵混战一昼夜。齐兵大败。杀得尸横遍野，血浸成河。齐王无措，引败兵走入齐城不出，乐毅遂收军下寨，犒赏四国军兵，烹牛宰马，管待秦将白起，韩将张奢，魏国毕昌，赵国公子。酬劳军卒，不在话下。

乐毅先令秦，韩二将收兵还本国去了。乐毅以齐略宋地土，分与魏国毕昌，还魏去了。以河间地土，分与越国公子，归国去了。

却说乐毅还了四国军兵，率燕国军兵长驱入齐。有副元帅剧辛谏曰：“齐大燕小，赖诸侯之助，以破其军。宜及时收取其边城，以益燕国，此长久之利也。今所过州郡而不攻，以深入齐为名，无损于齐，无益于燕国，而结深怨，后必悔之。”毅曰：“齐王伐功矜能，谋不逮下，废黜贤良，信任谄谀，政令乖戾，百姓弗堪。今因其败而进攻之，其民必叛，而齐可图也。今若不进兵攻之，待齐王悔前之非，改过抚民，则难图矣。”遂进兵入齐城北下寨。每日令兵攻城。乐毅传令，遣军将取齐郡诸处城池。前后月余之间，打破齐境七十余城。

却说齐王在城内大忧，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思出城之计。只得星夜令军，南北三门一齐出。至北门，正撞乐毅，见龙凤日月旗，正是齐王。乐毅下令：“如走了齐王者斩！”看燕兵捉得齐王么？时下众军下手捉住，认看时，却是淳于坤，着王御衣。众军问曰：“齐王安在？”坤曰：“齐王用脱袍之计，已出南门去矣。”

乐毅引兵入城，寻齐王不见，只捉住苏代。问：“齐王何在？”代曰：“乱军走出去了。”乐毅道：“你为上大夫，何不逐驾？”苏代曰：“为齐王失政，我辞官无职，不仕。”乐毅问苏代，须要下落。苏代道：“听得齐王走往公子田文即墨城也。”

乐毅遂迎燕王入齐城，取临淄之宝物，祭器。夷齐之宗庙，烧齐之宫室。燕王亲至济上劳军，封赏诸将。封乐毅为昌国君。遂引随驾军五万归燕。遂留乐毅捉获齐王，并收齐城之未下者。

乐毅夜间观帝星，正照满城。遂留剧辛守临淄城，自引兵前至满城，到普田村下寨。

却说齐王将田文剑客往即墨去，前至大林，锣鼓响，捉住齐王。“若是燕将，朕命休矣！”兵将是谁？乃是吴起二子：吴广，吴能。见齐王礼毕，与齐王饭吃。顷间，却有燕兵来，吴广出阵，共石丙战三十合。吴广大败，齐王奔

即墨走了。

石丙随后便赶。赶到即墨，田文叫门；田单上城，认得，门开放入城。

齐王奔上城去。被人冷箭射齐王落马。齐王大叫一声，城上早有燕兵放箭，吴广近前救齐王上马，离即墨走。又撞石丙，便杀。吴广，吴能大败，齐王单马走。

三日，腹中饥馁不可忍，忽见一妇人在淄河洗衣裳。齐王问觅饭，妇人与饭吃罢，却问：“官人姓甚？”王曰：“我乃是齐王也。”妇人言曰：“可惜饭与这无道之君吃！”齐王道：“妇人，他日寡人归朝，须报此恩。告大嫂，燕兵赶我，人困马乏，那里藏得？”妇人曰：“向东有一林，林内有一塔顶墓，你藏去。”

齐王去藏。后有兵来，问妇人曰：“你见个官人来么？”妇人向东与一指。兵马直至林前叫齐王。齐王听得，争些唬杀了！来的兵将是谁家军？来者兵将叫：“大王那里有？”齐王认得吴广，吴能，便出来，吴广奏曰：“这里不可隐藏，燕兵来后必捉我王，不如且去莒城正东。”走到三十里，又撞石丙，不问便杀。吴广当住。齐王见败，单马望西北便走。

行至天晚，问人，那的是满城县普田村。齐王自思：是我皇丈，为邹国姨，不听忠臣谏，把宰相贬了。今来此处怎生？遂叫门。大夫令人开门。齐王入内，见皇丈便拜，泣言前事。大夫引入宅，将茶饭与齐王吃。苏代母李夫人出，见齐王吃饭，便道：“你乱上下，纳国姑娘为妃，乃无道之君！”喝令左右捉住者。

齐王大惊。大夫忧齐王怎生奈何。苏代道：“告母亲，岂不想君臣之义？”老夫人道：“吾儿，可惜有道礼饭与无道之君吃。”齐王闻之，待不吃，腹内饥渴；待吃，君子不吃挨赖之食。齐王烦恼下泪。

庄客来报：“外面有兵来围了庄也！”苏代曰：“把齐王藏了。”有燕将石丙直到庄前，问苏代要齐王。大夫曰：“无。”石丙曰：“一道马蹄直到您庄上来，你更说什么！”苏代见势恶，指与石丙。石丙引三十口，夺门而入，大喝：“齐王出来，受我缚捉！”苏代忧怎生奈何，未知齐王性命如何？

当时齐王于苏代庄后仓里藏着。石丙搜寻不见，当问小二哥哥。小二哥哥言道：“我不识他。只见你每来时节，有一人从后门去了。”石丙领兵随后便赶，不见了齐王。

却说齐王走至一大林，忽一声锣响，捉住齐王，将至林前，待坏了他。齐王言：“可惜东齐国主，死在田野之间！”其人便拜，言：“臣是满城县令高龙。自燕兵混散齐兵，臣领五百军在山林之间屯驻，不能安业。臣愿保驾。”邀齐王入满城。至近，有一小军报：“复有兵来也！”高龙道：“大王勿忧

，领本部下兵，一阵捉石丙。”齐王大喜道：“看胜败如何？”当时，两阵圆，打话，却不是燕将，乃是吴广，吴能，一家人合兵一处，都入满城。王问：“您三人兵少，如何保驾？”三人曰：“乞我王免虑。”三人共议保驾之事。

却说乐毅下寨，夜观帝星，正照满城。令石丙领兵至城下打城，问要齐王。有高龙交男子，妇人搬砖石上城，立炮打退燕兵，城内无粮草。齐王问三人如何免灾。高龙曰：“此城有水，不能面破。臣定一计，交我王免灾。”齐王大喜，问：“用甚计策？”高龙道：“外边兵势较大，问吴广，吴能，如今齐王败散，不及燕将，谁敢去南夷求救兵去？”吴广道：“我去。”离出燕兵。

次日绝粮，人厮吃，男儿老小交一处防护，把齐王献了与乐毅，免一城之灾难。众人道：“齐王该休！”高龙大怒。吴广不可。《论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高龙暗气忍之。

次日，齐王知自不免，自作一计，跳入井中觅死。吴能急捞出来。吴广道：“自思我父曾道，东齐有真主。”实时，吴广，吴能，高龙，口福，赵兴五人，一发计点军兵五百，是夜开门，一发撞燕兵，遂保驾得出。混战一夜，折兵一半，各自散了兵，子父不厮救。

次日，乐毅，石丙诸处根赶。齐王家小，邹国姨，苏夫人将着一同寻齐王。王无兵将，发使命前去即墨，宣田单去。田单不来救驾。

齐王自变量十骑投卫国。卫君接至，礼毕，齐王不还礼，卫君心怀愠怒。

至夜，遣人劫之。齐王知觉，遂离卫奔入邹鲁。邹鲁不纳齐王。齐王遂走入莒城。

齐王遣王孙贾入楚求救。楚王遣淖齿将兵十万救齐王。淖齿引兵至莒城，见齐王，礼毕。齐王因用淖齿为相。

却说乐毅引兵至莒城，知得楚淖齿将兵救齐。遂修书一封与淖齿曰：“燕国上将军破齐大元帅乐毅书启楚国上将淖丞相麾下：今齐王无道，失政虐民；吾奉燕王之命，会诸国破齐于济西之上，一雪吾国先王之耻，二洗诸国被齐欺凌之暴。闻将军督兵救齐，正谓助桀无道。如书到日，望擒齐王，献吾军前，与将军共分齐地，则诚幸矣。不可相违！燕国乐毅书。”

乐毅遣人赍书送入淖齿军中，淖齿得书视之，自思：“俺军甚少，彼军甚众，不能与之抵敌；不如捉齐主献与乐毅，共分齐地。齐王知觉，自变量十个人投东走，寻太子固存，游东海，不知安在。那里齐王走至东海，却被淖齿引军赶上。

齐王被淖齿捉住。“正传”云：淖齿数齐王曰：“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齐王曰：“知之。”齿曰：“嬴，博之间，地

坼及泉，王知之乎？”王曰：“知之。”齿曰：“有人当阙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则闻其声，王知之乎？”王曰：“知之。”齿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当阙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无诛！”遂喝令众军，将齐王献与乐毅去了。

话说乐毅升帐坐间，小军报曰：“淖齿捉齐王献与元帅。”乐毅大喜。遂出寨与淖齿相见，礼毕，请淖齿上帐，以酒食待之。淖齿令人推过齐王。乐毅叱齐王曰：“汝有大罪者三，君知之乎？”王曰：“不知。”乐毅遂数齐王曰：“汝令国舅邹坚等弑君父，一罪也；汝取国姑姨为妃后，乱其上下，二罪也；汝放逐贤良，听信谗佞，不理朝纲，淫乱声色，三罪也。”齐王唯唯，无言支对，只说道：“乞命”而已。

乐毅令推过槛车，取出邹坚，令军中割肉食之。遂令石丙将齐王并邹妃去那晒尸台上，用钩子挂了齐王和邹妃，活割了眼睛，树上挂着头，若有人认者，便是齐王家小。乐毅交屯兵看守齐王死尸。乐毅并淖齿杀了齐王。闻画邑人王烛贤，令军中环画三十里，不可骚动。乐毅使人请烛相见，烛不往。燕人曰：“汝不来，吾令兵且屠画。”烛曰：“吾闻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齐王不用吾谏，吾退耕于野，国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与其不义而生，不若死！”遂自经死。燕人归报乐毅，乐毅怜王烛身死，具衣衾棺椁葬之。

乐毅整军，禁侵掠；礼逸民，宽赋敛，除暴令，修旧政。齐民喜悦。乃遣左军渡胶东东莱；前军循太山东至海，略琅琊；右军循河，济，屯阿，鄆，以连魏师。后军旁北海而抚千乘。以淖齿守据临淄，而镇齐都。祀齐桓公，管仲于郊，封王烛之墓。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有乐毅庙赞：

桓桓昌国，乘时方翼；  
干戈效用，疆场底绩。  
西却秦兵，东下齐壁；  
完赵保燕，孔武之力。

却说固存太子在打猎户青龙景家中养着，听得人说，齐愍王无道，被燕兵捉去，使钩子挂了。太子闻得烦恼，曰：“便做齐王无道，是俺生父！”

离家去哭。被燕兵捉住固存。拷打，认是齐王太子。青龙景听得捉住固存，前往兵前道：“这人是俺女婿，如何捉住？”燕兵道：“既是你女婿，和你全家该斩。”把二人缚了，待将得去，正撞数人；见缚二人，不问便杀。燕兵大败。夺下二人。来救者是谁？细认却是青龙景二子：青龙凯，青龙兽。杀退燕兵，救了二人归庄。

正说话之次，有人报庄外燕兵来。龙兽，龙凯二人各执兵器出去。却是吴

广，吴能，言：“俺知得坏了愍王，帝星现，俺故来保顾太子。”青龙凯见齐人，言太子在。引入宅，见太子便拜。太子言何人。吴广，吴能言前事，太子大喜。

茶饭未毕，有人报外有石丙兵来。青龙景父子三人，吴广，吴能言：“太子休忧，俺出去须退燕兵。”共石丙大战。只见震天锣鼓响，括地喊声鸣。

太子大怕，出后便走。行至一孤村，见一村夫。太子问觅饭。此人道无饭。太子烦恼，投崖觅死。樵夫扯住问：“你为甚觅死？”太子具说事因。此人道：“是我引你去见孙先生，若何？”“孙先生在那里？”樵夫用手打一指，太子大喜：“齐国忠臣在此！”太子忻然去见孙先生。

樵夫引太子至庵，报与太子。太子到洞前，见一道人。太子便拜言前事。先生道：“我是黄庭贵，孙先生近日往云梦山访鬼谷子师父去。”庭贵与太子厌了帝星，与茶饭未毕，有人报外有兵来，乃是青龙凯兄弟，吴广，吴能。众人议事。有黄庭贵曰：“不如您送太子去即墨，莒城二公子根底去，强如村野难藏隐太子。”众人随了，将太子往即墨见田文，田忌，田单，隐于即墨。

却说乐毅夜观星象，照即墨藏有贵人；令石丙领兵困即墨。数日，石丙道：“此城难破，齐家宗族不灭。”乐毅大叫：“取下七十一城，偏即墨难打！限三日要破！”燕兵打城用甚计？乐毅令众兵造云梯车攻城。不一日，造成云梯车。乐毅令军众上云梯车。却被城上田单令单军着力，前面执竹竿，推开云梯车；后面放矢石如雨。燕兵不能攻城。乐毅且令收军回寨。

话说田文，田单，苏代，在即墨城中议曰：“即有燕兵攻城，如何退得燕兵？可修书令人去寻孙先生。

诸公子依命。田单修书，令人暗出即墨城，往云梦山请孙先生去。

却说孙子在云梦山，夜观帝星明朗，自思愍王无道，乃是游海固存太子，年一十五岁，壮气光辉，合再兴齐。言未毕，忽有一人赍书至，曰：“齐公子请先生下山救即墨，退燕兵。”孙子接书视毕，方知燕使乐毅为帅破齐国，杀愍王。遂告师父鬼谷先生曰：“弟子待下山救齐国。”鬼谷师父曰：“今齐已败，缘何言此事？”孙子告曰：“弟子有兵及有将，几次即墨遭燕兵围困，子母二人恐燕兵所杀。告师父，愿求一计退燕兴齐之策。”师父鬼谷先生写了一计，与孙子看了，大喜：“真个好计！不动枪刀，交乐毅自离齐国。”写甚计来？使孙子反间燕国，召回乐毅，然后破燕，易如捻指。孙子遂回书一封与使命回即墨去了。诗曰：

几度燕兵困齐境，今朝孙膑下山来。

孙子辞了师父下山来。乐毅正困齐国，兵尚未退。齐国即墨城，莒城未破，见二城可再兴齐国。

孙子到燕国，入宅见母亲。次日入朝见燕昭王，大喜：“吾今协仇破齐，征讨未定。先生来保全家国。”孙子奏曰：“老耶！君父错用了人，拜乐毅为帅；此人未投燕国，先投于齐，智谋过人，呼吸之间，克齐七十余城，今不下者唯两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燕人。留即墨，莒城见有齐公子三个，乐毅就我王兵反顺于齐，复来收燕。”当时燕王大惊，问：“先生此事若何？”孙子曰：“我王依臣一计，燕国无灾。”帝曰：“怎生稳便？”孙子奏帝都无二三句。昭王道：“安排使命，交取乐毅。”孙子真个强！道甚来？左右言曰：“燕王言发使命，将弓弦，药酒去取元帅去。”孙子言：“不可！此人若服毒药，有权兵在手，就此必反乱。”燕王言：“何为便矣？”孙子曰：“我王则不如别交人替去。”王曰：“用谁去？”大夫屈产奏曰：“交骑劫为正帅，骑能为副将。我王御牌誓刃，若不早赴朝廷，就便诛之。”

即修诏，差使命，诏回乐毅。不数日，使命前至即墨。乐毅接使命至帐下，焚香礼毕，开诏。诏曰：

“先生不贪土地，而举国以礼贤者，遭所传德薄，不能堪命，国人不顺，齐为无道以害先王。寡人统位，痛之入骨，故延群臣，招宾客，以求报仇。有成功者，尚欲与共燕国。今乐毅亲为寡人破齐，夷其宗庙，报塞先仇，以称寡人之意。今遣骑劫代汝回朝，别议官赏。如违诏命，即赐朝典。诏书到日，可即回朝。”

乐毅拜诏毕，大怒言道：“正中彀汉之计！”拔剑在手，先杀骑劫，后诛孙子。看敢下手么？使命性命如何？

却有石丙道：“乐元帅不可怒，则宜赴朝折证。”乐毅道：“且不与将印。”道骑劫，骑能，石丙：“您领兵牢守即墨城，乐毅回朝去也。”有田文，田单见乐毅回朝去了，只有骑劫，骑能每日攻城。恐即墨有失。遂交剑客冯欢，毛遂领数员战将，引太子出城往莒城田忌公子处去。

却说莒城，每日被石丙令兵攻城甚急。田忌在城上望见东南一队兵，撞过燕军来。正望间，有一人城下报曰：“有剑客冯欢，毛遂来见公子。”田忌令人放下吊桥，与冯欢，毛遂等入城相见，礼毕，言曰：“有景州单城人青龙景二子青龙凯，青龙兽将一小孩儿来。”田忌得知道，疾忙开门交入来。遂令人开放门，众人入城来，见田忌参拜毕，有田忌公子觑着小厮便拜。众人惊骇：“皇帝叫他做翁翁，却拜小厮儿为甚？这孩儿是谁家郎君？”田忌曰：“此乃固存太子。”遂将入宅。与众人议曰：“愍王无道，宠邹国姨，把固存太子交游东海，今年一十五岁，可立为皇帝，再兴齐天下。”众人一时扶太子为帝，号齐孝襄王，立起也。

却说临淄城内，齐大夫王孙贾，随齐王出奔；后齐王被淖齿献与燕将坏了。王孙贾归临淄城，至家见母，礼毕，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至知其处，汝尚何归焉？”王孙贾曰：“王出走入莒，被楚将淖齿坏了。”母曰：“豫让吞炭，思报智伯之仇，淖齿乱齐国，汝何不聚义士以报齐王之仇？”王孙贾即辞母，出宅上马，持枪叫曰：“淖齿乱齐国，杀愍王。与我共诛淖齿者，请袒其右臂！”少顷，市人从贾者四五百人，各执刀斧，助王孙贾入齐王宫室寻淖齿。淖齿得知，遂披甲上马，点兵二千，出与王孙贾战于临淄市上。约战三十余合，王孙贾诈败。淖齿便赶。被王孙贾翻身射三只连珠箭，淖齿落马，众兵便救。被王孙贾骤马持枪，进前刺杀淖齿，掩杀楚兵大乱，遂平临淄。

王孙贾领兵至即墨城，寻固存太子。不数日，兵至即墨，撞过燕军。至即墨城下，叫曰：“吾乃齐大夫王孙贾，诛淖齿于临淄，今故来此寻固存太子，立为齐王，以安齐国！”城上田单答曰：“数日前已令剑客送过莒城田忌公子处去也。”王孙贾不辞田单，即便领兵攻燕，夺路出阵。无二日，至莒城。

话说田忌在莒城，与众官议曰：“莒城城孤兵弱，不能抵拒燕军；倘若燕军攻城，必难区处。不如弃莒城回即墨，与众公子共议破燕复齐城之计。”言未尽，有人报曰：“王孙贾引兵入城。”田忌令人请至。王孙贾相见，礼毕。贾曰：“吾聚壮士数千人，共诛淖齿。闻得固存太子在此即位为王，吾故来迎王归临淄。”田忌曰：“大夫错矣。虽诛淖齿，目今燕兵未退，不如共迎齐王归即墨会议破燕。”王孙贾曰：“愿听将军计耳。”田忌遂点精兵五万。并王孙贾壮士五千人，遂迎齐襄王归即墨城。

话说骑劫与石丙诸将，知得齐襄王入即墨，令兵急来攻城。田单今田忌引本部军五万，出城迎敌。须臾，二阵圆，燕将石丙出马叫曰：“临淄遗种，偷生此地！早献出固存太子并二城地图，吾即便回兵；若不肯，踏即墨为平地！”齐国田忌出马，大怒骂曰：“贼将！看你踏即墨为平地！”打话不定，交战六十余合。田忌败走。石丙赶将来。田忌笑曰：“今中吾计！”引得石丙赶入阵中。只见田忌回头叫曰：“我不是公子田忌，我乃一小卒！”石丙大惊，好似羝羊触藩，进退无门；陷在齐阵，不能得出。

田忌令兵掩杀，燕军大败。骑劫鸣金收军，折其大半。不见石丙，忽有一小卒报曰：“石丙陷在齐阵，不能得出。”遂差许桂救石丙。许桂得令，遂点精兵五千，直撞齐阵里来。石丙见有救兵，尽力杀出，见许桂，大喜曰：“若非哥哥，几乎不能相见！”

鳌鱼脱了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

石丙同许桂归燕寨，见骑劫。骑劫令石丙回燕国，再取兵二十万，再攻即

墨。石丙得令，即便回燕国取兵。不数日，石丙取得燕兵二十万，来至即墨。骑劫令兵攻城。齐兵用炮打散燕军。次日，四下燕军用皮伞隔住炮石，攻城甚急。

却说田单在城中，与众公子议曰：“前番令人请孙子，孙子未来，回书道是先往燕国，后退燕兵。”田忌曰：“更写下甚么保即墨城之计？”田单曰：“只画得二个卦。”即取出与众公子展开看，不晓其意，只见“■ ■ ■”。田文见了大喜，休道是燕兵二十万，一百万也索退着！写着甚计策来？有公子田文言曰：“此事易矣。纸上口写二个卦，上卦‘■ ■’乃离卦，离为火；下卦‘■ ■’解卦，解字乃牛角上安刀，此是火牛阵也。可用火牛阵破燕兵。”用上等剑客霍道真，实时于即墨城里构刷上等庄家好牛，得一千余只，于牛角上施枪，腿上安刃，尾上扎火把，膏油灌于其上；又用青红被缠于牛身上，画五彩龙文；头上戴龙膝面具；颌下戴鼓，鼓里盛着铁球子，摇响如雷。准备了，田单令人下战书与骑劫。骑劫接了战书，拆开看，书曰：“吾今用上等剑客，担住云，表申东海龙王请五百条毒龙，今晚来到，共你大战。”骑劫实时批了战书曰：“依命。”令人回去报了。

却说骑劫，骑能，石丙道：“任你千般巧计飞出去，便是你强。”此日天晚，闻城中鼓响，从西见千道火起，两壁下是甲马步军，中间里青黄五百条毒龙，出阵后锣鼓震天。燕兵见明朗如白日相似，见枪刀飞入阵来。燕兵大惧，弃甲抛戈，撒星败走。其时燕兵不识阵势，言龙喷出火来，不辨得便走。前有田单截住便杀燕兵，后有吴广，吴能，青龙凯，青龙兽，田文，三千剑客混杀燕兵。其时四下伏兵并起，杀得燕兵尸横满野，血浸成河。“正传”云：杀燕兵片甲不回，复齐七十余城。怎见得？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即墨门开纵火牛，燕师营里血波流；  
固存不得田单术，齐国寻城一土丘。

又诗曰：

即墨烧牛发战机，夜奔惊火走燕师；  
是知公子田单辈，克复齐城在一时。

有田单庙赞云：

列国将侯，匪人不定。  
国命未丧，其人则应。  
败兵犹战，匪奇不胜。  
兵势靡常，惟将之兴。  
矫矫安平，诸田宗英。  
齐地瓦解，燕师鼓行。

传铁金鸭，烧牛凿城。

定彼望诸，变鲛化鳞。

视此骑劫，名孙与婴。

复城七十，千古垂名。

其时，燕兵被齐兵将杀得不留一卒，只留得骑劫，石丙单马逃命，走回燕国。

却说田单，田文，田忌，王孙贾，并众官迎齐襄王归临淄城。城中父老百姓，各各焚香接驾，拜曰：“燕乱齐国数年，今幸得复见天日！”齐襄王慰谕而遣之。

是日，齐襄王遂入大内，升殿设班，聚集文武公卿，王曰：“寡人赖众公子再兴齐国，非寡人之德，皆赖众公子文武之威。此回破燕兵，复齐七十余城，皆田单之功。”遂封田单为安平君。齐王谓文武曰：“前帝不明，失其家邦，今燕讨未定，如何得安齐民？”班部中苏代出班奏曰：“大王言燕，齐未定，若要兴齐，再拜孙子为师，可安齐民。”王曰：“孙先生安在？”苏代奏曰：“孙子为前君失政，归云梦山谒师父鬼谷去了。数日前，众公子在即墨修书，请孙先生；奈孙子未来，回书云是先往燕国画计，与众公子保即墨，皆孙先生之功也。”帝闻奏大喜，遂修书，差一使命送书入燕，请孙子去了。

却说燕骑劫，石丙单马逃命，归至燕国。次日入朝见燕王。燕王问曰：“卿围齐城，如何归国？”骑劫，石丙俯伏在地，奏曰：“臣该万死！臣等率兵困即墨未下，只见一夜，田单用毒龙喷火阵冲入俺军，不能拒敌，数十万兵将尽皆丧亡。臣等单马逃命归国，乞我王恕罪！”燕王闻奏大怒，喝令金爪武士把下者。有剧辛出班奏曰：“此行丧师，皆骑劫不能用兵之罪，乞赦石丙。”王依奏，令斩了骑劫，放了石丙，剧辛曰：“可令一使命往赵国，请乐毅再兴师图齐。”其时，燕王遣使命赍书往赵请乐毅。

不数日，乐毅至燕王殿下，礼毕。王曰：“寡人遣骑劫代先生归国，奈骑劫不能用兵，丧师于即墨。寡人耻之。愿先生再兴师图齐，若何？”乐毅曰：“臣乞兵五十万，与石丙诸将再图齐邦。”王依奏，即点下精兵五十万，与乐毅图齐。怎见得图齐行迳？只见旌旗蔽日，刀戟遮天；兵及百万，将有千员。端的人如铁鹞子，马赛玉麒麟。不旬日，早至临淄界下寨。

却说孙子在燕国，知元帅败军回来。孙子遂辞父母归齐，到临淄城里。话说齐王登殿，文武班齐，忽有合门大使奏曰：“孙先生自燕归于本国。”齐王闻奏大喜，即宣孙子至殿下，礼毕，请孙子上殿，赐绣墩而坐。王曰：“寡人见卿如困鱼得水，脱罗网之灾。”孙子起身谢恩，齐王令排宴管待孙子之次，忽有一人报曰：“燕将乐毅再领兵过界下寨。”

帝问先生曰：“燕兵又至此，是若何？”孙子言曰：“我王勿忧。臣用一计，交燕兵自退。”众官看用甚计退燕兵？是时王曰：“和寡人亲征？”先生曰：“不须王去。”王曰：“卿无兵将少，如何退得燕兵？”先生曰：“臣有兵有将。”交四门立旗，孙子旗立起。第二日，有人报袁达，李牧，独孤陈三人领兵三千入朝见帝，礼毕，即赐袁达为飞骑将军，次加李牧为飞骑都太尉，独孤陈左右将，马升，解信遥受本处节度使。计点兵十万。问先生：“几时兴兵为帅？”先生曰：“将士在志不在勇。朕单身独自去。”王曰：“莫有失误其家邦？”孙子向龙牀奏计，都无数句，王曰：“好强！”孙子去见乐毅，看甚计回来？孙子告曰：“我王休忧。朕单身不用片甲，手不执寸刃，只凭三寸之舌，交乐毅百万雄军自退。”先生辞帝前去燕寨。

忽有小军报元帅：“寨门外有一道人，着青袍，骑着青牛，提双拐，来见招讨。”乐毅闻之大怒：“正是孙子瘸汉，准备刀斧手，来者便斩！”那时先生下青牛，拄沉香木拐，入寨去见乐毅。乐毅言曰：“孙朕，有何面目来见我？待说甚？”孙子至帐下，乐毅自思：两国相持，不斩来使，看孙子来者说甚么。乐毅下帐见孙子，礼毕。乐毅曰：“仁兄先生何来？”孙子曰：“特来讲和一件事。”乐毅曰：“何事也？”先生曰：“交我上帐可言。”毅曰：“看有甚事？”先生上帐坐定，跌足捻髯，目视乐毅。乐毅言：“何也？”孙曰：“古者燕，齐为唇齿之邦，今两国不和，齐王故使朕来讲和。朕为贤士，兼次齐王幼小，兵少将微，库藏空闲，人民残毁。今仁弟兵雄将勇，非为之敌。看朕一面，仁弟肯回兵么？”乐毅哮吼如雷：“叵耐瘸汉敢发此言！”喝令刀斧手下手者。石丙言：“不用外人，我与你下手。”抡起石槌便打孙子。孙子性命如何？当有乐毅止住：“未可，看孙子别有甚事。”毅又问先生曰：“待论文，待论武？会其本是交我回兵？”朕曰：“尔非为手。”毅曰：“我非将手，怕有破绽处么？”朕曰：“你为百万之师，何向此处下寨？”毅曰：“此处何也？”朕曰：“岂不看六韬书云：“凡将士领兵者，择地下寨，其兵怕风；穴处下寨，其军怕水；草地下寨，其军怕火；草地下寨，其军怕贼。”乐毅无言可对。

孙子曰：“仁弟，我若不存仁义，交你百万兵，片甲不回。”众将皆惊，先生真个强！且看乐毅肯休么？乐毅曰：“先生何以言之？”孙子曰：“朕非为大言，我观如下无水，唯一河；我若兵来，其水断流，何奈之？”毅曰：“齐兵我已知其数，吾何惧，你有甚高强武艺交我回兵？”朕曰：“若讲和不定，你敢放我出寨去，使起兵来捉你？”乐毅晒之。石丙大怒，用槌打死瘸汉。乐毅止之：“已在咱计中矣。”毅曰：“尔一身在吾计中，不能自保，何须说大口也？”朕曰：“我单身来讲和，你排刀斧杀朕性命者，非君子也，乃

小人之才。”毅曰：“各佐其主，图王霸业，不顾你死我活，自来如此。”臧曰：“尔就此图我一命，难成大功。收取齐境七十城，何以弃之？”毅曰：“此事非我也，乃是骑劫一时之失。我今为帅，兴兵复取齐城，未为晚也。”臧曰：“既齐国有臧，尔何再收之？”毅曰：“尔一身残害，岂能为用？”孙子曰：“将志在谋不在勇。”毅曰：“尔有甚策出我寨去？”臧用手写计：“你试看。”毅看罢道：“先生真个强！”写着甚计策来？孙子曰：“臧虽残害，一身为上，敌燕兵百万之众，更休道手下有强将，勇士，何惧尔也！”毅曰：“此言非为患，你有袁达勇，我有石丙雄。袁达使一百斤宣花巨斧，石丙使二百斤石槌。我领百万雄兵，尔却单身至寨，更何夸强？”臧曰：“将在于计谋。你空为百万之师，尔不辱邈你上祖乐羊子节概，交别人就身上摘了印？”毅曰：“你不辱邈你上祖孙武子十八国之师，父母皮肉不可毁伤，交人刖了两只脚？”臧曰：“刖我足时非强，庞涓仗天子之威。”毅道：“我不仗皇帝之势，此也便杀你。”臧道：“把如你先杀，我不好先杀你？”抡起沉香木拐，觑着乐毅头上便打，未知性命如何？毅曰：“自从盘古王初分，不似这瘸汉大胆。”看乐毅肯饶么？

孙子极怒，用拐便打。乐毅用手约住。石丙大怒：“打杀孙臧，容易图齐！”乐毅曰：“未可。交尽词者，杀他未迟。”臧曰：“尔仗众杀我，非强。你敢放我出寨，取少军兵来敌你多兵，则一阵便见高低。”乐毅曰：“这汉使脱身之计。”毅曰：“我不放你出去。”臧曰：“你不放我出去，你敢做爷娘养着我么？你不放我出寨去，就此处杀你！”臧于衣底取刀与毅看。乐毅曰：“杀你可当强？”臧曰：“你不敢杀我，百万军中，我杀你，万载标名；你杀我，千年骂名。你若杀我，交您一百万军，限三日血流成河。”石丙怒曰：“你道有灵圣，打杀你，看谁来与你报仇？”抡起石槌，望孙子顶门上便打。看孙子性命如何？其时乐毅扯住石丙曰：“不可。杀者容易，恐患在后。”乐毅谓孙子曰：“你不赢我几阵，我怎肯回兵？”臧曰：“你是好汉，有将才，敢对阵相持？交我去取些小兵，来阵上捉你，如翻手耳。”乐毅言曰：“俺也不信。咱放将你出去。”石丙曰：“不如这里打杀瘸汉。”乐毅曰：“不可。看用甚计来近我。”交孙子出寨去。石丙自思：俺跟到没人处，打杀这瘸汉！孙子出寨，得青牛骑了便去；怀里取出两个鹁鸽放起，上带哨子响，石丙道：“孙臧有埋伏军兵。”石丙曰：“便回。”放孙子行二里之上。石丙观之无伏兵，石丙大怒，言曰：“这汉使脱身计策！今番捉住，不由乐元帅，我便打杀这瘸汉！”领五百军兵胜将去赶孙臧。看脱得么？孙子见石丙来赶，放青牛便走如飞。石丙赶不及，回兵归寨。

孙子入齐城见齐王。齐王问曰：“先生去者怎生？”孙子曰：“乐毅不肯

回兵。”帝闻之大忧。孙子告曰：“我王放心莫忧。臣论文可降乐毅，论武袁达可捉石丙。”言未讫，有人报曰：“乐毅搦战，要孙子出阵。”王曰：“先生在心用意。”齐兵出阵。

乐毅言曰：“我放你归齐，今日论文赌武，捉孙子。”孙子曰：“从元帅意。”乐毅曰：“论武，你更不敢出战，交你试看我阵者。”乐毅布数阵，孙子都识。孙子言曰：“我布一阵，你试看者。”乐毅言曰：“我师黄伯杨是强，不曾交我这天书阵见之。”乐毅大忧，不识此阵。石丙言曰：“元帅，不可忧之。我持起石槌去打阵，看破得么？”石丙待去打阵，乐毅言曰：“你识也不识，你敢打阵？”石丙言：“是混天一气阵，尽是黑旗。”乐毅劝不住，石丙撞入阵去。孙子叫袁达：“休交走了！”石丙撞入阵中，石丙不辨东西，被袁达捉住。石丙叫：“不算强！都是脱空计。”先生言曰：“你休骂，我不杀你。放你回，传示元帅交收兵者。两国和睦者。”

却说石丙回见乐毅，言曰：“此阵黑气缭绕，不辨东西，迷了我。”乐毅言曰：“我交你休去，瘸汉必用计策。”乐毅与众将议曰：“此处难捉孙子，靠城近恐有续兵，待近南去，下战书与齐帝，今恁败■一阵，来日■却捉恁百员将。”

次日，乐毅布一阵，交孙子看之。孙子叫袁达：“你去打阵。”袁达问：“师父，甚阵？”孙子言曰：“九天玄女阵。逃身白旗，近里青旗，中心黑旗，四面八方皂旗；中间一发九面绣旗各一处，是九天玄女。你打入阵去，便斫九面绣旗，斫倒得胜；防多有变，白旗改黄旗，你出不来，我交换你去。”袁达上马，掉斧，撞入阵去。看出得来么？袁达横越斧撞入阵去，飞骑去斫倒绣旗，见四方白旗变作黄旗，青旗变红旗，把袁达迷了出不来。臆使马升去叫：“哥哥，师父交我来唤你。”袁达道：“那得是门？”马升急指，和马升迷了。又使解信去唤，和解信也迷了，亦不得出来。又使独孤陈撞到阵中，引三人急回。见阴云罩雾，和独孤陈也迷了。袁达道：“兀得不死，恁娘也多时迷了出不得阵。”乐毅叫：“孙先生，我阵中都捉了您人也！”

却不说口来破俺阵！毅告吾兄，这回顺降燕国。”臆曰：“乐元帅，恁多多为胜。”乐毅曰：“且我兵多，你每挑战用谁？”孙子曰：“俺交袁达来和你挑斗。”乐毅曰：“袁达在咱阵中陷了，更敢说口！”孙子曰：“你敢放出袁达么？和你也捉了。”乐毅大笑，交开阵放出齐将者。袁达等出阵见孙子，孙子问袁达：“你敢单斗么？”袁达回答道：“敢斗。”乐毅叫石丙：“你与袁达挑斗。”二人挑战，这一阵便为准信输赢。袁达闻之大喜：“这一阵，先擒石丙，后捉乐毅！”袁达上马，掉宣花巨斧。

身轻只嫌奔迟马，体健只恨驾云风。

袁达高呼：“石丙来者，与吾决死！”石丙持槌出马，见袁达势雄，有惧怕之意。二人约斗五十余合，石丙言：“略歇。”石丙谓袁达曰：“你敢与吾步斗么？”当时二人弃马步斗，约斗八十余合，一人败走。走者是谁人？却被袁达斧迎破石丙槌。石丙败归燕阵。

####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卷下

石丙回寨，见乐毅具说前事。毅曰：“你敢再出战么？”石丙曰：“暂气歇。”言未毕。外有袁达高叫：“离乱不睹明朝，太平只在今日。交败将石丙出战！”毅见石丙不胜袁达，使一小计，用乌鸡血，向西北打一喷。狂风忽起，吹砂走石。

石丙闻知乐毅用计，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绰半破石槌在手，出阵觑袁达顶门上便打。袁达躲得迭么？是时袁达见槌来，用斧约过。孙子见风起，咬破舌尖，望空喷起，狂风大作。石丙便走，袁达便赶。

孙子见燕兵大败，催兵掩杀，燕兵大败。袁达大叫：“不赶别人，只拿乐毅！”乐毅急走，被绊马索绊倒在地上。袁达道：“休挣揣！”那时乐毅言：“吾为百万之师，今番输的不好！”

拿住乐毅，推见孙子。孙子曰：“袁达头功。”人报：“有李牧又捉住乐毅。”都是假的。乃是乐毅脱身之计。孙子令放了。其人对乐毅说了，只来日别用计策。毅曰：“先锋石丙今夜劫孙子寨去，如何？”

却说孙子与众人商议。田单曰：“孙子是强！”忽一阵风过，孙子闻之，骂曰：“乐毅匹夫之才！”传将令，众人准备：“早来假乐毅，看今番拿住真的，看乐毅如何分割？”孙子曰：“六韬三略有六韬。”写计与田单，交守把寨门。“谁捉乐毅？”袁达道：“小人捉住。”孙子曰：“今番休更错拿！”孙子曰：“袁达，尔难捉乐毅，必诈也。吾今寨中坐，尔将三千军就燕寨中捉乐毅。”袁达曰：“问师父求计。”袁达看了大喜，则这一条巧计擒乐毅，致使先生百日危。看捉的乐毅么？用甚计？袁达乘勇，飞骑便赴燕寨去了。

却说乐毅引三千兵至齐寨，听金鼓响，不入耳。小军报乐毅曰：“乃空寨！”乐毅急回。石丙曰：“可攻之。”毅曰：“休！不知此计是悬羊击鼓策，吾失之矣！急回！您遭齐兵之计。”言未毕，有人报曰：“有齐兵到，劫了咱寨也！乐毅闻之，大怒曰：“不捉此人，坏吾名声！”毅曰：“三千兵在意者，拿住袁达！”

虎陷深坑难展爪，龙遭铁网怎翻身！

看袁达怎生出得去？孙子道：“乐毅失计回去也。”当时乐毅回兵，令石丙于寨前等袁达。乐毅入寨去了。

却说袁达在乐毅帐中隐藏，这回且看乐毅捉得袁达？袁达捉得乐毅？话说乐毅正上帐之次，被袁达走起一剑，挥为两段。袁达大喜，觑时，只是一个草人。袁达大惊便走，恐遭乐毅之计，走出寨门，正撞石丙，提槌便打。袁达性命如何？

诗曰：

才离白虎黄幡难，又值丧门吊客灾！

袁达用斧隔住石槌便走，石丙便赶。袁达回身与石丙步斗四十余合。石丙气力不加，回寨。

袁达亦回见孙子。孙子曰：“乐毅安在？”袁达乞死。孙子曰：“你不能干大事，今番失计！”孙子曰：“你自定一计捉乐毅。”袁达告曰：“有小策，只怕不如先生之策。”孙子曰：“何策也？”袁达与先生附耳低言。先生曰：“好计！可捉乐毅。”众官每道：“中着袁达甚计？”袁达曰：“告先生，乐毅将才，计不可捉也。有沧河一道，水甚大，暗开河水淹燕兵，不能得渡，可捉乐毅。”孙子答曰：“然也。”田单言：“只有三万兵，忒少，恐难成大事。”孙子曰：“写与文字，与韩，魏，赵这三国借兵。”使小将将书撞过燕寨去，被燕兵拿住，见乐毅，搜下文字来，言往韩，魏，赵三国求救。毅曰：“寡将不能成事。”令人放了。乐毅与众将议曰：“今齐孙子遣人往三晋求救，不如吾先下手为强。”令石丙劫孙子寨，先捉孙子，后取齐城。即便点兵，看捉得孙子么？石丙引兵便去劫寨。

却说孙子在帐上坐，忽一阵风过，孙子令袁达，李牧，独孤陈依计用事。是夜，袁达见乐毅，石丙引兵过河。袁达令兵急放下水，隔住燕兵，不能前进。孙子领田文，更妆草人，打魏国兵旗号令，袁达为庄农衣服，引众兵叫赵兵来。水军报与乐毅，被齐军开沧河放下水来。毅曰：“碍也！”其时燕兵不能渡河。

乐毅出阵打话。孙子告曰：“吾弟，尔在吾计中，尔肯回兵么？”毅曰：“你好毒害！既赚我过河，尔兵不及一万，如何近我？”孙子曰：“尔觅个死！”叫袁达先缚乐毅，后捉石丙。看乐毅怎生奈何。

孙子曰：“乐毅在吾计中，肯降我么？”毅曰：“吾为百万之师，怎肯降你？”孙子曰：“吾截你归路，你怎生去得？”毅曰：“吾虽落你计中，不记你前者入寨，议论公事，吾放你去时节？”孙子曰：“看咱同道面，你若肯降我么？”毅曰：“我放你还齐国，你今番放我，若到齐城，一阵令兵捉你。”孙子冷笑：“今番放你还寨何妨？”袁达曰：“若放他去，再难捉也。”毅曰：“你算吾非为强，你阵上捉得吾方为强，我便降你。”孙子曰：“俺布一阵，交你看之。”毅曰：“愿看。”

孙子布一阵。毅笑：“此阵，孙子为甚计，何用也？”孙子曰：“你休笑，是何阵？”毅曰：“青龙出水阵。”孙子曰：“然。你敢打阵？”毅曰：“吾岂怕你庄家！”

乐毅飞骑入阵。将旗号改了，做金关铁锁阵。毅不识阵，不能得出。孙子叫马升捉下乐毅来。便似个取命的大力鬼王闪在涧内，二郎贤圣陷在军中，看怎生结末？

乐毅无措。孙子曰：“不可惊唬将军，看齐王困民之苦，瘸人孙子之面，回兵若何？”毅曰：“先生不强，恁师父鬼谷先生是强，交了你三卷天书，能变阵。俺师父黄伯杨却有三卷阴书，公却不晓。吾布一阵，你若知会，俺便降你。”

孙子曰：“且放你回去。”袁达大怒。乐毅至日晚，方得归寨去也。自思孙子无礼，交袁达辱吾。次日，兵至郢州西下寨。

此时春秋名景德镇，今章丘是也。乐毅布一阵，令孙子看之。孙子不识其阵，大惧曰：“吾师曾交我，吾嫌不好，不学。即今悔之晚矣。此阵变化多矣。”叫袁达当面，孙子曰：“此乃是阴阵，撞着必变也。火水交反，若失难出。尔去休失，我交众将救你。”袁达闻之大怒。当下袁达叫众将靠后，吾先撞一阵。看觑袁达试入阵去，看怎生出得来？袁达上马，孙子曰：“别人不带去？”有马升曰：“吾往。”掉刀撞入阵去。燕兵急改旗号。被马升直杀到阵里，四柄刀来，并马升却杀将去出来。孙子曰：“不枉了也？”孙子曰：“叫乐毅被俺打破阵也。”乐毅曰：“您不强，马升会。”乐毅曰：“选日再布一阵相赛。”孙子允了。次日，两下布阵。交石丙斗独孤陈，石凯对李牧，石丙对马升。六人交战。

有人报袁达曰：“公把河口，燕，齐十员大将混阵，何不助战？”袁达闻之大喜，领三千大军，不如劫乐毅寨。明中易等，暗里难防。袁达便入寨去，看怎生结末？乐毅道是谁，却是袁达杀燕兵大败，曾在其河三战，燕兵大败，折其大半，数阵不胜。袁达，李牧搦战，乐毅，石丙大败，回寨不出。

却说乐毅无计，遣人往燕山线代谷请师父黄伯杨下山，布阵捉孙子。燕军往燕山，行之数日，路逢一仙长，骑一青牛。小军便问：“先生何往？”先生曰：“尔往何方来？”小军回言曰：“乐将军战齐孙子不胜，敬遣俺往燕山，请他师父黄伯杨，下山解围。”先生曰：“吾便是黄伯杨也。”小校便言：“乐毅数败于齐孙子，特令小军来请先生。”看这黄伯杨先生肯去么？黄伯杨先生并不推托，便去前至燕寨。乐毅见师父来，接着上帐，礼毕，以酒食管待师父黄伯杨，议论布阵捉孙子之事。伯杨曰：“吾弟子放心。则除孙子不来，若见便捉孙子。”毅曰：“前阵章丘景德镇，乃是此处。”伯杨曰：“我要

七个墓地，先埋孙子。”乐毅大喜。看伯杨定甚计来？先生曰：“此是迷魂阵，捉孙子之地。”毅告曰：“下战书与孙子，孙子拜师父为师叔，兼孙操拜为师父，若见必舌辩也。”伯杨曰：“放心，他败尔者，弱吾节概。”同乐毅至章丘景德镇，向燕阵中列八足马四疋；怀胎妇人各用七个取胎，埋于七处；四角头埋四面日月七星旗；阴阳不辨，南北不分；此为迷魂阵。若是打阵入来，直至死不能得出。准备了毕。

却说齐帅孙子在营中，有人报军师：“寨门外有一道童来。”先生唤至，呈书与孙子。孙子看曰：“师父书来，道朕有百日之灾，慎勿出战，只宜忍事。如出阵，有误也。”言未已，有人报：乐毅下战书。先生曰：“此非师父之书，是乐毅之计，必诈也。”孙子不信，叫袁达：“听吾令，依计用事，破燕阵捉乐毅。”袁达持斧上马曰：“只今朝便睹个清平。”来战乐毅，且看胜败如何？诗曰：

贯世英雄谁敢敌，今朝却陷虎坑中。

却说袁达飞骑撞入燕阵去，孙子止之：“且住！你看此阵有四变：一变四时，二变八节，三变行年，四变太岁。当位中一挂孝妇人，手执白旗，此是太岁也。八阵变者四面绣旗，是年月日时。你去斲倒日月旗，此是阵昏也。”写与袁达在意。两阵圆，孙子在前，袁达在后，乐毅曰：“先生好强！今日决个胜败。”又曰：“你敢打我阵么？”孙子曰：“怕甚的？”毅曰：“你识此阵么？”孙子曰：“是三才阵。”毅曰：“然。敢打此阵么？”孙子曰：“且道有何事不敢！”令袁达逐吾打阵。遂撞入阵去。

霍地变了旗号，袁达觑之，不见了绣旗，没处下手。孙子到阵中，见一个先生手执墨旗，曰：“孙子，你认得吾么？”且看怎生结末？孙子认得是黄伯杨。孙子曰：“却是师叔。”孙子急回，却被伯杨把旗抡动，黑风乱起。当时，孙子，袁达遭伯杨之计。阴雾间，只见无头妇人，带血污，厮打。孙子自思：恰来师父将书言，吾当有百日之灾；却不信。当初学阴书，嫌不肯学，今日悔之晚矣。燕兵叫杀，阵中东西不辨，南北不分。

却说齐兵三万，归原处下寨。田忌令小军打听孙子，袁达，却被黄伯杨困在阵中。乐毅交齐王受降。小军回来对公子言讷，田忌不信，领众将直至阵前看，果然不识此阵；却归本寨，正闷，有人报曰：“寨外有一老先生，从云梦山来。”田忌大喜：莫是鬼谷先生来救孙子也？

众将接至上帐，礼毕，乃是师叔王傲。田忌问：“师父安在？”傲曰：“前者令小童，将一书信来与孙子，交休战，恐不信，又交吾下山来探端的。”田忌曰：“先生争三日迟来，困煞孙子在阵中。”傲曰：“众将随吾看之。”傲出阵。伯杨见王傲，问曰：“吾弟何至？”傲曰：“今知燕，齐相战已

久，吾来讲和。师兄从么？”伯杨曰：“若要回兵，交齐王进奉便休。”伯杨回去。傲曰：“难救众将，且回，吾别有计。”亦至齐寨。

正商议，有一仙人来营外。众将接着，乃是萧古达，终南山班石洞养性张晃弟张左君，二人同至。各施礼毕。傲曰：“此阵四下里黑气，中间里黄气，困着孙子。”张左君，萧古达，王傲，众将议曰：“俺众将说黄伯杨，乐毅去。若不肯，便破其阵。”且看救得孙子么？

是时，田单，张左君等领兵与伯杨对阵。张左君见伯杨礼毕，左君曰：“此者迷魂阵，使八足马，七个怀身妇人，埋在日月旗下，反阴作阳。此为迷魂阵，出在阴书第十三篇中。吾识此阵。看弟子面，放了孙子。”看伯杨肯放孙子么？其时伯杨曰：“咱被此同道之人，孙子若看我面，不辱吾弟子乐毅，要回兵用分胜败。你敢打我阵么？”张左君道：“谁敢打此阵？”萧古达横丈四紫金■，纵马撞阵中去。看袁达，孙子能够出来么？是时，古达飞骑撞入阵中，见黑气内，阴人缭乱。萧古达急出阵。田单曰：“怎生来？”古达曰：“吾识此阵，不能得解厌法。”众人大闷。王傲曰：“孙子不能出，有一百日天灾。如要退燕兵放齐，除了鬼谷先生来退得。”

当有王傲，萧古达，张左君出阵辞了众人，前至云梦山洞，见鬼谷先生，礼毕。先生年一百八十岁，在山隐居，问曰：“二弟何来？”傲言前事。先生曰：“孙子不听吾言，今日果有灾难，我不管他。”道罢，鬼谷先生入洞睡了。

傲等正拜告间，蓦闻哮吼一声，向傍洞里，两只白头大虫，闻有生气，大虫出。看张左君，王傲性命如何？当有仙童喝猛兽，不得伤人。遂救张左君，王傲入洞去了。

忽有人报曰：“洞外有使命至。”仙童出洞见使命，乃是东齐大夫苏代，擎圣旨，来宣鬼谷先生救孙子。苏代问仙童曰：“洞中鬼谷先生有么？”仙童曰：“先生只在洞中。”遂引苏代入洞，见鬼谷先生，礼毕。苏代曰：“吾奏王命，特来请先生救孙子之难。”鬼谷曰：“告大夫，贫道目今第一老钝，第二养性自安。”鬼谷先生不往。代曰：“先生不去，困死孙子，枉折先生节概。”鬼谷曰：“孙子不听吾言，果有大灾，我难救他。”苏代再三拜告，看鬼谷肯去么？

鬼谷曰：“吾是楚国之民，不受齐王水土，不须贫道去。将取这计去，乐毅自退兵去。”苏代曰：“若乐毅兵不退，又索来一遭。告师父，亲往则个。先生若不去，孙子之命休矣。”鬼谷吃苏代执告不过，只得下山。鬼谷交童子准备双虎车，“吾看伏虎阴书，迷魂阵救孙子去，看几时免灾？”正话间，洞外一队兵来。苏代问鬼谷曰：“是何兵也？”鬼谷曰：“乃此山中强人。”却

说强人问苏代曰：“使命何国人？来此何意。”苏代曰：“吾乃齐王使命，请先生救孙子，袁达，李牧，独孤陈，困在迷魂阵中。今宣师父未肯去退燕兵乐毅，难免孙子，袁达之灾。”强人曰：“俺父是沧州红海县人独孤陈便是。咱母舅袁达入九仙山，同李牧，俺父独孤陈学业。俺往劳山铁冠道人学业。吾乃独孤角也。既俺父并孙子，袁达，李牧陷在迷魂阵中，咱领部下三千军，大睹是破燕取孙子，救俺爷爷去。”苏代喜不自胜：“小将军发心要去，看鬼谷先生肯去么？”诗曰：

燕齐争战几时休，今日孙膑不自由。

苏代大夫赍圣旨，故宣鬼谷下山头。

先生坐二虎车下山，叫独孤角至曰：“您既待救父，先与计，恐迟有误，有指南针，若到阵中，用灯心于水碗内着针一照。”独孤角先至齐寨，萧古达都至，众人接下。言燕乐毅于阵前叫曰：“齐王闻！早献纳降书。今孙子遭围，厮勾死也。”齐阵众人无计。独孤角言：“放心。吾破阵去也。”独孤角出阵。毅曰：“出阵者何人？”角曰：“吾乃独孤角，来救孙子，俺爷共袁达。”乐毅大怒。有石丙出马曰：“吾捉小厮。”横槊便出，二马相交，胜负如何？

石丙败；石凯又战，又败；无多时，败燕数将。归阵报黄伯杨曰：“新来小将，不知何人。无移时，败俺数将，不能当敌。愿先生出阵用计擒之。”是时伯杨出阵，独孤角认得黄伯杨英勇。独孤角就马上施礼告曰：“愿先生放俺父并众人出来。”伯杨见小将军便躲，独孤角便撞入南门。见孙子，袁达众人，无粮草。角具言前事一遍，独孤角父子相认，抱头而哭。孙子曰：“来救吾更有谁？”角曰：“无人。吾只独自撞阵入来探信。”孙子曰：“不如你疾忙出去，交师父早来救我则个。”角便回至阵前，见不知数目布袋，乃燕孙龙送粮与孙子。

独孤角横刀撞出阵来，却有燕将石丙，石助，石凯，石宾四员大将，并战独孤角。独孤角独战四将，五匹马混战如黑杀神，真武贤圣斗毗沙门，托塔李天王。四员将睁着眼，咬着牙，使枪弄斧，斫独孤角。独孤角凭英勇，仗钢刀，独自战四将。无移时，杀气丛中分胜败。独孤角飞身落马。不争捉了独孤角，交谁救孙子？

石丙见独孤角落马，急来取独孤角。独孤角绰刀上马：“当我者死，避我者生！”当时黄伯杨言：“此人不小可，若不会后，怎敢来我阵中走了一遭？吾当用计擒之。”独孤角见伯杨来迎，横刀在手：“我则杀黄柏杨！”虚喝一声了也，便撞出阵去。

天渐晚来，寻齐寨误到一林，月黑。角下马略歇，听一声锣响，当时独孤

角上马不迭，被三十将大汉捉住，推至林中。帐上小将军身长九尺，问：“来者甚人？”独孤角从头说了一遍，此人大喜。诗曰：

云映万重山是梦，月明千里故人来。

未知帐上将军姓甚名谁？将军叫：“您休怕，咱都是一家人。我本是景州吾桥镇袁达之子袁刚，二十三岁。今知吾父受困，特引兵来解围。”独孤角大喜，遂拜袁刚为兄。二人上帐饮酒。宿至天明。至来日，二人至齐寨，见公子。都礼毕，具说前事。众人点兵相助，二将军领三万军前去破燕阵。才然待要去，有一人来报，南上有队军，约有五百兵来，内中有苏代，共二虎车俱来到寨门。众将出寨接着鬼谷。苏代礼毕，即请先生入帐，置酒管待。独孤角具言前事一遍了当。鬼谷曰：“放心。吾定一计，和孙子四人一齐免灾。”

鬼谷曰：“咱看燕寨。”田单领众兵至阵前索战。鬼谷曰：“请燕乐毅出阵。”毅出阵曰：“莫是齐国来进奉？”田单立马曰：“今国家不能办得，请伯杨仙长出阵。”伯杨时年一百二十岁，骑着青牛出阵来。齐阵上有二虎车，车中有一百八十岁鬼谷。先生问众将曰：“果是黄伯杨否？”众将曰：“然。”

鬼谷乘二虎车至阵前，欠身叫：“吾弟黄伯杨，别来安乐否？”那时伯杨曰：“托吾兄仙庇，幸尔穷健。”伯杨自思：休道是百万燕兵，便一千万也索馈他。却说齐阵众人议曰：“孙子几时免灾？看先生用甚计策救出他？”

燕阵伯杨与乐毅曰：“且领兵回去如何？”乐毅曰：“师父错矣。今鬼谷乃孙子师父，如何才相见，便言退兵？”伯杨曰：“鬼谷是吾兄，何背了情也？”毅曰：“然此上，吾告师父：兴兵各佐其主。师父若去，弟子如何保全？愿师父决胜负。”

伯杨出，二人礼毕。鬼谷曰：“尔今得道，何搅是非？”伯杨曰：“孙子欺吾忒■！”鬼谷曰：“吾今特来劝尔回兵如何？你肯交乐毅回兵么？”伯杨曰：“兄然倚大，识此阵么？”鬼谷闻之大怒，叫：“小将军，先擒伯杨，后捉乐毅！”当时众人道：“一个神通广大，一个变化多般，二人正是本对。”看救得孙子么？

鬼谷先生交独孤角，袁刚二将破阵。伯杨告鬼谷曰：“兄且休交人打阵，恐容颜不好。听我一言：这三卷阴书，您嫌惹性命不学，亦不曾教孙子；公与终南山张晃取得，却与我兄会天书。兄没阴书，公不识此阵体势。”鬼谷见言，晒之不已，曰：“伯杨备记在心头？”叫：“伯杨，听我念一遍，不差一字：四角八足马四匹；怀孕妇人七个，剖腹取胎，倒埋于地；米分辨，宣血在地，不辨阴阳。此为迷魂阵也。”伯杨闻之大惧，谓乐毅曰：“不如做一面人情，都休兵去。”乐毅曰：“未可。交来打阵，决个胜败。”

鬼谷令交独孤角，袁刚二人打阵。毅令石丙，石凯，骑劫，骑能众将击二人，大败而回。鬼谷大怒，骂黄柏杨：“老贼无礼！吾不习阴书，至此不着乌鸡血，起不得风。吾须索作业！”呼众将来：“依吾用事，复破燕兵，捉伯杨，乐毅。”

看先生用甚计策出来？鬼谷先生待举兵，有人报齐王驾至。众人接驾，见帝拜毕。齐王泣告鬼谷先生，言前事一遍。鬼谷曰：“我王不待忧虑，吾用心即退燕将。”

一人报曰：“有魏国太子毕昌，领兵与庞涓报仇。”鬼谷闻之大怒，叫：“二将军，先擒了毕昌，后捉伯杨，乐毅！”二将应声便去。且看胜败如何？鬼谷曰：“众将随我来。”至军前，叫：“魏太子兵来若何？”毕昌曰：“吾知乐毅捉住孙子的，来与孙子报仇。你是楚国之民，何来救齐？”鬼谷先生：“尔来助燕并齐，吾若不看襄王面，交尔就军前分尸万段。你若识吾阵便休！”昌曰：“你布阵。”

鬼谷交八个人执旗八面，此名八卦阵。中间里一面旗，此名太岁。鬼谷曰：“毕昌敢来斫旗么？吾便伏输。”太子曰：“我去斫旗不倒，便打阵。”鬼谷：“谁敢看旗？”当有独孤角言：“儿子看。”鬼谷曰：“不中，不中！”叫马升，解信持之。太子见阵中兵少，飞骑入阵，来斫旗杆。马升喝：“先生定下计，真个来斫！”二骑安排刀斧前来，喝手下众人，得手便拿。太子走不迭，未知性命如何？

毕昌至阵，待斫旗竿，见黑风遍起，回身便走。被二将捉住，将去见鬼谷先生。先生曰：“交你休来，今遭吾捉了，有何分说？”有朱亥在阵前，告鬼谷曰：“乞放毕昌太子。”鬼谷不肯，令兵将太子收在军中，言未尽，有人报曰：“朱亥，张奢来救孙子也！”

朱亥急回，言曰：“张奢，你则甚？今孙子已遭燕兵之困，今魏毕昌并齐助燕，你肯助我如何？”是时张奢大怒，二人交马斗数合，朱亥大败。郑安平斗，又败，不能出阵。

鬼谷将毕昌太子，来入齐寨见田单。鬼谷先生言前事，田单大怒，言：“毕昌无状，不如杀了，免劳后患。”田单剑起，太子性命如何当得？鬼谷曰：“冤则解，不可结。”酒礼待之。毕昌愿助兵破燕。鬼谷先生曰：“不用尔。我亲手写书与朱亥，休得动兵。若动兵，枉逼了太子之命。”

却说张奢领兵至，共齐兵合一处，告鬼谷先生：“今困孙子月余之间，恐饿损孙子。”先生曰：“不妨。来日便举兵救孙子。”

言未尽，有一人来报：“楚国太子领兵二十万来救毕昌，与淖齿报仇。有大将项燕，黄歇来。”鬼谷自思：楚王屡次宣吾不去，今番太子来，必降吾罪

。叫二将：“随我去出阵，共楚将打话。”

各阵圆，太子见鬼谷曰：“尔食楚国水土，楚王数宣不至。今来佐齐，尔乃反人也！”飞骑来取鬼谷先生，又不会相持，看怎生支吾？不知性命如何？当时太子直奔先生，却被袁刚大骂：“匹夫怎敢无礼！”二人约斗二十余合，太子大败。

项燕高叫：“休战！请鬼谷出阵。”先生出阵。项燕曰：“先生住吾境土，今佐于齐；你若放毕昌，万事皆休！”鬼谷曰：“退燕后，放毕昌未晚。”项燕大怒，横刀来取先生，却被独孤角活抱项燕归齐阵。太子大怒，令大将黄歇，刀勃三人并战独孤角，被袁刚挡住，五人混战。黄歇曰：“不如打闹先捉鬼谷。”撞入阵来。被先生咬破中指，向西唆了，狂风起，楚兵三人都在阵中。被先生把黄旗与一摇，变了阵，三人急走。鬼谷喝一声：“不捉候甚底？”看鬼谷定甚策出来？

鬼谷令独孤角，袁刚擒住楚太子，黄歇，刀勃并项燕四人入齐寨，见魏太子毕昌。鬼谷令以酒礼待之。楚四人告鬼谷曰：“告先生，放俺出去，愿助兵一十万。”鬼谷曰：“不用你兵。”

鬼谷叫马升，萧古达至曰：“你去终南山班石洞，问张晃取三卷阴书速来。”二人辞了先生，离寨前，到终南山见张晃，言阴书之事，晃曰：“洞中无了。”萧古达言：“孙子困了月余日，不能得出。吾奏鬼谷师父之命，特来取阴书。尔若言无，我便杀尔！”晃曰：“委无。我记得迷魂阵，写与你厌法，去救孙子。”萧古达看之，曰：“不中。若不是此阵，怎生奈何？公也去来。”晃曰：“既如此，俺去便了。”

不数日，同至齐寨，见鬼谷礼毕。鬼谷问张晃曰：“先生你借了我三卷阴书，何不送来？”晃曰：“弟子放在洞中，不知何人盗了。”鬼谷曰：“孙子之灾，如何得免？”晃曰：“吾用一计，交百万燕军阵里献出孙子来。”鬼谷自思：晃有阴书，看临阵使用，看怎生救的孙子出阵？鬼谷曰：“今魏毕昌，韩张奢，楚项燕，各兵五十万助齐破燕，尔用何计解得迷魂阵？”晃曰：“到阵前便见。”

晃出至阵前，高叫：“莫有伯杨否？”须臾，燕阵伯杨出阵。二人相见礼毕。晃曰：“即今有韩，楚，魏三国兵五十万，助齐破燕。先生肯看张晃面，放了孙子如何？”伯杨曰：“孙子欺吾，吾心不舍。”晃大怒，飞骑取伯杨首级。少间，有人报：“二人杀入燕寨来。”伯杨大惊：“管解了厌法，救了孙子！”看小将是谁，救的孙子么？

是时，伯杨令众将严守，不能破得。二人归寨。鬼谷先生问曰：“见恁爷袁达来否？”言未尽，有马升同伙人解信，现名解珍独行虎，一个是混天大王

震江龙张元，归齐寨，见鬼谷礼毕。鬼谷曰：“将军助齐，有何兵来？”议事不定，又报有二人来至齐寨，见鬼谷礼毕。鬼谷曰：“何来？”其人曰：“小人是袁达同伙人李牧之子李虎，终南山间张晃学业；近知张先生来救孙子，小人故来助齐。”鬼谷曰：“你爷爷现困在阵中。”言未尽，又一人来见鬼谷，礼毕，言曰：“小人是景州吴桥镇人，打捕为生；在沧河钓鱼，忽见二仙鹤落在水岸边，变作二道童，言终南山得三卷伏羲阴书。小人至近，化鹤去了，撇下此书。小人看之，名曰阴书，内有三千条缚将之计。特来呈与先生。”诗曰：

三卷阴书洞中失，岂知渔叟送将来！

鬼谷见之大喜：“正是吾三卷阴书！”检开看迷魂阵法，第二卷十三篇中。看毕，喜曰：“容易。直交咱每生受多时！”叫众将准备破迷魂阵，救孙子。

看鬼谷用计救孙子免灾。鬼谷曰：“用桃树东南枝七根，五色绒线系在阵四角头；若有黑风起处，便是埋着厌物：八足马四疋，孕妇七个，乌鸡黑马血。若破阵，用七员大将，披头仗剑，撞入阵中，先取埋藏厌物，念咒七遍，黑气自散。”鬼谷看毕，叫七个小将在前。鬼谷曰：“第一个独孤角，第二个袁刚，第三个李虎，第四个解珍，第五个马良，第六个故将兵世。只欠第七个。”一人应声出曰：“小人愿去！”乃是沧河渔叟殿青。这七员小将，一心愿往。齐王大喜，加封七员小将官职。七人谢恩毕。鬼谷曰：“不用兵多，只用兵一万出阵，须管成功。便是太山也要粉碎！”众将才要出阵。有赵大将廉颇领兵一十万至近。鬼谷曰：“交马升，古达领兵去迎。”二军相见，礼毕，廉颇曰：“今知孙子困在燕阵，故来相救。”见了鬼谷，礼毕。鬼谷曰：“动劳！”颇曰：“有何劳。”鬼谷曰：“今韩，楚，魏三国，亦有救兵。”言未尽，又报秦大将白起，兵二十万来助燕国。

鬼谷闻之大怒，骂白起：“败国之人！”令萧古达，马升，领兵一万，去迎白起。廉颇曰：“何须先生用心，颇愿往先战秦白起一阵，尽自秦兵势雄，赵兵也不弱。”廉颇领兵待去，鬼谷曰：“此秦兵远来，其锋不可具敌。咱且入寨。三军合兵一处。”鬼谷叫毕昌，楚太子五人当面。先生曰：“吾今一百八十岁，燕，齐二国相并，你来助燕，为我所捉。你每若救了孙子，各放恁还国。今不用大将相持，只用小军助吾一威，破了燕阵。”魏，楚众将愿往。

鬼谷与韩，魏，楚，赵，齐，合兵一处，共计兵九十万，叫七员小将当面。鬼谷曰：“今一百日，孙子灾满当出也。鬼谷合五国兵一处，叫七人各将计受了。七人得将令。休道孙子灾满，便是太山撞得粉碎了！看救得孙子么？”

用七员小将，背了皂罗七星袍，披头仗剑，叫一声，杀入迷魂阵里去。叫

困军：“俺来救你，准备出去！”来杀燕兵，大乱。小将觑黑气起处，取了迷魂之物，念破迷魂咒曰：“天灵灵，地灵灵，新草生，解迷魂！”

一气念七遍，黑气消散，天晴日朗。困军各各都醒。孙子道：“兄弟，满眼尽是齐兵破阵，咱每不出去等甚？”

袁达绰一百二十斤开山斧，李牧横丈四长枪，独孤陈持双股剑在手，众人一发都撞出来。袁达大叫：“乐毅，黄伯杨，冤仇大如太山！”四人领兵出迷魂阵，杀燕兵出来。诗曰：

虎脱槛车逞牙爪，龙离铁网长精神；  
恨心不舍攻燕国，活捉伯杨乐毅身！

鬼谷领五国军兵混战，燕兵大败。中间一人报曰：“秦白起布阵救燕兵。”鬼谷闻之大怒：“此人怎敢无礼！”叫七员小将且休杀燕兵，先擒白起。两下里有二百万兵大战，不知胜负如何？

是时，鬼谷曰：“袁达，李牧，孙子久困多时，恨心不舍，恐有失误。鬼谷出阵，叫白起出阵。白起曰：“何人？”先生曰：“吾乃鬼谷子也。将军起兵何意？”起曰：“俺与孙子有冤仇，待教报仇也。”鬼谷曰：“孙子已自脱灾，既将军有恨，选日再战。”白起曰：“好歹明日见阵。”道罢。

各回本寨。众将接鬼谷归寨。众公子令烹牛宰马，与孙子四人解闷。

却说燕寨乐毅谓黄伯杨曰：“败矣，若何？”伯杨曰：“吾见王儋来，咱便可休。今痛败如何归国？”乐毅曰：“吾知鬼谷无阴书。”伯杨曰：“鬼谷阴书与了张晃，张晃在此，汝不知之？”毅曰：“吾师别有甚计？”伯杨曰：“有计。”乐毅道：“若有计，选日再战。”言罢，次日请白起合兵论破齐之事。起曰：“吾不惧齐外有赵国廉颇，秦国张晃，韩国张奢，楚国黄歇，魏国朱亥，都顺于齐；俺当用心破之。”

次日，伯杨写一计与乐毅，白起看之，大喜：“休道天罗地网，则一阵生擒鬼谷，活捉孙臆。”看先生定甚计来？

却说齐寨设宴毕，人报：“乐毅布阵，请师父出阵看之。鬼谷曰：“谁可出阵去战？”袁达，李牧今番报冤。独孤陈一发跳起来道：“看我去先捉黄伯杨，乐毅，后捉秦白起！”早都准备，这番两硬相击，必有一伤。且看胜败如何？袁达方欲出阵，鬼谷曰：“此是久败，恐有伏兵。”鬼谷出阵，令叫燕兵黄伯杨出阵，伯杨出阵曰：“吾兄来意如何？”鬼谷曰：“吾弟败阵，何不回兵？伯杨曰：“然如此，吾兄试别小弟一阵，交仁兄看。”鬼谷曰：“六龙出水阵。”伯杨曰：“然。仁兄却布一阵交小弟看。”鬼谷言：“我布一阵。”道罢，写与众将，依计变作。鬼谷曰：“伯杨看阵。”伯杨曰：“白虎阵。”伯杨曰：“仁兄别吾一阵。”鬼谷曰：“好。”伯杨布一阵，鬼谷曰：“众

星捧月阵。”伯杨交乐毅变阵。鬼谷曰：“四斗临水河流阵。”伯杨曰：“然。”

鬼谷曰：“尔别我一阵。”伯杨曰：“好。”鬼谷布了，交伯杨看，伯杨曰：“此混天一气阵。”鬼谷曰：“然。”令孙子改变了旗号，叫伯杨看。伯杨曰：“八卦分位阵。”孙子再拨变了二十四面杂彩旗，中间一面黑旗白月。伯杨，乐毅看之不识。众将俱忧。白起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叫曰：“何忧此阵！叫俺孩儿每都来！”

白招，白龙，白虎，白叙，白信，白旺都来。白起曰：“今燕无人破齐，您兄弟谁敢去？”白龙，白虎二人应声道：“孩儿敢去！”一条枪，一柄刀，飞骑撞入阵去。鬼谷叫独孤角，袁达二人，休交走了者。正是：

镫开马去如龙，头点刀来似虎。

喝：“匹夫休走！”胜负如何？龙，虎二人入阵，被鬼谷手中把旗一摇，二人急走，被袁达绊马索绊倒，捉于马下。

白起见之大怒，呼众将；乐毅叫石丙，石凯，邹衍十五员大将，手下一万雄兵，都撞入阵去。

孙子马上用旗一招，袁达，李牧，独孤陈，马升，解信七员大将，并赵，韩，魏，楚，齐师，众混战一昼夜，燕军大败，折其大半。

鬼谷交孙子休杀人，向阵中间大叫：“黄伯杨，乐毅，你肯回兵么？”

伯杨，乐毅自思难以抵敌，火急下马拜见鬼谷，躬身俯伏在地上：“启师兄，更不敢再犯。”鬼谷令请过齐王，交取魏毕昌，楚来太子，项燕，黄歇等来。鬼谷曰：“众将来听，不曾犯本国，今燕下齐，拜乐毅为帅，领兵取七十一城，馀有即墨，被火牛阵破了。乐毅不舍，再图齐。惹吾下山来，今破了迷魂阵，救孙子出灾。黄伯杨，乐毅，秦白起都遭吾擒。汝众将拜齐为上国若何？”

众将等拜齐王，鬼谷毕，众曰：“愿尊齐为上国也。”鬼谷曰：“今齐国穷民困，每一国进奉金宝各一十万贯，与齐王赈济万民。”众曰：“依命。”秦国白起进奉金宝一十万贯，燕国乐毅进奉金宝一十万贯，楚国项燕进奉金宝一十万贯，魏国毕昌进奉金宝一十万贯。四国遣人归国取宝，不数日，四国进奉入齐了毕。

鬼谷谓乐毅曰：“为您布迷魂阵，杀坏生灵。吾今做个葬主。今交李虎埋殡毕。”实时立化了李虎，呼为城隍土地，实时立庙为神。鬼谷谓伯杨，乐毅，张晃众先生等曰：“咱每都是出家人，今为徒弟持名在世，误了起升。”

今齐襄王加封黄伯杨回风仙人，次加封乐毅奉圣仙人，又加封张晃出世仙人。把众仙都加官位。次加封鬼谷先生普惠仙人。孙子等亦加封了。

有鬼谷言道：“休，休！有众国将士，各还本国去者！”众国将士都谢恩毕，却还本国去了。鬼谷先生道：“众仙各还道庵养性。”众仙依命，都辞了鬼谷先生，各还庵去了。只有鬼谷先生亦辞齐王，归云梦山去。群臣将士，各归旧职，辅佐朝廷。四边无事，诸国不乱，天下太平。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齐国功成定太平，诸邦将士各还京。  
纵横斗智乐孙辈，青史昭垂万世名。

### 秦并六国平话卷上

诗曰：

世代茫茫几聚尘，闲将史记细铺陈。  
便教王伯多权变，怎似三王尚义仁。  
六国纵横易冰炭，孤秦兴仆等云轮。  
秦吞六代不能鉴，且使来今复鉴秦。

鸿蒙肇判，风气始开。以揖让而传天下者，尽说唐，虞；以征伐而取天下者，尽说三代。夫三代者：夏，商，周也。夏禹王得舜帝禅位，立国为夏，传一十七代，享国得四百三十一年。夏桀无道，商汤放桀于南巢田地里，夏之天下尽归于商。汤王立国为商，传三十代，享国得六百二十九年。纣王无道，周武王伐纣于孟津田地里，并商天下，立国为周。自武王至幽王时分唤作西周，自平王至赧王时分唤作东周。

二周虽传三十五代，享国得八百六十七年，自传到那第十三代的君王唤做平王，那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勇。平王虽居尊位做天子，但王室荡无纲纪，甚至下堂而见诸侯。孔夫子为见平王身为天子，自统六军伐郑。那郑伯无君，身为周家卿士，自率诸军敌王，在那地名繻葛田地交战。被郑伯射着一箭，恰好射中平王左肩。孔夫子是春秋世儒道的宗师，要扶持这三纲五常。见那时王纲颓坏，为君底失为君之道；侯国强梁，为臣底失为臣之礼。怕天下后世乱臣贼子争效这个模样，便使三纲沦而九法..，不成世界。不免将那直笔，把那时一十二国，共有二百四十二年的事迹，着一部史书，唤做“春秋”，从平王时事为头，有善事底褒奖它，使人知劝；有恶事底贬责它，使人知怕。怎知世变推迁，春秋五伯之后，又有战国七雄，天下龙争虎战，干戈涂炭，未肯休歇。且说那战国七雄是兀谁？诗曰：

两周分治各西东，十二诸侯互战攻；  
未有真人来一统，奈何七国又争雄！

那七国者：秦，韩，魏，楚，燕，齐，赵也。

秦姓嬴氏，周武王时封。秦至武公，惠公时分始僭称王。此秦国也。

韩虔世代仕晋，在威烈王时分，韩虔求做诸侯，分晋国自立为韩。此韩国也。

魏斯世代仕晋，在威烈王时，魏斯求做诸侯，分晋国自立为魏。此魏国也。

赵籍世代仕晋，在威烈王时，赵籍求做诸侯，分晋国，自立做赵。此赵国也。

史谓三家分晋，是说这韩，赵，魏也。

那周安王时，田和有功，封于齐，是为齐国。那蓟北燕王姓姬氏，自周武王时分，封为燕国。那襄郢楚王姓芊氏，周成王时分，封为楚王；至那负刍时分，凡十世，为楚国。

这个七国，当初互为雄长，在后见秦国强大，那六国结纵合横，以拒强秦。奈何纵解横散，被秦始皇吞并做一统天下。唐贤杜牧做那“阿房赋”，末后说得最好，说个甚的？杜牧“阿房赋”后一段道是：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能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话说昔日秦始皇政者，庄襄王子也。始皇无道，南取百粤，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坑儒焚书，使天下人民不安。不修国政，并吞诸侯，荒荒离乱。始皇欲立万世为君，遍游天下，来到沙丘，帝崩。怕天下诸侯有变，不敢发丧，背地里将釜■车载尸，与鲍鱼相杂。赵高与李斯商量诈作诏书，差使命往长城杀太子扶苏并那蒙恬，却立二世为君。在后赵高引军阎乐入内，杀胡亥，立三世子婴为君。子婴懦弱，托病不出宫。赵高弄权，指鹿为马，欺压君臣。赵高入内探帝病，子婴杀赵高。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汉祖西征秉白旄，子婴宗庙起波涛；

可怜君有翻身术，兼向秦宫杀赵高。

在后，天降圣人，汉高祖刘邦领兵入关，系颈以组，封皇帝玺，降于枳道。这头回且说个大略，详细根源，后回便见。

话说秦六年，始皇帝登殿，集大臣文武至殿下，分两班，山呼万岁毕，始皇向君臣道：“寡人登极之后，今已六年，有那齐，燕，魏，赵，韩，楚六国未肯伏。我欲削平六国，使天下为一统。卿等有何计策？”当有一大臣司马欣出班奏曰：“陛下若论七国，则国势均平；若论气力，则秦为上国。何不发使命，赍国书，威伏六国，令它拱手来降，纳土于秦，免得战争如何？不来者，差军发将，取之未迟。”帝闻奏大悦，圣旨问：“班中有谁人可充使命？赍

国书前往齐，燕，魏，赵，韩，楚诸邦游说诸侯，早献地图纳降，免得干戈，百姓枉遭涂炭。这是一项好底勾当。”那时有秦公子名曰少官，他自请赍此国书游说六国。始皇大悦，吩咐国书与公子少官。那书道是：“秦王致书于齐，燕，魏，赵，韩，楚六国大王殿下：秦与诸王兄弟国也，势均体敌，相与北面以事周，积有年代。朝会天王之时，推秦为盟主，歃血而誓，各守本国疆界，绥怀国内人民。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休萌战攻侵伐之谋，共享安净和平之福。属者苏秦，张仪，驰骋辩口，离间诸国，私自结纵合横，各有吞噬上国之谋。寡人知之久矣，念欲兴问罪之师，实以盟会之言犹在耳，未忍寒盟，遽为此举。诸王何不量力度德，自思您土地，人民，与吾国孰强孰弱？您兵师，车马与吾国孰寡孰多？您财帛，金宝与吾国孰丰孰啬？堂堂赧王，尚且臣附于庄王之世，您自思诸国势力比赧王为何如？犹敢凭陵大国，不肯臣附？今遣公子少官来诸国议事，若大王图全社稷，则输款投诚，以舆地来献；使四海一家，则您世受王爵，为秦藩臣；保有宗祀，世世不绝。生灵免涂炭之灾，兵师有息肩之日。惟大王实图利之。若负固不悛，执迷不返，则命将遣师，剿平诸国，如疾风之摧败叶，严霜之压枯苇，惟寡人所欲耳。彼时噬脐，悔之何及！”

六国王接得秦国始皇书，各各开看。其别无话，只是秦帝克伏诸国来降，诸王不悦。有楚襄王，国书会五国王子，会议并秦。遣使者往齐，燕，魏，赵，韩邦通上国书，克日到楚议事。诸国王接了楚襄王书开看，克日车驾起程。齐王，魏景关王，韩威惠王，燕孝王，赵孝成王皆到楚地，入朝施礼毕。各奉命而来，楚王安排茶饭，把盏已毕，楚王与诸王言道：“闻秦王遣使赍书克伏诸国□□□。这事怎地？”春申君奏曰：“臣请大王助兵伐秦。”赵王御前李牧进奏诸王：“诸王助兵，望陛下依臣所奏。”楚王大悦，赏御酒犒设李牧：“将军，您言是也。”各助兵三万。

楚令项梁为将，齐遣邹闳为将，韩遣冯亭为将，燕遣孙虎为将。楚襄王亲为招讨。克日，兵至函谷关，会合诸国人马。诸国大王各归本国，点集雄兵猛将，往路中函谷关相会。楚王车驾起行，为招讨，预先在关等候。

至日，赵有李牧，张耳，陈申，发兵三万，到关参拜楚王。齐有田儋，邹闳，邹兴，集兵三万，至关。韩有冯亭，周光，霍雄，领兵三万，至关。

魏有周霸，郑安成，龙离足统兵三万。燕有孙虎，韩广，景耀龙押兵三万，至关。各各参见楚王。楚王见诸国兵齐将集，大悦，出宣命，定赏罚：有人生擒秦邦一将者，与千金；能获秦始皇者，与诸王共封为六国万户侯。诸将欢声如雷。

古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军中撞出一员猛将，绛袍朱发，赤马红缨，身披黄金锁子甲；御前奏楚王道：“奴婢为先锋，攻破秦邦，生擒秦将，活

捉秦皇。”此人是谁？乃魏国三代将门之子，郑安平之儿，姓郑，双名安成。楚王见了大喜。忽班部中撞出一将，身長九尺，面赤髭黄，穿红袍，白玉带，银锁甲，金弁冠；愿为先锋，与郑安成比试。此人是谁？乃齐国邹阔将军也。楚王问诸将：“那两个要做先锋，怎生区处是得？”那李牧，冯亭，项梁三将奏曰：“先锋不可便付与二将，须索交他两个比试，决个胜负，与先锋印者。”楚王依奏，便令二将比试，胜的挂先锋印。

二人听得言语，上马分阵，各擂鼓响。楚王与诸将看争先锋。左边撞出郑安成，右畔撞出邹阔。二将马交，约斗三十余合，只见郑安成败走，那邹阔一向赶上。郑安成暗取套索。邹阔亦取套索，撇起，去套住郑安成。郑安成亦套住邹阔。二人相拒之际，不防人丛中放一冷箭，把那套索射断。众人大骇。

李牧向前问：“放冷箭是谁？”道声未了，见几个军把一年少后生推出来。李牧觑了大骇，见身上蓝缕，志气犹存。三代将门子，累世先锋儿。是梁国秦明之孙，姓秦名斌，落于军中为小卒。

李牧引秦斌至楚王驾前，奏曰：“大王适间令郑安成，邹阔比试先锋，各人套索不开。有小兵放冷箭射断套索，乃是昔日十二国内梁邦秦明上将之孙，姓秦名斌。奴婢举此人为先锋，望陛下从允。”楚襄王曰：“这厮有这般武艺！”遂赐秦斌挂先锋印。

班部中撞出一将，身披柳叶甲，银盔盖顶，奏道：“大王不可将先锋印吩咐秦斌！”楚王抬眼一觑，乃是燕国景耀龙来奏称：“秦斌乃是败国之臣，未可赐与先锋。奴婢乞与秦斌比试。”

那时，景耀龙打扮银盔盖顶，身披水磨柳叶甲，肩担一口三尖刀。秦斌亦未有衣甲器械。李牧把衣甲马刀借与秦斌，打扮了出阵。二将有如水里抢珠龙，二骑交锋，有似岩前争食虎。斗经二十余合，秦斌诈败，景耀龙赶上前，马不去；秦斌将刀撇砍，景耀龙迎刀斩落。二刀并举，双刃齐施。二将把刀对敌举落，二人齐将之放。二将迎前拽相。楚王看见大喜，传令齐赐先锋者。二将各下马拜谢楚王。楚王问诸将：“赐那个将军为正先锋？”项梁奏曰：“愿与秦斌为正先锋，景耀龙为副先锋者。”二将领兵前往秦城京兆府。诗曰：

秦谋一统祸临城，楚领三军并伐秦；  
猛将雄兵皆用命，生灵涂炭涨氛尘。

话说李斯奏始皇帝曰：“陛下，今有荆楚襄王为招讨，合诸国兵马约二十余万，猛将数十员，兵临城下，将至濠前。取王圣旨。”秦皇大惊曰：“朕谋天下，并吞一统，岂期诸邦会兵来侵吾国！”敕问文武官僚：“谁退诸邦兵马？如有功者，必加官赏。”当有王翦出班奏曰：“陛下休虑，虽有诸国二十余万兵将，小臣乞兵二万，令李彪，伊虎为将，臣为主将，退诸国来兵，保王社

稷无虞。”始皇大悦：“全仗卿在意者。”

王翦在演武亭交兵二万，出城外下寨。景耀龙先锋排下二龙争珠阵。李彪排下半天撒网阵。二将监军施礼毕，李彪曰：“秦斌，你等因甚兴兵来侵吾国？您若会事之时，出阵一战，可决胜负。”秦斌答曰：“奉楚王命，并诸国王命，因为始皇无道，谋吞六国，遣使来投谩书，胁令诸邦纳土，意图六合混一。是致诸国大王合纵兵至。”李彪言：“兵临渭河，可以一战。”秦斌怒道：“渭河之兵何能为！待我伐秦为荒草之地！”李彪大怒：“叵耐小邦结党侵凌大国，待教诸国一兵片甲不回。”道了，二骑便斗。诗曰：

二马骋英豪，凌云杀气高；  
非但智斗智，全凭刀斗刀。

二马挑战，三十余合；秦斌败走。李彪赶将来，杀败三军。副先锋景耀龙身穿黄金锁子甲，体挂皂罗袍，头上铁幞头，燕尾交加，黑雾缠身罩体，座下跨一抱月乌骓，肩担一条清风利枪，腕悬一百廿斤竹节钢鞭，出阵与秦将对话。

李彪喝问：“来将何人？愿闻姓字。”楚将答曰：“咱每是先锋景耀龙。”那李彪道：“休走。”二将场中宛转，杀气腾空，约斗三十合，景耀龙诈败走，李彪赶将来。不防景耀龙取出弓箭，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正中李彪，金盔倒卓，两脚腾空。诗曰：

金风未动蝉先觉，暗使无常总不知。

那时，李彪中箭已死。小军抢得尸首，回归阵中，先复招讨。主将王翦钧旨，令伊虎出阵，高叫，索来将挑战。楚王见副将景耀龙果是英雄难敌，再令正先锋秦斌出阵。施礼对话已毕，二人挑战。秦斌，伊虎相交，一枪来，一刀去，二人厮杀。诗曰：

幽幽不让梨花舞，滚滚难容柳絮飞。

那时，二将交斗，马似北海玩珠龙，人似南山争食虎。约斗三十余合，伊虎败走，秦斌赶将来。被伊虎勒住马，后赶得快，二马相并，中一枪，刺落下来。只见金盔倒卓，两脚登空。小兵抢秦斌回阵后，用金疮药救得活。三军一时败走。

次早，楚王召集诸将问曰：“甚人敢出阵，生抢秦将？”有张晃奏道：“小人愿往。”伊虎出阵，二将交斗。伊虎大败，归于本阵。

王翦打扮耀日银盔盖顶，身穿蜀锦战袍，肩担一百二十斤三尖刀，四十八环棹刀，跨一匹赤色马出阵。张晃出阵对话。二骑相交，惹起四野愁云，震起满天杀气。人似南山虎，马若北海龙。王翦战三十合诈败，张晃赶将来。二马并，王翦举刀斩落张晃翻身，下脚捎空。王翦刀头招起三军啖杀。楚兵大败。

东砍西斫，南倾北倒；星罗云散，七断八续。楚兵退五里下寨。秦兵具表奏始皇。始皇大悦，圣旨再令王翦退诸国兵马。

王翦进兵至五里下寨。次日，布下四门斗底阵。王翦出阵索战。楚王召集诸将曰：“有何人对敌秦将？”当有赵将陈申唱喏道：“小人愿往。”二人战三十合，王翦诈败，陈申赶将来。王翦不用长刀，拈弓取箭，翻身背射三只连珠箭，喝一声：“着！”不知陈申性命怎生？诗曰：

似虎将军还落马，如龙骁骑只空回。

那时，陈申中箭，坠下马来，众兵抢归阵去。军中撞出一员猛将，鬼面冯亭，肩担一柄铜斧，奔将来，喝声：“王翦休走，咱来与你决定输赢！”王翦与冯亭挑战五十合，并无胜负，令各收军，明日却战。

楚王召诸将问：“明日何人捉获王翦？功成者，千金赏，万户侯。”有周光奏曰：“小人有一计。恁地恁地，今夜为刺客，去刺王翦。”商议已定。楚王曰：“将军在意！”周光准备，等三更时分，去刺王翦。

王翦至晚，帐中忽起狂风一阵。王翦思量：今晚必有刺客来呵。传下军令，令伊虎照烛，营寨紧紧防备。伊虎令小军打动更鼓。一更二更，不觉无事；转过三更，有韩国将周光，听得鼓已三敲，手藏匕首，纳在袖中，出寨为刺客。来至秦寨，但觉四下小兵困之密阵；偷入秦寨，欲入帐前，望见王翦伏在中军桌子上困倦，面前一碗明灯，只隔三四十步，口不知，大踏进几步，刺杀王翦。周光猛着力踏上，怎知帐前三四十步前后，有那陷马坑，使麻布绷了，将土撒在上。周光踏虚，跌落坑内，撞动绳索上铃子响，四下诸军拿钩扯上，押见招讨。招讨喝问：“你是谁人？”周光回言：“人是韩国周光，特来刺杀招讨。”招讨笑道：“你好大胆！”令小卒将囚车绑缚，解去献与始皇。未行之际，有那伊虎告招讨：“不如且将刺客周光放回楚军，令他回报楚王，使他早早退兵，免得二国干戈，多少省事！”招讨道：“你这话也中。”喝令押周光到帐前，向周光道：“别人便叵耐您为刺客，便教您死。咱们放你回去。可报与楚王，休以大国为意。”分明是伊虎一言半句，救了周光。诗曰：

临危伸出拿云手，救得天罗地网人。

周光谢了招讨，归于本阵，见楚王言前事。楚王大惊言：“王翦放你回营，真个贤人！”

楚王召诸将曰：“攻伐秦城不下，计将安出？”有那李牧奏王曰：“明日容小人一战，克日攻伐秦城。”楚王依奏，令李牧出阵。

次日，只见星沉河汉，日出扶桑，疏钟传紫禁之声，辽水泛红霞之影；晓烟迷岸草，寒雾湿庭芜。辰牌时分，李牧布下方字阵，肩担蘸金斧，出阵厉声高叫，索王翦打话。门旗下撞出一员将，乃王翦也，肩担一百二十斤三尖两刃

刀，排下圆字阵，与李牧打法不同，交战三十合，李牧败走。王翦赶杀三军，诸国兵退十里，草坂下寨。楚王见李牧走败，心中不悦。李牧虽号名将，年已六十，气力衰乏，怎生敌得那少年的王翦？楚襄王召诸将问曰：“谁人能擒得王翦者重赏。”魏将龙离足出班奏曰：“小人愿往。”楚王大喜。见此将身长八尺，披水磨柳叶甲，皂罗袍罩体，肩担大捍刀，约重一百斤，骑匹乌骓马，出阵厉声高叫：“王翦招讨比个胜负阿！”王翦出阵，二马相交。惹起四野愁云，震起满天杀气。才三十合，龙离足败走。王翦招起人马赶杀。人兵东西乱撞，奔走如飞。齐将邹兴撞出阵来，与秦将王翦，不通名姓挑战，才三四十合，邹兴败走。王翦急追。邹兴插了枪，取出鹊面宝雕弓，三支狼尾箭，翻身射三支流星箭。王翦闪过三箭。邹兴大败，将兵亏折了五百余人。死尸遍地，鲜血坑流。王翦收兵回阵。

楚王不悦：连败数阵，若不抵拒，恐秦兵侵城。楚王召诸将会议：“今来攻秦不下，难以退兵。恰似骑着虎头，若不毙虎，虎有伤人之意。”有孙虎奏曰：“攻秦不下，缘秦将英豪兵勇。孙虎虽怯，亦愿出战。”因将人马布成百胜长蛇阵。但见亚枪来时刀作尾迭，铠角如鳞；旌旗红耀目中，剑戟排成口内齿；使马军盘牙，昂首纵步，人展玉舒腰。枪排布密，更教将武不能当；弓弩齐施，便若高皇难闪避。阵排吞象势，马号化龙驹。

孙虎上阵索秦将。王翦出阵，见对阵布百胜长蛇阵，俺布五方阵。如何见得？东连甲乙，见一千蓝青旗；西方庚辛，现二百柄如霜斧；北为壬癸，皂纛旗下马如龙；南按丙丁，红旗影里兵似火；黄旗招■处，戊巳按中央。王翦出阵，肩担三尖两刃，掉刀与孙虎打法不同，二骑交战。不上三十合，孙虎佯败，王翦赶将来，却被孙虎将黄旗一招，变成四门斗底阵，掩围下王翦。有伊虎带兵冲阵来解围，也被孙虎兵围了。在荒郊田地里。齐，燕，魏，赵，韩，楚诸将，皆会兵来围定王翦，伊虎两个。小卒走去报丞相李斯，称王翦招讨已被围在城前十里荒郊田地里。

李斯奏上始皇道：“王翦被围，愿朝廷发兵去解围怎生么！”始皇降敕：着王贲所部人兵一发前去解围，救出王翦，伊虎两个。

那时，王贲领兵一万，出城来到十里荒郊之地下寨，大啖数声，王翦在内发啖，知救兵来到，内外相攻应，杀诸国兵马大乱。乱战一场，死尸遍野，鲜血坑流。自辰时乱杀至未时，各各鸣金收兵，折了万余人。楚王收兵点检，约计折了二万余人。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诸国兵来要伐秦，反遭亏将损人兵；  
思量无计回军路，秦勇刚强甚怕人。

话说楚王大惊，不合为长，兴兵伐秦不下，折将亏兵，恐敌不拒，预先祸

及本邦，暗思忧虑。召项梁至，问伐秦不下，折将亏兵，万一不便，祸及本邦。诸将想有谋计可进谏，图安社稷。时项梁沉吟半晌之时，奏曰：“陛下休虑。臣虽无能，不肯出秦之下。当血战以决胜败。”乃定一计，杀退秦兵，密奏楚王。楚王道：“卿之计是也。”令项梁领五千兵布下五虎离山阵。诗曰：

三敲鼓响阵头圆，一棒锣声如捻指。

那时，撞出一员猛将，肩担一口大刀，厉声高叫，索打话，乃是王贲。王贲见对阵五虎离山阵，未免摆下二龙混海阵。项梁出阵，二人施礼毕，打话。王贲骂曰：“项梁，你等楚王辄敢合纵诸国来伐秦，罪犯弥天不小！目今汝等奏上楚王，早将楚国州郡县图献上始皇，免教荆楚人之受苦。”项梁答曰：“非我楚王合纵结横伐秦，皆是秦邦始皇无道，先遣使命赍国书，来诸国克伏纳土，意图六合，致使诸国不从，是致兵来，即非楚王之过。”王贲言：“既是楚王不肯献上一十八郡经图，克日兴兵并成荒草之地，悔之已晚！”

二将打话已了，二骑来交。场中宛转，杀气腾空。一来一往，似凤翻飞；一上一下，如鹞展翅。才三十合，喝交歇令，各人归阵，卸了衣甲，权歇片时；整顿衣甲器械，拍马临阵，再战二十余合，项梁奔走归阵。王贲自思：此将乃是名将。不敢赶上。

项梁归阵，奏楚王曰：“臣诈败，王贲不赶，难以施计。”楚王问：“卿有何妙计施之？”项梁奏曰：“此王翦，王贲，英雄难敌。臣施一小计，聊损他兵。”楚王问曰：“尔计何如？”项梁附耳道：“恁地恁地。”楚王大悦：“依卿之言。”

项梁先差李仲，韩员，领兵二千去退十五里大树林下，埋伏左右畔，等候杀秦兵人马。项梁奏楚王，召请诸国大将至御前。楚王吩咐诸卿大将：“今日定计杀秦兵，恁地恁地。”诸将依令，准备器械，杀退秦兵。楚王令秦斌策应。

项梁伪引兵战，将军出阵，厉声高叫：“秦将愿来挑战！”王翦出阵，与项梁施礼毕，打话不同，二将交战。才三四十合，项梁败走，王翦赶上追捉。不见项梁，却见楚王戴朝天乌纱巾，盘龙绛红袍，腰缚碧玉带，脚穿干皇履。王翦直奔将来捉楚王。楚王被赶一十五里，捉住楚王。王翦令诸兵将楚王缚了。此人道：“我不是楚王，吾乃姓李名轩。将军仔细认着！”王翦一觑，果是假底楚王。回马间，只见一下锣声，喊杀连天，不知高低，左畔撞出李仲，右边撞出韩员，后面秦斌杀至，前面冯亭，周霸，田儋，孙虎，李牧，张耳，韩广杀将来。东砍西斫，星流云散，七续八断。王翦杀出，奔走向营，折了二千余兵。两下收兵。楚王大悦，问诸将道：“自临阵以来，未尝有此大捷。今秦兵退败，诸国可以乘胜回邦。”

当日烹牛犒赏诸军。项梁奏曰：“望大王回兵，诸国各差将持兵各守本隘，免致秦兵侵犯。如有秦兵至一国，愿诸国救应。”楚王令周霸，邹闳，各兵一千，把断函谷关。诸将各守本界关隘去处。楚王国书通报诸国大王，各回本所。

话说王翦，王贲收兵归城，专待来朝五更三点，始皇帝聚集文武，山呼已毕，王翦启奏：“陛下，臣有先锋李彪被失，折兵二千五百余人。臣收斩得陈申，景耀龙外，伊虎斩得张晁。伏候圣旨。”秦帝敕问大臣：“寡人意图六合久矣，此事若何？”忽有大臣李斯谏曰：“未可侵于六国，且图养贍三军，精演武艺，它日图之未为迟晚。”圣旨依奏，令赏三军，一年四季教演诸军。诗曰：

数年征伐不曾休，权且休兵却报仇；  
讲武储粮图再举，它年六国一齐休。

话说昔日有吕不韦，阳翟大贾人也，家富，为商，往来兴贩买卖。秦昭王太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为秦质于赵国。子楚，秦诸庶子，车乘用不饶，吕不韦贾于邯郸而怜之，曰：“此奇货之物。”乃往见子楚，说曰：“安国君爱妾华阳夫人，夫人无子。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吕不韦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可乎？”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吕不韦乃以五百两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两黄金求奇物玩好，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华阳夫人承太子间，纵容言：“子楚质于赵，妾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

吕不韦取出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之居。缱绻之娱，不觉有身孕。子楚饮宴中巡，酒酣，吕不韦言筵前无乐，令诸姬舞，歌讴，供应呈示。子楚累举目观之，此姬绝色倾城，但见歌喉清亮，舞态婆娑。调弦成合格新声，品竹作出尘雅韵。琴调古操，棋覆新图。吟诗联句追风雅，见于篇中；搦管丹青夺造化，生于笔下。玉肌花貌，莲步柳腰，谈论接陪，精神举措。子楚见姬容貌而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乃献其姬。姬自匿有娠。至大期时，十二月也，果生子名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将金六百斤与守关吏，方且得脱归秦。

昭王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秦王立一年，薨；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封为文信侯。年少，十三

岁即位，太后时通吕不韦家。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四国，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召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归千金。

始皇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事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太后闻，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须眉为宦官，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及至有孕，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毐尝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私乱，生子二人，皆藏匿之。与太后谋曰：“王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连及相国吕不韦。

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二子，而遂迁太后于雍。是时，王欲并诛相国吕不韦，盖为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吕不韦游说者众，故王不忍致法，免相国。齐人茅焦说秦王，迎太后而出。

文信侯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恐秦诛之，乃饮鸩酒而死。诗曰：

文信侯臣吕不韦，始皇国后恣奸淫；  
朝廷不赐诛淫法，故使渠人饮鸩亡。

始皇八年，韩威惠王卒，立子安为韩王。九年，韩王为元年。九年，楚考列王卒，子悍立为楚幽王。十一年，赵卓襄王卒，子迁立为赵王。天下诸国平宁。十四年，韩王纳土为藩臣。

至十七年秋八月，始皇登殿排班，但见十样锦铺连地角，九金龙盘绕栋梁。殿分八卦，紫云遮，七宝妆成王御座；绿杨影立，回环尽彩画宫妆。五凤楼前，玉女执团团凤扇，四声万岁响连天，三下静鞭人寂静；两班文武列班齐，一国世尊登宝位。文武朝见，山呼已毕。始皇问大臣曰：“朕登极之后，已经十七载，意图六合并为一统，是朕之愿。”忽有李斯出班奏曰：“臣举王翦为将，领兵攻韩。”始皇依奏，宣王翦。帝问曰：“朕烦将军统兵攻韩，卿意怎生？”王翦奏曰：“告陛下，养军千日，用在一朝。臣当赤心报国。乞兵二万，先锋伊虎，副将洪定，末将蔡仇，钱粮官甘宁。”始皇依奏，赐王翦为招

讨，攻韩邦。

次早，演武殿交兵二十万人马。诗曰：

忙点三军亲起发，当时赏赐与诸军。

取出衣甲器械，分俵散与诸军。会使枪底枪在手，能射弓者弓便射。兵将一齐离了京兆府，奔往韩邦。

韩邦正是晋州地面，小兵探得秦兵攻韩，忙告上大夫张车。张车奏上韩王曰：“秦邦王翦为将，领兵二十万攻于本国。”韩王大惊，敕问诸臣：“此事怎生？”有大将冯亭曰：“愿乞兵一万，出城为我王拒敌。”韩王依奏，赐兵一万，付鬼面冯亭，周光，霍雄为将，往三十里平岗坂下寨，等待秦兵。

至次日，果有秦兵二十万，先锋伊虎当头，肩担一根清风利刃枪出马，布下四海洪波阵。霍雄布下鳄鱼玩水阵。二阵俱圆，门旗下撞出一员先锋霍雄。秦阵撞出伊虎。霍雄问伊虎曰：“二国并无征战，今日因甚兵来？”伊虎回言：“咱奉始皇救命，特来攻取韩邦。”霍雄曰：“十四年，本国纳土为藩，今又侵于疆界，其意不善。”

二将对话不同，二马交战，三四十合，伊虎败，霍雄赶上来杀。副将洪定出阵，与霍雄挑斗，才三十合不分胜负。良久只见，诗曰：

人怒之时马也怒，将若嗔时马也嗔；

龙虎未能争社稷，争如两个上将军。

霍雄诈败，洪定赶将上来。霍雄取弓在手，搭起箭，翻身背射，口呼：“箭中！”只见洪定人空落马，二脚登空。诗曰：

都来一点无情物，透甲穿袍一命休。

秦将洪定已死，小兵抢得尸首回阵告覆王将招讨。王翦大怒问：“谁人为洪定报仇？”有末将蔡仇，愿往报仇；统兵五千，排下方字阵。蔡仇上马，高叫对话。周光出阵，见排下方字阵，便令排下圆字阵。但见左实右虚，前拦后守，金银甲胄色火煌，锦绣旗翻花烂熳。霹雳驼鼓渐啖，龙鳞画角齐吹，枪刀一字成行，弓弩两梢齐展，三军唱喏，两处阵圆。蔡仇与周光施礼毕，对话不同，二马相交。才战三十合，周光败，蔡仇恐有计，不敢赶上。冯亭肩担熟铜斧，与蔡仇挑战。三四十合，蔡仇败走，冯亭赶杀。三军星罗云散，七断八续。各人鸣金收兵下寨。看看已晚，各差小卒伏路。

巴到次日天明，招讨王翦，肩担一柄刀，出阵，厉声叫索冯亭将军对话。冯亭出阵，问王翦曰：“因甚兵伐吾邦？”王翦曰：“吾奉始皇救命，故来伐韩邦。”冯亭忿怒，抡起熟铜月斧斫王翦，王翦将刀迎过。王翦举刀斫，冯亭架隔遮拦。逢虚即下，遇空则施。才五十合，并无分毫胜负。再战三十合，又无输赢。各人歇令，明日却战。

次日，各人整顿器械，布阵已完，二人出马交战。七十余合，冯亭年老，气力不加，败退二十里下寨。

是晚，各人牢把寨门，等次早天明，排下阵圆，周光出阵，秦兵蔡仇出马。二马交战，才三十合，蔡仇败走。周光赶杀。蔡仇回马，将刀斩落周光下马。蔡仇啖杀连天，韩兵大败。

冯亭出阵，与蔡仇接战。才三十合，冯亭诈败，蔡仇赶杀。被冯亭翻身举起月斧，砍落。只见蔡仇金盔倒卓，两脚登空。诗曰：

如龙骏骑已空回，似虎将军还落马。

秦招讨王翦，肩担大刀，出阵与冯亭挑战。冯亭大败，退一十里晋州城前下寨。王翦人兵赶上，城前一箭之地驻扎人马。

次日，排下天罗地网阵。王翦出马索战。冯亭肩担月斧，出阵与王翦挑斗。怎见得交马？诗曰：

二将骤征鞍，盘桓两阵前；  
征云笼日月，杀气罩山川。  
斧险分毫着，刀争半米偏；  
些儿心意失，目下掩黄泉。

冯亭大败归城。冯亭只留得五千人，折了一半，紧紧闭了城池。冯亭归朝，奏上韩王曰：“告陛下，臣等年老，气力不加，拒王翦不过，外折兵五千，亏将一人，周光被失。伏乞大王令旨。”

韩王问张车，严仲子：“卿等有何人能退秦兵？”张车，严仲子二大臣奏曰：“秦兵二十万，王翦英雄难退。望陛下修书，臣为使命，往齐，赵借兵解围。”韩王依奏，急令修书付张车往齐，严仲子往赵。二人再奏曰：“乞差冯亭送小臣过阵。”王依奏，令冯亭持兵出城，开城放下吊桥，渡了人兵，城前布阵，索来将打话。

甘宁出马，与冯亭交战。二马相交，才三十合，甘宁败走，冯亭赶杀来，冲破阵，送得张车，严仲子出往外国求救。二人走马如飞登程。

冯亭回阵，收兵归城，紧紧守把城门。王翦见冯亭收兵入城不出，传令限三日准备攻城。二十万人兵四畔围绕，大啖三声，唬得，诗曰：

当坊土地拒行藏，巨霸灵神难别辨！

但见城头尘落纷纷，河内鱼儿豁辣；唬得生灵尽皆惊，吓得三军心胆颤。小卒谓冯亭曰：“城前人兵发喊。”冯亭听得，入朝奏曰：“目即人兵攻城发喊，取自大王敕旨。”唬得大王跌倒，近臣扶起，将些儿安魂定魄汤救得，良久方醒。敕问冯亭曰：“今王翦攻吾邦，此事怎生？”冯亭启奏曰：“陛下无危，臣且保城池，待使命往齐，赵借兵解围若何？”冯亭奏王上城观望：果然

秦兵围绕，无计可退。传下钧旨，使诸军传箭巡更，持铃喝号，守保城池。

话说张车为使往齐邦，入城来见孟尝君，下了国书。孟尝君看了心忧。待次日齐王登殿，集群臣商议。孟尝君出奏曰：“有韩国使命见在朝门下，愿见吾王，未敢擅便，伏候圣旨。”齐王令宣使命至阶下，山呼已了，奏曰：“韩国有难，望发救兵解围。”齐王听得不悦，敕问大臣：“此事若何？”无人敢奏。齐王曰：“秦邦刚勇，将卒英雄，本邦无将持兵，不敢发救。”张车伏阶启奏曰：“切念微臣远奔皈投救难。何况韩与齐乃唇齿之邦，陛下若不发救，唇亡齿寒而已。韩今不能保，大国之危岂可安枕而卧乎？望陛下发兵救应。”

齐王再敕问大臣：“何人持兵救韩邦之难？”有邹阔奏曰：“陛下如发兵救韩，只宜胜，不宜败。万一丧败，恐秦将乘势侵于本邦，难以当敌。望陛下审思而已。”张车再奏：“若大王无兵救解，则本邦必亡，秦兵岂不侵于陛下境界？乞望大王圣鉴。”齐王答曰：“待朕同诸臣商议。”

话说严仲子为使命，赍国书投冀州，入城见平原君。次早，平原君来朝赵王曰：“见有韩国使命在外，未敢自擅，伏候敕旨。”赵王令宣至。严仲子至阶下，拜罢，递上国书。拆开了，王不悦。使命曰：“韩王无事，只是假兵解围，退秦兵。”王敕问大臣曰：“此事若何？”有廉颇启奏曰：“李牧见持兵在北疆，镇守匈奴，朝中无将堪行。臣等年来老耄，自用持备本国。诚恐前出后空。”赵王敕旨，吩咐使命曰：“休误了卿国家大事，本邦无将可救。”严仲子俯伏阶前，拜大王曰：“唇亡齿寒，若不发兵救，诚恐大王上国难保。”赵王无计，发兵不得。严仲子再三启奏。赵王曰：“难以发兵。”严仲子阶前撞死。赵王并文武官见之，可惜烈汉忠臣，见无兵可救，回邦难保残生。赵王令武士抬去北邙山下葬。诗曰：

躬传使命来求救，其奈邻邦坐视何；  
不得援兵甘自死，忠臣义气不容磨。

话说张车在齐国俟候三日，齐王不肯与兵解围。张车只得奔回来。到中途，闻得赵王不肯发救，严仲子撞阶而死。张车思之：无救兵回邦，性命难保；不如掣出太阿宝剑，在中途亦自刎而死。

有秦兵二十万，围了晋城，韩国相将半月有余。王翦传令，克日攻城。冯亭上城，日日观望齐，赵二国救兵解围。不见使命回来。不觉一句过了无信。冯亭累见王翦攻城。冯亭奏韩王曰：“张车，严仲子往齐，赵求救，相将一句余日，并无音信。目即城前秦兵攻击，取王敕旨。”韩王大惊，问冯亭：“卿等如何？”冯亭启奏曰：“来日若无救兵相助，臣只得托大王洪福，出城交战，恐被攻击，孤城难以抵拒。”果到次日，冯亭带霍雄领兵五千出城，排下东

斗阵。霍雄出马索秦将打话。王翦担刀上阵，排下西斗阵。各通姓名，施礼了。王翦言与霍雄曰：“将军急令韩王，晋州献与我王，次将二十二郡纳还秦国。诸将官各加旧职，韩王归秦邦为臣。如不从，先捉来将，攻破城池，活捉韩王，杀虏生灵，百姓受苦，悔之何及？”霍雄答曰：“启覆招讨，若要吾邦，顿然不允。须用苦死交战一场，然后商议。”王翦拍马抡刀，与霍雄挑斗，才三十合，刀举斩了霍雄，杀败了韩国人马。

冯亭军中见霍雄被斩了，忿怒生嗔，肩担熟铜斧来，好生与王翦定论胜负，分过太平。王翦与冯亭二人，好生分个胜败，一上一下，一来一往，打成一团，练成一块。才五十余合，王翦败走，冯亭担斧赶将来。前马不去，后马赶得来快，二马相并，冯亭被王翦刀举砍落。可怜丧了冯亭！诗曰：

果是三魂归地府，多因七魄见阎君。

王翦斩了冯亭上将，杀了韩兵亚地如算子，地下鲜血似坑流。丛中听得人叫遏爷声，赶杀入城，奔入韩王宫殿，先擒了韩王。杀虏嫔妃美女，劫掠藏库金银。洗宫荡殿。六宫化为荒草地，四苑变作战争场。六街人马遭迍，可惜晋州韩民反被秦兵杀虏遍。讨虏三番，然后招降。百姓有命之者，赴往皈降；无命之者，横尸暴露。

王翦招讨文榜招降：官员仕宦，溃散残兵，各限三日赴司投拜。如过，许诸色人等捉拿赴官，定行斩首。三日限内，招到残兵计五千八百余口；仕宦人等二百五十余人。

差官下二十二郡取讨降书地图，限十日呈纳，如有不伏者，勾唤赴官，依法断治施行。各路州县，接得文字，得知韩王被虏，诸将皆亡，未免具降书投降。果然半月余日，诸郡尽数申官归降。

王翦招讨取了二十二郡经图，虏回韩王。令伊虎权职镇守。王翦回军，文武百官迎接，归朝奏上始皇：“献上韩王并二十二郡经图。臣翦令伊虎镇守韩邦，伏候圣旨。”始皇闻得大悦，赏赐王翦御宴，金银，绢帛等物各赐一百。仍将韩王囚系。改韩邦为颍州。诗曰：

可笑韩王不自量，从它五国犯秦疆；

不虞齐赵无兵援，将死城崩国已亡。

话说赵王敕令李牧往代州雁门关镇压匈奴，以防寇盗。李牧每日在雁门关歌乐饮宴，能伎艺者重赏，朝歌暮乐，使匈奴不得入。小卒探知得李牧每日饮宴作乐，谓虏王曰：“李牧将军在关，每日歌乐者何如？”忽有一将，名曰黑答麻，告大王曰：“李牧贪欢无备，小将乞兵一万，破关捉李牧，献大王，是小臣之功。”大王不准其奏。大王曰：“李牧追欢宴乐，非有侵咱之心，不可攻也。”又有马乱吞告大王曰：“既是李牧无心侵害，小臣每赶驴马去雁门关

牧养。”大王曰：“看养，怕甚的？休相恼着。”

马乱吞带二百余人，赶马千余数，到雁门关前牧养。忽有探事人报李牧曰：“匈奴有人牧养驴马者。”李牧曰：“休管者，咱在关里为界，它在关外由它。”

匈奴牧养，相将两月，无事。马乱吞回奏郎主曰：“果是李牧居关。”李牧不用征战，使匈奴自惧。李牧乃上将，镇关无危。后有代州太守陆琦，常探李牧歌乐，不杀匈奴之卒，恐有反叛之心，修表差流星飞奏冀州赵国大王司马尚府投下。次早，司马尚奏上赵王。王即览表观看。表曰：“臣陆琦表上：蒙大王令旨，差琦代州太守，整治万民。窃见今岁以来，匈奴人赶马雁门关前牧养；有镇守关将李牧，每因饮酒歌乐，不杀匈奴。恐戎人侵疆，不想见李牧却有歹心。臣若不奏，致生灵受苦，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乞圣鉴不错。赵七年五月口日，臣陆琦表上。”

赵王闻奏不悦，令司马尚举一人，代李牧归朝问罪。司马尚奏曰：“臣举严广代李牧回朝。”赵王依奏。

严广走马往代州雁门关，李牧拜诏了，牌印交付严广，镇守边界。

李牧回，赵王问曰：“卿如何不杀匈奴之人，与那厮放马关前牧养？”李牧启奏曰：“非臣不杀，匈奴之卒不曾侵于本界，致此不杀。”王遂免罪。

话说严广雁门关为镇守，管军五千，守遏本隘。匈奴马乱吞又闻探事人回报，亲差镇守代回李牧。马乱吞依然赶马千余匹，到关前牧养。小军报严广曰：“见今匈奴人又赶马在关前牧养。”严广听得大怒，点起一千人兵赶杀。

马乱吞见有人兵下关，便令小兵收聚马疋，整顿器械征战。良久，人兵在平川之地，排下一字阵。但见前排一字，后列三重。白旗白号占西方，皂纛皂雕居北界。枪排柳叶成行，密布向前；锋刀列雁翎上，路寒光排向后。风飘紫号两边开，一位将军临阵上。匈奴马乱吞打扮：头顶三叉冠，身披围花绛狮服，横青龙偃月刀，跨千里追风马，左右弓挂两鞬，身背飞刀。严广将军跨马，肩担大捍刀出阵，与番将挑斗。才三四十合，番将败走。严广急追，杀散胡人兵卒，夺得马一百匹，大捷回关。诗曰：

鞭敲金镫转，人唱凯歌回。

严广将军回关，犒赏诸兵，文表申奏赵王。

赵王大悦，宣李牧问罪。李牧奏道：“臣守边无功，未尝生事。今严广报捷未可赏；李牧待罪未可诛。望陛下宽限一月，若匈奴无侵无战，方可显行赏罚。”王曰：“令武士押李牧散禁囚牢，候别日赐罪。”

话说胡将马乱吞回邦，奏上虜王曰：“奴婢赶马去雁门关外牧养，叵耐新来镇守严广下关，夺去马一百余匹。”匈奴狼主大怒，令黑答麻，马合赤，燕

不下，辟离支，耶律德胜，领兵二万，去伐严广报仇。匈奴上将黑答麻为先锋，马合赤为副先锋，辟离支为后军，末将燕不下为引战，耶律德胜为招讨主将，兴兵二万前往雁门关。来到关前一十里沙滩坂上下寨。擂鼓摇旗发喊。有探事军报曰：“祸事至。”严广问曰：“甚般事？”军答曰：“关前一十里沙滩坂有匈奴将至，发喊连天。”

严广听得，领三千人兵，下关前一十里平地下寨。观望胡人约有二万。遂布下长山靠石阵。匈奴将黑答麻，打扮三叉淡金冠，骑匹番马。严广将军银盔耀日绛红袍，座下跨匹豁蹄马，腰带百支狼牙箭，背负一张鹊面宝雕弓，肩担一口大捍刀。二将临阵，各施礼毕，严广骂曰：“胡将，你因何擅敢兵来犯关？”匈奴将黑答麻亦骂曰：“严广，汝不合将我马乱吞追杀，更夺去百余匹马，杀散手下人兵！吾今奉狼主敕命，故来伐汝！”二人打话不同，二马交战，才三十合，严广大败，黑答麻便赶将来，喊杀连天，刀举处，人头落；枪刺到，小军亡。严广败走回关，紧守关门。点兵折了二千余人。严广飞表令流星马往冀州，奏上赵王。

赵王大惊：“果应李牧之言！”急宣李牧至殿下，拜罢，赵王曰：“昔时卿言，果有匈奴兵来。严广见阵，折了二千余人。卿可持兵杀退匈奴。”李牧奏曰：“王必用臣，乃敢奉命。”赵王依奏，赐兵二万，小将五员：陈康，张吉，甘弇，李荣，武胜等，李牧为主将。

李牧谢恩毕，辞王领兵上路。经行数日，前至代州雁门关。严广迎接李牧招讨入关，交割牌印。此关原有三万军，只有一万之数。

话说匈奴耶律德胜令诸将，每日攻克雁门关，擂鼓发喊。小军报覆招讨曰：“关前匈奴将发喊索战。”李牧来摘星楼观望，但见青毡笠子千千处，荷叶初舒；白雪皮球万万朵，梨花才放。李牧忿怒，点起二万军兵，带领本部五员猛将，只留严广管压五千兵镇关。

李牧领兵下关，关前平处下寨。有匈奴将排下九曜阵。李牧令布下二十八宿阵，令武胜出阵。匈奴阵撞出黑答麻，二人打话不同，二将搦战三十余合，武胜败走，黑答麻追将来杀小卒。甘弇跳出马来，肩担一根蛇矛缠杆枪，与答麻接战，三十余合，未分胜负。又撞李荣来战。匈奴阵撞出辟离支。四将交战，便如转灯相似。四将并无胜负。撞出李牧临军，肩担蘸金斧，唬得辟离支，黑答麻二将退去回阵。

李牧厉声高叫曰：“请胡将挑斗！”耶律德胜上阵，与李牧打话不同，二马交斗。三十余合，耶律德胜败走，李牧追上。耶律德胜取出一张羊角弓，开沙柳箭在手，翻身背射三箭，李牧闪过，赶上杀，耶律德胜追将来，被李牧挥起蘸金斧砍下，只见耶律德胜腾空落马。李牧赶杀匈奴兵卒，东砍西伐，死尸

在地，不计其数。匈奴兵将大败，退五十里下寨。李牧赶上五十里，扎寨。各人是晚令小军伏路。

黑答麻次早担刀出阵，厉声高叫索战。李牧上阵，二马相交，惹起四野征云，振起满天杀气。才三十合，蘸金斧拖在肩头便走。黑答麻赶将来，吃李牧举起斧，砍落黑答麻飞仙落马。李牧令兵赶杀，匈奴兵败奔走。

单于闻之，率兵十万来敌李牧。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军，击破檐槛。忽有辟离支出战，李荣亦出马搦战。三十合，李荣被辟离支一刀斩首。李荣已死，辟离支赶杀。

李牧出阵，与辟离支交锋。才三十合，斧砍了辟离支落马。又有马合赤出阵搦斗，三四十合，马合赤大败。李牧持兵追杀，匈奴兵将不能抵当，奔走，输兵十万，损将三员。自后不敢近赵。

李牧因此平了匈奴，班回人马归赵。秦王言前事讫。赵王封李牧为武安君，其余官员各加官赏。不在话下。

话说十九年三月间，始皇帝令王翦持兵伐赵。王翦依命，乞二十万人兵，李信为先锋，蒙毅为末将，王翦为招讨，领兵起离秦国京兆府，往冀州灭赵。怎见得灭赵？行经但见：

金瓜柄短，银钺柯长。追风马惊起噪林鸦，灭赵兵踏翻拦路草。清凉伞■■如云，马头下朱缨似火。水晶拄拂，轻摇似八尺香檀；浑银厮锣，怀中抱一轮明月。

王翦招讨行兵。先锋李信逢山开路，遇水安桥。看看至冀州城前五里下寨。

小卒报李牧武安君曰：“有秦兵至城前五里下寨。”李牧听得，遂奏赵王曰：“有秦兵至。”赵王大惊，令文武登城观看，约有二十万人马。遂问司马尚，李牧等：“此事怎生？”李牧奏曰：“臣愿退秦兵，乞一万人马，小将四员：陈康，张吉，甘龠，武胜等，退秦人马。”赵王曰：“将军在意者！”

李牧领兵出城前一箭之地下寨。先锋陈康将兵布下二龙争珠阵。秦阵先锋李信见赵王布下二龙争珠阵，李信打扮。诗曰：

甲挂连环锁，袍穿绛色红，  
剑横秋后水，马似戏潭龙。

先锋李信绰刀在手，出阵打话。陈康打扮耀日银灰盖顶，身披红锦战袍，肩担一口宝刀，骑匹乌骓马，出阵施礼已毕，打话不上二三十句，二马便相交，二人厮杀。诗曰：

滚滚难容柳絮飞，幽幽不让梨花舞；  
马似北海玩珠龙，人似南山争食虎。

约斗三十合，李信败走。陈康赶将去，李信不用长刀，拈弓取箭，一发三支连珠箭而来。陈康措手不及，见银盔已倒，两脚登空。诗曰：

都来一点无情物，透甲穿袍一命休。

陈康已死。其余小军一刀一个，便似风卷残云，从头杀去。李信回马，看了陈康的马衣甲卸下，都将入阵。王翦招讨大悦。

话说陈康被射丧亡，小军又败，李牧召诸将问曰：“谁人为陈康报仇？”有张吉告曰：“小将愿与陈康报仇。”打扮上马，怎生披挂？狻猊紫金盔，大叶匙头铠，跨下银鬃马，手内古锭刀，出阵厉声高叫：“愿请李信先锋定论胜负！”只见门旗下撞出一员将，名曰李信，肩担大刀，来与赵将对话。张吉施礼毕，便骂曰：“李信，汝射死陈康，俺故来报仇！”李信答曰：“小将怎敢！”诗曰：

二将斗英豪，征云杀气高。

□□争名利，全凭刀斗刀。

才斗三十合，张吉诈败，李信赶将去，张吉举刀斫下，李信将刀隔过。张吉败走。二人各归本阵。

当日天晚，怎见得？疏林高处，飞禽归宿噪声喧；野草荒郊，鸟兽尽投岩下宿。飒飒悲风寒悄，蒙蒙薄雾笼遮，数行旅雁落平沙，几点疏星明远汉。当晚，张吉告主将曰：“今夜小将去为刺客。”李牧言曰：“不可。王翦乃名将，刺他不得。”张吉再告招讨曰：“可带五百兵，今夜去劫寨否？”李牧方许。

王翦正在军中坐，只见一阵风过，把风一嗅，便知张吉要来劫寨。李牧便传上钧令，吩咐诸军准备。张吉，武胜二将带得五百小军，去劫秦兵寨，听得军中鼓打三更一点。张吉，武胜领兵进入军中，只见一碗明灯，忽听一棒锣声，张吉，武胜便走。四边撞出诸军，万弩齐施，箭如雨点。蒙毅，李信赶杀将来，张吉，武胜二将便走，落得性命。其余五百兵尽皆坑尽，只留得三五个回营。张吉，武胜告李牧招讨曰：“劫寨输兵五百。”李牧听得不喜。

巴到天明，李牧召诸将，与秦兵分个胜负。武胜愿战，领兵布阵，出马厉声高叫，索秦将对话。须臾，门旗下撞出蒙毅，肩担大捍刀出战。二将对话不同，二马相交，才三十合，蒙毅诈败，武胜追将来，蒙毅举刀斩落马来。武胜已死。

张吉见败兵回报，武胜被杀。将军出马索其挑斗。李信临军，与张吉对话不同，二马相交。未战上五十合，李信诈走，张吉赶将来，李信不用长枪，拈弓取箭，射三支连珠箭，张吉落马。诗曰：

金风未动蝉先觉，暗送无常总不知。

张吉已死。李信喊杀，赵兵大败，秦兵得胜。两边各鸣金收兵。当日天晚，直待来朝却战。

果至次早天明，李牧召诸将曰：“何人上阵？”甘弇曰：“小人愿战。”甘弇肩担一根清风利枪，厉声高叫。秦将蒙毅出阵。诗曰：

二马战场空中滚，四条臂膊定乾坤；  
龙虎未能争社稷，争如两个上将军。

二马交战，才四十合，并无胜败。二人再战十合，蒙毅得便宜，一鞭正中甘弇夹背，难以施他武艺，翻身落马。怎见得？诗曰：

脚转身摇难施武，遮架不迭兵早举；  
连背带夹怎生禁，翻身落马腮沾土。

甘弇已死。蒙毅追杀，赵兵大败。小兵谓招讨曰：“甘弇已丧。”李牧大怒，肩担蘸金斧，上阵厉声叫曰：“李信，我同你一战！”李信听得忙出。二将交锋，李信败走如飞。李牧不追。蒙毅出阵。李牧曰：“咱正要汝来！”二将交马盘旋，杀气腾空。才三十合，蒙毅败走，李牧赶杀秦军。王翦亲自临阵。二位主将见面，打话曰：“李牧，汝可会事，归降秦始皇帝。主官还归。如若不从，照管生擒。”李牧答曰：“二国争战，各事其主，何能归降，招讨错矣！”二将交马，才斗百余合，并无胜负。二人歇令，此乃二将本对也。

李牧与王翦用兵一同，李牧持兵入城，奏赵王曰：“秦将英雄，先锋李信，副将蒙毅，招讨王翦，二十万人，难敌。小将四员折尽兵三千。臣特来奏王，取自敕旨。”赵王问司马尚曰：“此事若何？”司马尚谏曰：“权将城门紧闭，容臣一面定计退秦人马。”赵王依奏。

王翦见李牧归城不出，持兵克日攻城。城前发喊，惊得赵王心惊胆颤，文武诸将仓皇无计。

忽有司马尚私说李牧曰：“城中无将堪征，不如擒赵王献秦将招讨王翦，各人得些功赏。”李牧不从。

司马尚恐李牧出首，预先来奏赵王曰：“李牧不肯出征，要反叛，望伐之。”赵王赐鸩酒，吩咐司马尚为使，取李牧首级。司马尚不敢为使，故推举赵葱为使，来见李牧曰：“赵王赐鸩酒与将军死也。”李牧曰：“咱无罪。前后累有边功，因甚赐吾死罪？”使命曰：“吾不理会得。汝不得违敕命！”使命便斟下药酒，吩咐与李牧饮。李牧接得在手，不敢怨望赵王，嗟呼叹气，谓使命曰：“吾死不争，前日有司马尚来说吾反赵王归秦，得些功赏，吾不从伊，是致背奏大王赐吾死罪。敢烦托奏大王。”诏未毕，李牧服药而死。

使命就割首级来奏大王曰：“李牧未服药先，托微臣奏大王：有司马尚说李牧反叛大王归秦请赏，李牧不从，情赴朝典而死。”

朝廷因此方知司马尚背奏之言，枉害忠良。遂差赵葱为使赍药酒，取司马尚首级。使命赍药酒往司马尚宅，斟下鸩酒赐死。司马尚泪下，告使命曰：“吾无罪，因何赐死？”使命答曰：“前日李牧言，汝说伊反叛，伊不从，背奏大王赐死。今蒙大王赐汝朝典，不得怨望大王。”司马尚服酒而亡。赵葱取得首级，来见大王。大王见了，半悲半喜曰：“可怜枉害忠良将李牧，无将可退秦兵。半喜者谗臣灭。”

### 秦并六国平话卷中

诗曰：

赵王昏耄用谗臣，枉害忠良李牧身；  
可惜邯郸无猛将，谁人可去退秦兵？

话说城前秦兵攻城发喊，赵王令蔺相如为主将，颜聚为副将，领五千兵出城前排阵。颜聚出阵打话，李信上阵。二马才交，颜聚便着李信一刀斩了，丧命归泉。李信乘势杀入城中，先擒赵王。王翦招讨人兵入城，先锋李信擒得赵王见招讨。招讨大悦，令李信，蒙毅领兵杀入宫廷大内，掳掠嫔妃采女。

诗曰：

六宫化为荒草地，四苑变作阵图门。  
因甚宫娥走得慢？脚小鞋弓惹步迟。  
抽下金钗来买命，也有悬梁自缢亡。

王翦招讨差官下诸郡，取索地图，限半个月须管赴司呈献。不过二十日，三十六郡经图献上秦国招讨司。招讨司差李信权职，镇守赵国。

王翦班师，虏将赵王归秦，见秦始皇。王翦奏曰：“臣擒获赵王，取得三十六郡经图献上我王，伏候圣旨。”始皇大悦，令囚系赵王。排御宴待王翦，蒙毅。诸大臣文武，各已山呼万岁，贺王洪福齐天。帝改赵国为郡。

话说燕丹太子闻秦始皇伐韩，虏韩王。□岁，赵王迁囚系。太子不悦曰：“不然，先定计□□□□□□□已。”燕太子丹昔日质于秦，亡归燕，丹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有怨，及亡归，乃求为报秦王者。二十年，有燕丹太子要令刺客刺秦始皇帝。

荆轲者，卫人也，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忽有一日，燕丹太子见有秦将樊于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于单于，其后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樊将军穷困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鞠武曰：“夫行危而欲

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燕有田光先生可与谋。”鞠武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田光乃造太子。田光曰：“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愿因先生得结光于荆轲。”太子送至门，戒曰：“愿先生勿泄也！”

田光来见荆轲曰：“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也。愿足下过太子。”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勿泄！’是太子疑光也。”欲自杀以激荆轲，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轲遂见太子。太子避席顿首曰：“燕小弱，累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纵。丹之私计，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合纵，其秦必破矣。此丹之上计愿。”荆轲许诺。

于是，丹太子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荆轲未有行意。太子乃谓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悦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

荆轲乃私见樊于期将军曰：“今有一计，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樊于期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岂有意乎？”樊于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乃盛樊于期首，函封之。

于是，太子豫求天下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烧炼，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轲。

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岁，常好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将。轲有所待与俱，其人居远，未来。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又请。荆轲怒叱太子曰：“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一旦秦皇马角生，燕丹归北送荆卿。

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

燕丹太子既祖取道，高渐离打筑，荆轲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流涕。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荆轲就车而去。至秦，厚遗秦王宠臣，为先言于秦王。王闻之大悦。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

荆轲奉樊于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奉至阶下。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叫曰：“北番蛮夷之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提地图。”轲既取图奉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提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竖，故不可立拔。

荆轲逐秦王。王环柱而走。秦法严，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刃；诸郎中执兵器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殿。临期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秦王方环柱走，卒左右曰：“王负剑！”遂拔剑以击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乃中铜柱。秦王复击荆轲。荆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荆轲怀屡年之谋，而事不就者。于是左右既前进，杀死荆轲。

秦王大怒，益发兵，诏王翦行兵伐燕。王翦蒙圣旨，领兵二十万，乞辛胜为先锋，上将董翳为副将，甘宁为末将。帝依奏，令王翦为招讨。

次早，讲武殿交兵，起离京兆府。迤邐行程，但见前排甲马，后列军兵。遥闻金鼓震天，远望旌旗映日。军中列引战旗，踏白旗，十干旗，八卦旗，迎风闪闪；身上被连环甲，锁子甲，桃花甲，柳叶甲，耀日辉辉；马前有金花斧，开山斧，熟铜斧，月样斧，双双勇猛；马后布斩马刀，麻扎刀，掠阵刀，雁翎刀，对对□□。匣中令剑分明，锁三尺青蛇；殿后帅旗摆动，□□□白虎。威风十里长街静，锦绣旗开万姓观。秦兵招讨三翦行兵，催上三军，看看取燕邦。

来到易水，燕国有细作探事小卒，探得始皇令王翦伐燕，急报景丹丞相曰：“始皇令王翦为招讨，辛胜为先锋，上将董翳为副将，甘宁为末将，行兵伐燕。”景丹丞相次早奏上燕王曰：“今有秦兵攻伐本邦，兵至易水，望大王疾速提兵退秦兵将。”

燕王大惊，宣召诸将行兵。燕王亲为招讨，令石凯，石青龙为先锋，上将孙虎为合后将，韩广为末将；兵高蓟城往易水易州平草川下寨。

两边擂鼓鸣锣，各人布阵。燕兵布下五虎离山阵，秦兵布下五龙混海阵。二阵俱圆，撞出一员猛将，牙齿如钻如凿，背略绰如虎如狼；因餐虎肉面皮青，好吃人睛双目赤；肩担金花月斧出阵，乃是燕将石凯，厉声高叫索战。阵中

撞出一将，绛袍朱发，赤马红缨，担一柄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北海虬龙战马出阵，乃是辛胜先锋。与燕将石凯二人对话不同，二马交战。石凯败走，辛胜赶上。石凯勒马再战三十合。辛胜败走，石凯赶上。辛胜不用掉刀，取出一张鹊面宝雕弓，搭起箭，背射石凯。石凯见箭来，便闪过。石凯不赶，回阵。两边各人收兵。

秦将董翳打扮，但见旗脚下一将，身上甲披三月柳，袍裁红锦绣团花，计使六韬三略法，枪横万岁老龙牙。燕将石青龙打扮，兔丝缨用麈尾结就，白头盔使滑石打成，硬川芎犀角做梢，铁巴戟用鹿角为柄。腰间鬼箭才急若防风，壁上黄苓抚动朱砂飞散。虎睛偏识兵书，桂心多记战策。二将对话不同，搦战。董翳败走，石青龙赶上。

忽见前面山峡道撞出一阵人兵，是甚人？乃是云州大通军太守庞会通，提兵一万来救助燕王。燕王闻之大悦，宣至驾前。庞会通奏上燕王曰：“臣闻大王有难，故来退秦之患。”王大悦曰：“全仗卿等退秦人兵。”庞会通再奏曰：“恁地，恁地。”燕王依奏。令孙虎提兵五千，去峡口左畔埋伏；令韩广提兵五千，去峡口右畔埋伏。令石凯为策应将。庞会通怎生结束？但见头顶银盔，红灼灼招■；绛毛缨袍披深红，底藏着明晃晃地银叶甲。勒甲縗须是老龙筋，狮蛮带。腰缠着猛兽尾，弯弓擗箭，腕剑提鞭。出阵，厉声高叫秦将对话。

旗下撞出辛胜先锋。二将交战三十合，庞会通败走。辛胜追来，庞会通勒转马头，再战二十合。庞会通又败，辛胜将军赶杀至峡口，左畔撞出孙虎五千人兵，右畔撞出韩广五千兵马，喊杀连天。辛胜大败回阵，谓招讨曰：“折兵七十余人。”王翦大怒。孙虎，庞会通，韩广大捷，奏上燕王。燕王大悦，支赏诸军诸将。诗曰：

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回。

话说王翦大怒，肩担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出阵，索燕将对话。燕阵撞出庞会通，与王翦对话不同，二马交，并无胜负。

东北一路，撞出一队人，约计五千。二将歇令，且看来者是甚人？当头一员将，身披黄金锁子甲，头顶金盔，体挂皂罗袍，跨匹赤色虬龙马，肩担月样斧，约重八十斤，厉声高叫。乃是涿州太守应荣圣，特来救本国燕王之患，愿见燕王。庞会通引应荣圣来见燕王。燕王大悦曰：“有劳将军远来。”茶饭相待应荣圣毕。

有王翦归阵，召诸将：“谁人上阵捉新来者？”甘宁告招讨愿战。

甘宁出阵，厉声叫曰：“燕将愿求对话。”燕王问诸将曰：“谁人上阵？”有新来底涿州太守应荣圣，愿往出阵。燕王曰：“卿在意者。”二将临阵搦战，勒马相交，才三十合，燕将还赢，迎头剑砍，连项带脑，纷纷音颡斜挥

，躲不迭，缩肩卸膊。二人鏖战，时下冷汗浸，两刃相迎，良久火光灿灿。闹中得便，刀举处，只是秦将甘宁。

甘宁已死。应荣圣刀头引举三军喊杀。秦兵败走。东砍西伐，七断八续。良久，各已收兵。

小兵告招讨王翦曰：“甘宁已死。”王翦大怒，亲临上阵杀诸将，灭燕王。厉声高叫索打话。

有小兵谓孙虎主将曰：“秦将上阵索打话。”孙虎奏上燕王。燕王召令诸将曰：“谁人上阵？”应荣圣愿往，跨马出阵，与王翦打话不同，二马相交。才三十合，王翦诈败，应荣圣赶将去，被王翦一刀砍落，两脚捎空，如同春梦。刀头招起人兵，燕兵大败。

燕阵有庞会通大怒，跳出马来，与王翦战。王翦诈败，庞会通赶将来，亦被王翦一刀斩落，登空落马。庞会通已死。燕兵大败，退五十里下寨。秦兵人马赶上五十里一箭之地下寨，两边擂动锣鼓，各人驻扎人兵。

燕王大惊，当日天晚，召诸将来问：“应荣圣，庞会通已亡，此事若何？”孙虎奏曰：“陛下可修国书，遣奉使往东辽借兵，来救本邦。”燕王依奏，遂遣孙虎为奉使，赍国书，往东辽献上东辽大王。大王接了燕邦奉使书观看。于内道甚么？道是：燕孝王却被秦始皇令王翦为招讨，领兵二十万伐燕，两月相拒，不能退秦兵将，乞望大王借兵前来救应。如本邦危亡，岂不侵犯大王境界？唇无齿则寒，是致危矣。虜王看罢，召诸将行兵救应。发兵五万，令上将西门戎，钟离生，卓成三将，领兵往燕邦救助。

话说秦始皇帝登殿，敕问文武大臣，王翦提兵攻伐燕邦两月余日，至今不知如何。李斯奏曰：“陛下可发圣旨，预先捉获燕丹太子，后灭燕王。”始皇依奏，遣使赍圣旨至秦阵。王翦接了圣旨展开看，原来圣旨先令捉获燕丹太子，后灭燕王。王翦召诸将问曰：“圣旨预先要获燕丹太子，是怎生？”辛胜：“逼燕王取太子。”王招讨大悦。

辛胜上阵，厉声高叫，索燕将打话。燕阵撞出石凯。辛胜曰：“将军可回阵奏上燕王，今蒙始皇帝圣旨，预先要获燕丹太子，报昔日荆轲刺王之仇，免战。”石凯大怒曰：“即非太子遣荆轲刺始皇，皆是始皇意图天下六合。乃是荆轲路见不平，傍人剗削，来为刺客，非太子之过。将军错矣。要战却战，捉获太子，休言此话。”

二将打话不同，才交三十合，石凯败走；归阵奏上燕王言：“始皇圣旨，令王翦招讨，要获太子报荆轲之仇，兵马方退。”燕王大惊，召诸将来问此事若何。文武无言，只见秦兵上阵打话。石青龙愿往与秦将打话。辛胜与石青龙二骑马交，才三十合，大败，赶上燕兵三十里平岗岭下寨。燕王大惊。

诗曰：

秦皇意获北燕丹，唬杀燕王虑等闲；  
遂令孙虎提首级，纳邀王翦去回班。

燕王无计，频频败走，只得令孙虎去取燕丹首级，献与王翦，回班人马。孙虎领燕王圣旨，回宫宣召燕丹太子。太子接了父王圣旨赐死。丹即泪下曰：“告将军：乞行方便，救丹一命。”使命曰：“蒙你父王救命，怎生方便？”燕丹近前附耳说不上数句，孙虎依计，将太子手下人来割了首级，函封来献燕王。燕王泪下曰：“苦哉，可惜吾儿丧命！若不这般，教本邦危矣。”孙虎心下自知，不敢奏上燕王。燕王遣石青龙提丹首级，献与王翦退兵。

石青龙出阵，将太子首级献上王翦曰：“吾奉燕王敕旨，取得燕丹太子首级，献上招讨，可以回兵免战。”辛胜接得首级与招讨。招讨令人取出燕丹图像比对，原来不是，只是假底。王翦便令诸兵人动金鼓大喊。燕王阵内闻得秦兵大喊，吾太子丧命，莫是要伐吾邦？说声未罢，又闻秦兵发喊连天，唬倒燕王，跌在地上。未知性命如何？诗曰：

命丧有如鸦中弹，身危还似鸟焚巢。

那时，燕王已惊，近臣扶起，把安魂定魄汤饮了，渐至苏醒，问曰：“吾儿丧命，令朕绝嗣。如今兵又不退，前兵发喊，莫是要劫吾之本邦？”石凯奏曰：“陛下勿虑，臣保无危。容臣出阵与秦兵打话。”只闻后面人兵，一阵约有五万余数，乃是东辽救兵来见燕王。

燕王大悦曰：“且得救兵来到，保朕无危。”燕王犒赏辽兵人马。石凯出阵，与秦将辛胜打话。石凯曰：“将军迫人无乃太甚？我燕王取燕丹太子首级，献与始皇，怎生又发喊？”辛胜答曰：“小燕丹太子首级已是假底首级，是致如此。”石凯答曰：“你好巧语虚言，且休理会别事，且与你分个胜负！”二将勒马便斗。不知胜负如何？诗曰：

二将交锋后，盘旋两阵前；  
征云笼日月，杀气罩山川；  
几见燕王没，多缘太子愆；  
些儿心意失，眼下丧黄泉。

二将才战三十合，石凯败走。辛胜赶上杀将来，人兵被杀。回阵见燕王，燕王大忧。

东辽大将西门戎，打扮出阵，但见皂雕旗■，羊甲弓弯。西门戎厉声高叫，秦将打话。须臾，董翳出阵，交战才三四十合，董翳败走。西门戎赶将来，杀退秦兵五里，死尸遍野，鲜血坑流。燕兵追上五里下寨。两边兵马相拒。诗曰：

秦国兴兵攻伐燕，西邦兵战半周年；  
谁人退得秦兵去，重赏千金镇压边。

话说齐国孟尝君等待齐王登殿，奏曰：“今有秦兵二十万，王翦为先锋，攻伐燕邦已近半载。臣谏陛下，可预先修整城池，加上五尺，提备秦兵。”齐王依奏，即起集人夫，修整城池，教演人兵，提备秦邦贪心无厌之君。城墙加上五尺。

燕兵杀退秦兵退五里，燕兵已赶上五里下寨。有招讨王翦召诸将曰：“甚人能退燕兵？”辛胜告曰：“小将愿往。”辛胜挑刀上阵，厉声高叫，索燕将打话。燕阵撞出东辽大将钟离生，打扮得如何？诗曰：

羊角弓弯青冢月，皂雕旗磨黑山云。

那钟离生披一个茶茶芽盔，戴一副刺刺撒撒甲，使一条乞留曲吕枪，骑匹勒勒绊绊马，出阵与辛胜打话不同，二马交战。才三十合，辛胜败走如飞。钟离生赶杀，秦兵大乱，退十里。燕兵赶上十里下寨。

王翦招讨肩担三尖两刃四窍八环掉刀出阵，厉声高叫，索燕兵打话。燕阵撞出钟离生，临阵施礼毕，二将打话不同，才三十合，王翦诈败。钟离生赶将来。二马相并，钟离生被王翦一刀斩落马来。王翦追杀，燕兵败走，退五里，死尸满地，遍野纵横。秦兵赶上五里，各下寨布阵。王翦上阵，厉声高叫，索燕将打话。

燕阵撞出东辽将卓成，打扮得怎生？只见头戴三叉冠，叫牙朱烁烁斜褐毛衫，鞞裆皮裤，柳木杆箭，铁耙手刀，骑匹豁破臂忔■蹄番马，出阵与王翦施礼毕，二将打话讫，勒马交斗。不知胜负怎生？诗曰：

二将场中杀气高，争名夺利逞英豪，  
谁知一着亏些个，立见阎君故莫逃。

二将才斗三十合，王翦举刀斩落，只见卓成金冠倒卓，两脚登空，如同春梦。

燕兵大败。东辽将西门戎上阵，与王翦索战。二马交，惹起四野愁云，振起满天杀气，才三四十合，王翦诈败，西门戎便追去。被王翦举刀斩落马来。真个是：

似虎将军还落马，如龙骏骑已空回。

西门戎已死。燕兵大败，退走归城，紧紧闭了城门。王翦赶至幽州城下，二十万人马围绕发喊连天，唬得生灵无处安存。王翦每日令诸将攻伐燕城。诗曰：

王翦英雄素有名，攻城略地佐强秦；  
燕兵辽将皆输败，燕主无谋可保城。

燕王登城上望，见秦兵甚众，惊问景丹丞相曰：“秦兵攻伐本邦，如何？”景丹奏曰：“当初太子不合遣荆轲刺秦王，致此有仇。”燕王问曰：“怎生处置？”景丹曰：“只得将太子斩首，献上秦将，方得它退兵。”燕王依奏，令景丹赍鸩酒取太子首级，提宝刀至东宫，谓燕丹曰：“吾奉燕王圣旨，将鸩酒赐您死也。”燕丹闻之泪下。景丹斟下药酒，逼太子服药，不得有违父王圣旨。燕丹谓景丹丞相曰：“咱无罪，因甚赐吾死罪？”景丹曰：“自于二十年，太子不合遣荆轲为刺客刺秦王。今有王翦兴兵攻城，只为此上仇恨，是致兵来攻城，以此赐死。”太子再告丞相曰：“多将金宝献与秦将，丞相可将别首级献上父王。”景丹不肯，逼太子服药酒。燕丹走入内宫，景丹随后便起。太子取剑在手，在屏风后少立。须臾，景丹入来唤太子，被太子一剑斩了。燕丹走在后宫，将丈二红罗悬梁而死。

燕王等候景丹取太子首级，半日不来，未免再催孙虎去讨燕丹首级。孙虎领圣旨，来至东宫，闻得景丹被太子斩首。孙虎大怒，特进东宫，来取燕丹首级。不见太子，去后宫寻讨，无奈燕丹悬梁自缢而亡。孙虎取下来，将剑割下燕丹首级回来，献上燕王，奏曰：“太子斩了景丹丞相，今臣割得太子首级在此。”燕王听得，即令孙虎赍国书，并燕丹首级，来纳与王翦招讨。

孙虎来见王翦。王翦接得燕丹首级并国书了，便把燕丹图像比对，恰好一般。王翦曰：“今番果是燕丹太子首级！”王翦令孙虎，便命索燕王十车金宝来献始皇，方且退兵。

孙虎回城，奏燕王，言索金宝之事。燕王大惊，问大臣何如。石凯出奏曰：“王翦武艺高强，只得准备金银宝物十车，献上秦皇，与它回兵。”燕王依奏，去左藏库内收拾宝物十车，即修国书，差孙虎为使命，将上项金宝献与王翦。

王翦接得金宝，便令孙虎往秦国。孙虎随王翦回兵班师，人马归秦国京兆府。诸官出城迎接归城。

次早，始皇登殿。三下静鞭人寂静，两班文武朝丹墀。文武山呼。阶前撞出王翦，山呼礼毕，奏曰：“告陛下，见有燕王遣使赍金宝十车并燕丹太子首级，献上我王，见在朝门外，未敢擅便，伏候圣旨。”帝令金牌宣至殿下。

孙虎至殿下，山呼拜罢，纳上国书并燕丹首级，十车金宝。始皇大悦。帝问大臣：“燕卿献上十车金宝并燕丹首级，何如？”李斯奏曰：“帝可赐赏来使。”帝依奏。御宴款待臣僚与孙虎。怎见得是那御宴：“只见广列金盘雕俎，铺陈玉斝犀瓶；兽炉内高■龙涎，盏面上波浮绿蚁，筵前摆列无非是异果蟠桃，席上珍馐尽总是龙肝凤髓。御宴已终，文武谢了圣恩。孙虎辞帝回邦，不在话说。

话说魏邦朱真君朱亥，闻得燕丹被秦始皇克伏，取了燕丹首级，进上十车金宝。次早，奏魏王，言燕邦进贡始皇事。魏王问诸臣如何。朱真君奏曰：“当与楚王合纵请国兵去伐秦，攻秦不下，此时本邦助兵。诚恐本邦不久有秦兵至，攻伐本邦，莫待他兵到来，可预先准备金宝，遣使早去献始皇，二国和叶，免动干戈。”魏王依奏。忽有一大臣周霸奏道：“臣谏我王，莫将金宝去献始皇。此人贪心无厌，昔曾燕丹太子质在赵国，幼年与始皇子政为友，最相交结，岂期下梢头先遣将攻燕，取了燕丹首级。本邦遣使进贡始皇，致使它人心中疑道我王惧怕秦邦。且望陛下修整城池，教演三军，等待兵来，临期定计，未为迟也。”魏王道：“卿言是也，几被朱真君误我也。”魏王令周霸为提调，教演诸军，令朱亥修整城池，加高三尺，掘深河堑五尺。诗曰：

朱亥无谋先惧秦，要将金宝赂仇人；  
若非周霸真男子，魏国城池尽棘荆。

话说楚国幽王，会集文武大臣，商量提备秦兵公事。忽有春申君出班奏曰：“臣听秦始皇令王翦为将，攻伐燕邦，取了燕丹首级，胁取燕王进贡十车金宝。”幽王闻得甚是忧闷，敕问诸臣道：“先皇在日，与六国合纵诸国，共伐秦邦，我国为纵长，素有仇于秦。秦兵岂不攻伐本邦？此事奈何区处？”春申君再奏曰：“臣闻善兵者服人，善保国者自治。魏国加修城墙三尺，教演诸军，提备秦兵。臣望陛下修理城壁，提备秦兵。莫待临期，束手无策。预先修国书，约魏国合纵，有难救应。”楚王依奏，即修国书，遣使命往魏国，相约救应。

那魏王接得楚幽王书看了，谓大臣曰：“今有楚王国书，约寡人相为救应，事当如何？”朱真君奏道：“当来六国与秦比肩，因今秦国吞并韩，赵，虏其国王，据其土地，始皇贪心无厌，谋合并一统，今有楚王国书相约策应。臣闻秦皇既已吞并韩，赵，君视楚，魏为砧上肉矣。吾二国正当灾难相恤，缓急相援，如手足之卫头目，如子弟之护父兄，使秦有所惮，不敢加兵，不可自相矛盾不和。万一有隙可乘，如蚌■相持，只为渔者之利耳。”魏王准奏，回了国书，遣使命回去。

始皇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登殿会集文武群臣。始皇敕问曰：“寡人意图六合，是朕之愿，您诸群臣心意如何？朕昨遣王翦攻韩伐赵，已削平二国，燕丹之仇已报，燕王亦且进贡称臣；俱楚，魏二邦未曾臣伏，谁能为朕一行？”那时李斯奏曰：“臣举王贲为将，统兵伐魏。”帝依奏，宣上王贲。

王贲至殿下，山呼。帝问王贲曰：“烦卿攻魏，如何？”王贲启奏曰：“告陛下：自古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臣乞兵一万，乞蒙毅为先锋，李信为副将，辛胜为末将。”帝准奏。

次早，讲武亭交兵，兵离京兆府一千二百里至汴州。迤迤在路行程，至郑州中牟县下寨。有细探人回魏城报谓朱真君道：“有秦兵攻魏，至中牟县下寨。”朱真君听得，即奏上魏闵王曰：“见秦兵二十万攻魏，兵至郑州中牟，伏候圣旨。”

魏王大惊，敕问朱亥：“此事如何？”朱真君举周霸为主将，龙离足为先锋，郑安成为副将，许庆荣为末将，领兵五万，出城五十里草坂下寨，等待秦兵到来。

秦兵起离中牟，看看来到草坂下寨。两边擂鼓鸣金，魏兵布下长山靠石阵，秦兵摆下五虎离山阵。二阵皆圆。炮石打不到处，门旗下撞出先锋蒙毅，肩担一柄大捍刀，坐下骑匹赤色马，出阵厉声高叫，索魏将对话。

魏阵撞出龙离足，肩担开山斧，二将对话不同，二马交战。三四十合，龙离足诈败，蒙毅不赶。郑安成出马再与搦战三十合，蒙毅败走，郑安成赶将来。蒙毅不用长刀，拈弓搭箭，连射三支连珠箭。郑安成措手不及，只见金盔倒卓，两脚登空：

都来一点无情物，透甲穿袍一命休。

郑安成已死。其余小兵一万，一刀一个，便似风卷残云，从头杀去。魏兵大败，走退一十里下寨。秦兵赶上一十里札营。

魏兵许庆荣肩担一条蛇矛缠掉枪，出阵厉声高叫。秦兵阵内跳出一将辛胜。二将对话不同，才三十合，辛胜诈败。许庆荣追之。只见许庆荣被辛胜一刀斫下马来。诗曰：

秦兵来伐汴京城，诸将英雄甚怕人，  
魏将频频遭丧命，三魂七魄见阴君。

许庆荣身死。秦将辛胜赶杀，三军东西乱走如飞，魏兵大败，死尸满地，不计其数。魏兵退走四十里，至魏城下寨。秦兵追至城前。

秦阵李信肩担一柄大刀，约秤八十斤，出阵厉声高叫魏将对话。龙离足跳出马来，二将对话不同，一上一下，似鹞打兔；一来一往，似凤翻身。才三四十合，龙离足败走。李信勒马赶将来。龙离足勒转马头，再战三十合。李信败走，龙离足赶将去。被李信举刀斫下。好看龙离足，措手不及，翻身落马。诗曰：

将星昨夜落山岗，龙离端的一身亡；  
黄泉添个英雄鬼，魏国军中少栋梁。

离龙足已死。李信赶杀三军。周霸肩担大捍刀撞出阵前，与李信交战。二将胜负如何？诗曰：

两雄斗使诛龙艺，未见输赢不肯休。

二将才斗三五十合，不分胜负。李信思之，诈败而走。周霸不赶，在阵上高叫：“秦将愿出阵分过太平！”

蒙毅撞出，与周霸搦战。三十合，蒙毅诈败，周霸赶将来。蒙毅拈弓搭箭，连射三箭。周霸措手不及，只见周霸被射一箭，落马而死。诗曰：

功名未上凌烟阁，性命先归地府中；  
父母报仇不曾决，区区数载一场空。

周霸已没。蒙毅追杀，三军星罗云散，七断八续。蒙毅喊声大作：“有甚英雄！”怎见得？但见大捍刀杀入魏城，白龙驹踏到长街上。蒙毅得了魏城，众兵入城，生擒了景闵王，活捉了朱亥。魏景闵王离宫失殿，不能为魏邦江山主者。好痛哉！诗曰：

秦将长驱抵汴梁，兵单将毙国俱亡；  
魏王束手遭俘虏，歌舞楼台作战场。

王贲取了汴京，外有魏邦四十六郡。差使命随路去索讨地图降书，赴司呈纳，只限半月了当；如过期不肯归降，定点集兵马，尽行剿杀，玉石俱焚，悔之无及。行了文字去后，果然诸路惊惶，各郡具降书，只在半月限内，皆已完备，赴招讨司呈纳。

王贲囚车陷了景闵王，朱亥，班师回秦，差李信权职，五万人兵镇守。王贲人兵回国。诗曰：

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回。

秦兵人马，行经数日，迤迤回到京兆府。次日，始皇登殿，会集文武臣僚，山呼万岁已毕，班中撞出一员官人，乃是王贲，奏曰：“臣窃蒙圣旨，统兵攻魏，赖洪福于半月之内，克取汴京并四十六郡降书经图。见在生擒魏景闵王，朱亥等，囚车押在朝门外，听候圣旨。”

始皇闻奏大悦，敕旨令将景闵王，朱亥囚系阳周。将魏邦改作汴州。设宴待文武加赏。诗曰：

始皇吞噬似长蛇，智力威雄实可夸；  
魏国山河如卷席，风前飞絮雨中花。

秦皇二十四年七月中旬五日，始皇登殿排班。只见丽正门开，丹墀阶级。警蹕一声清肃，重阁九迭尊严。四宰相，六尚书秉天下之政事；八侍郎，十学士掌海内之文章。左史书言。右丞相动正言。御史纠是察非。台谏中书忠言正论。殿前太尉报道人马平安。起居舍人祝愿圣躬万岁。一佛世尊登宝殿，百官行礼拜冕旒。玉簪珠履列文班，绣袄锦衣排武帅。有事合行进奏，无事不许谗言。公心听断于一人，善政熏蒸于四海。人民快乐，岁序三登。有若禹，汤圣世，欢逢尧，舜明君。

始皇忽降敕问文武大臣曰：“朕自六年，有楚邦合纵诸国来伐本邦，此仇未偿，朕实耻之。敕尔文武臣僚，谁能为朕雪此耻么？”忽有李信奏曰：“臣乞兵二十万伐楚。”始皇问王翦曰：“楚亦难伐，恐二十万人不能济事？”王翦奏曰：“伐楚之师，非六十万不可。”李信自靠他年少壮勇，只请兵二十万伐楚。始皇道：“为听将军计耳。”

李信乞蒙恬为先锋，崔庆为副将，方宁为末将。次早演武亭交兵。起离京兆府。在路行程。诗曰：

楚国从来拥重兵，兵强将勇号蛮荆；  
如何李信心轻楚，奏请轻兵伐楚城。

话说楚国细作，探得秦兵伐楚，回来报覆春申君言：“秦将李信兴兵二十万攻伐荆楚。”春申君急忙奏楚幽王祸事。楚王问：“卿此事若何抵敌？”春申君奏道：“秦兵令李信为将，领兵二十万来伐本国。臣乞大王宣上项梁抵敌秦兵。”帝依奏。

宣项梁至殿，礼毕。幽王曰：“今有秦兵二十万攻伐本邦，烦卿为将，退秦兵若何？”项梁奏曰：“臣乞兵五万，秦斌为先锋，韩员为副将，李仲为末将，前往退秦兵。”楚王依奏。

项梁交兵五万，起离荆州襄阳府，至六十里平水坡下寨。秦兵至一箭之地下寨。

楚将下方字阵，秦摆圆字阵。二阵俱圆。秦阵蒙恬先锋出马，二将对话不同，二骑交才三十合，无胜负；再战二十合，蒙恬败走。秦斌追将来杀小军。有副将崔庆担柄大刀，骑匹赤虬马，来接战。秦斌与崔庆交三十合，秦斌败走，崔庆不赶。楚阵韩员打扮虎皮磕碂，亦宜绛毛缨，虎皮袍，偏胜狮蛮带，匙头铠，腰系勒甲縗，虎皮鞍，宜跨跑山马，射虎弓扣上虎筋弦，走兽弧中插百支狼牙射虎箭，腕悬竹节打将鞭，腰带昆吾杀虎剑。此人如何这般冠戴？名呼做杀虎壮士。这将军原是义士出身，来与崔庆战三十合，崔庆败走，韩员赶将来，杀得三军大败。秦兵退五里。楚兵赶五里。有秦将方宁出阵，与韩员搦战。三四十合，方宁败走，韩员不赶。

是晚，各已鸣金收兵。巴到次早天明，只见银河淡淡，玉漏声残。月挂柳梢头，露迷桃叶渡，远汉星稀落落，荒郊雾拥重重。寒泉响处，依稀野渡溪桥；曙色未分，隐约水村山馆。未睹林间梵宇，但闻云外钟声。征商行客登古道，无限艰辛；才子佳人缠绣襦，尚贪欢笑。渔父鸣■惊起鹭，牧童驱犊出庄门。驿马嘶风，邻鸡报晓。天阙张开青布幕，海门推出赤金盘。果至巳牌，两军布阵，擂鼓拖旗。秦阵撞出一员上将，招讨李信；楚阵撞出项梁。二主将搦战五十合，并无胜负，各归本阵。

项梁思之，交下一计，令李信引兵五千去五里苦竹林左畔埋伏，韩员领兵五千右畔埋伏，令秦斌为引战将军，各依军令等待。

次日午牌，秦斌打扮怎生？身披黄金锁子甲，体挂皂罗袍，头上铁幞头，燕尾交加，黑雾笼身罩体，座下跨一匹乌骓，肩挑一根清风利枪，腕悬百二十斤竹节钢鞭，出阵厉声高叫：“秦阵有甚名将？愿求挑战！”

须臾，门旗下撞出一员将，乃是李信招讨，绛袍朱发，赤马红缨，肩担一柄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出阵，二将施礼毕，打话不同，才三十合，秦斌败走。李信赶将来。秦斌勒转马头，再战二十合，又败。李信赶将去杀楚兵，杀至五里，秦斌插了枪，拈弓取箭，连射三支响箭为号，李信看了，恐有计，翻身勒马便走。只闻锣起，四下伏兵杀将来。左畔撞出李信五千人马，右畔撞出韩员五千人马，前面项梁五千人马杀至，后面秦斌五千人马杀将来。秦兵大败，杀得十郎八当，死尸遍野。项梁追兵赶上，厉声高叫：“秦兵不得走！”秦阵撞出方宁与项梁打话不同，二马交，才三十合，项梁举起蘸金斧，砍落方宁。聊施小计，使秦军当下班师；略设微谋，教李信不能倾楚。安邦立国擎天策，攻战长赢保帝都。

有秦将方宁已死，小兵大败，退走归秦。李信思之，方知王翦言者是也。星夜人马归秦。

次早，始皇登殿，文武山呼已毕，阶前撞出李信，俯伏在地待罪。帝问李信曰：“卿伐楚如何？”李信奏道：“臣折将亏兵，望王赦罪，方敢奏帝言。”始皇曰：“赦卿无罪，有事合奏。”李信奏曰：“告陛下，楚有项梁，英勇未易抵当。此行丧师，小将方宁已没，皆臣不能用兵之罪，乞别命良将攻楚。”

始皇不语，思之王翦所言极当。宣上王翦来问。王翦奏曰：“李信只凭少壮，统二十万人兵，敢去伐楚。缘荆地有上将项梁，英雄难攻。臣启陛下，非六十万兵不可。”帝曰：“愿听将军计耳。”

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先锋蒙恬，副将蒙毅，末将辛胜。次早，王翦起兵离朝门，始皇送到坝上。王翦奏曰：“臣乞陛下赏赐金宝等物。”帝即位后□□□□。王翦谢恩。始皇车驾回朝。

王翦只在坝上□□□□□。王翦遣使赍表奏帝，乞赐行请美田宅园池等。来使赍上表，始皇览之，帝即依奏赐美田五百亩，宅园一万步，池百口。王翦大笑，再令辛胜赍表奏帝言：“美田五百亩，臣等老幼三百口，日食不给。宅园池却少，望王多赐。”始皇览表，来观王翦行兵尚在坝上未行。又遣辛胜表奏，多多乞赏。始皇赐每事一千金，银一千两，绵帛一千匹，米粟一千石，美田一千亩，牛羊一千头。帝令辛胜报王翦，得赏甚众，可以行兵。

辛胜回到坝上，报覆王翦曰：“圣旨每事皆赐一千。”王翦叹曰：“怎不每事赐一万也好！”辛胜闻之大笑。翦问辛胜：“笑者何也？”辛胜答曰：“始皇所赐足矣，招讨何必嗟呼？”王翦曰：“非俺五次取赏，秦皇贪心无厌，吾故使多索富贵，不然秦皇怛然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坚固，令秦皇坐而无疑我矣。”王翦行兵，怎生么？来侵荆地归秦地，万世归秦一统君。

话说楚幽王登殿，春申君奏曰：“今有王翦为将，提兵六十万，攻伐荆楚。”楚王问：“何以拒秦？”敕令项梁，提兵五万迎敌，坚壁而守之。项梁提兵出城，平沙岗下寨。王翦兵至相望之地驻扎。

项梁令秦斌先锋将战。王翦不发将敌，每日而善饮食，而军中戏呼，令诸军投石，超距飞石，石重一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延寿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王翦曰：“士卒可用矣。”相将两月余不战，令诸军投石超距惯熟。

王翦择日发将。蒙恬出阵，厉声高叫，索楚将打话。楚阵项梁招讨，拨出先锋秦斌，打话不同，二马交：

二将骤征■，盘旋两阵前；  
征云笼日月，杀气罩山川；  
箭发分毫中，刀争半米偏；  
些儿心意失，目下丧黄泉。

二将才挑斗三十合，蒙恬诈败，秦斌赶将来，蒙恬把刀一举，砍落秦斌。秦斌命已归泉。蒙恬刀头招起，人兵喊杀。楚兵大败，走一十五里下寨。秦兵赶上，大捷。各人团兵。

次日，楚兵布阵，擂鼓扬旗。韩员出阵。秦阵已圆，蒙恬上阵。二马才交，韩员败走，蒙恬不赶。李仲出阵与蒙恬搦战，未三十合，李仲亦败走。蒙恬赶将来。李仲勒转马再战。蒙恬诈败，李仲追之。蒙恬举刀斩落李仲。只见李仲翻身落马。刀才举处人头落，争奈今朝一命休！

李仲已死。蒙恬追及，喊杀三军。丛中听得□□□，闹中听得遏爷声。地上横尸如算子，□□□□不堪闻。

楚兵大败，退十五里下寨。秦兵不追赶。各人收兵下寨。等来日天明，两边擂鼓摇旗，秦兵发喊连天。楚阵撞出韩员，秦阵跳出蒙毅，二马才交，二人挑斗。

山前土地巨行藏，便是灵神难别□。

二人交战，才三十合，蒙毅败走。蒙恬出阵战三四十合，蒙恬诈败。韩员赶将来。被蒙恬举刀斩落韩员。蒙恬赶杀，楚兵大败，归城前下寨。

秦将蒙恬追至城下，擂鼓鸣锣。项梁肩担蘸金斧出阵。蒙恬施礼毕，二将打话不同，二马才交，项梁败走归城。蒙恬不赶，恐有计；只在城前发喊攻城。

唬得生灵无处避，吓交文武没逃藏。

项梁来奏楚幽王：“臣等折兵大半，亏损三员大将，秦兵临城，伏取大王圣旨。”唬得楚王跌倒龙椅，文武近臣扶将楚王起来坐定，进上安魂定魄汤，饮了方醒。

楚王问曰：“何人退得秦兵，重赏千金，子子孙孙不绝官职。”项梁奏曰：“臣望大王修国书，臣为奉使，往东齐借兵来救本国。”楚王曰：“卿言者是也。”

春申君引兵，项梁为使命，出城前一战。蒙毅出阵，打话不同，二马交战。三十合，蒙毅败走。项梁赶将来杀出阵，往东齐借兵。人马归阵。

蒙恬大怒，出阵索战。楚阵无将可战。却有项伯出阵，与蒙恬交战。少顷，项伯败走归城。蒙恬人兵乘势赶入楚城。杀得六街三市死尸满地，鲜血坑流。蒙恬杀入楚王宫殿，发喊连天，楚王无计，将丈二红罗去后宫悬梁而死。

六宫变作战场门，可怜荆地人遭苦。

蒙恬寻至后宫，得见楚王悬梁而死，取下来，割得楚王首级，来献招讨。王翦大悦，令蒙恬剿除宫女。蒙恬杀入宫中，刀举处，人头落地，枪刺处，性命归泉。

因甚宫娥走得慢？脚小鞋弓惹步迟。

抽下金钗来买命，也有悬梁自缢亡。

杀得宫娥如算子，丫叉尸首不堪闻。

六宫化为荒草地，四苑变作阵图门。

把宫廷荡尽，招讨给出文榜，招降百姓，住坐生理。仍差使命下一十八郡，取索经图降书，限半月赴司投降，如违者，定行剿灭。果然诸郡接得文字，具到降书，及将经图赴招讨司投降。

王翦差辛胜权职，五万兵镇守楚城。王翦把藏库金银抄藉十车回邦，班师人马。正是：

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回。

秦并六国平话卷下

话说始皇登殿，集文武大臣。班部中撞出王翦，蒙恬，蒙毅，阶前奏道：“臣翦等，攻灭荆楚，取得楚王首级，十车金宝，献上我王。”始皇大喜道：“卿用兵如神，朕知卿此行果能灭楚，雪李信之耻。”帝设宴待王翦，蒙恬

，蒙毅等，各赏千金。遂改楚邦为荆州。

话说秦十五年八月初四日，始皇问诸大臣曰：“燕虽进贡，终未归一，朕欲灭之如何？”李斯奏曰：“夫以秦国兵强将勇，灭燕如反掌耳。臣举王贲为将伐燕。”帝问王贲曰：“卿意下若何？”王贲奏帝：“乞李信为先锋，蒙毅为副将，乞兵二十万。”帝依奏。

次早，王贲在演武亭交兵，起离京兆府。在路行数日，人马至易水。燕邦细作探闻，回报景丹丞相言：“秦王令王贲为将，兴兵二十万伐燕，见在易水下寨。”景丹奏上燕王。燕王问景丹：“卿意何如？”景丹奏曰：“可举孙虎为将，石凯为先锋，石青龙为副将，韩广为末将。”

燕兵五万，至易水下寨。看见秦兵约有二十万。石凯便出阵，厉声高叫打话。李信将军肩挑大捍刀出战，与石凯搦战。三十合，石凯败，李信赶上杀。石青龙撞出接战。三十合，李信诈败，石青龙赶杀。被李信一刀斩落。

只见石青龙马上跌落，性命归泉。李信追杀，燕兵大败，退十五里下寨。秦兵赶至□□□，擂鼓摇旗。燕阵石凯，秦阵蒙毅，二人各出马。一上一下，如鹞打兔；一来一往，似凤翻身。蒙毅诈败，石凯赶将来。一刀砍落石凯。蒙毅追杀，燕兵大败归城。孙虎奏上燕王：“祸事甚大，秦将难当。”燕王听得奔走辽东。

兵伐幽燕事战攻，燕王弃国奔辽东；

秦兵追捉燕王惧，三军疾速走如风。

王贲领兵取了燕蓟，令诸将疾速往奔辽东。有燕王喜到辽东投虜王。王遣上西门扛领兵十万，颜符序，巩毕，卫安为将，预先来竹林左右畔埋伏人马二万，先锋颜符序为引战将军，来到蜃河下寨。

秦兵果至，二边人马各下营寨。李信布下东斗阵，辽东将颜符序布下西斗阵。二阵皆圆。二将出马，施礼毕，打话不同，二将挑斗，才三十合，颜符序败走，李信追之。颜符序勒转马头再战二十合，大败，至竹林。李信赶上。颜符序取出响箭，射作号，只见左畔撞出巩毕一万人马，右畔撞出卫安一万人马，颜符序杀来，杀得秦兵大乱。西门扛领八万人兵，大杀一场。死尸遍地。

王贲点兵，折了万余人。依然归来镇守燕蓟城。飞表奏始皇帝，帝不悦，就令王贲攻伐辽东，捉燕王。

忽一日，差使赍擎圣旨前来，王贲诸官拜阙已毕，展开圣旨看，再令王贲攻辽东，捉燕王。起行兵马，王贲招讨令李信为先锋上将，蒙毅为副将，兵二十万，侵入辽东三百里平岗坂下寨。

细作报覆虜王言：“秦兵又至。”虜王令西门扛为招讨，颜符序为先锋，巩毕，卫安领兵一十万，迎敌。

秦兵李信来攻伐辽东捉燕王，颜符序便出阵，与秦将对话。李信出马，搦战三十合，李信不用长刀，拈弓取箭，翻身连射三只连珠箭。颜符序金冠倒卓，两脚登空。

金风未动蝉先觉，暗送无常总不知。

辽将大败，退三十里。秦兵亦赶上三十里。巩毕担刀出阵。蒙毅施礼毕，二人挑斗，才三十合，蒙毅诈败，巩毕便赶，一刀斩落，只见巩毕踢空。

刀才举处三魂丧，七魄悠悠那处存？

巩毕已死。蒙毅杀将来，辽兵大败。卫安拍马轮刀出阵。李信出马，二将搦战，三五十合，李信败走，卫安赶将来，李信一刀砍落卫安。

三魂归地府，七魄见阴君。

辽兵退二十里。李信赶将来，厉声高叫：“辽东捉取燕王来还秦王，便休，不然连尔辽东皆取！”西门扛对话：“既捉燕王，何不自将□□□，我王即当捉获燕王献汝。”李信答曰：“限三天捉将燕王献我，班师人马，免取辽东。”西门扛答曰：“待遣将奏我王。”

西门扛遣将回奏言：“秦兵英雄难当，折□□□□上将。乞获燕王，献与秦将，免侵辽东受苦。”虜王心思：燕王特投本邦，怎生捉去献他？奈缘事到来，说不得。只得令韩韦去东宫请燕王议事。

燕王得病卧在龙牀，韩韦近前说与燕王曰：“虜王教请大王议事。”燕王问曰：“何事？”韩韦曰：“秦朝兵势难当，故来寻讨大王。”燕王思忖：虜王请，必无好事。当时自刎而亡。韩韦提得首级来献虜王。虜王遣韩韦将燕王首级封函与西门扛。西门扛出阵，把燕王首级献上秦朝上将李信。

李信出阵，接了，回阵告覆招讨王贲。王贲看了果是燕王首级，班师人马回幽州。令李信权职，领五万人兵镇守燕薊城，取一十六郡经图回邦。王贲招讨行经数日，回到京兆府。诸官迎接归城。

次早，始皇登殿，集文武至殿下呼。王贲提燕王首级献上始皇。始皇大悦，令将燕王首送归交赦院。帝令次日设宴会文武大臣。赏王贲千金，赐蒙毅白银千两。

话说燕王殿下高渐离，见国主逃奔辽东，亦自私奔至秦，改名庸保，来伏事东宫扶苏太子。此人善击筑，太子取留，不在话下。

秦二十七年七月，始皇登殿问诸臣曰：“朕践祚以来，国势高强，兵威将勇，六国已灭其五，尚有东齐未下。”问李斯：“举何人伐之？”李斯奏曰：“臣举王贲为将，攻齐。”帝依奏，宣王贲曰：“此事如何？”王贲奏上：“我王，古云养军千日，用在一朝。臣赤心报国。乞兵二十万，蒙恬为先锋，蒙毅为副将，董翳为末将。”次日，讲武殿交兵二十万，往东齐。在路行兵

齐有细作，打探得闻王贲伐齐，便报与孟尝君，言：“今始皇令王贲兴兵二十万伐齐，取自钧旨。”孟尝君来奏齐王曰：“秦皇令王贲提兵二十万伐齐，取我王圣旨。”齐王听了大惊，敕问：“卿等此事若何？”孟尝君再奏曰：“臣乞主将吴辛为先锋，吴广为副将，田资为末将，田策为合后将；乞兵五万，前去退秦兵。”

人马出城，来到齐魏关，团驻人马。

秦将王贲，路上行兵，来到关前下寨。两边擂鼓扬旗。秦阵先锋蒙恬上阵，齐阵撞出吴辛上阵。二将打话不同便战。二将场中宛转，杀气腾空。一来一往，似风翻身；一上一下，如鸦展翅。刀来，横枪隔过；枪至，斜抹尖虚。隔过处，遇空即施；斜抹来，逢虚即下。日下昏笼尘土暗，场中踏遍马蹄痕。

二将才交三十合，蒙恬诈败，吴辛赶上来。被蒙恬一刀斩首翻身落马。蒙恬赶杀。吴广出阵，为哥哥报仇。蒙恬出阵战，交三十合，吴广败走。蒙恬赶将来。吴广插了枪，拈弓搭箭，翻身射三只连珠箭来，都被蒙恬闪了。吴广大败。蒙恬收兵。各人回阵。

吴广告覆主将孟尝君招讨：“聊施一计劫秦寨，恁地恁地。”孟尝君大喜，今夜传令，令田资，田策为策应将军，吴广带五百人偷营劫寨。

王贲当晚军中坐定，忽然一阵风过，王贲把风一嗅，言：“今夜有人来劫寨。”传下钧令，教诸军提备：李信在左畔，蒙毅在右畔。诸将依令。只见得，诗曰：

夜久无云天练净，月华如水正三更。

吴广听得鼓已三更，提兵前去劫寨。果见四下小兵困乏。入到中军，并没一兵一卒。吴广思之：莫不有计？不如将兵便走。只见四下锣声响，伏兵起：左畔撞出少壮英勇将李信人马，右畔撞出年少猛烈将蒙毅人兵。万弩齐施，诸军喊杀连天。吴广五百人，尽行杀死，只走得吴广一人性命回归。

巴得次日天明，齐将田资定计杀秦王人兵，告招讨：“恁地恁地，杀秦兵报仇。”孟尝君依计，令田策五千人，退十五里下寨，小松岭下左畔埋伏。令吴广领五千兵右畔埋伏。田资为引战将。孟尝君大悦：“此计甚妙。”齐阵撞出田资，立马当头，厉声高叫。秦阵撞出蒙毅。二将大战三十合，田资败走，蒙毅疾追。田资回马再战二十余合，大败。蒙毅招起人夫，追杀十五里。只闻一棒锣声，左畔田策五千人马撞出，右畔吴广五千人马撞出。田资勒回马头杀进。蒙毅被齐兵陷在小松岭下，杀得三军大乱，死尸遍野，鲜血坑流。只走得伤刀中箭之军，约三五百人。蒙毅点兵，折了五千余人。归秦阵，告王贲招讨。

招讨提兵来至小松岭下团兵，擂鼓摇旗，布五方阵。只见五方旗团团旋转，两刃刀密密环围；长枪密布等兵来，弓弩连排防阵后；远看旗号似团花，近睹剑锋如雪白；刺绣门旗飞两边，一员猛将出离军，乃是李信，厉声高叫，索齐阵有甚名将，愿求挑战。

齐阵田策看见摆下五方阵，便排下一字阵对它。怎见得一字阵？但见前排一字，后列三重；白旗白号占西方，皂纛皂雕居北界；枪排柳叶成行密布向前，刀列雁翎上路先排向后；风吹紫号两边开，一位将军临阵上。

田策临阵，与李信对话不同，才战三十合，田策败走。李信赶将来。田策拨回马，再战二十余合。李信败走。田策赶上。李信不用长刀，拈弓取箭，翻身背射一箭，喝声“中”，只见田策落马而死。诗曰：

争知一点无情物，透甲穿袍一命终。

田策已死。李信赶杀将来，齐兵大败，退□□□□下寨。王贲兵赶将来，至齐城下寨。

吴广上阵，索秦将出战。蒙毅出马，对话不同，便战。少顷，蒙毅败。吴广赶将来。前马不去，后马赶将来，二马相并，蒙毅举刀斩却吴广。齐兵大败，入城紧紧把住不出。

孟尝君奏齐王：“亏折三员上将，折兵三万余人。秦将威猛难当。”齐王问田文：“何如？”田文奏曰：“不可敌，只可降。”齐王写退疆地五百里，十车金宝，齐王开城，遂降王贲。王贲领兵二十万入城，差李信权职，拘囚齐王，逼令索讨七十二郡经图，降秦纳土。

齐王无计，令差邹阔，限半月，具经图降秦。果半月，经图来到。监收齐王，班师回国。至京兆府。

次早，始皇登殿。阶前文武，山呼已毕，奏曰：“臣取齐邦已了，七十二郡经图，十车金宝，拘收齐王，前来纳降。”帝闻奏大悦，令将齐王拘收阳周，后齐王饿而死。

始皇灭齐，并天下，乃为一统。两班文武，贺王万全之喜，洪福齐天。方称皇帝。乃为水德，天下尚黑。帝设宴，待文武。诗曰：

遍地舞茵铺锦绣，当筵歌拍捧红裙。

酒至七盏，忽有长太子扶苏奏上：“父王，今日设宴待臣僚，筵中无乐，臣儿见收得家童上客庸保，善击筑，可以筵间供应。”帝令宣至庸保。庸保至殿下，山呼毕。帝问曰：“筵前无乐，闻卿善击筑，卿何不击之？”庸保谨领敕旨，遂击筑。帝闻之甚妙，但渠人应有筵席，令庸保击筑。

此日，座中忽有一大臣司马欣出奏曰：“此击筑之巨，非乃庸保。乃是燕王殿下高渐离也。”始皇惜其善击筑，重赦之。

不觉半载，稍益近之。有高渐离思之，意图为主报仇。每日帝令击筑取乐，高渐离进退无疑。

忽一日，高渐离将刀置筑中，进帝边击之。四近少有近臣，使举筑扑秦皇。秦皇便闪走，高渐离赶扑。秦皇奔走。绛绡宫内，有内侍，见秦皇奔走，高渐离后追。内侍呼：“陛下将剑砍之！”秦皇每负剑，遂忘了，遂得左右呼言，帝遂拔剑以击高渐离。高渐离跌倒。左右近臣缚住，秦皇令诛高渐离身死。诗曰：

忠孝燕臣为故主，将刀藏筑扑秦皇。

渐离不惧身诛死，留得声名万代扬。

自高渐离既诛之后，始皇不令大臣居近。忽有秦宗室奏曰：“天下人来诸侯事秦者，大抵为其主。但一切人皆不可与之近。”帝依奏。凡有诸侯国人，非秦地所生者，一切逐去。李斯亦在逐客数中。李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秦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取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臯之险，割膏腴之地，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至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馱馱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彩。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箏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箏而取昭虞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辞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怒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以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始皇看罢，依奏。遂拜李斯为廷尉。李斯谢恩了，供职。忽有丞相王绾奏道：“陛下新得燕，齐，荆楚之地，相去遐迩，不为置公，无以镇之。请立诸王子分镇，可安反侧也。”始皇下其议廷尉。李斯奏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成属疏远，互相攻击如仇。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为天子守土，故称监。收天下兵器，聚咸阳，销以为钟，铸金人十二，鹿头龙身，神兽也。钟鼓之跗，以猛兽为饰，重各十石，置宫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杰于咸阳，约十三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楼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李斯丞相领圣旨，发文字，下诸郡守监，收兵器，各解赴朝廷。令匠人铸金人十二，鹿头龙身，神兽钟鼓也。诗曰：

始皇吞并混中原，帝业将图万世安。

兵器尽销防虑远，谁知揭木解为竿。

秦二十八年，始皇登殿，谓文武曰：“寡人谋图六合，果愜朕意。意往东行郡县，怎生？”李斯奏曰：“陛下可择吉日，车驾东行。”帝大悦，令司天台官，选择东行。台官准敕旨，选定八月十五日最吉。

秦皇帝令文武官僚护驾东行，李斯先发。圣旨文字下天下诸郡守监，准备迎车接驾。天下诸郡守监科讨牛羊绢帛酒物，迎接圣驾。帝敕令太子扶苏监国，守宗庙。

始皇帝是日离朝，好看皇亲附马按驾随君。宰相尽攀鞍，齐离凤阙；九卿臣皆上马，尽出朝门。路行不使平头辇，宣过龙车马骏负。东海业龙身得罪，罚归座下载明君。早把金鞍亲搭起，上面铺了袞龙巾。君王才上龙车马，文武齐呼万岁声。

始皇御驾东行郡县，上邹峰山，在东海之下，立石颂功业。上秦山，偶值风雨昏暗，不知道路，乃驻车。怎见得风雨？但见天摧地裂，岳撼山崩，沧海震怒；铁锤打中始皇车；太华山前巨灵神，一擘三峰裂。诗曰：

一风撼折三竿竹，十万军声万马奔。

始皇等待雾开，见五松遮盖车驾。秦始皇遂封为五大夫。后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一上高亭日正晡，青山重迭片云无。

万年松树不知数，若个虬枝是大夫。

帝封毕，至山巅立石颂德。从阴道下，禅于梁甫。遂游东海而来。忽遇道士徐甲来上书奏始皇：“东海有三神仙山，山上有长生不死仙药。”帝问：“卿如何得去？”徐甲再奏曰：“陛下可选五百童男，童女，着一使前去。”帝依奏。令近便州郡监，选索童男，童女五百，限十日，如过期赐罪。

果十日，使命讨到童男，童女五百，来献帝。帝大喜，令徐福将军入海求神仙。

徐甲奏曰：“愿陛下往浮江，至于湘山祠。”帝依奏，令车驾来到湘山等候。

徐福入海求神仙。忽然望见一庙宇，来至祠下，但见袅袅祥云影里，腾腾紫雾阴中，巍峨庙宇对名山，幽邃殿庭号福地；中央栋高标螭尾，依稀上接苍穹。琉璃瓦密砌龙鳞，彷彿直高侵碧汉。沉香棋子刻成彩凤翻身，檀木阑干琢就金鸾展翅。便殿砖铺红玛瑙，献台石砌碧琉璃。周回散水，镂金狮子狰狞；屈曲檐楹，碾玉连环莹净。门外苍松踞虎，阶前古桧蟠龙。两廊佳木秀宫槐，千载庙碑存古篆。庙门金牌写道：“三神仙之祠。”

才方来到，始皇敕问：“湘君何神？”偶见神仙奏曰：“尧女舜妻。”忽然见起一阵大风，怎见狂风憊雨？风雷大作，雨雹齐施；电光射一道金蛇，云势驱千里铁骑。当初道摆柳摇松，顷刻飞沙走石。千林败叶走空飞，万里黄沙随地卷。乌风大作，走石飞沙。

始皇见了这般，大怒曰：“寡人特来，愿求不死药，却有这般魍魉邪神，飞沙走石，雨滂沱，唬寡人！”敕令武士，伐湘山树，焚其山。武士领帝旨，各人手持斧刀斫伐树。只见现出一鬼来，怎见得人怕？阴阴密密雾内，缓缓蹶蹶云中，见凛凛敛敛身躯，现邹邹查查相貌，窝窝突突眉，迭迭薄薄眼，瑰瑰赖赖肉，胳膊■■筋，生几根采采色色血晶髭，披一带吉吉料料朱砂发，着一领斑斑烂烂虎豹皮裤，披一副廓廓验验龙鳞甲。诗曰：

勒腰绣带飘飘动，■脚阴云霭霭生。

只见那鬼领娘娘敕旨，东砍西伐，武士人翻倒在地。秦皇头旋眼花，却见庙祠团团而倒。唬得始皇大惊曰：“神仙休来惊怖寡人，令武士休伐树焚山也！”

却见依然无事。始皇方知神仙之灵通显迹，本来求不死之药，今日反祸于

身。五百童男，童女并徐福，尽丧其身。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东巡玉辇委泉台，徐福般船尚未回；  
自是祖龙先下世，不关无路到蓬莱。

当初始皇东巡之时，在泰山路前逢一山鬼，手捧白璧来献帝，对始皇道：“明年祖龙当死。”道罢，悠忽不知去向，乃知是山鬼送讖语也。龙者，君也，知是始皇明年死，但不敢闻奏始皇也。

话说韩人张良，五世相韩。韩被始皇灭了，虏韩王安。张良欲为报仇，闻始皇东巡郡县，不久来矣。先募壮士至阳武县博浪沙等候。始皇过来，坠石打死始皇，为韩王报仇。

不数日，始皇车驾东游至阳武县博浪沙中而过。张良令力士操铁锥，坠石打车。始皇车驾正过其间，只见坠石打将来，石从车驾边跳过去，误中副车。唬得始皇顶门失了三魂，脚板上去了七魄。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嬴政鲸吞六合秋，削平天下虏诸侯。  
山东不是无公子，何事张良独有仇？

始皇问李斯：“何人坠石，敢打寡人车驾？”李斯奏道：“可令武士捉获。”

武士赶上博沙山，追捉。果有一队强兵，发喊坠石。韩国残兵杀至，武士当敌不住，被石打杀百余人。武士奏上始皇。始皇大惊，令武士同李信领兵赶上，杀退韩兵。韩兵大败。张良奔走，往说六国反叛秦皇。秦皇车驾，往琅邪，回京兆府。

二十九年，在中春阳和，方起驾东游。三十一年，徐广奏曰：“更黔首自田土也。”三十二年之碣石，令燕人卢生入海，还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惊，胡者，想必胡虏侵国。遂令蒙恬来问何如。蒙恬奏曰：“须用发将镇守边疆。”

帝令蒙恬，兴兵三十万，北伐匈奴，抵拒收河南地四十四县，可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临洮至辽东之地延袤万余里，镇压边疆。

蒙恬领圣旨，起发大兵三十万，为招讨，往河南，起集万民，赴沙场，筑长城万里。威振匈奴。

始皇灭六国，天下一统。本指望从一世传至二世，三世及于万世，为天子。俄有童谣云：“亡秦者胡也。”于是乃遣蒙恬筑城，以防胡人也。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祖舜宗尧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  
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

蒙恬往北塞为招讨，管领三十万人，文字下诸郡，三丁抽一，来赴沙场

，筑起城墙，不问士宦豪杰之家，尽行起发赴场，如违，差兵捉拿斩首号令。

宋朝王荆公有诗道：诗曰：

秦皇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

一朝祸起萧墙内，渭水咸阳不复都。

三十四年，李斯丞相奏帝：“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习学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则便。臣请史官，非‘秦记’者皆烧之。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偶语诗书弃市。是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唯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耳。若欲有学法者，斩首。”

后坑儒四百余人，孔子之后，家藏诗书于屋壁，秦皇只留“周易”之书，乃是卜筮之书也，不毁。其余诗书尽行焚毁无留。

始皇又以咸阳人多，先王宫殿小，乃营作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南儒章碣有咏史诗道：诗曰：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始皇作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阿房宫未成，乃发骊山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令分作阿房宫。计宫有三百，关外四百余。徙骊邑五万家。士农不事十岁。有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狱吏得亲幸，博士备员弗用，大臣，皆受成事。士畏忌讳，谀佞不敢端言其过。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贪于权势。”于是侯生等乃亡去。

始皇大怒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若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令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筑城墙，即便启行。

三十七年冬十月，始皇出游。左丞相李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羡慕，请从，上许之。

十一月，行至云梦，浮江，下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立石刻

颂秦德；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车府令行符玺事，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在赵高所，未授使者。

秋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李斯见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载辒凉车中。独子胡亥，赵高，并所幸者五六人知之。

赵高者，生而隐居。始皇闻其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使教胡亥决狱。胡亥幸之。赵高有罪，始皇令蒙毅治之。毅当高法应死。始皇以高敏于事，赦之，复其官。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乃与丞相李斯言：“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群臣皆莫知。”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辒凉车。后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年年游览不曾停，天下山川欲遍经。

堪笑沙丘才过处，銮舆风起鲍鱼腥。

始皇已崩。李斯秘不发丧。乃将帝尸与鲍鱼同载，使臣下只闻鲍鱼腥气，不知始皇尸肉臭腐也。

赵高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胡亥曰：“明父知子，父之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胡亥曰：“废兄扶苏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而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矣。吾不为也。”赵高曰：“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愿子遂之。”胡亥叹曰：“今大事不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

赵高与丞相谋。李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赵高议曰：“高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皇以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好士，即位，必当以蒙恬为丞相。君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赵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可以为嗣。”

李斯曰：“君其反位。斯奉王之诏，听天之命。”赵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明圣？”斯曰：“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

赵高曰：“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天下，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君何见之晚？”斯曰：“晋易太子，齐桓兄弟争位，纣王杀亲戚，三者余逆天而宗庙不血食。斯其由人哉。安足为谋！”赵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则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

李斯乃仰天垂泪曰：“独遭乱世，既不能死，安托命哉。”乃与高诈为始

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扶苏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与太子居外，不匡正，亦宜赐死。”遂发使命，赍鸩酒，封剑而去，往到长城。

太子扶苏，蒙恬来接圣旨，拆开看，道是：“扶苏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蒙恬居外不匡正，亦宜赐死。”使命斟下鸩酒，与扶苏服曰：“汝不怨望朝廷！”扶苏先逼杀蒙恬饮鸩酒。蒙恬告使命曰：“不知皇帝先赐主公死么，后赐蒙恬死？”使命曰：“赐太子先饮酒而死，后令蒙恬死。若不先饮鸩酒，有违父王圣旨，为人之子，不得不孝。”

扶苏先服酒已死。蒙恬未肯服鸩酒而亡。使命曰：“太子先死，将军只得俱亡，何乃推延？”蒙恬曰：“吾乃何罪？”使命言之蒙恬曰：“君之过矣，而卿弟蒙毅有大罪，法及内史。”蒙恬曰：“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虽系囚，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敢忘先王也。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服鸩酒自杀。李斯谋藏诏书，遣使诈敕赐扶苏死。后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举国贤良尽泪垂，扶苏屈死树边时。

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秦人恨李斯。

话说胡亥发丧。至咸阳，赵高，李斯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于骊山，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死者甚众。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大事毕，尽将工匠赐鸩酒，尽皆死也。

二世皇帝即位，年方二十一岁，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效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

春，二世东行郡县，至辽东而还。夏，至咸阳。二世乃尊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伏，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赵高曰：“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主上生平不喜底。”二世乃行诛杀大臣及诸公子，以过罪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三郎盖谓中郎，外郎，散郎，官名也。

郡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二世皇帝曰：“先帝营阿房宫，今释弗就，是彰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

秋七月，戍卒阳城人陈蕲。是时，发间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

，吴广皆为屯长。会天大雨，道路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诈称公子项燕，称大楚。

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入据陈。陈胜既入陈，张耳，陈余诣门上谒。陈中父老请立陈胜为楚王。涉以问耳，余，对曰：“秦为无道，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

九月，沛人刘邦起兵于沛下；相人项梁起兵于吴；狄人田儵起兵于齐。

刘邦字季，为人隆准龙颜，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初为泗上亭长。秦十二里一亭，亭置二长，主督盗贼，为县送徒人往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逃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

刘季被酒，夜经泽中，有一大蛇当道。季援剑向前挥之，其蛇两段，白气上升空中。夜有一白衣老妪哭而言曰：“吾子西方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被赤帝子斩之。”道罢，忽然不见。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白蛇初断路难通，汉祖龙泉血刃红；

不是咸阳将瓦解，素灵那哭月明中。

刘季亡匿于芒砀山泽岩石伴间，数有奇怪。沛中闻之，子弟多往附之者。沛令欲以沛应之，掾主吏萧何，曹参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时刘季之众已数千百人矣。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门迎刘季，立为沛公。曹参，萧何等为收沛中子弟，得三千人，以应沛公。

外有项梁者，楚将项燕子也。常杀人，与兄子项籍避仇吴中。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力过人。会稽太守殷通闻陈胜起，欲发兵以应胜，使项梁及桓楚将。

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有项籍知之耳。”项梁乃出诫侄子项籍提刃居外，梁复入与太守坐曰：“请召项籍，令使命去召桓楚。”太子许诺，召籍入。

须臾，梁瞬视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刃，斩太守头。项梁持太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皆惧，人莫敢起。

项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项梁为会稽太守，项籍为裨将，巡下县。籍是时年方二十四，力敌万夫，有拔山举鼎之威。

话说田儵者，故齐王族也。儵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杰人。陈王令周布徇地至狄，狄城太守田儵，佯缚其奴，之庭欲谒见狄令，因击杀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也。”田儵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布。周布军还去。田儵率兵东略齐地。

二年冬十月，泗川监平将兵围沛公于丰。沛公出与战，破之，令雍齿守丰。

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二世数谲让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乃阿二世意，以书对曰：“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

剽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蠡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怀王孙心。夏六月，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望也。

郎中赵高恃恩专恣，以私怨诛杀人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也。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宫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

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常居禁中，事皆决于赵高。高闻李斯以为言，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之，为位卑贱，不敢言。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居深宫，欲见无阶。”赵高曰：“请为君侯上闻语君。”于是，赵高待二世方宴乐，妇人居前，令人告丞相曰：“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二世怒曰：“吾尝多闲日，丞相不奏事；吾方私燕乐，丞相辄来奏事！”

赵高因曰：“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太守，与寇盗通同。且丞相外权重于陛下。”二世大怒，遣使按验三川守监与盗通，同状，下斯就狱，根勘招伏。二世大怒，令赵高治之，责李斯与子李由反谋状。

李斯，李由虽无罪犯，枉受其罪，只得枉招。款状奏上二世，二世喜曰：“微赵高，几为丞相所卖！”遂具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李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手，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狗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灭三族。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望南归；

功臣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二世乃以赵高为丞相，事无大小，皆就赵高决之。

话说项梁兴兵已破章邯。章邯引兵至定陶。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臣为君畏之。”梁弗听，乃令宋义使于齐，中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臣论武信君项梁军必败。”既而章邯已破项梁，乃渡河北击赵。赵数请救于楚。

高陵君显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兵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楚王召宋义以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以救赵。诸别将皆属。

宋义号为卿子冠军。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者为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之杀项梁，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剽悍猾贼，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怀王乃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兵卒以伐秦。

三年冬十月，宋义行兵至安阳不进。项羽曰：“秦围赵急，宜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虬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义。”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豆，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弱秦强，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

十一月，项羽即其帐中斩宋义，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焚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于是，与秦兵遇，九战，大破之。

高阳人酈食其，为里监门。沛公麾下骑士适食其里中人。食其见谓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之所愿从游。”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说也。”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谒沛公，方踞牀，令二女子洗足。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路入高阳感酈生，逢时长揖便论兵。

最怜伏轼东游日，下尽齐王七十城。

沛公召见酈生。酈生长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生上坐，谢之。酈生因言六国纵横时事。

沛公大喜，赐酈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酈生曰：“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八达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

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酈食其为广野君。酈生常为说客，奉使诸侯。

初，丞相赵高，欲专秦权，恐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或默或言。赵高阴中谓诸臣曰：“有人言鹿者，以法治之。”后群臣皆畏赵高，莫敢言其过。鹿之与马，非有疑似相类之形，指鹿为马，人莫敢言，则瞽其君之目矣。以忠言为欺，以谗言为信，而人莫敢议，则聋其君之耳矣。二世不知验焉。固不待陈胜，吴广，刘季，项羽之入关，而望夷之贼已迫，至被杀，而终不悟也。

赵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章邯等军数却，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率其众西响。沛公将数万人已图武关。

赵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诈病不朝见。因与女婿咸阳令阎乐谋置易上，更立子婴，阎乐将吏卒千余人，入望夷宫。杀二世胡亥。胡亥曰：“告阎乐，吾乞一郡为王。”阎乐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阎乐又弗许。又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诛陛下。”道未毕，引兵进杀二世。有胡曾诗为证。诗曰：

一朝阎乐统群凶，二世朝廷扫地空。

唯有渭川流不尽，至今犹绕望夷宫。

阎乐报赵高。赵高将二世宝玺佩带，左右百客莫肯从之上殿。高自知天意，不敢篡夺，乃与群臣公子曰：“秦故国称王。只有始皇帝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则秦地益小，不可以空名为帝，宜降为王，如故。”乃立子婴为秦王，授之玺。子婴即位。子婴曰：“丞相赵高杀二世，恐群臣诛之，乃佯以义立我，使我斋见庙，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

高令人请子婴谒宗庙，已数人催促，子婴不行。丞相果自往向子婴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暗藏伏武士数十人在帷幕后，则杀赵高于秦宫，夷其三族。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汉祖西征秉白旄，子婴宗庙委波涛。

谁怜君有翻身术，解向秦宫杀赵高。

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军，至灞上，子婴以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到轺道旁，归降沛公。

当时，诸将请诛杀子婴。沛公道：“始怀王遣我，故以我为人宽容大度。且它人已降服，杀降不祥。吾不为也。”乃以子婴属吏。

沛公西入咸阳，还兵灞上，召父老豪杰，来与之约。问父老曰：“尔等苦秦苛虐之法已久，诸侯当来约先入关者，得为王，今吾先入关，当为关中王。今与尔等约法令三章：有杀人者，教尔者如杀；伤人底及做盗贼底，各以其罪治之。其余秦王严法，一回除去。凡我之兴师此来，为诛无道秦与尔父老除害，非敢有所侵夺。尔父老每休怕惧。”父老听得此言，喜欢之甚。各牵牛扛酒

，来沛公军前犒军。只怕沛公不来关中为王也。

项羽为见沛公已入关中，怏怏不悦。统率章邯兵攻新安田地，将秦降卒二十万人，一夜尽行坑杀，不留一人。沛公遣兵去函谷关隘处守把了。

项羽长驱而来，攻破了关，把咸阳城内尽行戮诛，把咸阳宫室不问官民底，将一炬火烧荡一空。火至三月不灭。发兵将始皇冢掘了，取去殉葬金宝。把那秦皇底骸骨撒放荒郊。

正月，项羽入关，尊怀王为义帝，自立为西楚霸王。立沛公为汉王。徙魏王豹为魏王。徙赵王歇为赵王。徙燕王广为辽东王。徙齐王田市胶东王。立郑昌为韩王。分封六国后，各罢兵就国。

当年十月，项羽令人促义帝就国，密地令将军吴芮，黔布等伏兵江中，将义帝杀了。诗曰：

义帝南迁路入郴，国亡身死乱山深。

不知埋骨穷泉后，几度西陵片月沉。

沛公听得义帝被项羽谋杀了，统兵来至洛阳新城田地里下寨。有三老董公向马前拦住，进说沛公，上书一道。书曰：“吾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必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无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且率三军，为之素服，以□□□□□□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臣愿王图之。”

沛公看了再三，称善。即日为义帝发丧，临□举哀三日。然后遣使告报诸侯。乃□檄之道：“天下共立义帝，北面而事之为君；今项羽杀之，大逆不道。今寡人悉发关中兵作楚。如三河之士，有倡议愿从诸侯王击项羽者听。”自此檄文一到，如萧何便为沛公守着关中；韩信便登坛授大将印；张良便运筹帷幄，为沛公军师；陈平出奇计，以间楚君臣，故破赵军，捉赵王歇，虏魏王豹；北举赵代，虏齐王广。如破竹之势，迎刃而解。围楚王项羽于垓下。不五年而成帝业，皆自董公遮说仁义之言谏之。

夫以始皇，以诈力取天下，包举宇内，席卷天下，将谓从一世事至万世为皇帝。谁料闾左之戍卒，一呼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中原失鹿，诸将逐之。神器有归，竟输于宽仁爱人沛公。则知秦尚诈力，三世而亡。三代仁义，享国长久。后之有天下者，尚鉴于兹。诗曰：

始皇诈力独称雄，六国皆归掌握中；

北塞长城泥未燥，咸阳宫殿火先红。

痴愚强作千年调，兴感还如一梦通；

断草荒芜斜照外，长江万古水流东。

前汉书续集卷上

时大汉五年十一月八日，项王自刎而死，年三十一岁。赠项王诗曰：

刀剑垓心夜不停，楚歌散尽八千兵。

溃围破敌三更出，失路都无百骑行。

单剑指呼犹斩将，万人辟易尚何惊。

不言决死天亡楚，四海干戈卒未宁。

曹道冲读史至此，作一绝句诗曰：

凭仗威雄势已休，只因不用直臣筹；

可怜八尺英雄体，一旦分张付五侯。

史官学士司马迁曰：“吾闻周生曰：‘周士贤人言，舜目有重瞳，以为羽亦是圣人也。’羽布衣起于陇亩之中，遂将五诸侯兵灭秦。五诸侯道：赵，燕，齐，楚，韩也，按剑面分列。天下诸侯，皆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致终，自古以来未有也。项王经营天下，争战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乌江上，不觉悟也。”司马迁言曰：“项王不知己，不能用贤人，失天下。言天亡项王，非战罪，岂不谬哉！”

西汉君臣论言：马司迁论项王失人甚也，不审项王为人，则司马迁以为过矣。

夫项王有八德：起于陇亩，威服天下者，英雄之致，一也；斩宋义而存报国，断之明，二也；大小七十余阵，未尝败，勇略之深，三也；与仇敌，而不敌人之父者，仁之大矣，四也；割鸿沟而不质汉之妻子，言之厚，五也；势力屈，言天亡我，是知其命者，六也；至乌江而不肯渡者，羞见父老，有耻之，不爱其生，七也；引剑自杀者，知死有分定，八也。细察项王之事，有终有始，功以多矣，过以寡矣。项王言：“天亡我！”非为谬也。

时项王既死，王翳等五人见汉王，将项王头各争功，言已诛项王。汉王亲视项王首，哭曰：“谁杀吾弟？”汉王见五侯功已不定，故如此哭之。王翳等曰：“非臣等所杀，项王自刎而死。”汉王封五侯：吕马童中水侯，王翳射行侯，杨喜赤泉侯，杨武吴防侯，吕胜混阳侯。汉王既封五侯，汉王传令于众军曰：“若得项王家属，无得驱虏杀害，与吾家属无异矣。”

天下已定，大小军兵将士还于洛阳，封其功赏：大者列土而王，有功者为列侯，次者量材任用。乃下令军中，准备行装，来日而起班师。诸军欲准备行装，有人止之曰：“不可还矣，今天下未定，不伏汉者多矣。”王视之，乃子房也。问曰：“不服寡人者，谁也？”子房曰：“今鲁人坚守，城不可下，鲁乃圣人之国也。昔周公封于鲁，教以诗书礼乐，有名儒知古今，若与贤明之士，闭门拒守百日，所患非细。王率精兵伐鲁破矣，然后还兵未晚。今鲁未下

，不可还兵。”汉王曰：“然。”大赏三军。

次日，遂进至鲁。将士拒城。城中诸儒士讲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儒者乐圣人之道义，虽乱世，鼓琴而乐声不绝。闻汉王兵至城下，皆相率而见于城楼上。子房令人于城下呼之曰：“今汉大兵至此，若不降，必屠其城！鲁者仁义之国，岂不从于天下人变？若不降，祸必至矣。”鲁将士曰：“若开门降汉，项王兵至，必灭矣。”鲁人不知项王已死，更欲拒城，以待楚兵来援之。言未毕，汉王曰：“骑士呼城。”再叫曰：“今项王已杀讫！”怕不信，乃以项王头转城上去看者。鲁将士卒认的是项王头，方犹豫之际，汉人言曰：“今天下已定，何不早降？”鲁王遂开门出迎汉王。

鲁国既降，汉王召鲁王葬项王于谷城。羽冢在谷城东一十五里。封项王为鲁国公。汉王为羽发丧三日而去。

楚既灭，鲁王百姓皆降，汉王令诸侯皆归关中，入洛阳，商议封赏功臣。时韩信至定陶，信既灭楚将，汉王亦将兵至定陶。百姓拥道，士民夹路，旗枪映日，兵士相睹，尽看驾。早晨过其县，望见一营壁垒雄壮。汉王问左右曰：“何营也？”左右曰：“乃齐王韩信之营。”汉王停骖视之，久看信营。当日汉王心中疑虑，而密问子房曰：“项氏已灭，韩信尚执天下兵权，其信之略，威震四海，天下无敌，吾实畏之。”子房愕然惊恐谓曰：“方今天下初定，大王不宜有此疑心，恐有泄漏。信若有变，非羽之敌也。信之威畏，王自思之。”汉王问曰：“自古丧大业宗祧者，其所斩有由矣。三世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政失，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

诗云：

见有春秋传，谁人赛霸王。  
到头难比福，随分莫争强。  
看遍英雄传，多因名利亡。  
全身能远害，唯有汉张良。

又诗：

拔山力尽战无休，盖世英雄不自由。  
帝业不成非智浅，皇天亦辅汉炎刘。

韩元帅到定陶县下营定，汉王宣元帅。元帅与众官见帝。汉王言曰：“朕以齐国与太子刘长也，今封尔为楚王。”元帅不喜。汉王曰：“楚有十年粮，十万勇兵，何有不如齐国也？”信见汉王不悦，信方受楚王之印，谢恩毕。又宣彭越为达成侯，宣英布封九江王。各受印谢恩讫。汉王传旨：“其余众将，寡人还长安之日，有功者迁赏。”来日军行，驾至泗水，诸将等上疏云：

楚王韩信顿首拜上：陛下圣文神武，治乱安危。臣等一生忠义，千古功名

，以死战于垓前，施智谋于阵上。战必胜，功必取。方今天下平定，干戈已息，非士卒之功，皆陛下洪福。臣等谨上疏，请陛下立尊号，放大赦，以慰天下民心。有功者宜加奖赉，录用子孙。信等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疏。高祖听奏，大喜曰：“寡人到长安再共文武商议。”众官各归营。

有日，驾到咸阳，高祖归宫，众将各归宅。第三日，汉王升殿，聚大臣，放赦遍行天下。子房，萧何等众官上贺：“自垓下灭楚之后，有功者封官，无功者受赏。天下亦定。”汉王曰：“未定。”子房奏曰：“臣不达上意。”王曰：“虽然楚灭，朕恨二人不得，吾乃不安。”子房曰：“何人？”帝曰：“楚臣司马钟离昧，季布二人未获，朕仇不解。”子房奏曰：“惧者乃项王也。今楚灭，何愁二匹夫乎？我王降诏，遍行天下，若藏钟离昧，季布者，灭九族；若获到官，千金赏，万户侯。”子房奏毕，高祖即行圣旨诏行天下，拘刷钟离昧，季布二人。不因行此圣旨，致使君臣失义；信有十大功劳，变作斩鬼！

今有富民朱长者，闲坐自思：汉王行诏刷钟离昧，季布二人，若有隐藏之家，九族遭诛。今家中有一人，随唤问之：“尔莫非钟离昧，季布乎？”其人言曰：“然。”长者心乱。布曰：“佐楚之将，与汉冤仇。今日楚灭，无处安身，自货其身于宅中。今闻汉王诏书，千金赏，万户侯，布乃谢主公恩养一载，缚布到官，愿主公请功受赏。”长者曰：“既足下国之将，吾争忍受此之名利？你且只隐吾宅中，今长安我探虚实。”

长者谒夏侯婴，到长安，共婴相见。婴曰：“恩兄何来？”朱公曰：“吾有少事告尊兄。”婴曰：“何事？”朱公曰：“今季布见在我宅中，如何救之？”婴半晌不语，多时，告：“兄可休忧虑。”茶饭酒毕。

至来日，百官朝帝。夏侯婴出班奏曰：“王可寻思？”帝曰：“但奏，寡人随之。”“臣问帝诏遍行天下，拘刷钟离昧，季布二人，至今不得；切恐刷得紧急，别生事端，如之奈何？莫若陛下放赦二人，决得其人。”帝曰：“善。”即日遍行大赦，书云：

楚之臣钟离昧，季布二人，赦到投首到官者无罪，官职依旧封之。如一月出者，依封；月外出者，复罪如先；依诏治罪。

婴出朝到宅，见长者。朱公问：“奏帝如何？”婴言：“帝与之专赦二人。”朱公既得言，回说与季布，乃谢长者。长者修书与季布见夏侯婴。

次日，见汉王，奏曰：“有季布投赦来谢恩。”汉王大喜，即宣季布至。王曰：“卿既为亡国之臣，合当万死，是各佐其主。今放大赦，免卿等二人。卿在楚封右司马，今依楚封，为汉司马。”季布顿首再拜：“臣乃亡国之臣，礼当万死，今谢陛下圣恩。却依楚封官职，无可报王之恩。”

有一日，驾坐有怒色。子房奏曰：“天下太平，万民安业，陛下何怒？臣不达上意。”帝曰：“朕昨放赦，免楚二将之罪，季布来朝，钟离昧为何不至？”季布听言，出班奏曰：“今有楚王韩信，怀大王夺印之冤，齐王改楚王之恨，诏赦楚将，二次刷季布出来。有钟离昧不出，被韩信藏之，请大王圣鉴不错。”諛高皇魂不着体，叹曰：“官高职贵，上有谋心，忘其乞食漂母，为胯下之人！”帝拂袖而归宫，文武皆退。

使传旨宣子房，萧何入内见帝。帝具说韩信藏钟离昧之事：“要设一计捉韩信，二相勿推。”子房，萧何二人皆顿首请罪，奏曰“陛下新立韩信为楚王，方今天下大事既定，岂有别意？今陛下见此小可之人，便欲擒之，逼之太急，此人必反，若反，汉之天下未能保也。请陛下慢图之。”帝不从，二人且退。

陈平于相府院才坐，忽有使命至，奉帝诏陈平。陈平既随使入内。帝问平曰：“胯夫私藏钟离昧，有欺朕之意。朕今欲擒之。”平曰：“信有万变之术，鬼神不测之机，量平机见，怎谩信。”再问平，平无言可答。

帝令近人监伴三日不放出内。帝亦不朝。至四日，汉王宣陈平问：“卿尔不言一计，当殿先斩尔身，后灭九族。”陈平再奏曰：“钓鳌须凭香饵，打虎只要游子，不得二，鳌虎不能近也。今料信计难矣。陛下亲行，信可得也。”帝曰：“计将安出？”陈平曰：“陛下先教颁诏，遍行天下言巡游，信可得也。”帝曰：“卿言甚当。”放平出内。

子房，萧何议帝四日不朝，陈平三日不放出内，有甚事？正念间，人报曰：“陈平至。”二人迎平而问曰：“公与帝三日议何事？”平曰：“汉王巡游。”子房叹曰：“楚韩信休也！”

随驾巡游去军吏官员人等，收拾行装，闹却咸阳。天下太平常有细作，离乱岂无奸人？今有大夫孙安在咸阳，密听汉王行事，闻天子巡游，唬杀孙安：“捉我王公去也！”

孙安急来报，楚韩信见孙安咸阳而来，问曰：“何事？”孙安曰：“天子巡游。”韩信离坐，仰告天曰：“四海晏然，万民乐业，此乃帝之恩德，亲临抚恤，真难得也。”孙安奏曰：“大王错矣。非抚万民，专来擒大王。”信见此言，惊而问曰：“为何？”孙安曰：“近有季布，帝赦其罪，为大王私藏钟离昧，无计取之，诈称巡游，来就大王。大王可熟思之。”韩信道：“无此事！我不曾负汉，汉不负我。”

左车言曰：“汉王三次负大王之功，王常言汉不负王，因为私藏钟离昧否？”信曰：“然。二次诏赦，隐不出，合得甚罪？”左车曰：“罔君欺上，果有振主之威。据此可出兵二十万，驻于徐州之西。主为坐寨而问不动，使汉更

有机谋，不敢正视楚国。”韩信曰：“若依公语，使信疑汉，不尽忠孝之心。”周叔告楚王曰：“观汉王谋心多日矣，左车高论长也。愿王思之。”使信心乱不随。

有一日，人报曰：“汉王提兵三十万，今在徐州西下营。”唬韩信心不知高下：果有此事，如何决矣！

一人出，乃钟离昧，告楚王曰：“今时难悔，君疑王有振主之威。见今天下太平，焉用大王？大王休愁，今昧不怕死，愿从大王献与帝梟首，终不免大王之罪。虽汉王提兵驻徐州，不敢犯楚。王若依左车之言，今晚出兵二十万，我王万无一失。如别思之，国破家亡，彼时悔之晚矣。”韩信曰：“吾岂不自知，汉王不负我，我岂能负汉乎？”左右将钟离昧斩讫。

韩信引百官，将钟离昧首级献与汉王，至帐下立。汉王问信：“尔藏钟离昧，今你虽斩首，尔合得甚罪？”令左右监押韩信还咸阳，便要斩首。子房知，急谏汉王曰：“韩信有盖世功名，灭楚王。我王为帝，掌握天下，享富贵，皆是韩信也。我王思之。”汉王沉吟半晌：“朕思卿累有欺吾之心，合当斩首；为卿有立国之功，免卿死罪。去大楚之军权，封卿为淮阴侯，只于咸阳住坐，不令去下邳。”韩信点首惭愧，羞懒而归。到彼安下处，甚是消疏，感心不能进食。每日独言独坐，并无一人相问，衣食不给。长叹曰：“自骂懊恨。懊恨不听蒯通，左车，孙安，周叔之言，果有今日！”韩信自作一绝，诗云：

收秦燕赵略三齐，破楚封王事得宜。

不用蒯通周叔计，遭擒削职悔时迟。

时有子房独坐思想：高祖将韩信欲斩之，更夺了军权，虽亦免罪，久后不免死于汉王之手。

话分两头。大汉九年夏六月，大番军入界，见至代州北下寨。教急入长安报与阁门大使。使奏曰：“今有番军入界。”汉王不悦，问众人：“谁可为大将军征敌番军去？”陈平奏曰：“欲要番军退，必用武骑将陈豨。”汉王准奏，宣陈豨受印于枢密院，交兵二十万，将韩信应用兵器衣甲吩咐与陈豨。陈豨于朝内谢恩，出朝来，因从韩信宅门前过。陈豨思惟，就向楚王求一计。至宅门下马，豨见信，礼毕，豨曰：“特来大王求一小计。”楚王叹嗟不止。陈豨思上心来：吾若退讫番军，有多少勋业？想楚王有十大灭楚功名，坐家致仕。信曰：“陈豨休说。”陈豨将楚王手相从出门，避信上马。豨执鞭而问信曰：“豨就于雁门兴业，谋夺刘氏江山？”信曰：“尔能为拼死乎？”豨问曰：“的实从焉。”即领大军二十万星夜北行。

数日，早至代州城。逢番军，战于大野。番军大败，各各逃生。收兵罢战。陈豨得胜，领兵入城，与众官升厅，置酒饮宴。茶饭毕，陈豨执盏乃告众官

曰：“番军大败，皆赖众官员也，非吾之功。今问众将士，想汉王有始无终，损灭诸侯，思新忘旧。昔日楚王韩信盖世之功，至今坐家致仕。久后咱都如此也！咱众官员就此处买马积草，共同谋夺刘氏江山。”众将大悦，都称其反。手下五十万军，屯于代州，闭门不出，自称雁门王。周围阻路，不通往来，商旅告知太原魏王。魏王写表，奏知高皇。

高皇将表看之不尽，说高祖龙颜失色：朕思之，陈豨造反，多因为寡人与陈豨军屯衣甲器物，是他韩信执用的物件，以此上仇寡人之冤。韩信与陈豨临出征，就他宅上同谋反之情。高皇即宣陈平：“今有陈豨反，谁可敌之？”陈平曰：“英布，彭越二将可亦敌之，除此无人可敌。”

圣旨未曾宣二将，有人报韩信：“今高皇宣英布，彭越出征陈豨。”韩信先修书与英布，彭越：“不可还朝。”信与奸细人于梁王宅下书。梁王见其书上，韩信坐家致仕，袖手无言，嗟叹不止。有人报曰：“高皇圣旨，今雁门陈豨反了，宣梁王。”梁王不悦，茶饭毕，送使还朝。梁王言：“我还朝，吾与韩信一般！”

高皇宣英布。英布已知韩信书中启覆，不受诏敕。高皇见二将不来，口生疑心。韩信坐家，作念：高皇，尔乃徐州丰沛人也，亩陇生计，好酒及色；少为亭长，因解罪囚到芒荡山，得逃避罪，断其白蛇，亦何豪强。与项羽兵分两路，收秦二世江山。汉楚同议，先入关者，秋毫无犯，约法三章，再定新律五刑。还兵东归，立诸侯弘振。项羽将勇，范增辅谋，左迁诸侯之权，自立西楚霸王。汉王南过栈道，于褒州仗着萧何三箭之功，举信一人之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赫燕收赵，涉西河，虏魏豹，擒夏悦，斩章邯。赶田横于海岛，逼霸王到乌江。立帝之基。灭楚以来，四海安宁，民皆快乐，万里闻风，一鼓而收之。信望衣锦食肉，谁指望夺印怀仇，不似芒荡山下累求良士。今日成帝业后，看大臣有如泥土。早知你有始无终，且不如楚项羽前提牌执戟。谩图五载，创的大功，却坐家致仕，无由所诉。自作诗一绝，嗟叹云：

韩信功劳十大强，悬头无语怨高皇。

早知负我图劳力，悔不当初顺霸王。

话分两头。高祖升殿设朝，问群臣：“朕思陈豨代州霸城造反，谁能敌之？”见班部中萧何奏曰：“陈豨兵机深厚，谋计多能，不在韩信之后，有鬼神之机。在朝将相，尽皆老矣。楚灭以来，诸侯各分地面，治宰救民，天下平定，不习剑戟，稳坐琴堂。有武艺者去其军权，在朝文武不无吕望之机，回顾韩信之人。我王圣鉴，欲擒陈豨，除非韩信也。”高皇惶恐：“萧何，寡人怀韩信追楚王之权，若用此人，与陈豨同谋。朕观班中臣宰，多半而鬓发斑白，无人掌帅，寡人御驾亲征，迎敌陈豨，除河东万姓之灾，免黎民涂炭之苦。”敕

令吕后设治国事，萧何监理朝纲，周勃为招讨使，王陵封受大将军，灌婴为合后，使酈商，柴武左右将，樊哙为前步先锋。御林兵五十万，选吉日行兵。

驾入后宫，吕后接驾入明阳宫。吕后与高皇对坐。须臾乐奏，樽酒毕，御膳罢。至天晚，凤烛齐明。吕后再进樽酒与高皇。高皇意下如何？有诗为证。

诗曰：

懒顾杯中酒，频思塞上忧。

吕后见高皇龙颜不悦，问：“大王，方今天下和平，四海来朝，万民乐业，五谷丰登；秦楚疆封，尽属刘氏社稷。岂不想，足者常足也，祸莫大于不知足。大王怀愁者甚也？”高皇曰：“今有太原魏豹写表来申，代州陈豨反矣，自称雁门王，手下有数员战将，更挑了寡人上驷军二十万，朝野无人可敌。朕当御驾亲征。胸怀二忧也：外有陈豨之患，内有韩信之忧，内外困心。所以朕之烦恼。尔敢持内罪杀信乎？”吕后曰：“臣愿领陛下圣旨。”

高皇一宵无寐，至天明，御兵征行。吕后，萧何文武百官，送高皇上路。于前者先锋使樊哙，合后者略阵将灌婴，大将军王陵，招讨使周勃二人，次序着高皇车驾，五十万雄兵，雁翅而分行；三百战将，鱼鳞似相逐。五万军青红遍野，杂彩旗映日遮天。人行动疾如流水，马骤时紧似飞腾。前后数日，至于汾阳。晓夜行程不住，直至代州西四十里下寨。

高皇坐龙宝帐，两下排列文武百官。高皇问大臣曰：“朕欲来讨陈豨，怎生用兵？”陈平奏曰：“陈豨足智多谋，若使用兵，不知地面，恐落反贼奸计。使宣随何将金赍赏招请去，如受者职主加封；如不受，用兵杀之。”高皇：“依卿所奏。”

随何赍金千两，将敕诏到于代州城下，见城门紧闭。听得城里鼓乐喧天。随何使近人报知城上人道与陈豨：“今有高皇敕诏金帛招豨。”小卒报知陈豨。陈豨上城与随何打话：“吾乃为千金卖我性命！上大夫随何，尔退！”随何曰：“不受千金，受取官爵。”陈豨冷笑：“吾受汉君命？大夫寻思，楚王韩信如之何？鞍不离马，甲不离身，南征北讨，东荡西除，叶诸侯四海之内皆归于刘氏。推项羽十件大功，立汉王万载兴龙之地。他有疑心，言作功臣，交楚王坐家致仕，却做闲人。吾思此上，故于代州，仗手下二十万雄兵，与汉君争都。如汉君胜，吾甘心而死。如豨胜，与汉下大臣出一口气也！”

随何见陈豨不肯顺汉，回见高皇，备说此事。高皇闻知：“叵耐反臣，誓与决战！”言讫，八月十三日，高皇宣陈平定计。陈平奏曰：“若要捉陈豨，来日王陵领三千骑，于代州城下搦战。陈豨出城，敌做诈输，即便回走。陈豨必来追赶，令照会领兵三万，于深水口川泥弯埋伏，可擒陈豨。”高皇大悦：“真贤才也，依卿所奏。”即便准备来日计谋。

话分两头。陈豨与手下众将安排，赏设三军，连夜饮酒。至二更初，见碧天银河耿耿，宝帐上玉露零零。又见贼星犯于北斗，此乃注兵犯入代州境界。“来日不可放军出城，必有坑陷，战则不利我军也。若战，必待天时。”陈豨传令，告布诸将，严守城垒。众官应诺，亦省会通知，合执兵器。至天明早晨，忽见东南上一队军马，约到三千余骑，如胜也似来，认旗上字是王陵，领兵至代州城下搦战。陈豨号令省会诸军，无得与王陵对话，牢守城门。陈豨见王陵不动。

至八月十三日，陈豨传令：来日与汉军决战。先令副将刘武正东五里芦水北岸，引军二万，分作五队，于营前安青旗二面决胜败，如果不利，截旗营前，以定胜败验之。又令武骑将李德，将马军二万，代州七里滩埋伏，分为五寨，营前安红旗四面，不利即将旗截倒以验之。又令宋公达引马兵二万，离中寨正西北里以来雁门曲河岸，暗军二万，分作五寨，营前安白旗四面，不利将旗截倒，以验法相救。又令牙将陈产引马步军二万，离中营十里以来正北曲路埋伏，兵分为五队，于营前安皂旗四面，恐军不利，截旗为号，即救应外助。令弟陈招于代州城内守把堤备，管勾内外，救应外营提点使，若用汝兵，即倒锦旗二面，如截之，即来救助。又令在城百姓丁壮，尽要上城守护，无得失误。

陈豨言曰：“我管营中，统领上驷军一十万，尽用全副执袋弓弩，四面而埋伏。”长枪短剑，押手而奔，吞五方旗镇，营四位寨。各有阵法。旗幡脚映日遮天，军马动万丈尘埃。外辕门对着里辕门，中军帐前先锋，后有玄武护尉。左有青龙助势，右有白虎盘营。战尘郁郁，杀气腾腾，遮笼四野，蔽塞五方，帐西南取条鹿巷。长计人陈豨正铺谋定计，已早天明。

寅时左右，豨见正南上旗号遮天映日，征鼓振地喧天，兵马如飞。都无一饭间，汉兵至正北面，见龙虎旗引路，五十万御兵随帝，相对着五七里下营。黄罗旗盖下，见三千个锦衣，簇拥二百员战将，遮护高皇，宣周勃排甲马，点勘军兵。

周勃领圣旨，即排一阵，名蛟龙混海。势如蟠虬，屈屈两口，压阵四面旗，睹军前排长枪当锋，后列弓弩攻威。周勃向军阵前便骂：“反贼怎敢无端！汉王有甚亏你，教你前退番军，却向此处造反！吾特来伐罪。”陈豨闻言罢，不语，又见蛟龙阵，心生怒了，即便排一阵，名大鹏金翅阵。头如铍嘴，两翅似征旗遮阵，闪出杂彩旗，点布青红白黑黄，阵圆如飞鹏振翅，军马似竹笋。准备与汉军交战。

周勃传令，交先锋出阵，跃马直取陈豨，二十万御军一齐打阵。两家未见胜败。步军开弓蹬弩，马将舞剑轮刀。怎见得如何厮杀？有诗为证：

人逢短箭高张口，马中长枪不起头。

血如流水尸横算，日月无光天地愁！

陈豨杀的汉军数万余人，尽皆乱走。周勃阜高处见汉军大败，踪马来奏高皇。高皇大惊，敕令众诸侯将五十万兵一齐助杀陈豨。

举旗号，四面见，一齐掩杀。当日两家大兵，雁门东河曲大战，天愁地暗，日月无光。狂风飒飒，杀气腾腾。刀举处人头落地，枪搠处马早翻身，箭如雨点，旗脚翻风。陈兵，汉兵，不分胜败。

陈豨恐本军不利，急向营前再索军号，混来救应。先截西方庚辛金白旗，刘武到来撞开，分作两队，又截红旗，李德军到来杀汉军；又截青旗，宋公达军马到来上阵，又截皂旗，正北上，程彦雄领马军来杀汉军。被陈豨五处兵攻击，救头不救尾，汉军大败，向那西南路上走。被陈豨约到三十余里，教汉皇叫苦不迭。

陈豨收军还于代州，点检兵数，约折勾一百兵人。陈豨排宴赐赏，三军受赏快活。

话分两头。高皇升帐，又宣陈平曰：“朕军与陈豨交战，三次不胜，倒杀寡人一阵。似此怎生的擒这反贼？”陈平奏曰：“我王何忧？虽折军五万，须要正本。陈豨有兵二十万，以后再无续添之兵。于我取军如大海之水，已有续添，取百万之军，亦小可哉。先教太原魏王处军十万，再与陈豨决战。”高皇知陈豨奸雄，足智多谋，恐用兵偷侵长安，遍行随处堤备，严设人兵，守把关口，恐落贼臣奸便。高皇赞陈豨一绝诗云：

元是寒门一壮夫，穷通文武有规模。

料尔福缘名分薄，何能端坐镇方隅。

按《汉书》云：吕后送高皇回来，常思斩韩信之计，中无方便。若高皇征陈豨回来，必见某过也。吕后终日不悦。驾去早经二月有余，令左右请萧何入内。吕后问丞相曰：“高皇出征，临行曾言子童与丞相同谋定计，早获斩韩信，要其愆过，问丞相有什么？”萧何闻言，心中大惊，暗思：韩信未遇，吾曾举荐他挂印，东荡西除，亡秦灭楚，收伏天下。今一统归于刘氏，今作闲人坐家致仕。今亦要将韩信斩首。吕后逼吾定计，不由我矣，实可伤悲。韩信好苦哉！萧何哽咽未对，吕后大怒曰：“丞相不与朝廷分忧，倒与反臣出力！尔当日三箭亦保韩信反乎？”萧何急奏曰：“告娘娘与小臣三日暇，限于私宅中思计如何？”太后准奏。

还于私宅，闷闷而不悦，升厅坐间，有左右人来报，楚王下一妇人，名唤青远，言有机密事要见相公。萧何曰：“唤来。”青远叩厅而拜：“告相公：妾有冤屈之事。韩信教唆陈豨造反，却把妾男长兴杀了。因此妾状告相公。”萧何听妇人言其事，唬得萧何失色，暗引妇人青远入内见太后。萧相言其韩

信教唆陈豨谋反。吕后大惊，问萧相如何。萧何言：“牢中取一罪囚，貌相陈豨，斩之。将首级与使命于城外，将来诈言高皇捉讞陈豨斩首。教使将头入宫，韩信闻之，必然忧恐。更何说韩信入宫，将他问罪，与女人青远对词证之。”太后曰：“此计甚妙。”

即日闻之，杀了陈豨，更听有使命至，将陈豨首级入宫。韩信大怒：打即匹夫，我教你恁的，如何却反了！自作念之间，左右人报与韩信，有萧相门外下马，韩信急忙接着萧相上厅，各序尊卑，礼毕而坐，数巡酒，礼终。萧何言曰：“今有使命到来，将陈豨首级进入宫来，太后设宴，众诸侯群臣尽要入内。楚王今日与吾相同入内，吾于太后行保大王，于楚地依元旧职镇守，如何？”信大悦。

二人出宅，并马而相逐入内来。韩信岂知是赚他之计？至内门里，韩信到萧墙左右，回头不见萧何，韩信拍马言曰：“吾中萧何之计也，不能复去，吾之命逡巡之间亡矣！”俗谚有云：

韩信将军智略多，萧何三箭定山河。

不知勋业翻成怨，成也萧何败也何！

却说吕太后令武士从一壁转过，将信擒下。那金瓜武士推拥着韩信，在吕后殿前。韩信见吕后，执手难言，两泪交流，言声“屈死”。太后笑曰：“高皇有甚亏你处，唆使陈豨雁门造反者？”韩信言曰：“小臣并无此意。”吕后唤那女人青远证言韩信。吕后不容分诉，即传令武士，金瓜簇下。韩信言：“等高皇回朝，臣死也未迟，且看垓下苦战之时。”吕后不从。韩信骂：“无端贱婢，你宫中暗藏沈孳私通，偏无欺君之罪！”

武士押信至未央宫下，建法场。信问曰：“谁为监斩官？”刽子答曰：“萧何为监斩官。”萧何不来，别委监官到来，言曰：“大王知罪三件么？”信曰：“不知三罪。”监官曰：“前南梁盗官马一也。”隐藏钟离昧二也。教唆陈豨反三罪也。”韩信懊悔言道：“我不听蒯通之言，钟离昧之语，误我落在贱人之手！”吕后传令教疾忙下手，赐韩信而死。后有胡曾诗二首为证：

可惜淮阴侯，曾分高祖忧。

三秦如席卷，燕赵刻时收。

夜堰沙囊水，舒斩逆臣头。

高祖无后幸，吕后斩诸侯。

大汉十年九月十一日，韩信归世。其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长安无有一个不下泪，哀哉，哀哉，四方人民嗟叹不息：“可惜枉坏了元帅！”人皆言萧何共吕后定计。当日萧何三箭，登坛拜将。今日成败都是萧何用机，人皆作念

怨之。

大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与陈豨沪紫寨河滩西，被陈豨二十万大兵，分为七队，杀汉军大败，向西南而走。刘武，李德追高皇至近，武把高皇用刃刺之。刘武见红光罩体，紫雾遮身，不能刺之。二将还营，高皇收兵点检，约折兵三万余人。高皇苦苦痛嗟叹不止。升宝帐设群臣问：“朕手下恁这二十员战将，无一个敌得陈豨！”闷闷不悦：“似这般怎生收伏这反贼！”

陈平奏曰：“我王无虑。臣有一计，名曰小会垓也。陛下差使命赍擎宣诏牌印金帛，招收陈豨手下副将刘武，李德，宋公达，程彦雄等四人，若得外攻里应，恁时必得陈豨。”高皇闻奏大悦。

当日，即修诏牌印金帛，夤夜使奸细人谒见刘武等四人去。已至代州东，半夜前后，奸细人至于刘武宅，使人报知。刘武迎至厅上坐。使命言：“小官非是陈豨手下人，吾是汉皇使命。吾将高皇宣诏牌印金帛，欲来招伏四将军。”刘武言：“俺元是汉之臣，焉能肯扶陈豨？”刘武受诏牌金帛了，即请宋公达，李德，程彦雄共同商议。四人受赐赏，各要与汉王建功。使回奏高皇。高皇大喜，即便来日准备外合里应，拿捉陈豨。

当夜，陈豨心神恍惚，卧不安宁。豨出户观其干象，见贼星背于斗牛，四内将星，背入宫外，兼帝星明朗，战敌之辰，注内反外，必有死亡之事。又三日前，打听得长安斩讫韩信也。豨仰面大哭数声，无言览膝，闷闷而不悦。

陈豨思上心来，想：“高皇天子洪福不可共敌。”豨与弟将亲卒老小共三千人马，私地夤夜往北投番国去了。

高祖约会捉陈豨，外攻里应，欲杀之次，不见陈豨。有一人来报曰：“今陈豨领三千人马，亦过雁门关，投番国去了，不能捉之。”

高皇入代州城内，传圣旨，但是陈豨手下反军，尽皆在赦下，免其罪。安抚百姓。将四将加官：“第一刘武，雁门关节度使；宋公达，代郡安抚使；李德，代州节度使；程彦雄，忻州刺史。”加四人官了，四人拜舞谢恩。

高皇加陈平左丞相，兼授代州魏王，陈平谢恩，敕令刘武等统二十万上驷军，永镇北番。高皇驾回长安。

#### 前汉书续集卷中

汉十一年三月初一日，驾征陈豨还朝，百姓香花远接，文武随驾入内。即日升殿，宣太后问韩信如何。吕后曰：“子童领圣旨，九月二十一日未央宫内，斩讫韩信也。”高皇有悔之心。高皇曰：“合等寡人回程，斩之未迟。”吕后奏曰：“我王去时，教子童除之，王何悔之？”高皇闷闷不悦。再问吕后：“韩信死之日，言寡人甚来？”“信毁子童后，言道：悔当日不听蒯通之言

，钟离昧之语，果然落妇人毒手。”高皇曰：“韩信多怨寡人来，想韩信谋反，都是蒯通。谁人与寡人建功寻蒯通去？”陈平奏曰：“此人往日曾言，他家住燕京东柳管村人氏。欲得此人，有上大夫随何与蒯通旧日拜友弟兄，可以得此人。”“准奏。”

随何持诏往燕京来。随何至驿中，燕王接圣旨，拜舞罢，请随何饮宴了，燕王差使引何至柳管村蒯通庄上。随何见一老母，是通母，随何问之。母言：“我儿有风患，不在宅内，往于东庄上去也。”何坐于门首等候间，通从南来，引猪狗而来。何言：“大夫安乐否？”通不听，独言：“这几日将星落在长安，争知他却是死也！”道毕，通将砖瓦打随何，口中或念兵书，或笑。何将通衣服拽住：“大夫你早来念甚来？你是何患疾？”争知诈也。何言：“大夫，今你主人韩信于这九月二十一日，未央宫被吕后斩讫。”蒯通闻之，叫一声屈，气倒在地。何扶之，一饭间苏来，垂泪哭之不绝。

何劝毕，二人请序尊卑，于堂上坐说其事。何言道：“高皇有敕，宣大夫。”通曰：“吾愿往见汉王去。”通辞老母。老母曰：“今汉王来宣我儿，不争你去必性命不保也。”通言：“您儿口中舌在，不能死矣。”

通共随何入长安来至朝门，引通见汉王。拜舞毕，高皇赐通平身。不敢便问。通殿下多时，帝不语。通计策已在心头。通仰面儿大笑三声，却又大哭三声。高皇问通：“尔笑者为何，哭者为何？”陈平搔耳：此人不可问，若问，通必然说也。蒯通便奏：“臣一哭我十年苦战，二哭朝中无人，三哭汉大臣不与通说话。”高皇问：“笑者为何？”“臣一笑一人无道，二笑汉家无智，三笑我王自征。”帝怒而问：“卿因甚恨韩信不反？”通奏：“启陛下，是臣恨信不反，此人不用臣言，故来此处受刃。韩信若听小臣之言，怎死于吕后之手？”高皇大怒，要镬内烹之。通嗟吁：“是合烹小臣唆信反罪！”通点头：“臣理当，时秦朝陆沈，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雄乌杂。秦朝失其天下，天下共逐。高材捷足者先得之。桀犬吠尧，尧非不仁，吠之为非其主也。当知小臣独知韩信，并知陛下。吾受信衣禄，岂不知恩？山东大乱，皆因秦皇无道，到处兴兵，谋臣不圣明辅佐，臣宜尽呈绝伦之才，教信反数次，不纳小臣之言，致必他家受刃，故以哀哉。可惜许大车马，多争天下，任用贤士，纳谏如流。陛下百万雄兵，骁将莫知其数，皆总不及于项羽。立韩信为帅，灭项羽在乌江。如今天下太平，更要韩信则甚？是可亦斩之。臣数信更有十罪，汉大臣皆可以听。通数信十罪：第一，陛下汉中投奔，诸国亦可拜将能定秦，陛下复有故地，其可杀也是一罪。第二，陛下兵败濉水，夺于荥阳，韩信能提孤兵破楚王于京索之间，杀楚军二十余万，諛项羽不敢正视，其可杀也是二罪。第三，魏豹反于河东，绝临晋地之渡，在蒲州之势，逼陛下得河东，其可杀者是

三罪。第四，困于成臯，益兵一万，信能其驱大愿寨血阁攻别诸侯，威擒夏悦，斩张全，其可杀之是四罪。第五，信下井陘路，不终朝而破赵军一十万，死于泚水，攻赵四十日，收全赵之地二千里以归陛下，其可杀者是五罪。第六，燕连北虏，东接三齐，令信不能血刃，一书归之，使齐无接，其可杀者是六罪。第七，齐反复如楚用，时龙且楚军二十万，与信相吞，信能不出兵，沙囊堰水，赶田横归海岛，下齐七十二城，其可杀者是七罪。第八，兵困陛下成臯，信能展于河北，便大梁七十郡，以分人之势，其可杀也是八罪。第九，垓下聚兵百万，会天下诸侯，困羽九重山前，信定十面埋伏，逼项羽乌江自刎，万里江山一归汉业，其可杀者是九罪。第十，陛下出自布衣，信立九庙，置皇基，成帝业，其可杀者是十罪也。启陛下：韩信则不有罪，更有五反。臣启我王详察信之反者：收燕破楚兵，权四十万雄兵，此时好反，今为闲人，乃是反也。韩信九重山前，大会垓下，权一百万大军，恁时好反，今为闲人，乃二反也。启陛下，今来天下已加信为楚王，权兵印四十万，坐独角殿，称孤道寡，顶冠执圭，恁时不反，今为闲人，乃是三反也。陛下驾出成臯，信在修武，权兵印五十员大将，掌四十万雄兵，帅有镇主之威，天下诸侯惧怕，今日尤烹小臣，我王见孤兔灭绝，不用猎，欲要烹臣。”通仰面而叫屈。

高皇见通言信有大功劳，无言可答，两眼流泪。众大臣尽皆伤感，敕下免罪，赐金千两，绢帛一千匹，交通还乡侍奉老母。通又哭奏高皇：“我王可怜韩信亏死，看旧日君臣之面，可亦建墓，高筑灵台，盖一祠堂，受人祭祀。”高皇依奏，敕葬坟墓，建立祠堂。通授燕京通判。谢恩辞帝归乡：“臣去我王善保龙颜，宰国设政，安抚黎民，轻收差税，重赏三军，可亦显君臣之道。”蒯通辞帝，出长安还乡，上燕京通判赴任讷。

话分两头。有楚州骁将夏广，夜梦见主上斩良将，连头提众将。惊觉，速令孙安，柴武于长安打探此事。彼知蒯通礼上燕京通判，亦知斩讷韩信。孙安回说此事。众将大怒，聚兵与楚王报仇。夏广曰：“谋谁作主？”众将曰：“蒯通也。”夏广不免亲取。

文通至燕市，门一月不开。忽一日，人言大夫在小庭坐地。遂叫左右人问去。通曰：“公乃何人见我？”广曰：“道与报事人道，是你爷来也！”门人不敢报。于是夏广大怒，将门人拳打。广自走至小庭，扯住文通，腰间取剑。唬得通惊叫一声：“我有甚罪过？”广怒罢，仰面而大哭曰：“本主已死，尔却论功受赏，我特来取你，何计与主公报仇？”言讷二人共议。

通母听广说此事，曰：“我儿去后，你母如何？”通不从母，言：“吾者尽忠不能尽孝。”母遂即投壁而死。通大泣，遂葬母讷。

二人乘马而至于楚国，见孙安，设宴，酒带半酣，孙安问通曰：“愿设一

计，如何聚兵四十万，入长安与主公报仇？”通曰：“无计。”孙安大怒：“我特取尔来，要求长便之计，与主报仇。故言无计，要尔何用？”令左右人缚住文通：“尔受吾二箭！”孙安张弓搭箭，再问曰：“计有无？实说！”通曰：“计有也。”孙安笑曰：“尔先说无计，今却道有计，尔因何便有计来？”通被将军礼下为人，必有所告，计曰：“去长安着诈使命先于陕府，洛阳，大梁一路准备粮草。”诈使回，孙安不住重赏三军，六将闻的消息，领兵二十万前至潼关。探马入长安，可以敌汉王。

即日，近臣奏帝曰：“今有楚六将来与韩信报仇。”高祖急遣灌婴，领兵五万迎敌。相对，六将出，已至长安城下围绕。高祖亲自上城问六将曰：“因何反朕？”孙安张弓欲射帝，夏广曰：“不可。”孙安城下言曰：“不反陛下，只要太后，与主报仇！”高祖曰：“如之奈何？”陈平奏曰：“且于城中刷以似太后颜貌妇人，斩首与之解围。”帝曰“然”。

移时，将妇人头吊下城去，六将甚喜，入营，进以与文通视之。通曰：“非吕后之头，乃诈也。”说与六将甚怒。六将引兵复至城下，喊杀连天。高祖城上问曰：“卿等故来何事？”“陛下昨来与臣头，非吕后之首，乃诈也。臣等乞要太后上城！”

高祖无奈，宣吕后上城。孙安望着吕后射之，六箭不中。六将大惊，乃天助也。吕后终托着皇帝福荫，忽见一条金龙护身。于是六将拔剑自刎而死。

蒯通就计收六人首级，进与灌婴，将入城见帝，又与文武评议，令文通复归旧职。

高祖每日思念韩信。众臣见帝不乐，陈平奏曰：“我王慰闷，可于洛阳观玩异花，可亦悦神。”高祖准奏。即日，起御兵二十万，入洛阳看花。众文武皆至洛阳，惟有彭越不来接驾。帝问：“彭越何意不来？”陈平奏曰：“今番数诏不来，心下别有图事。”于是高祖复还长安，遣使命宣彭越去。

即日，使命至洛阳。彭越接诏，看讫诏，与先一般。那彭越大愤，将诏扯了，将使欲杀。扈彻谏曰：“不可杀。”遂放使命回见帝。

使命具说彭越大忿之事。高祖已知，不乐而忧之。帝思：斩韩信费尽寡人多少身心？今又彭越欲反，朕如之奈何？陈平奏曰：“我主不知，彭越乃是寰中盗寇，海内狂徒。我王多与金宝，此人必来。”高祖准奏。即日取假璧犀带，令夏侯婴为使命，持诏至大梁。王接诏读毕，甚喜。受带。使命欲回，梁王曰：“随使去谢恩。”扈彻曰：“我王不可去，此带乃是勾线，取大王之命，真乃陈平之计。大王若去，与楚王无二也。”梁王笑曰：“我不同楚王。楚王为藏钟离昧，罪当如是，我去无碍。”扈彻又谏，不从。

随使命便行，欲至长安，路逢一老鸦，于梁王头上啁噪。梁王不忍，张弓

射之，箭落处不见老鸦，见一石碑，上穿一箭，前来视之，上有金字一十四字，曰：“去年斩了擎天柱，今岁合摧架海梁！”梁王有疑惑之心。又见一老人，哭了三声，言道：“不可去。”言讫，不见老人。梁王疑是不祥之兆。乃暗思忖：“莫是斩了韩信，今日却到我身上？”反复寻思，进退无由。忽见一簇军兵，约到三十余人马，乃镇守官员，下马迎接梁王。梁王嗟：“高祖乃真命君主，顾我如初。”更不生疑，直入长安。入内，近臣奏曰：“梁王至。”高祖诏梁王于殿下。高祖曰：“寡人数诏尔不来，暗谋甚事？尔亲扯诏书三次，罪当何也？”梁王无言可答。

高祖令武士擒下梁王。梁王怨声叫：“陛下，昔年垓下尽心竭力于王，臣死好屈哉！昔年我王困于蒙阳时，方欲饿死，小臣不避死生，送粮一十万石与我王，救主之难。今灭楚，一旦清平，臣实无背君之意。此时方省扈彻之言。”高祖曰：“将彭越牢固监收，急宣扈彻。”遣使令去大梁城，见扈彻，开诏毕，扈彻并不曾辞别，随使命至长安见帝。高祖曰：“尔因何唆梁王反？”彻曰：“此事臣死闇昧，难明分诉，有诗一首：

去年韩信死，今岁彭越亡；  
小臣终是死，无语奏君王。”

高祖令扈彻与梁王相见。彻大哭三声：“臣曾言，大王休来长安！”对众文武大叫，诗曰：

“太平只许梁王置，不许梁王见太平！”

扈彻言讫，撞阶而死。高祖沉吟梁王之事未决。

忽然，吕后来至，奏帝曰：“梁王罪当合死。昔日濉水败时，隔散子童，辛苦甘分，被他欲夺子童为妻，子童坚意不从。既今日之间，尔又故反欺君。”高祖意欲免放，承吕后一言，令武士推转梁王，斩于长安市上。百姓无不哀哉。此时青天失色，日月无光。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灭了梁王彭越。

有诗为证：

关东初破项王归，赤帜悠扬日月旗。  
从此汉家无敌国，争教彭越受诛夷。  
咸阳百姓尽心酸，对面相看泪点班。  
执手相随成舍去，梁王苦死不堪观。

西京人民尽皆言高祖无道，怨气冲天。忽降血雨三日，田苗皆死。天下人民都言：“可惜韩信，彭越二人，遭吕后之手！”时人谣言，街上小儿歌曰：

“去年韩信死，今岁彭越亡；  
限无三载后，两口自生殃。”

高祖自悔其过，本无心损二将，皆因吕后谗言，杀讫骁将二人，感召天降

血雨不祥；方表寡人无道。吕后不合恨彭越昔日要他为妻，又将梁王体肉作羹，教外路头目并在朝大小众臣，都皆食之。唯有一人不食，乃中大夫陆贾，言曰：“被吕后坏了汉家天下也。”

高祖闻之，告大夫曰：“千万看寡人面。”又曰：“如今满朝人尽皆食肉，其余诸侯皆亦怕死，只陆贾不畏死。”又见一人把棘棚折倒，就标上将梁王头上蛆，用舌舔之。众人见乃梁王下中大夫栾布，曰：“念微臣与梁王昆弟之礼，一乃小臣之主，便死难忍，更教筵上众官食之。”众官闻栾布之说，无不伤心。高祖亦闷闷而不悦。

帝将栾布封官，布不受，再奏曰：“今老臣年高六十有余，不能称职，乞告梁王骸骨还乡殡葬。”高祖从之。栾布辞帝还乡，后作诗一首曰：

淡烟轻锁绿罗香，五七年前旧战场；  
濉水边头施战马，今朝骸骨葬归乡。

于是栾布嗟叹不止：“可惜韩，彭二人，汉王无道，教吕后坏了天下勇将！”遂作八句诗曰：

韩彭二将定机谋，立国安邦霸业图，  
楚将英雄皆化土，驱兵四海去涨渠，  
灯前枉看教兵法，月下虚劳念战书；  
不是陈平绝后计，争教吕后坏身躯。

高祖言吕后曰：“今汉天下，大小众官都皆赴宴，唯有淮南九江王英布不至，为何？”吕后曰：“但依子童，便发使命宣去，本人如是生疑不至，遣使命送肉酱，肉羹去。”帝曰：“然。”急遣使往淮南去。

此时，正是仲夏暑热，英布于扬子江中放船。使命至，就于江上见英布。英布接诏，拜毕，使曰：“帝王前者宣天下诸侯尽赴宴，惟有大王不至，今遣小人特来送羹。”布谢毕，对使食之。食讫肉，问使曰：“此羹甚肉？”使曰：“乃大梁王彭越肉也。”英布急将手指于口内，探出食物，吐之江中，尽化为螃蟹。

英布良久放声大哭，怨高祖无道，不放使回。英布谋反，便入扬州，见妻吴氏说曰：“你兄吴芮，助我兵同反。”妻不从，英布将妻杀了，遂与耿弇商议聚兵之事。

有高祖得知，御驾亲征，来扬州问罪。英布出兵与高祖对阵，布问高祖曰：“韩侯如何死？”“为藏钟离昧，又结陈豨反，罪合斩之。”布又问曰：“彭越如何死？”帝曰：“为三宣不至，将诏书扯了，是亦斩之。”帝曰：“卿反为何？”布曰：“为陛下无道，将二将斩讫，臣乃弟兄三人，与项羽相战，箭血抽肠，今一旦清平，俺三人无辜负大王处，今斩讫二人，更将肉羹

送与臣食之，臣乃岂忍，尔真乃无道之王！”布叱三军噪鼓，高祖遣灌婴拒之。于是耿弇展臂擒灌婴于马前。高祖败走，英布追之。高祖收兵更不出兵。英布谓灌婴曰：“我亦无反高祖之心，因坏二将之事，念自来共尔垓下苦战之功，不干尔事。”放灌婴回见高祖，说英布之事。唬高祖不敢出兵。

是夜，被耿弇劫高祖寨，高祖单马逃生，耿弇后赶，持枪刺之再三不得。见高祖头上紫气腾腾，不能杀之。高祖回入寨，被英布于高祖面上中一箭落马。左右急救之，多时方苏。

英布阵自乱，单马走迷，至一山，逢一路军兵。英布认是江南吴芮长子，二人相逐赚英布入寨，以酒待之。酒带半酣，杀讫英布。吴芮将英布头，夜见汉王。

汉王大喜，接英布头欲待看之，大臣谏曰：“我王不可看头。”汉王坚意看之，遂接头在手，视而责骂：“反贼，痛射吾一箭！”于时英布恨心冤气不散，双目睁开，一道黑气，扑倒高祖。众臣救了，多时方苏，因此得病，七十二处箭疮痛。高祖驾回长安，归安乐宫养病。众臣不乐。

有张良知汉王损坏三将，张良即日将靴笏笏袍官爵于汉王面前纳了，拜舞毕：“上覆我王，老臣年纪高大，不能长治朝纲，故纳三般朝典，辞我王。臣于商山归农养性。”高祖曰：“卿去于山野，怎如与寡人同理朝纲，日用衣锦食肉，焉能豆豉醮盐？”“微臣有一绝诗曰：

懒把兵书再展开，我王无事斩良才；  
腰间金印无心恋，拂袖白云去不来；  
两手拨开名利路，一身跳出是非垓；  
老臣若不归山去，怕似韩彭剑下灾。

高祖见张良纳官辞朝去了，帝闷闷而不悦，兼有箭疮疼痛，送于安乐宫养病。亦有刘长之母孙夫人曰：“太后心怀狠毒，向陈平议论。”奏帝请养老只在刘长处，以无后患。帝曰：“然之。”孙夫人辞帝归讫。帝在安乐宫中，其间不闻丝竹之声。帝曰：

“净扫堂前地，频烧一炷香，  
有人来问我，唯愿没灾殃。”

帝又曰：“贫居白屋灾须少，富住朱门病也多。”

皇帝额中一点痛，四体不能收。帝困睡。戚氏夫人忽至，奏曰：“大王龙体若何？怕我王万岁之后，贱妾子母如何？”高皇闻言不觉长吁。帝于戚氏怀中，枕右腿，睡正浓。于时吕后至，看帝病，见高皇于戚氏怀中睡，吕氏怒指着戚夫人言：“若高祖万岁之后，我将恁子母每未肯轻恕！”言讫，吕后去了。戚夫人自思：高祖在日，如此欺负，若帝晏归，我子母每如之奈何！痛感伤

情，不觉眼中泪滴滴点儿落于高祖腮上。帝忽然觉来，见戚夫人悲啼。高祖问曰：“焉能烦恼？”戚夫人曰：“才则太后至此，言妾等我王万岁之后，要将俺子母每屠之。”高祖长叹，病转不愈。戚夫人泣告曰：“贱妾子母以后如何？”高祖言：“来朝对文武，吩咐传圣旨与卿子如意，立为后主。”戚夫人起而谢之。

至来日，高祖耽着病，正登宝殿，众臣入朝问病。帝曰：“朕病非痊，朕故诏卿等，评议汉后主如何？”众臣奏曰：“陛下圣鉴。”高祖曰：“朕欲立小太子如意刘隐为君。”陈平谏曰：“若立刘隐为君，我王家乱也，只宜立太子刘盈为后主，况兼是长子。如意终是次子，幼年未堪为主，愿王纳臣之谏。”高祖疑之恶意，具言：“卿等细详之。”叔孙通奏曰：“陛下意欲立戚氏之子，如何为君？众臣怨心，若论正法，立后朝主，我王宣四皓问之。帝曰：“那四皓？”叔孙通曰：“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里先生。此四人有道之士，见隐于商山，可遣使命宣之，问他何如？”高祖准奏，教使命持诏，往于商山。

使至，见四皓。四皓接诏读毕，四皓随使命至长安。早朝见帝，太子引四皓入朝，见帝，亦礼毕。高祖见四皓白发皓首，约各一百余岁，高祖异之，问曰：“尔四皓也？”四皓各称其姓名。高祖曰：“昔日朕宣卿等数次不至，匿于商山。今朕问立后主，可以掌天下，谁可为也？”四皓曰：“可立太子刘盈为后主，其人孝慈，仁惠，恭敬，天下人伏，刘隐乃是末妃之子，未可以立，兼大王关外更有八子：一太子刘肥，二太子刘泽，三太子刘长，四太子刘盈，五太子刘建，六太子刘恢，七太子刘恒，八太子刘友。况兼刘盈是长宫之子，合为后主，号为惠帝。”文武皆喜。

朝散，高祖入寝殿，见戚夫人与如意共泣，哀告高祖：“若我王万岁之后，俺子母必遭吕后之计也。”高祖沉吟曰：“夫人言之是也。”帝忽然生怒：“朕布衣提剑三尺，取天下，岂不由朕？”令左右诏四皓，欲斩之，复立如意为君。近臣奏曰：“四皓拂袖如飞，不知何往。”有胡曾诗一首为证：

四皓言饥食碧松，石岩云电隐无踪；

不知俱出龙楼后，多在高山第几重。

于时，高祖知四皓去讫，今立刘盈为惠帝。高祖设朝，封如意为赵王，吩咐与邯郸之郡。陈平奏曰：“如意刘隐为赵王，幼年十四岁，难掌兵权，愿陛下听臣之言，交上大夫周昌，下大夫崔遂与如意同管赵国。”帝准奏。赵王与二大夫受兵印，辞帝去了。

大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高祖病重，宣在朝众文武，遗嘱谓文武曰：“汉天下皆在卿等。为太子幼小，皆赖卿等，全仗文武之能。”帝曰：“非刘氏不

封王，非垓下大有功者，不得封侯。”言讫，低迷真灵，如龙归沧海，凤返丹霄。高祖归天，文武举哀，令白虎殿停尸七昼夜，葬入山陵。在位一十二年，帝崩，寿年六十二岁。

孝惠帝登龙位时，天顺民和，幸然四海安宁，罢讫征战之事。中间却有吕后，吕胥评议，今日万事休论，若有日惠帝晏驾之时。吕胥曰：“图王霸业，自来有之，不避其故。”又曰：“姐姐不如损讫关外十王，先取青州刘肥。”太后曰：“如何得来？”吕胥曰：“诈写诏书，传言曰：‘惠帝诏请哥哥来也，念弟在幼，特教哥哥前来同理国事。’诏到，刘肥必来。若至时，邀入后宫，用鸩酒洗尘。”太后然之，亦依此计，遣使命持诏至青州。

刘肥接诏，看讫诏，刘肥便收拾行程欲赴长安。有大夫卫勃奏：“大王休去，岂不知吕后狠毒，恐有计策。”刘肥曰：“吾与惠帝是太后的子，今惠帝年幼，难主国事。惠帝诏我，别无他意。”言讫，随使命上路。

至长安，来见帝王，先参拜太后，娘娘得见刘肥甚喜。礼毕，太后曰：“我儿远路，风尘不易，子童先与我儿设一宴，权作洗尘。”刘肥曰：“少待儿子前殿上见子惠帝，然后赴宴。”太后曰：“此乃筵会，宜先饮酒两盏，见帝未迟。”将酒劝之间，忽闻净鞭响，惠帝至。太后惊，令刘肥入宫。俄然驾到宫，太后接驾坐，置酒排宴。帝曰：“娘娘排宴，因何不言？”

太后难讳，说知宣至大王刘肥在此筵会。刘肥见帝，礼毕，同饮数盅后，太后转身，起令宜监，暗将到鸩酒。惠帝疑惑。太后举盏与刘肥，刘肥接盏与惠帝换盏。惠帝举盏欲饮，太后与吕胥扶耳懊悔，大恨刘肥。惠帝见酒色甚恶，遂将酒奠上苍，落砖火焰三尺。惠帝便起携刘肥手至于殿前，弟兄二人抱头而哭。惠帝言：“哥哥莫去青州，只于长安伴寡人住国。”刘肥紧辞，要共青州。惠帝与刘肥合盒子为勘同，各收一扇：“如寡人宣皇兄时，将此一扇勘合相同为准，如无乃诈也，就便斩使封头见朕。”言讫，刘肥辞帝出朝去了。

太后心中日夜不乐。吕胥曰：“别定一计，先发诈使安抚与刘肥，然后再赚刘肥，此计大妙。”太后依言，暗使许使去青州。太子刘肥不整王事，前后月余，吕后又教诈使传命会秦宴。使命到青州，刘肥接诏，看诏问使命曰：“惠帝有甚物？”使曰：“皇帝有宣诏，别无信物。”刘肥自思，此诈也。将使斩之，首级于匣封回，发别使入长安与帝。使至长安，见帝。帝问之，回使将匣开之，帝见了会意，与匣封之，转与吕后。吕后见了甚惊愁，言：“此事泄漏了也！”

太后承闷，酒带半酣，自变量十采女游宫。忽然惠帝至，帝共太后至东南上，见一簇楼台尽是金妆就，希辉光号，与日色争鲜。帝遂问左右：“此是甚■？”左右曰：“此乃凌烟■也。”惠帝请太后上■，太后曰：“子鱼不敢登

高看玩。子童只在■下少阳宫等驾。”惠帝登第一■，见八道诸侯来，上一人在日有甚功劳，偏向上位。帝问曰：“此人谁也？”左右曰：“此人楚王韩信。”帝曰：“此人在生日有功？”

近臣奏曰：“昔日高祖南郑起义，封韩信为破楚征东大元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到袭散府，智取咸阳，水滄废丘，席卷三秦；涉西河，虏魏豹；遗金收赵，修书吓燕；擒夏悦，斩张全，取三齐，赶田横于海岛，滄水斩龙且，逼霸王乌江自刎，倒旗灭楚，定天下为一主。”帝听奏毕，叹嗟悲哀不止。

帝问：“第二人何也？”臣奏曰：“乃大梁王彭越，可惜少年悲哀！”焚香而过。又问：“第三坐■者，据精神猛恶，寡人见之甚惧，是谁也？”臣奏曰：“乃九江王英布。”“第四坐者何人也？”“乃纪信也。”“第五坐者是谁？”“乃临江王弓傲。第六坐乃是燕王卢绾。第七坐者乃是赵王张耳。第八坐者乃是长沙吴芮。”

又看第二■，乃是关外十王，项冠撒履，上下罗列杂释，面如高祖。惠帝每位前焚香。又上第三■，内皆是有功名将一百余人，各标题名姓。惠帝焚香而过，悲哀之泣。遂下■。

至来日，设朝，与众议曰：“朕欲请关外十王，乃寡人兄弟，宣至■下，众臣等如何？”近臣奏曰：“取圣旨，发一道使臣，走马关外。”

一使前至升州江宁府，见刘长。刘长接使拜诏。刘长入宅告辞母亲：“今皇帝有诏，宣您儿赴帝都长安。”母曰：“尔去依着我三件事。”长曰：“那三件事？”母曰：“一件不得违宣；二件不得入后宫，防吕后嫉妒；第三件防仇人审存。”刘长曰：“儿子依母教旨。”言：“我不杀审存，誓不為人。”言讫，遂开甲仗库，检十八般器械内，见金锤一对，各重三斤一十二两，袖中藏之。

随使入长安见帝，至于朝门下马，即日上殿拜毕。惠帝大喜，排宴，酒带半酣，刘长与惠帝游宫，见一龙牀，刘长便坐。却被六宫大使张石庆大喝一声：“三大王怎敢无礼！天子所坐之物！”三大王闻之大怒：“此是寡人宫阙，奴才怎敢喝寡人！”张石庆见三大王大怒，急避之，来告惠帝。惠帝不理会。

太后曰：“不知三王到来。告大王，入未央宫排宴，可从否么？”惠帝曰：“依吾母之命。”太后持与吕胥评论，来日汉十王排两廓之下，立伏兵于幕，恐十王夺位。

至来日，众臣皆到，唯三王起来奏帝曰：“念臣自小离帝业长安，久在江南。臣不识在朝文丈，臣不敢自专，取大王圣旨，乞一名坐者甚官，各说功者

饮酒歌乐。”陈平起奏曰：“高祖才晏驾归天，只此盏为令。”

斟酒间，惠帝曰：“朕父王功不可说。”平曰：“上至皇帝，下至黎庶，应干与楚战征敌，各各告其功者，登筵饮酒。”言讫，一人身長八尺，穿金章紫绶，不言功，至于筵前便坐，拈盏。刘长问曰：“尔乃是谁？有甚功劳？”答曰：“我乃食别人之功。我蒙太后娘娘保吾为官来。”刘长便骂：“匹夫，叵耐尔无寸功，怎敢得坐，特无上下！”大喝一声，审存遂起。

刘长忿怒，腕悬金锤，锤落处，正中审存，当下身死。太后见之大怒，命陈平奏刘长罪。陈平奏帝曰：“审存其人越酒，合当可以赐死。”帝赦于刘长。众官各各辞帝，愿归本职。惠帝让位，众宣皆不肯受，辞帝出宫。

太后知三大王归于本郡，即离长安。太后暗使张仓领兵五百，先去霸桥上伏兵截路。有陈平知，急差樊亢提兵一千，送刘长至霸河桥上。伏兵张仓起曰：“三大王，太后有诏！”前进无由得脱，犹豫未决，忽然樊亢引兵至于此。亢见张仓邀住刘长。樊亢纵兵击之，杀张仓不能措手，仓兵大败。亢送刘长过河至华州。

亢辞刘长，兵回至长安见帝。亢说张仓霸河上截刘长之事。惠帝闻之：“三大王多怨寡人否？”亢曰：“三王并不怨陛下，只怨吕后。”惠帝只是不乐。

吕后知刘长被樊亢救了，送至华州。吕后转闷，饮酒讫，绕宫散闷，前至一宫，号曰贻阳宫，见金辉光曜，荷花放，乃昔日高祖盖下的红锦棚，鹅鸭沼。御园四围，红锦云龙雾罩。忽见三十个采女转来迎接太后。太后问曰：“尔等因何在此？”众女曰：“臣等昔奉高祖敕，此宫塑戚氏夫人真容，臣等待奉。”太后闻之大怒，令左右将十个妇人尽推在井中，上用土石填之。左右曰：“将妇人填了。”太后大恨高祖。

行至长信宫，忽闻丝竹之声，问左右：“何人奏乐？”左右曰：“乃戚夫人也。”太后令人唤至戚夫人，责曰：“高祖才是归天，陵土未干，尔乃快活，我辈如何？”戚夫人泣而对曰：“高祖晏驾，是夜梦见高祖敕令臣：‘与朕真容前至奠酒动乐来。’”太后听言大怒，恨高祖在日偏宠此贱人，死魂尚于此贱人处托梦。

太后痕恨，令左右将戚夫人拖在紫章宫内。太后与吕胥曰：“此贱人，高祖在日，夺恩爱。今日在我手，如何？”吕胥曰：“且休斩，先剪头发齐眉，将新衣剥了，头面脱下，换与单薄衣服，贬在冷宫者！”

戚夫人朝暮烦恼，即渐花容憔悴，致受此苦，思：我儿如意赵王，怎知我苦！正恨太后之间，忽闻雁声悲切。戚夫人仰面长叹，告雁：“你是灵禽，肯与贱妾传一书信，下与邯郸赵王我儿如意，教兴兵前来长安救我？”言讫悲泣

。常言道：口是祸之门。正大哭，至夜深，宫人听知，告与太后。

太后点首会意，与吕胥议曰：“不如先杀了赵王如意。”吕胥曰：“赵王小可，先取了上大夫周昌。”太后曰：“然。”吕胥写诈诏令，使往赵国取周昌。使至，赵王接诏，读了诏。赵王信之，速令左右擒下周昌。周昌曰：“大王不合信之，此是太后之计，先取了小臣，然后来取大王也。臣死小可，以后大王如何？”太子赵王不信良言，将周昌吩咐与使，还长安。周昌入奏：“小臣死去也。若有再宣诏，大王是必休来长安。”

周昌随使入长安街上，周昌高叫：“省会街市人等，我今无奈就死去也！若有人去邯郸说与赵王，是必休来长安！来时必死。”言讫，周昌恐遭太后之手，自刎而亡。

使命将头进与太后，太后见了大喜，斟酒与妹曰：“周昌中计而死也，赵王如何杀之？”吕胥口毒如蛇，告娘娘曰：“再写诈诏，宣赵王年幼，手下无周昌，难治国事，早入长安，同治国事；若来时，一见如意，娘娘便赐鸩酒。”

吕后即发使命，持诏下赵国，至赵地，入邯郸。赵王接诏读讫，赵王便随使命入长安。有下大夫崔遂奏曰：“大王不可去，是太后之计，图我王之命。惠帝不有发此诏，真乃诈也。便杀，小臣当谏。大王岂不见周昌乎？”赵王不信，乘马冲大夫崔遂。崔遂不免再谏曰：“臣扯君衣，合当死矣，愿王从之。”又不从。崔遂拽住马死谏。如意甚怒，用马鞭子打，崔遂苦谏不住。遂曰：“君不听臣之良言，如意可惜长安就死，臣乃自刺咽喉而死，免后人是非。”遂死。大王随使去，赵国百姓泣留不住：“如意痛哉，王不可去，去无还国！”赵王随使出邯郸，送行百姓有诗曰：

不听忠臣死谏言，便随天使入长安；

岂知太后施谋计，香魂再不赴邯郸！

赵王至长安，街上父老无不嗟叹。赵王入城门，有把门柴武见赵王拜毕。武曰：“奉惠帝敕令，每一门差军五百，不得教王私过。”如意入城，柴武引如意见帝。帝问赵王曰：“寡人不宣何来？”如意曰：“臣奉宣诏，怎敢违矣，言‘宣弟同治国事。’惠帝知是娘娘计谋。惠帝曰：“且住三五日，差使送太子复回邯郸。”帝曰：“令太子休入太后宫。”

有人说与太后：“如意来也。”太后自知其诈，心犹豫。如意三日不见母亲戚夫人，惠帝夜梦殿柱折，遂问大臣：“此梦如何？”有大监叔孙通奏曰：“此梦不祥，柱折者必损一良将，亲人受苦。”惠帝曰：“何如此灾怎免？”通曰：“大王御驾出猎，方可免难。”帝依奏出猎，欲将如意同去，奈醉不醒。惠帝亲差二十个宫女，谨把宫门，休叫太子出宫。帝出猎去讫。

赵王酒醒出宫，要见母亲。宫监曰：“惠帝有圣旨，不叫大王出宫，恐有谏失。”如意不从其言，走出来。赚入未央宫，视之曰：“作怪！我母在长信宫，今却入未央宫！”奶娘告曰：“夫人只在此处与太后同宫，臣奉惠帝命，叫伏待夫人。”

赵王至殿下拜毕，太后曰：“远路劳神。”如意举头视之大惊。娘娘曰：“我儿来到子童宫中，子童与我儿洗尘。”如意怎生奈何？太后斟酒上来，如意见酒味别，便疑惑不肯饮。太后令宫人揪住耳朵，将药酒灌之，即死。赵王如意处分，左右拖如意尸首于后花园梧桐树下，锦被盖之。又令人唤戚夫人，叫来未央宫，道：“恁儿来也，现在后花园梧桐树锦被盖之，睡得浓也。”

戚夫人得知大惊，知太后狠毒，言：“我儿争肯此处睡也？”夫人急来，见锦被盖着。夫人视之，连声叫苦：“我儿死也！”七窍出血，夫人气倒，已无人救，良久方苏，泣骂吕后：“贱人毒害我儿，今死，汉天下如何？上苍不佑尔哉！”吕后闻之，骂：“贱人，怎敢骂我！”令左右人就于此处将帛勒死，把尸首拖在一处。

却说惠帝出猎回，不见赵王。帝问宫人。宫人曰：“入未央宫去了。”惠帝来见太后，问：“赵王曾入宫来否？”太后讳道：“不曾来，闻赵王在长信宫带酒未醒，正在睡哩。”帝往觑见赵王和戚夫人子母二人，皆死在梧桐树下矣。

帝放声大哭，到前殿聚文武评议。帝曰：“寡人治家犹难，怎生治国？”遂传旨撞金钟，王与文武一齐持孝。第七日葬入山陵。

前后三个月余，忽有一日，黑风一阵簇入未央宫殿下。惠帝惊视，至赵王死处，闻空中哭声不绝。其赵王死处，地草不生。惠帝伤心不忍，烦恼感恨。又见一答花砖粉碎，皆是药死如意，打碎花砖。忽觉一阵药气，惠帝似醉倒了，宫人扶起，唬杀近臣。醒来面如经纸。

天子驾升前殿，太后来问：“我王有甚风疾？”帝痛哭，见母转添烦恼。太后知帝意，更不敢问，即便归宫。帝与众臣共议，发殿宫三员，王放大臣三日不朝。只第二日，惠帝患病。太后知，诏吕胥议曰：“惠帝若归天，暗使兵部官闻闹中扶吕氏为君。”太后依言，勾兵部准备。夜至三更，惠帝归天，在位七年，寿福二十四岁。

#### 前汉书续集卷下

却说吕后见惠帝归天了，令酈商等伏兵内门。第三日，文武来朝，却见内门闭，众文武内外交闹，文武甚惊。自帝崩，前后六七日，有王陵，陈平商议

间：“内门紧闭，如之奈何？”二人话间，见一人提辔而来，下马参拜二相，却是樊亢。拜毕，陈平曰：“谁如您父子？”亢曰：“昔日父踏鸿门，若用樊亢，愿往之不惧。只此闭九重禁门，只为惠帝六日不知好弱。”樊亢曰：“二相看我不踏开此门，誓不为汉臣。”有樊亢进步向前，手摇金环，一脚踏门两开；又至五门，被亢踏之，三座门开。太后忙问，吕胥急开门，见太后曰：“惠帝归天也！”

文武大哭罢，商议：“不可一日无君，教请关外十王来。”太后闻之甚怕，又与吕胥议论：“这事如何？”吕胥曰：“今有惠帝正宫有孕，后十月满足，长得是太子，为后主；若是公主，教他文武扶立十王未为迟也。”众文武不曾敢言。

后时昭阳宫停尸七昼夜，后葬惠帝入山陵毕，文武皆退。太后与吕胥商议，吕胥教一般貌相女人选一个，诈做皇后，至于前殿。众文武都皆谩过。内有陈平知是伪诈。

后惠帝归天经一月余，太后使六宫大使张石庆，于民间买十数个怀孕妇人，约得八九月内降生的，教入宫来。数内有一妇人，是屠户张永之妻，十月满足，降生一子，生得端严，可为后主。除外将九个妇人怕漏泄了天下，尽推入井中，用大石盖了井口，尽皆身死。那九个妇人不曾分娩，不见光明，死之苦矣。

太后等后一个月，皇后降生一子。吕后诏请众文武赴长乐宫与太子作满月，设一大宴，聚集两班文武，尽至于会上。太后进过太子，教大臣看之。转至陈平，陈平笑曰：“庶人者为福七日，无福者即死矣。”言讫，陈平笑。

太后言曰：“相公笑者何意？”陈平曰：“臣不笑别，见太子貌似惠帝。”太后闻言毕，自然冷笑。太后抱太子归于后宫，即日教众文武封为太子常山王。宴罢皆散。次日，太后抱太子设朝，前后长八岁。常山王随二十宫女至少阳宫殿，太子于龙牀睡着。庶人无分，被八爪金龙推下龙牀，觉来，常山王骂众宫女：“敢把寡人推下龙牀来！”数内一人甚恶，却回常山王语：“你甚圣主？”常山王：“寡人龙孙，怎敢无理！”宫监笑曰：“您上祖多能屠宰。”常山王笑而问曰：“俺祖甚人也？”宫监细说前事一遍。常山王点头大怒，拂袖而归于后宫。

有人告知太后，太后叵耐，遂问吕胥：“此人长成志气，岂不报仇？”吕后怕，吕胥笑曰：“此人甚之小哉！”二人使左右人将土布袋往后宫来。

其夜，常山王睡之甚浓。左右人将布袋压之，实时而死。至天明，太后升殿，众文武，太后曰：“夤夜常山王酒疾患身死也。等三年服满，教诏宣关外十王，选德立位。”文武不从。言罢，众文武出内。

吕胥与太后，侵晚至于未央宫，二人定计。吕胥曰：“惠帝已归天，常山王亦死，敕令等三年服满，想关外十王心变，如之奈何？姐姐寻思，惠帝是姐姐的子，当日为君，咱吕家弟兄随龙转过如是。这十王，兼是别妃之子，若有一个为君，更不显我吕家弟兄。妹有一计，诏请关外十王，如至，作一大会，将咱吕女与关外十王为妻，其前妻限十日都要弃了者，如违敕令即斩，久后不敢谩于吕家弟兄。便因十王弄权，其吕女岂有不知？”太后听之大悦，即日差十道使命，各处宣请去讫。

有数日，关外十王皆至，入内于阶下拜舞毕，吕后曰：“子童宣您别无事，皆因常山王归天，怕四隅蛮夷侵界，所谋汉之天下。特请十王与众大臣，就于此殿设一大宴，别无宣赐，子童散吕女与您十王为妻者；其前妻尽要休离，如违者即斩，限十日到于本国，不要见面，只此为令。”

吕后于后宫中宣至十个吕女，排于筵前，各执盏与十王过盏。吕后敕令刘肥，刘泽，刘长，刘建，刘恢，刘恒，刘友，将女妃子各各散配七王，敕令不得欺负吕女，如违者定罪，应有缘房，即日断送。七王谢恩，各人樽酒礼毕。当日七王将妃子各归本国。吕后与吕胥大悦：“此事大妙！”

话分两头。刘友至于晋国平州，即日升殿曰：“想吕后薄幸，散吕女为妻，敕令将前妻限十日休了，不要见面。”正叹之不足，闷闷而不悦。前有妃子至，见刘友不悦，问之：“大王不悦，何亦忧之？”刘友不语。再问曰，刘友具说前事。妃子大惊，泣而告曰：“夫妇人之大伦，生则同室，死则同穴，岂可一旦分飞离别？大王思之！”妃子又曰：“妾于后花园中花阴之下，取一土穴，妾于彼避之。大王教使命，将书与俺父亲，取我回去如何？”刘友泣而言之：“是也。”妃子藏于后园中避之。

于时，吕女闲步至于后园，见一小孩儿耍。吕女问曰：“您是谁家小的？”小儿曰：“我是刘友的儿。”吕女再问：“您母亲在于何处？”小儿指土穴中，引吕女至于穴口，小儿叫母，母即出。

吕女亲手揪妃子发，至于殿上。吕女曰：“刘友知罪么？尔一者负我，二者违了宣命。”刘友不语，泣而劝之。吕女恶责刘友。刘友大怒曰：“拼吾命矣！”将吕女痛伤数拳。吕女大哭，要告太后。

即日，吕女与使命持书见太后。使至长安，见太后。太后看其书，复差使命宣刘友，妃子，吕女，至见太后。太后曰：“刘友，尔敢违命！”将妃子对面而斩首。刘友悲泣而告太后。太后免死，将刘友冷宫后面三间大房，锁于里面，休与饮膳。左右人将刘友锁于房内，十日无食，饿得皮如经纸，将糊窗纸食之尽矣。前后饿得半似人半似鬼，看看至死。

太后至此，使左右人开门视之，笑曰：“我儿多敢肚中馁也？”唤左右人

将茶一盏与刘友食之。刘友见茶汤，两眼睁开，就宫人手内夺去食之。太后笑曰：“我儿为甚急饮？怕肚中停宿食。”刘友托盏不能放下，仰面而倒于阶下，实时而死。有诗为证。诗曰：

吕后专权奸计奇，岂见垓前苦战时。

可惜刘朝千万载，等闲确损玉金枝。

太后使左右将刘友尸首后花园内埋讫。太后与吕胥商议，立吕氏为君。

话分两头。有二大王刘泽，执赏遥望长安，思高祖天下，被吕家权了世界。道罢，仰面放声大哭。有一人言：“大王因甚哭乎？欲取天下，小哉。”刘泽回头视之，是幽州范阳田子春。刘泽曰：“怎奈何我虽封王，亦无兵权。当日父王分与我二十万楚兵，即今太后追讫兵印，怎生得其元职？”子春曰：“小臣不过百日，长安去与大王取兵印将来如何？”刘泽曰：“大夫去时可用甚物？”子春言用黑白马二疋，更用金千两，更引七岁奉郎来同去。刘泽依言。

子春上路至长安店中安下。子春唤小主人于房内问之：“太后娘娘心腹人是谁？”主人曰：“唯有六宫大使张石庆。”

不多时朝罢，于街上过来。子春着意认得，真实是六宫大使。子春于早晨店门外，先拴白马一疋，有千百人看。六宫大使张石庆朝去，于街上店门首，见白马一疋。六宫使问曰：“甚人马？”左右曰：“是客人马也。”言：“马，龙驹之驥也。”六宫使乘鞭叹之，还朝。于时，至次早晨，又将黑马拴于门首，实时张石庆复朝而去了。不多时朝退，又于店门而过，看黑马，羨声不绝。

张石庆回宅去了，子春复后随行，见衙门前一所大宅，于门上写着：“此房出租。”子春计上心来。子春问门人曰：“此宅出租，其价多少？”门人曰：“是大使相公的宅。”门人报曰：“外有卖马客人要赁房子。”张石庆曰：“教客人来也。”

子春礼毕，大使赐墩而坐。大使曰：“尔黑白二马卖，其价钱多少？”子春曰：“既大使要时，小人谨亦拜纳，何必要钱。小人卖马得钱，律科中取应求事。既大使用马，只与小人朝治中保得一处安身，受吾皇一纸紫泥宣，宰万姓之刑典，久在琴堂，整理词讼，量职吃俸，腰金衣紫，荫子孙之荣华，光祖宗之莹墓也。是男儿得志也。”大使听子春言毕，大喜，问子春：“高姓？”春曰：“姓田。”大使曰：“与吾妻宗人也，权与我做舅舅。”田子春起坐便谢，引奉郎来拜姑夫，姑姑。奉郎见石庆是亲，春亦无疑惑。大使与子春，每日私宅高谈阔论。当日，子春共大使闲话间，提起吕氏三王如何。子春曰：“若大使向太后行奏，教吕氏三人封为王，大使将来入上大夫也。”石庆大

喜：“此言是也。”

石庆至晚，说知太后。太后大喜。来日早晨，宣老相公王陵。太后曰说前事。王陵不语。太后曰：“依我封吕氏三王，与您加官赐赏，不从我者，即斩！”王陵见逼他，将剑自刎。

左壁柴武拽住老相公头，抬朝门。陈平劝之。王陵曰：“你不知卖了汉家天下也？”平曰：“不知。”平入朝去见太后。太后问陈平曰：“我欲封吕氏三王如何？”陈平曰：“娘娘封之是也。”太后曰：“目下有齐王韩信印，有大梁王彭越印，九江王英布印。”实时封吕超东平王，吕禄西平王，吕产中平王。三王谢恩毕。

陈平得赏出。有王陵在朝门外，立等多时，王陵言叹：“陈平必因死矣！”叹之不绝。陈平笑而出朝。王陵遂问：“此是如何？”陈平曰：“封了吕氏三王也。”王陵大怒，恶责陈平。陈平言曰：“老相公焉能怒乎？若不封吕氏，我恐灭了咱汉家世界。朝中既有咱二人，汉国有也；如无咱二人，真乃是汉江山归于吕氏！”二人言讫，各归私宅。

话分两头。吕氏三王，封张石庆为丞相，赏金帛三万。张石庆谢恩出朝回还本宅，告子春具说前事，封了吕氏三王。子春知，言曰：“小人当日大醉，不合胡言，倒坏了吕家世界！”石庆大惊：“此是如何？”“吕氏三王封迁，若刘氏三王知吕家为君，便封了吕氏，三王多有疑心，虽吕家封迁为王，亦封增刘氏，三王亦无反心也。”张石庆曰：“舅舅言之甚当。”

至日，石庆见于太后，奏曰：“今有刘氏三王，若知封了吕氏三王，多有反心。”太后曰：“何亦治之？”石庆曰：“将有官者赐赏，无官者与兵印军权，让之不反。”吕氏三王：“卿言是也。”

宣陈平。陈平至，商议。陈平暗喜，必山东有细人来也，与刘泽说兵印。太后问陈平：“刘氏三王谁无兵印？”陈平曰：“只有济州刘泽，久困在闲，无兵印。”太后便发使去宣刘泽。

使至济州，刘泽接诏，拜毕，看诏大喜。即日随使入长安，于驿中下马，便入朝去。有合门大使奏曰：“二王刘泽在于朝门。”太后宣至于殿上。太后曰：“我儿镇守边庭，久困劳苦，赐我儿掌军兵印。”刘泽大喜，拜舞山呼毕。御案上太后，见刘泽身長一丈，状貌如神，有恐怕之意。太后问陈平：“此印合与不合与？”陈平曰：“娘娘圣鉴不错。”太后将兵印度与大使，大使献与刘泽，刘泽顺腰悬之。吕后曰：“印与了，合与军马多少？”陈平曰：“娘娘待与多少？”太后曰：“与三万军。”陈平眼觑刘泽。太后展指与五万，刘泽心意不悦。太后又展指七万，亦是不愿，太后见刘泽终心不愿，急忙摆手言：“不与。”却被陈平便喝：“刘泽，太后娘娘与大王五五二十五万

人马，便谢恩！”刘泽急拜毕，唬杀太后娘娘曰：“看高祖旧日子父之面。”刘泽便往兵部处来交割，军团练使，至来日交割。刘泽至天明团练使交割的军兵二十五万，来辞太后，排列兵戈，向长安东一十八里长乐坂下寨，习兵交演。

张石庆归宅，见子春，说刘泽受兵印掌军二十五万，今日便起也。子春曰：“山东怎见兵马来？”张石庆曰：“教舅舅去看教演兵马。”与五十从人随子春去者。子春喜不自胜，安排鞍马，走大飞鹰，共奉郎游猎，骑黑白马二疋，引五十从人出于东门。

刘泽人马到霸陵桥下寨，二大王便取长安。有子春至，见二大王礼毕。子春曰：“大王军马未曾给赏，军心不伏，便入山东，会起大王刘号，三大王刘长，同取长安，不可迟延。”刘泽依言，军马即便起程。

早有探事人奏知吕后：“刘泽反于山东也！”太后大怒，急宣陈平问曰：“刘泽谋反，尔之罪也。”陈平曰：“岂干小人之事，是张石庆。”太后又宣石庆问之：“尔不合举封刘泽兵印，此之罪也。”石庆曰：“臣不合信田子春之言，教臣奏娘娘，封吕氏三王。更不合奏娘娘赐刘泽兵印。臣知此二罪也。娘娘恕免！”陈平笑曰：“田子春是汉下辩臣，见在刘泽手下。”石庆曰：“小臣不知此是奸人。”太后教石庆：“持兵将田子春来时恕尔。”石庆曰：“子春已到山东。”太后大怒，将石庆贬于夷门合，永不叙用。文武归宅。

太后入宫，又问吕胥：“这公事如何？”吕胥曰：“先损了汉下文武大臣，后吕氏三王牢把三关，东是潼关，南是武关，北是萧关。且来日未央宫排一小宴，请众文武大臣会宴。”

太后对文武便言：“子童自从惠帝归天，不曾与大臣宴会。今日排一小宴，请文武就宫中筵宴。”众官领旨赴宴，坐定了。陈平见是伏兵气象，曰：“这事大变也。”俄尔坐筵，敕下樊亢为明府监宴，赐剑一口，如有筵前作闹者，先斩后奏。

樊亢告曰：“第一，筵上不得双起；第二，筵上不得交头接耳；第三，不得推醉。如违此令，当筵吃剑！”亢三盏酒罢。陈平曰：“臣举一令，于咱这八人要一首全篇诗，一人一句，题‘楚汉争锋’起句。先从娘娘，小臣执盏。诗句联就，饮酒；不成联句者，饮水三盏。只此为令！”第一句，太后起句诗曰：

“楚汉争锋志气酬”。

陈平举盏与太后饮毕。第二句，周勃接句诗曰：

“交兵策马战无休”。

陈平举盏与周勃饮毕。第三句，灌婴联句诗曰：

“灊水月下三更出”。

陈平举酒与灌婴饮毕。第四句，樊亢联句诗曰：

“秦业刀头半夜收”。

陈平举酒，樊亢饮毕。第五句，张毕联句诗曰：

“雄将敲镫停骖问”。

陈平举酒与张毕饮毕。第六句，王陵联句诗曰：

“帖骥摇鞍从辔兜”。

陈平举酒与王陵饮毕。第七句，陈平联句诗曰：

“归来从马挥剑唱”。

陈平举酒自饮毕。第八句，众臣不答，陈平再续结句诗曰：

“时人不负汉炎刘”。

于是，汉下群臣都皆有诗句，各索饮酒。吕家投下没一人吟和得诗句，不能饮酒，频次罚水。

坐中有东平王吕超思意：“皆是陈平之计，故辱俺兄弟。”拂袖儿便起。陈平监宴，人言樊亢请客。亢仗剑而来赶：“奉太后命，教请！”吕超见亢仗剑来赶，吕超大怒：“怎敢无礼！吾是太后之弟，尔是我外甥，尔敢杀我乎？”吕超舒项头于怀中。樊亢笑曰：“何亦避之！”锋剑，头落地。亢将人头持于筵前，諛群臣无一个敢动。太后见，面颜如土色。

吕产便起伏兵，与兄报仇。陈平指樊亢曰：“汉臣今日有祸，都是将军！”亢曰：“免忧。众文武都跟我来出内。”吕产持枪喝：“樊亢休走！”举枪直刺亢。亢挟枪扑住，用剑劈中吕产手。中军兵尽皆奔走。亢引大臣出内。陈平曰：“此会是伏兵之宴，欲图大臣之机。若非将军，何能得生！太后来朝有何面目见于群臣，此大不道也。”文武皆散。

太后告吕胥曰：“这条计，群臣参破也，倒送了吕超，吕产，被您儿樊亢杀了。我来日怎见文武？”吕胥曰：“虽知伏兵之计，文武岂知姐姐伏兵，但疑吕超，吕产之过矣。”

来日早朝，会文武服礼：“众文武休罪，子童知我过也。想二人之罪甚也，是亦他之命也。”文武退。太后敕令二尸首葬于郊外。

太后思惟：手下无知心一人，萧何老矣，曹参风患归农，不能所谋天下。思虑中间，近臣奏曰：“南郑褒州韩信丘坟确倒东南一角，里面有大蛇，身长数丈，伤人性命，断其驿路。”

太后大惊，即日设朝会文武，评议此事若何。陈平曰：“此是不祥之兆也。请太史院大监镇之。”太后宣大监至，曰：“今有韩信坟中大蛇出，注甚吉凶？”大监曰：“信之本形，受其坤气，不能升干气。此蛇不注吉凶，可亦除

之。”大监与文武皆散。太后归于后宫，闷闷不悦。

至三更前后，忽闻一声地裂响，龙灯皆灭，门窗自鸣。太后忧。至天明，近臣奏曰：“内门前陷一大坑，内中涌出一肉块，无眉无眼，上面有四句诗。道甚的？诗曰：

刘兴吕不兴，两口不安宁，  
彭越戚与韩，跳出陷人坑。”

太后听毕：“于我之祸也。”唤左右仗刃砍之，不能破也。太后敕令：将于郊外取穴埋之，左右将去埋讫，遂后而穴入城来，又作人言，骂太后无端贱人，不离百日，您两口人吃剑也。太后不忍见，令人将肉块坠于河中。只当日半夜前后，河水长十分，溢满长安浮桥。百姓尽皆奔走入城。又水至城门。太后会百司文武安排祭河神之物。遂太后至河边，排列香案羊酒，贡献河神。遂祝曰：

“河伯河神，愿息威灵。有灾罪我，无害生民。吾今致祭，风静河清。”

祝罢，众官一齐下拜。忽听一声鼓响，太后举头，忽见河内一只大船，目睹太后，亦不转睛。鱼背上又见一只孤舟，上有高祖，韩信，彭越，英布，戚氏，赵王等神魂在于船上，黑云笼罩定，大臣尽皆不见，唯有吕后得见。高祖举手而骂：“贱人，您姊妹二人信谗言，损害忠良，所谋俺刘氏江山，封吕氏为王，皆是贱婢。”骂讫数句，韩信道：“我王免怒。”信张弓兜箭拽满射中，鬼箭正中吕后左乳上。当吕后倒于河边死讫。有诗为证：

一心谋取刘天下，岂拟时衰祸患来。

却说吕后闷倒多时，吕后苏省，云雾忽散。太后自见左乳上一块青肿，似针刺般疼痛，急忙回朝传旨，宣取太医院官治之，终不能痊可。太后在心怎生过得。当夜又梦见一个鹰飞来，额上嘴一啄，又见一个狗于足上咬一口；又梦见三十个宫人扯住衣裳来索命。太后惊觉，血流遍身，寻思起来，是戚夫人子母每小字鹰娘，儿名做犬儿也。太后病患一向沉重，内门不开，遗嘱吕禄，且教替我设朝。当夜太后归天。至天明，文武来朝，不见太后掌扇遮围，众文武更不山呼，便退。

只吕禄暗行文字与邵平智杀刘号。刘号先知汉事，邵平道：“何故大王亦有疑心？大王先会二王刘泽，一同取汉家天下。”刘号使奸细人将书与二王刘泽。近人到于二王门首，使人报曰：“有大王刘号使命至。”近人接书与刘泽看毕，即日，二王刘泽升殿议曰：“谁人可会三大王去？”有周勃曰：“老夫愿往。”

当日辞王上升州，亦至于三王门下马，使近人报知。三王降阶而迎之。上大夫周勃，各序尊卑，坐间言说此事。三大王传令相府下头目，来日聚会，特

有商议国机之事。二人酒毕，至次日，三王省会，限三日大小军马要赴济州二王处守镇。

三王与周勃先至济州，见二王礼毕，大王刘号与刘泽四人升殿共议，三处军有七十万余，先取长安。即日兵至长安西二十里下寨。

有人报知吕禄。吕禄即传敕令，灌婴为将，与吕牵，耿弇，予三人领兵一十万迎敌问罪去。灌婴令六军出城，过霸陵桥下寨。灌婴，耿弇商议，问众将曰：“吾今传令，立下信旗一面，如顺汉者在信旗东，如顺吕者信旗西。”言讫，众军皆于信旗东。唯有吕牵不顺旗东。灌婴持剑杀之，将吕帝首级头晓谕。有人报知吕胥。吕胥大怒，即令兵部判官酈其明今夜应于汉下文武之宅，发火烧之。其明得号令，而退于私宅，准备举火。等待时，夜间有一妇人阿茶公主，是刘号之子刘章之妻，知此密事，恐坏兵士。暗将文字与刘章。刘章得此文字，巡夜送与王陵。王陵看其文字大惊。王陵遂即遍行与汉臣寮文字，不候天明，众官皆诣王陵宅。王陵曰：“吾今老矣，不能答礼，众诸侯休罪。”王陵举杯，各人巡酒三盏。

众臣心疑，不知何事。思疑之间，有王陵喝左右：“将陈平执缚了者，取火焚之！”陈平曰：“吾有何罪？”王陵怒曰：“当日封吕氏三王，尔言甚来？汉天下于你身上管取，今日却教酈其明准备举火烧汉大臣之宅。”陈平曰：“相公争知此事？”王陵曰：“刘章妻阿茶公主说来。”陈平笑曰：“相公休愁，且将计策打并凭萧何老相公，小臣不到得落于吕胥之手下。”陈平曰：“左右人将酈其明父推来！”怒问：“恁儿酈其明举火烧汉大臣宅，你知么？”陈平道：“着左右唤你儿来对证！”

此时酈其明至，见父跪于阶前，左右持剑。酈其明言曰：“我父有甚罪，刀剑围簇？”陈平曰：“你是汉下之臣，却听吕禄之言，要烧汉下文武之宅，尔何讳？见阿茶公主证之，尔当合死。若依我三件事，将尔恕免。你若不从，实时便斩。若今成功，尔乃忠孝两全，扬名于后，职封一品，敕俸二两，衣紫腰金，历代名芳，载于青史。”酈其明寻思：“此事可为。”

陈平亲执酈其明手系之，笑曰：“如何？”酈其明伏地拜曰：“言者是也。”陈平曰：“三件事：第一诈发三道告急马；第二教周勃领兵迎敌决战，给付军印；第三如汉下兵动，先献后宰门。且教你老父权为质当。不依此事或漏泄，先斩你父，后诛全家老小。”酈其明曰：“愿依相公号令。”

当日，酈其明出宅，便与他诈发三道告急马，奏吕禄：“关外三王领雄兵七十万，早把了关口；第二道告急马到华州；第三道告急马军在陵州下寨也。”吕禄甚怕，急宣陈平商议。陈平曰：“关外三王领七十万雄兵至于长安。”陈平曰：“关外三王兵雄，除有韩信可敌。今有周勃兵机深厚，可以为帅退

之。”

吕禄急宣至周勃殿下，便赐兵印。周勃袒军，喜之无限。周勃领兵迎敌三王。

吕禄入宫来说此事。吕胥曰：“今遭陈平之计也。”吕禄急出来，却早黄昏。酈其明点兵将后宰门，被樊亢夺门而来，将酈其明杀讫，领三千军入内，向六宫内搜吕氏家属。杀至未央宫前。樊亢传令休教人入宫，为母在此。吕胥笑而迎道：“我亲儿可施于孝，尔能者有孝有忠，焉可杀我乎？”樊亢怒问：“汉之天下何如？扶吕禄，谋意皆是母也。”亢举剑头落地。遂入殿，将吕家三千口家属，杀的似卧羊血，目绽口开，七横八纵，如排算子。苦也吕氏，有诗为证：

生擒吕氏三千口，尽在陈平计策间，  
东风不管兴亡事，算来天地不容奸。

大汉十六年五月初四日寅夜，樊亢领三千军入内，将吕家三千口家属，尽皆斩首。太平天子今岁合登禅位。早晨密旨行请周勃，接关外三王。三王听知樊亢斩讫吕氏全家，大喜。

三王入长安来，万民皆喜。鼓乐讴歌，悦之甚也。三王入朝，聚集班寮文武，内有周勃请三王登位。三王各持礼不受。众大臣曰：“从于尊者登位。”

刘号上殿，闻空中喝一声，似雷之鸣：“不可！”刘泽上殿，只见柱脚倒折，不能坐稳。三王刘长上殿，护龙举爪来吞，大殿摧其一角。三王急速下阶，三个大王都无天下之分。

众大臣商议不定，且与周勃权国。勃曰：“老臣不敢受此。”陈平曰：“权时整治朝纲，等关外十王齐到，选有分洪福，抚治万民。”

当日关外十王皆至，各相让位不定。早阙帝半载。陈平曰：“臣当夜二更初，见帝星见在北方之地位，常起红云遮笼，日有紫雾盘桓。有河东魏豹，辅佐西楚王，关东八伯诸侯，第一个英雄，天下名传小霸王，元受项王手，将后归汉，相高祖，发于本国，至河中府，有门容许负参见魏豹。豹请相见。茶酒毕，闲话间，有薄姬夫人于檐外笑语。许负闻之，问豹曰：“甚人笑语也？”豹曰：“乃吾妻也。”许负曰：“是一人妻也，注有君道。”许负出宅相别。魏豹曰：“负相我妻薄姬君之道如何？”周叔曰：“大王岂是真天子，皆是侯相之命，不可思之。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豹不从周叔谏，摆河而造反。汉皇知，差韩信渡瓮机而征，一擒豹而斩之，虏薄姬进与高祖，纳为第三妻，敕令往少阳宫。薄姬腹怀有孕。吕后生嫉妒，怕生太子。临时吕后教唤稳婆守生，吕后号令道：“稳婆，是女儿留者，太子者随即换了，赐金千两；不从我者，斩之！”随时分娩，报知吕后。吕后看之，笑是一怪物，没眉没眼，可

似一块血肉。稳婆闹中抱太子出得宫门，至于本宅，欲坏太子；闻空中喝一声：“不得无礼！”道：“三世人主，无得损坏！”稳婆本家哺养，吕后将怪物进与高祖。高祖见之大怒，贬薄姬北梁州居止薄辛处，刘安抱太子上梁州。薄姬欲见太子，一似高祖之形。夫人大喜，赏刘安白金千两，权为恩养。后太子年长十五岁，身長八尺，面如白玉，手垂过膝，两耳垂肩，龙睛凤目，当时要往长安认高祖。此时认了，高祖不信，太子具说母之言，从前说一遍。高祖大喜，即日封太子为北大王，却还梁州与薄姬同治军事。至今北大王仁德孝慈，忠良睿哲，惜军爱民。”

众臣皆喜，一齐举唱：“可为后主！”随即周勃离长安，便上梁州，请北大王。勃至门首，近人报知。周勃见薄姬夫人，礼毕，周勃说其诛吕一事，特请大王。薄姬不从。北大王往书斋内出来，见周勃，问：“甚人也？”周勃即便山呼拜舞。北大王鞠躬还礼，周勃曰：“大王圣鉴，汉天下半载无主，关外十王皆至长安，专等大王登位。娘娘不从。上告大王，可怜汉大臣无主，早赴长安。”薄姬曰：“汉天下恐有吕家，我怕生受，以此不从。”周勃曰：“吕后归天，樊亢将吕家属尽皆斩讫，已无后患。”薄姬曰：“我儿欲去，依我言语，日当午时登位可矣。”

北大王与周勃上马，至于长安，百官文武尽来接北大王，至内下马。即日，大臣百官关外十王一齐举按山呼，扶立北大王。近臣架袖而扶上龙牀。北大王曰：“记我母之言，吾亦为君，观日午当可受位。”群臣曰：“日当午未。”北大王举手祝告上苍：“吾有分为君者，太阳回午。”北大王言罢，群臣一齐下拜，太阳即回正午时。

北大王坐殿，群臣山呼万岁毕，敕降恩命，大赦天下，号为汉文帝也。群臣有诗贺帝曰：

忠臣扶立千年圣，汉家天下已回春；

日正端门登极位，万国来朝有道君。

大汉十七年八月十三日，文帝登位，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四隅宁静，万民乐业，鼓腹讴歌。天子升殿，设问大臣曰：“朕思即位，不曾宴赏诸侯文武，来日朕设一大会，谨请百官文武皆要赴会。”

至日，十王文武百官皆至宴前，不见大王刘泽。帝心烦恼。宴罢，十王又归辞帝。帝敕令封二太子刘泽子加为景王，刘长子加为圣王，敕令各送本国。二太子受其君命。景王，圣王至长安谢恩。帝见二太子甚喜：“您二侄儿且与寡人相伴读书。”

前后半载。三大王刘长使周从至长安见圣王。周从见帝奏曰：“圣王在何处？”帝曰：“在寡人处。大夫归去传示吾兄，三王安稳住坐，圣王已无疏失

”周从辞帝回至，见三大王具说前事。三王问周从：“我儿见住甚宫？”周从曰：“在于未央宫也。”三大王放心不下。三大王再问，周从曰：“当日圣王，景王闲行至长信宫，见高祖御容，二人拜罢，见棋。二太子下棋，圣王复杀景王三局，景王言：“我弟棋高也。”圣王便道：“你让寡人。””三大王听周从说罢，大惊：“我儿怎敢称寡！”

三大王入宅辞母，走马至长安见帝，礼毕。三大王奏帝：“圣王何处？”帝曰：“在于书斋。”敕令宣至。圣王，景王二太子拜毕三王。帝设大宴，举杯留三王：“且与寡人同理国事。”三大王不敢违命，领圣旨随朝暂住。同从权管升州。

前后三年。忽一日告事急马，有番军入界，领雄兵五十万，欲至代州。帝曰：“朕才即位，早有此事！”宣文武大臣商议。一人奏曰：“今王陵，萧何，陈平尽皆老矣，七旬之上。”帝烦恼，敕令刘长聚兵，拜周勃为帅，加官为皇父也，急付与军印。

周勃殿下奏曰：“臣六十八岁，不可为将。臣举一上将：老臣舍弟周绩，见授刑院太守，官封亚父，可为帅也。”帝喜，宣至。亚父拜舞毕，帝见亚父身长一丈，面如紫玉。帝曰：“今有番军领兵五十万，侵于境界，尔敢退之？”亚父曰：“小臣受我王洪福齐天，愿往。”帝赐兵印，亚父为上将，统兵五十万雄兵，左翼将徐迈，右翼将刘祀，同受行军。

亚父辞帝出城下寨。亚父传令与左右，将军令整，将士不得迟违。帝出长安，亦看亚父之营。帝至棘门，左翼将徐迈以音乐迎之，送帝至霸陵桥上。右翼将刘祀以音乐迎之。

帝至中宫，送至细柳营。帝见亚父闭营，三军将令，紧把寨门，军不放帝入去，切恐夹带细人入来。帝亲至棘门问曰：“何故？”军人答曰：“只闻将军令，未闻天子宣。”帝使左右报知亚父。亚父出接帝。亚父曰：“械胄在身，不能拜舞，休责臣罪。”亚父请帝于帐下坐，亦酒待之。帝问亚父曰：“卿能掌军严切？”亚父曰：“不足道也。”帝问曰：“行如何决胜？”亚父曰：“今有五整，军不放娇傲。”又曰：“军不食酱，军不食餐，军不寝，将不卧；夏不执扇，雨不执伞。此五者是五整也。”帝曰：“将军如此之行，战者无不胜也。”帝曰：“今代州刘武手下二十万雄兵，令卿一就掌者。”文帝出营。亚父曰：“械胄在身，不能送帝。”帝叹曰：“此乃上将之作也，行帅者无不胜也！适来棘门霸上二将军，真如儿戏耳！”见此营作诗而咏曰：

文帝銮舆看北征，将军亚父有威名；

辕门不听天子令，今日争知细柳营！

文帝回驾入长安，亚父即日兵起进发。数日，早至代州，与番军对阵下寨

，便排一阵，从天降下，就地涌来，四十里枪刀齐迓，三千面杂彩旗开，鹿巷千条，战骥万骑，阵云霭霭，杀气腾腾；阵圆似秋月照万顷寒霜。番兵见了，不敢争战，收兵退还本国。帝知而叹曰：“雄兵中决胜，良将善能定国。”敕赐官赏，封诸侯，赠诗曰：

细柳将军北戍雄，阵前却敌笑谈中；  
自从战罢边尘静，铁券书名诰已封。

却说张石庆听知文帝登位四年，想当日吕后贬我为庶人，今知俺田子春于济州二王处为上大夫。今日收拾行程于济州谒见子春。行数日，至济州，至于门首，令人报知。子春降阶而相邀于堂上，亦酒待之。二人具说前事，说兵印，仰面大笑。张石庆曰：“吾者久困淹滞，作为庶民，故来谒舅舅寻些小勾当。舅舅若何？”子春曰：“此事小哉。”话毕，子春直至二大王殿下奏曰：“臣安日长安说兵印，皆是张石庆奏太后，太后准奏，得此兵印。为大王欲取长安，太后将石庆贬为庶人，家贫不济，今敬来谒见大王。”刘泽大喜，问石庆在于何处。子春曰：“在臣宅中。”刘泽曰：“请张石庆来见大王。”礼毕，赐酒三钟，即封张石庆为本郡太守。石庆谢恩。三日后，走马上任去讫。

### 三国志平话卷上

江东吴土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  
不是三人分天下，来报高祖斩首冤。

昔日南阳邓州白水村刘秀，字文叔，帝号为汉光武皇帝。光者，为日月之光，照天下之明；武者，是得天下也。此者号为光武。于洛阳建都，在位五载。当日，驾因闲游，至御园。至园内，花木奇异，观之不足。驾问大臣：“此花园亏王莽之修？”近臣奏曰：“非干王莽事，乃是逼迫黎民移买栽接，亏杀东都洛阳之民。”光武曰：“急令传寡人圣旨，来日是三月三日清明节，假之以黄榜，寡人共黎民一处赏花。”

至次日，百姓都在御园内赏花，各占亭馆。忽有一书生，白襕角带纱帽乌靴，左手携酒一壶，右手将着瓦钵一副，背着琴剑书箱，来御园中游赏。来得晚了些个，都占了亭馆，无处坐地。秀才往前行数十步，见株屏风柏，向那绿茸茸莎茵之上，放下酒壶，瓦钵，解下琴剑书箱。秀才坐定，将酒倾在瓦钵内，一饮而竭，连饮三钵，捻指却早酒带半酣。

一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

这秀才姓甚名谁？复姓司马，字仲相。坐间因闷，抚琴一操毕，揭起书箱，取出一卷文书，展开看至亡秦南修五岭，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诃房，坑儒焚书。仲相观之，大怒不止，毁骂：“始皇无道之君！若是仲相为君

，岂不交天下黎民快乐！”又言：“始皇逼得人民十死八九，亦无埋殡，熏触天地。天公也有见不到处，却教始皇为君！今南畏琅玕，反了项籍，北有徐州丰沛刘三起义。天下刀兵忽起，军受带甲之劳，民遭涂炭之苦！”才然道罢，向那茶■架边，厌地转过锦衣花帽五十余人，当头两行八人，紫袍金带，象简乌靴，未知官大小，悬带紫金鱼：“巨奉玉皇敕交陛下受者六般大礼。”见一人托定金凤盘内，放着六般物件，是平天冠，袞龙服，无忧履，白玉圭，玉束带，誓剑。仲相见言，尽皆受了。实时穿毕。坐定，手执白玉圭。

八人奏曰：“这里不是驾坐处。”道罢，向那五十花帽人中，厌地抬过龙凤轿子，在当面放下：“请陛下上轿。”仲相绰起黄袍，上轿子端然而坐。八人分在两壁前引，后五十花帽围簇住。行至琉璃殿一座：“请我王下轿子。”

上殿，见九龙金椅。仲相上椅端坐，受其山呼万岁毕，八人奏曰：“陛下知王莽之罪，药酒鸩杀平帝，诛了子婴，害了皇后，净其宫室，杀了宫娥勿知其数。如此之罪。后建新室，做皇帝，字巨君。在十八年后，有南阳邓州白水村刘秀起义，破其王莽，后夺天下，把王莽废了，见在交舍院中。如今光武皇帝即位，宰相兼有二十八宿四斗侯为将帅辅从。光武是紫微大帝，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王这里授其牒，无兵无将，又无智谋，又无缚鸡之力。光武若知，领其兵将，拜起元帅，怎生干休！”仲相曰：“卿交寡人怎生？”八人奏曰：“陛下试下九龙椅来，我王向檐底抬头看，须不是凡间长朝殿。”

仲相抬头，觑见红漆牌上，书着簸箕来大四个金字：“报冤之殿”。仲相低头寻思半晌，终不晓其意。仲相问：“卿等，朕不知其意。”八人奏曰：“陛下，这里不是阳间，乃是阴司。适来御园中看亡秦之书，毁骂始皇，怨天地之心。陛下道不得个随佛上生，随佛者下生。陛下看尧舜禹汤之民，即合与赏；桀纣之民，即合诛杀。我王不晓其意，无道之主有作孽之民，皆是天公之意。毁骂始皇，有怨天公之心。天公交俺宣陛下，在报冤殿中交我王阴司为君。断得阴间无私，交你做阳间天子。断得不是，贬在阴山背后，永不为人。”仲相言曰：“教朕断甚公事？”八人奏曰：“陛下可当传圣旨，自有呈词告状人。”“依卿所奏。”传其圣旨，果有一人高叫：“小臣负屈！”手执词状一纸。

仲相观之，见一人头顶金盔，身穿金锁甲，绛红袍，抹绿靴，血流其领，下污其袍，叫屈伸冤不止。帝接文状，于御案上展开看之，乃二百单五年事。“交朕怎生断？”拂于案下。告状人言：“小人韩信，冤屈前汉高祖手内，淮阴人也。官带三齐王，有十大功劳，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逐项籍，乌江自刎。信创立汉朝天下，如此大功，高祖全然不想，捧毂推轮，言誓诈游云梦，教吕太后赚信在未央宫，钝剑而死。臣死冤枉，与臣做主着！”

仲相惊曰：“怎生？”八人奏曰：“陛下，这公事却早断不得，如何阳间做得天子？”言未绝，又听得一人高叫：“小臣也冤屈！”觑见一人，披发红抹额，身穿细柳叶嵌青袍，抹绿靴，手执文状，叫屈声冤。帝问姓名，曰：“姓彭名越，官授大梁王，汉高祖手内诸侯，共韩信同立汉。天下太平，也不用臣，赚将臣身斫为肉酱，与天下诸侯食之。以此小臣冤枉。”帝接其状。

又见一人高声叫屈，手执文状。帝见一人，带狻猊磕脑，龙鳞嵌青战袍，抹绿靴。帝问姓名。布曰：“臣是汉高祖之臣，姓英名布，官封九江王。臣共韩信，彭越，三人创立汉天下，一十二帝，二百余年，如此大功。太平也不用臣，高祖执谋背反俺三人，赚入宫中，害其性命，有此冤屈。陛下与臣等三人做主！”

帝大怒，问八人：“汉高祖在何处？”八人奏曰：“我王当传宣诏。”帝曰：“依卿所奏。”八人传圣旨，宣汉高祖。不移时，宣至阶下，俯伏在地。帝问高祖：“三人状告皆同。韩信，彭越，英布，立起汉朝天下，执谋三人造反，害其性命，是何道理？”高祖奏曰：“云梦山有万千之景，游玩去来。吕后权国，三人并不知反与不反。乞宣太后，便见端的。”

宣至太后，殿下山呼毕，帝问太后：“你权国，执谋三人造反，故杀功臣，尔当何罪？”太后看住高祖曰：“陛下，尔为君，掌握山河社稷，子童奏陛下：‘今日太平也，何不欢乐？’高祖圣旨言：‘卿不知就里之事。霸王有暗鸣咤咤之声，三人逼到乌江自刎。三人如睡虎，若觉来，寡人奈何？寡人去游云梦，交子童权为皇帝，把三人赚入宫中，害其性命。’今陛下何不承认，推及贱妾？”帝问高祖：“三人不反，故害性命，何不招伏？”吕后奏曰：“陛下，非是子童之言，更有照明。”帝曰：“照明者是谁？”“姓蒯名撤，字文通。陛下宣至，便见端的。”

宣蒯文通至殿下，臣礼毕。帝曰：“三人是反是不反，尔为证见。”文通奏曰：“有诗为证。诗曰：

可惜淮阴侯，能分高祖忧。  
三秦如席卷，燕赵一齐休。  
夜偃沙囊水，昼斩盗臣头。  
高祖无正定，吕后斩诸侯。”

各人取讫招伏，写表闻奏天公。天公即差金甲神人，赍擎天佛牒。玉皇敕道：“与仲相记，汉高祖负其功巨，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交曹操占得天时，囚其献帝，杀伏皇后报仇。江东孙权占得地利，十山九水。蜀川刘备占得人和。刘备索取关，张之勇，却无谋略之

人，交蒯通生济州，为琅琊郡，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于南阳邓州卧龙岗上建庵居住，此处是君臣聚会之处；共立天下，往西川益州建都为皇帝，约五十余年。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天公断毕，话分两说。

今汉灵帝即位当年，铜铁皆鸣。驾问大臣：“从前古往，有如此之事？”宰相皇甫嵩出班奏曰：“自从盘古至今，此事两次。昔日春秋，齐王天子即位，铜铁皆鸣三昼夜。齐王问大臣，铜铁鸣主何吉凶。问三次，大臣无语。齐王大怒，宣上大夫冉卿：‘你为上大夫，如何不解此事？与卿三日限，须要见吉凶！’齐王不朝三日。冉卿归宅，闷闷不悦。有门馆先生，见冉卿大夫面带忧容，遂问大夫，因何不乐。冉大夫道：‘先生不知，今天下铜铁皆鸣，有君王问我，主何吉凶，我委实不知。今齐王与我三日限，不然责罪。’先生曰：‘此事小可。’大夫曰：‘先生知得，有官重赏，此事吉凶若何？’先生曰：‘不主吉凶，只主山摧。’‘如何见得？’先生曰：‘铜铁者乃山之子孙也，山者乃钢铁之祖也。’冉大夫得其意，实时入朝奏齐王。齐王设朝，冉大夫出班奏曰：‘铜铁皆鸣，不主吉凶。’王问如何。奏曰：‘主山摧。’帝问：‘卿怎知？’奏曰：‘铜铁者，山之子孙；山者，铜铁之祖也。已无吉凶。’齐王大喜，加冉卿官职，子子孙孙不断。奏毕，不过数日，华山摧其一峰。陛下此事，无吉无凶。”道罢，有郢州表章至，有太山脚下塌一穴地，约车轮大，不知深浅。差一使命探其吉凶。

话分两说。约离地穴有一山庄，乃是孙太公庄。太公生二子：长子为农；次子读书，将为孙学究；忽患癩疾，有发皆落，遍身脓血不止；熏触父母。以此于庄后百十步盖一茅庵独居。妻子每日送饭。

当日早辰，有妻子送饭。时春三月间，到于庵门，见学究疾病，不忍见之，用手掩口鼻，斜身与学究饭吃。学究叹曰：“妻子活时同室，死后同椁，妻儿生自嫌我，何况他人？我活得一日待如何？”道罢，妻子去讫。

学究自思：不如寻个死处。取那常拄的病拐，脚踏脓血之鞋，离庵正北约数十步，见地穴，放下病拐，脱下鞋，望着地穴便跳。穴中便似有人托着，倒于地下，昏迷不省。多时忽醒，开目望，直上见一点儿青天。学究道：“当时待觅个死来，谁知不死！”

移时黑暗，却见正北有明处，遂往明处行，约十余步，见白玉拄杖一条，用手去拿，却是一门缝，用肩推开洞门，如同白日相似。见一石席，坐，气歇多时，身困，卧于石席上睡着。忽然舒身，脚登软忽一块。学究惊起，见甚来？不争学究到此处，单注着汉家四百年天下合休也！

学究见一条巨蟒，呆粗细做一块，约高三尺。实时，巨蟒走入洞去。学究

随蟒入洞，不见其蟒，却见一石匣。学究用手揭开匣盖，见有文书一卷，取出看罢，即是医治四百四病之书，不用神农八般八草，也不修合炮炼，也不为丸散，也不用引子送下，每一面上有治法，诸般证候，咒水一盏，吃了便可。看到风疾处，元来此法便是医学究病疾名方。学究见了，喜气盈腮，收得天书，便出洞门，石席上坐。

话分两说。学究妻子又来送饭，不见学究回来，告与公公得知，实时将引长子等去寻。行至地穴边，见病拐一条，脓血之鞋。父母兄长妻子，皆绕地穴悲哭多时。却听得地穴内有人叫唤。遂取绳子，悬枝放下穴中，救出学究，来到穴上，父子相见，大恸，泣罢，学究道：“父亲休烦恼，我得一卷天书，单医我这病证。”实时回归庄上，取净水一盏，咒了，咽在腹中，风疾即愈，毛发皮肤复旧。自后不论远近，皆来求医，无不愈者。送献钱物约二万余贯，度徒弟约送五百余人。

内有一人，姓张名角，当日告辞师父：“奈家中有一老母年迈，乞假侍母。”学究曰：“你去时，与你名方一卷，不来也不妨。”学究吩咐张角名方，医治天下患疾，并休要人钱物，“依我言语者！”

张角辞了师父归家。遇经过处治病，无不痊可，并不要钱物。张角言：“如医可者，少壮男子跟我为徒弟，老者休要！”

张角游四方，度徒弟约十万有余，写其名姓乡贯，年甲月日生时。“若我要你用度，有文字到时，火速前来。但有徒弟，都依省会。如文字到，有不来者，绝死。如不随我者，祸事临身！”

忽有一日，黄巾反汉。其张角文字遍行天下，不数日，徒众皆至扬州广宁郡东三十里张家庄。张角姑表三人，于此庄上聚，众皆齐呼：“二弟将过来者！”二弟提四包袱，在面前解开，都是黄巾，散与众人，都色带上黄巾。张角省谕着众人：“今日汉朝天下合休也，我合兴也。若我有日为君，尔每大者封王，次者封侯，小者封刺史。”省会罢，都无衣甲器仗。先都软缠，手持禾木棍棒。为首者张角等三人，遂引十万壮士，先取扬州，就衣甲弓刀鞍马器械。

当日起军，从扬州广宁郡为头，逢一村，收一村；逢一县，收一县；收讫州府不知其数。随到处，竭家尽起。不从者，杀伐讨虏。汉家天下，三停占了二停。黄巾并聚三十六万。

话分两说。当日汉灵帝设朝，聚大臣议曰：“今黄巾贼并聚三十六万，如之奈何！”有皇甫嵩出班奏曰：“臣启陛下，依臣三件事，黄巾贼自灭也。”帝问甚三件事。奏曰：“第一件事，天下遍行诏赦，若有凶徒谋反，聚集山林，打劫城池；第二件杀害命官，讨虏仓库，伤害黎民；第三件，如自愿去了黄巾，便为国家良民，如不去黄巾，全家诛杀。”帝：“依卿所奏，赦书到日

，尽行赦免。”又奏曰：“今汉朝兵微将寡，黄巾浩大，不能破得。陛下可诏天下义军，高官重赏；可拜一元帅，将空头宣诰，重赏三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帝曰：“谁可为元帅？”奏曰：“若有人为元帅者，便挂印；若无人，小臣亲去。”帝曰：“卿便挂印。”吩咐空宣诰珍宝，将御林军一十万。得圣旨：“虽无銮驾，如朕亲行，便宜行事。”皇甫嵩挂了金印，做了元帅，辞帝领兵离朝。话分两说。诗曰：

汉室倾危不可当，黄巾反乱遍东方。

不因贼子胡行事，合显擎天真栋梁。

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長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传，便生怒恶。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将县令杀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

不因躲难身漂泊，怎遇分金重义知。

却说有一人，姓张名飞，字翼德，乃燕邦涿郡范阳人也；生得豹头环眼，燕颌虎须，身長九尺余，声若巨钟。家豪大富。因在门首闲立，见关公街前过，生得状貌非俗，衣服蓝缕，非是本处人。纵步向前，见关公施礼。关公还礼。

飞问曰：“君子何往？甚州人氏？”关公见飞问，观飞貌亦非凡；言曰：“念某河东解州人氏，因本县官虐民不公，吾杀之。不敢乡中住，故来此处避难。”飞见关公话毕，乃大丈夫之志。遂邀关公于酒肆中。飞叫量酒，将二百钱酒来。主人应声而至。

关公见飞非草次之人，说话言谈，便气和酒尽。关公欲待还杯，乃身边无钱，有艰难之意。飞曰：“岂有是理！”再叫主人将酒来。二人把盏相劝，言语相投，有如契旧。正是：

龙虎相逢日，君臣庆会时。

说起一人，姓刘名备，字玄德，涿郡范阳县人氏，乃汉景帝十七代贤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生得龙准凤目，禹背汤肩，身長七尺五寸，垂手过膝，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好结英豪，少孤，与母织席编履为生。舍东南角篱上，有一桑树，生高五丈余，进望见重重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必出贵人。玄德少时，与家中诸小儿戏于树下：“吾为天子，此长朝殿也。”其叔父刘德然见玄德发此语，曰：“汝勿语戏灭吾门。”德然父元起。起妻曰：“他自一家，赶离门户。”元起曰：“吾家中有此儿，非常人也，汝勿发此语！”年十五，母使行学，事故九江太守卢植处学业。德公不甚乐读书，好犬马，美衣服，爱音乐。

当日，因贩履于市，卖讫，也来酒店中买酒吃。关，张二人见德公生得状

貌非俗，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关公遂进酒于德公。公见二人状貌亦非凡，喜甚；也不推辞，接盏便饮。饮罢，张飞把盏，德公又接饮罢。飞邀德公同坐，三杯酒罢，三人同宿，昔交便气合。

有张飞言曰：“此处不是咱坐处。二公不弃，就敝宅聊饮一杯。”二公见飞言，便随飞到宅中。后有一桃园，园内有一小亭。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为次，飞最小。以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

有德公，见汉朝危如累卵，盗贼蠡起，黎庶荒荒，叹曰：“大丈夫生于世，当如此乎！”时时共议，欲救黎民于涂炭之中，解天子倒悬之急。见奸臣窃命，贼子弄权，常有不平之心。

不争龙虎兴仁义，贼子谗臣睡里惊。

却说张飞，一日告二兄曰：“今黄巾贼遍州郡，劫掠民财，夺人妻女，倘若贼来，飞虽有家财，不能作主。”玄德曰：“似此若何？”飞曰：“咱不若告燕主，招些义兵，便贼来何惧？”玄德并关公言曰：“此举有理。”即便上马，离家来见燕主议事。

捻指到燕主阶前，下马，被门人拦住。飞曰：“念某特来见主公，有商议的事。”把门人曰：“少待某报知主公。”把门人至厅前称：“有一人在衙前，欲与主公有议的事。”燕主曰：“交请来。”飞即随门吏人至于厅上。燕主赐飞坐。燕主曰：“公有何干？”飞曰：“今有黄巾贼遍天下，倘若来此都，此中无备，却不踏碎燕京？”燕主曰：“虽然如此，府库无钱，仓廩无粟，无甚粮草养济军人。交谁人为其头目？”飞曰：“某虽有上部下民，略有些小家财，可贍军人。”燕主曰：“便招得些义兵，交谁为头目？”飞曰：“某家有一人，姓刘名备，字玄德，乃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其人生的龙准凤目，耳垂过肩，手垂过膝，可为头目。”燕主实时出令，立起义旗。为首者乃刘玄德，次下关云长，张翼德，糜芳，简献和，孙虔。不满一月，招的义军三千五百。

燕主当日，共刘备于教场内教演其军。燕主看时，所招军将，人人有力，个个威雄。燕主甚喜。正门中间有人报曰：“祸事也！”

幽郡聚勇兴戈甲，反乱黄巾觅死来。

燕主言曰：“有何祸事？”答曰：“今有黄巾贼，离城百里，来取幽州。”燕主曰：“义军头目如何？”玄德曰：“主公免忧，备愿领军去破黄巾。”道罢，玄德辞了燕主，领所招军将，出城三十里下寨。

玄德坐于帐上，问曰：“谁人敢去探贼兵多少？”道一声未了，有张飞帐

前报喏：“飞愿自往。”玄德曰：“兄弟去，小心者！”道罢，张飞上马出寨去。不多时，飞复回，下马至帐前告曰：“今有汉天子，差元帅皇甫嵩，持诏敕，如有作下罪人，招军买马，敢破黄巾贼者，便挂先锋印。若灭了黄巾贼，封官赐赏。告哥哥：咱在此处，只一郡之主，不若投汉元帅，与国家出力；东荡西除，南征北伐，显功于今，扬名于后。”玄德听得张飞道罢，甚喜；实时引手下人出寨迎接元帅。

元帅至帐上言曰：“今天子赦你每招义军之罪，若破了黄巾，即赐高官重赏。”道罢，元帅赐玄德坐。关，张并众人侍立。元帅觑了玄德，关，张，状貌威雄，大喜：“据此英雄，视黄巾贼如草芥然！”元帅实时教玄德挂了先锋印，遂差快骑往探黄巾数目。

探事人回言：“贼兵大势，袁州昔庆府最多，贼军五十万，在于两处。袁州有贼军三十万；离袁州三十里，杏林庄有二头目，一名张宝，一名张表，领兵二十万。”元帅交先锋将领五万军，去探昔庆府虚实。刘备曰：“不用五万军，止用本部三千五百军。”先往任城县下寨。元帅大军随后亦到任城县下寨。

元帅又问诸将，谁人再探贼人虚实，招安贼人。刘备曰：“备为先锋愿往。”实时吩咐诏敕。刘备赍擎诏敕，辞了元帅，引本部下军，往任城县东门，打跳河中过去。前去班村。玄德问曰：“这里离杏林庄远近？”“约一十五里。”玄德问众军：“谁可将诏敕往杏林庄招安张表？”道罢，张飞曰：“飞愿往。”曰：“尔用军多少？”飞曰：“不用军兵。飞独往将诏敕去杏林庄招安张表。”

张飞一人一骑，便出至杏林庄上。有把门军卒遮当不住，直至中军帐下，立马横枪。帐上坐着五十余人，中间坐着张表。帐下五百余人鞭枪。张表等众人皆惊。张表问：“甚人？莫非探马？”张飞曰：“我不是探马，我是汉元帅手下先锋军内一卒。我不为私来，我有皇帝圣旨并诏敕。若有谋反大逆，杀天子命官，尽皆赦免。若投汉者，去其黄巾，打国家旗号，荫子封妻，高官重赏。如不投者，尽皆诛戮！”

张表闻言大怒，呼左右即下手。众军们齐向前来刺张飞。张飞不望，用丈八长枪撮梢儿把定轮转动。众军不能向前。打折贼军枪杆，勿知其数。寨中贼兵发喊惊恐自开。张飞一骑马，于贼军中纵横来往，无人敢当。贼军自闻锣鼓之声。

张表见一人，帐下报喏：“大王祸事！”张表问：“怎生祸事！”“今有汉先锋军分六队，各领兵五百，金鼓乱鸣，摇旗发喊，夺门撞入寨中！”张表急速领贼兵，一发奔袁州走。汉军随后追赶，到五十余里。

玄德收军，往杏林庄下寨。玄德令军把了寨门，点视诸将。问军赶贼那里去也，答曰都入袁州城也，有抛弃老小，尽皆杀了。玄德便申元帅，交奔杏林庄来。元帅见申状，大喜。实时领军至杏林庄。刘备接着元帅，共于帐上坐定，筵宴。元帅降令，先锋军兵并帅府下诸将头目等，尽皆赐赏。

正筵宴间，有一探马至帐前报喏：“今有张表入袁州，与张宝合兵一处甚大。”道罢，元帅降令：“谁人取取袁州？”玄德曰：“刘备愿往。”元帅大喜：“据贼兵势大，寡不敌众，你多将军兵去。”备曰：“不用军多，止将本部下杂虎军去足矣。”元帅曰：“尔去，在意者！”

玄德实时辞了元帅，将诏赦领兵奔袁州来。前离袁州十余里，下寨。玄德曰：“谁人将诏赦招安张表并张宝？”张飞曰：“某愿往。”玄德曰：“尔用兵多少？”飞曰：“不用一卒，飞独自去。”玄德曰：“恐防有失，尔可将取五百军去。”飞连声叫：“不用，不用！”玄德曰：“尔少将些军去。”飞曰：“我招些自愿去的军，如跟我去，得功者子孙永享国祿！”第一声，招得七人七骑；第二声，招得三人三骑；第三声，招得二人二骑。共招得一十三人。飞曰：“足矣！”

张飞领一十三人，赍擎诏赦，前往袁州，到于城下。张飞观瞻城池，敌楼战棚，深埋鹿角，开掘壕堑，见城上檣木炮石极广，拽起吊桥，放下栈板。张飞在城壕外高声叫：“城上有甚人来打话则个！”道罢，一簇军于城上来打话，问：“尔来的军卒是谁？”张飞曰：“我是汉元帅手内先锋将下张飞。”却问城上：“尔是谁？”“我乃是把袁州头目张宝。”飞曰：“我今赍擎汉朝诏赦来，若你投赦，尽皆免罪，封职加官重赏；如不投者，并行诛戮！”张宝听得大怒，实时便待开门迎之。

张表曰：“不可。表在杏林庄，这汉单马直至寨中，众军不能抵当，以此杏林庄失了。”张宝曰：“似此怎生？”表曰：“坚闭休出，恐防张飞有计。乞申扬州求救。”张飞城下大叫，城上人无语。张飞大怒，绕城大骂，并无人应。再转到南门城下高叫：“守门是谁？”又无人应。

张飞见无人应，乃对众军道：“咱从为汉军，鞍不离马，甲不离躯，枕弓沙印月，卧甲地生鳞，苦征恶战，相持厮杀，多少生受来。咱今日就着壕堑之前，柳树甚多，柳阴下卸甲，于壕中澡洗，马于树下气歇。”中间，张飞指着城上再骂。张表大怒，见张飞城壕澡洗，人马无备。张表对兄言：“我今不杀这汉，能死不辱！”兄宝曰：“咱军约迭五十余万，将有千员。咱军十万为首，纵横天下，无人敢敌。咱把汉朝世界三停占了二停，看看地都属咱。今日走出张飞来，失了杏林庄一小寨，你却早有怕惧之心。不论上将下至散军，如有敢敌张飞者，不问兄长，便赐重赏。”张表曰：“当日天时昏暗，我军不惯甲

，马不被鞍；后有大势军来，以此失了杏林庄寨。今有张飞一十三人，张表将了五千军，必捉了张飞！”张宝曰：“吾弟所言甚当。”

实时领五千军兵，放下吊桥出城来。张飞见兵出城，一发上马，坐着衣甲，各执其器，往南便走。前至姚家庄，约离袁州四十余里，张表后追。至杏林庄，见一队军约一千余人，为首将是前部先锋刘备，手提双股剑，身穿锦征袍，立马在门旗下叫：“贼军头目是谁？”“我乃是张表！”玄德见道，兜转坐下马，二人便斗。约二十余合，后五百军不觉袭着，殿后为首者简献和，混战杀张表大败。

张表回军，往袁州便走，后有玄德袭着。前有一大林，林中走出一队军来，约一千余人，立马横刀。张表急问：“来者是谁？”“我是汉先锋手下一卒，关某字云长。”言曰：“贼将何不下马受降！”张表大惊。云长横刀向前，张表更不敢迎敌，弃斜便走。

玄德军亦赶上，与关公一发将张表军杀其九分，都无百十余人，相战到晚，前至袁州城下。张表急声高叫：“开门！后有伏兵赶之甚急！”城上张宝火急开门，张表军都无五七十人入城。壕堑之外，柳林中，张飞埋伏军一发撞入城去，杀张表军落水者勿知其数。张飞领百十余人高叫：“断断吊桥索者！”后军都入城来。夤夜间，张宝，张表又不知汉军多少，急往北门便走。复夺袁州。

至来日，元帅排筵宴，商议间，有探军人回报，败军都入广宁郡。元帅曰：“来朝先锋领军先行，随后大军拨寨都赴扬州。”取胜州路，过海州，并涟水，渡淮河，过泰州，西至扬州。先锋刘备并到，约离城一射地下寨。

却说张表，点军不见张宝，死在乱军中。张角大怒。又见探马至，报曰：“探得汉军至近，有先锋刘备离城一射地下寨。”张角召诸将省会，来朝大军须倾城都起，前迎刘备。

至次日天明，张角领军出。刘备分军三队，关，张二人各将一队。头至两军相交。关公袭其殿后，张飞横肋便撞。刘备教小校高叫：“若贼军去其黄巾，弃了兵器，便在赦下！如捉住张角者，封为五霸诸侯！”道罢，有元帅军至。贼人见了，投戈弃甲，去了黄巾，拜降者勿知其数。张角，张表死在乱军之中。

刘备得了扬州，汉元帅领军入扬州。元帅降令，安抚百姓，秋毫无犯，如违者依军令。百姓皆喜。元帅降令，自先锋为首，以下诸将军卒来日赴筵宴。

至次日，都赴席。元帅言：“大小众官，破黄巾贼生受！”各人赐赏毕，写表申朝，选日回军。至长安，元帅令众军在东门外下寨。元帅对刘备道：“破黄巾贼，功劳皆玄德也。我今见帝，奏破黄巾一事，君王不错矣。”言

刘备曰：“在东门外下寨，等二三日。”

当日，刘备正与诸侯坐间，有一小校来报，有汉宣使来见先锋。刘备见道，慌出宫门迎接，至中军帐坐定。刘备礼毕，问常侍官何来。“你不识我？我乃是十常侍中一人。”段珪让道：“俺众人商议来，玄德公破黄巾贼寇，金珠宝物多收极广，你好献三十万贯金珠与俺，便交你建节封侯，腰金衣紫。”刘备曰：“但得城池营寨，所得金珠缎疋，皆元帅收讫，刘备并无分毫。”段珪听言，忽然便起，可离数步，回头觑定刘备，骂：“上桑村乞食饿夫，你有金珠，肯与他人！”张飞大怒，挥拳直至段珪根前。刘备，关公二人扯拽不住，拳中唇齿绽落，打下牙两个，满口流血。段珪掩口而归。刘备道：“你带累军卒也！”

至来日天晓，元帅来请刘备：“表章已奏了帝也，功劳全是你也！”吩咐绿袍槐简，来日朝门外听圣旨。

刘备至朝门外，约半月，不宣。却见宣诏，元帅下诸将都得官赏赴任。外有刘备，等守一月有余，并无宣唤。三人至本寨，刘备心闷，目视张飞，一拳打中段珪让带众军受苦。寻思罢，杂虎旗军一齐来告刘备，辞张飞：“众将见有功不问，无功者赏，不能等守。俺各归家去。”刘备言曰：“功劳皆是咱军，无功军得赏，何况咱军？汉帝不错，须是斟量功劳大小，任便更等待三五日。”

来日，刘备又去朝门外听圣旨。却早朝退，有文武都出内门来。见一辆四马银铎车，金浮图，茶褐伞。刘备叫冤屈三声。车内官人问：“叫冤屈者何人？”刘备立在车前：“某是破黄巾贼先锋刘备。”“如何叫屈声冤？”刘备曰：“元帅下诸将都有赏赐，加官赴任。唯有刘备诸军，随朝月余，并无宣诏。军兵尽皆饿散。”车中者，乃皇亲国舅董成，言曰：“又是十常侍官作乱。先锋使且去内门外，等我复回奏帝。”

约到两个时辰，复出内来：“先锋跟我前来。”至国舅宅，请刘备茶饭。刘备躬身，叉手施礼：“上复国舅，不知元帅奏甚表章来？”“今日已晚，来日早朝，大臣商议，与你官赏。来日听圣旨。”刘备辞了，到本营中，对众军将说知，大喜。

至次日，再去朝门外听圣旨，有十常侍官将宣诏：“唤先锋刘备听圣旨！”刘备拜罢，俯伏在地。“至长安多少时节不得官粮？”刘备曰：“三十七日。”“长安至定州几程，若到定州，打算计几日，都交打请在前，抛下粮草都交补讫。刘备赴定州附郭安喜县县尉，为太山贼寇极多，你将本部下军兵镇压。”刘备前去，至定州，礼上安喜县，见州吏读参榜，定州官员，“今有安喜县县尉谨参。”至厅前，才时施礼，有太守大怒，喝云：“刘备休拜！”呼

左右人捉住刘备，曰：“今破不尽黄巾贼，见在山野潜藏，讨掳百姓。”太守问：“你这里至长安近远，如何违限半月有余？你是拖酒慢功，嫌官小，故意迟慢！”刘备曰：“告太守，三千五百人，连小者约送一万二千余口，尽是推车担担，抱女提男，老弱不能急进。告大人宽恕，并不曾多请官粮。”太守怒，再问：“你如何先交军兵先来，老小在后，你休分说！”令左右人监下，取迟慢招伏。方欲落笔判状，有左右劝元峤，看县尉破黄巾贼功劳，权免杖罪，令左右人绕厅拖三遭。左右二官又劝了。太守喝：“县尉，你归本衙，在意勾当！”

刘备到衙，见关，张众将，邀至前厅置坐间，有张飞遂问玄德：“哥哥因何烦恼？”刘备曰：“今某上县尉，九品官爵。关，张众将，一般军前破黄巾贼五百余万。我为官，弟兄二人无官，以此烦恼。”张飞曰：“哥哥错矣。从长安至定州，行十日，不烦恼；缘何参州回来便烦恼？必是州主有甚不好。哥哥对兄弟说！”玄德不说。

张飞离了玄德，言道：“要知端的，除是根问去！”去于后槽根底，见亲随二人，便问，不肯实说。张飞问之，大怒。至天晚二更向后，手提尖刀，实时出尉司衙，至州衙后，越墙而过。至后花园，见一妇人。张飞问妇人：“太守那里宿睡？你若不道，我便杀你！”妇人战战兢兢怕怖，言：“太守在后堂内宿睡。”“你是太守甚人？”“我是太守拂牀之人。”张飞道：“你引我后堂中去来。”

妇人引张飞至后堂。张飞把妇人杀了，又把太守元峤杀了。有灯下夫人忙叫道：“杀人贼！”又把夫人杀讫。以此惊起衙内上宿兵卒，约送三十余人，向前来拿张飞。飞独杀弓手二十余人，越后墙而出，却归本衙。

次日天晓，大小众官请县尉商议，如何捉拿杀人贼。刘备情愿根捉。实时申报朝廷得知。十常侍言：“这杀太守贼人，不是别人，多管是县尉手内人杀了。”

朝廷发下使命督邮，姓崔名廉，御史台走马，前至定州馆驿内安下。大小众官来见使命，问使命有何公事。督邮曰：“为杀了本处太守，以此差我来问您众官人每，这里有县尉么？”“县尉在门外，不敢便来见。”使命随叫县尉。

县尉引兵三百余人，内有关，张，左右随尉二十三人，来见使命。使命曰：“你是县尉？”刘备曰然。使命曰：“杀了太守是你么？”刘备曰：“太守在后堂中，明有灯烛，上宿者三五十人，杀太守二十余人，灯下走脱者，须认得是刘备。那不是刘备。”督邮怒曰：“往日段圭让被你弟张飞打了两个大牙，是你来！今日圣旨差我来问你杀太守之贼。前者参州违限，本合断罪，看众

官面，不曾断你。因此挟仇，杀了太守。你休分说！”喝左右人拿下者。

傍有关，张大怒，各带刀走上厅来，唬众官各皆奔走，将使命拿住，剥了衣服。被张飞扶刘备交椅上坐，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张飞鞭督邮边胸，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有刘备，关，张众将军兵，都往太山落草。

朝廷得知。当日，帝设朝，问文武百官：“如今见有破不尽黄巾贼，尚自极多。又反了刘备，若相合一处，怎生奈何？”有国舅董成出班奏帝：“陛下万岁，今刘备不反，皆是十常侍官，悬秤卖官，有财宝者做官，有功者无赏。陛下若依小臣，刘备不反。”帝曰：“如何招安的刘备？”“今将十常侍等杀讫，将七人首级往太行山，便招安得那弟兄三人。”帝：“依卿所奏。”问：“谁人可去？”董成奏：“小臣愿住。”

董成将七人首级前往太行山去。见一彪军兵。董成与军兵打话：“我奉圣旨招安，你为十常侍等朝野内贪财好贿，悬秤卖官，以此诛杀。今将首级交你弟兄知者。又赦你杀太守，鞭督邮之罪，都在赦下。”刘备俯伏在地，听讫赦书。刘备谢恩毕，便随国舅前入长安见帝。帝喜，赐赏加官，迁德州平原县县丞，左右二官赐赏毕。

因此帝崩，实时立起汉献帝为君，离了长安，前来东都洛阳建都。有宰相王允，蔡邕，丁建阳。帝当日设朝，王允出班奏帝：“有西凉府申报，有黄巾贼张李四大寇，约三十余万，占了西凉府。”帝曰：“如何？”帝问王允：“谁人敢去？”王允奏曰：“宣董卓为元帅。董卓有万夫不当之勇，身長八尺五寸，肌肥肉厚肚大，举讨王之作，上阵披重铠，走如奔骑，坐绰飞燕，堪为元帅。手下有战将千员，长有雄兵五十余万。”帝依所奏，宣董卓入朝，加官封职，封做太师天下都元帅。

帝问董卓：“今有西凉府申报，黄巾贼约迭三十余万作乱，谁人可破？”董卓奏曰：“小臣愿往。”方欲兴兵，忽听得城内大喊声，闭了城门，急点军兵数千余人，前街后巷，罗纹结角，军兵都把了。见一人坐马将，有如猛虎，荡散军兵，杀死者勿知其数。即渐添军添将，添得极多，困住此人。太师高叫，问何人。此人不语。百姓高声皆叫：“这汉是丁建阳家奴，杀了丁丞相，骑着丁丞相马待走！”军兵困住，太师军多将广，以此拿住，缚了，将入帅府来。

董卓坐定，遂问适来捉住者何人，姓甚名谁。言道：“某乃姓吕名布，字奉先。”“你为甚街上持戟杀人？”方欲询问，有丁丞相家人言：“此人不为别事，为丁丞相一疋马，故杀了丁丞相。”董卓问：“这马怎生好马？”其家奴再覆：“这马非俗，浑身上下血点也似鲜红，鬃尾如火，名为赤兔马。丞相

道，不是红为赤兔马，是射兔马，旱地而行，如见兔子，不曾走了，不用马关踏住，以此言赤兔马。又言这马若遇江河，如登平地，涉水而过。若至水中，不吃草料，食鱼鳖。这马日行一千里，负重八百余斤，此马非凡马也。”道罢，吕布言曰：“非为马杀主公。”布曰：“屡长主公常辱我，以此杀了丁丞相是实。”

董卓见吕布，身長一丈，腰阔七围，独杀百十余人，如此英雄，方今天下少有。“正是用人之时，我免你罪如何？”吕布言：“情愿与太师过鞭坠镫，拜太师为父。”太师甚喜，遂放了吕布。

当日，太师领军兵五十余万，战将千员，左有义儿吕布。布骑赤兔马，身披金铠，头带獬豸冠，使丈二方天戟，上面挂黄幡豹尾，步奔过骑为左将军。右边有汉李广之后李肃，戴银头盔，身披银锁甲白袍，使一条丈五倒须钩枪，叉弓带箭。用文者，有大夫李儒；用武者，有吕布，李肃，三人辅佐董卓。

董卓领军到西凉府，一鼓而收，招安到四大寇张李等大军三十余万，前来东都洛阳。约离洛阳西北二十余里，差夫修城一座，号曰郿坞城。令张李屯住军兵，打请官粮。董卓作乱，常有谋汉天下之心。

董卓问李儒：“今四大寇离了西凉府，谁可把西凉府？”李儒言：“有太师女婿牛信可去。”太师叫牛信，将十万军往西凉府镇守去讫。

却说汉献帝，于后殿中，默诏国舅董成。成至，献帝圣旨：“今有董卓弄权，如之奈何？”董成奏曰：“我王诏天下诸侯，将我王往长安建都，今天下诸侯并杀董卓，以此天下太平。”帝问：“谁人可去？”“臣手下有一人典库校尉，那人可去，有心胆。若干了这大事，可为元帅。”诏冀王袁绍，以镇淮王袁术监军，使长沙郡王太守孙坚。

有一人至阶下，山呼万岁罢。帝问：“卿姓名？”“某姓曹名操，字孟德。”献帝觑这汉，可敌二十个董卓，今汉天下无计奈何，须用此人。献帝赐赏曹操■目使。“若大事毕，加做天下都元帅，你在意勾当；若卿获功者，加卿为左丞相。”

曹操辞帝出城，会天下诸侯。前至定州，见太守公孙瓒。正行之次，见里堠整齐，桥道平整，人烟稠密，牛马繁盛，荒地全无，田禾多有。曹操呼一农夫问：“此乃何方？”农夫言曰：“启告官人，此处是德州平原县界。”曹操惊问农夫：“此处县官是谁？”农夫曰：“县令不管事，只有县丞管事。”问县丞是谁。农夫曰：“是往日破黄巾贼的刘备。”曹操大惊：“会得天下诸侯，此处有斩董卓的刽子！”

曹操三十骑马往县衙门外，有左右人报玄德。门吏曰：“今有汉天使在衙门外，县官火速出迎使命！”众官迎至衙内，到厅上坐定，参拜礼毕，各坐筵

宴。酒行数巡，操曰：“我奉圣旨，宣天下二十八镇诸侯。今有董卓弄权，长有谋汉天下之心，宣众诸侯保驾定天下，破董卓。及有吕布，李肃，各有万夫不当之勇，无人可敌。因宣沧州洪海郡韩甫，轻过平原县，却闻玄德公在此，特来相谒，玄德公休阻。看汉天下面，若玄德公到虎牢关，破了董卓，吕布，操保荐玄德公封万户侯，入相府院。”

曹操执盏进与刘备。备言曰：“小官武艺不会，弓马不熟，恐失国事。”旁有张飞言曰：“哥哥，自从桃园结义，共破黄巾，图名于后。今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随众诸侯到虎牢关，与董卓，吕布交战，托赖皇帝洪福，杀了董卓，吕布，落得凌烟阁上标名，强如平原县为宰，得个腰金衣紫，荫子封妻。哥哥若不去，小弟张飞愿往。”曹操应声而谢。宴罢，曹操再三嘱咐：“张将军许了去也，若迟到，必交使命来请你三人也。”曹操辞别上路。

玄德归宅，与二弟评议，言曰：“咱去，不争到那里却不用咱，何处归止？”张飞言曰：“弟兄放心，我独自去破董卓，诛吕布。”玄德曰：“候有使命却去。”

却说献帝在洛阳，为君懦弱。太师董卓弄权，身重三百斤，有篡国之心，带剑上殿，文武皆惧。倚手下义儿吕布，白袍李肃，四盗寇，八健将，常欺压天下诸侯。

却说淮郡太守曹操，再入朝见帝。见董卓气势欺人，越有不忿之心。朝罢，曹操再奏帝，商议暗行密诏，会天下诸侯于虎牢关前，共破董卓。诏约中平五年三月三日，众会虎牢关前。即便诏行诸镇天下诸侯，可早到于关前。长沙子弟最为先。长沙太守孙坚先到关前。青州袁谭不至。天下军马都在关前，阙少粮草。曹操因催粮，就催青州袁谭去。数日，前至平原县，见玄德礼毕，操曰：“诸侯都在虎牢关，三将军若何？”玄德不语。张飞曰：“看汉天下无主，杀太师贼臣，再扶汉室。”先主方许。操曰：“冀王袁绍为元帅，三将军可以将书与袁绍去。”丞相即便修书，付与先主。曹公别了，一去青州。

却说关，张，刘备三人，点手下三千杂虎骑，选日登程，望西南上行。在路数日，前至虎牢关，相离大寨五七里下帐，至次日，三人整顿了衣装，先探覬元帅，至辕门。

却说冀王袁绍，会集诸侯帐上，问曰：“今汉室无主，贼臣弄权，献帝在洛阳，为君懦弱；董卓在虎牢关，有百员名将，为首者温侯吕布，身長九尺二寸，使方天干，无人可当。您众诸侯如何定计诛杀贼臣，报答朝廷，图名于后？”众官无语。

忽听得寨门外闹。门吏报曰：“辕门外有三将军来见。”冀王速令叫至当面，众官皆覬为首者一将，面如满月，耳垂过肩，双手过膝，龙准龙颜，乃帝

王之貌。左手下一将，身長九尺二寸，是蒲州解良人也，姓关名羽，字云长。右手下一将，幽州涿郡人也，姓张名飞，字翼德，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冀王问曰：“三将军何人也？”先主曰：“无能幽州涿郡大桑村人也，姓刘名备，见任平原县令。”冀王曰：“是绿袍槐简？”先主曰：“然。因谯郡太守路过，留书与备，敬来关前，共破董卓。”冀王大喜。

先主取书与袁绍。袁绍看书毕，遂问众诸侯：“此事如何？”帐上一将振威而叫曰：“诸侯会合虎牢关下，克日斩贼臣董卓，吕布！”众官觑是长沙太守孙坚。宋文举曰：“关前诛董卓，何用绿衣郎！”众官听道皆喜。冀王又问，众官皆不语。

三将辞冀王，出寨东北五七里，到于本寨。张飞言曰：“倘若在平原，岂受他人患！”来日天晓，又见袁绍，众官又不喜。三将复回，来日，上路直去平原。约行数里，迎见曹操，实说其事。曹操笑曰：“赶我复回！倘破贼臣，建立大功，何官不做？”来日军回，到袁绍大寨。

后二日，曹操寨内言：“萧何三荐韩信，兴汉四百余年。”冀王排筵会，请曹丞相同诸侯。正宴之次，人报虎牢关有温侯吕布搦战。冀王问曰：“谁人敢与吕布决战？”言未尽，见一将出，认得是徐州太守陶谦手中步队将曹豹，自言：“我与吕布决战，要捉吕布！”众皆喜。上马对阵，吕布捉曹豹。没一个时辰，败军回，言温侯一合捉了曹豹。冀王大惊。又有人言：“却放回曹豹来也！”曹豹入寨，众官闻说吕布其锋不可当，言吕布只待捉十八镇诸侯。众官无有不忧者。

至次日天晓，探事人告曰：“吕布将三万军，下虎牢关搦战。”冀王问众官：“谁与温侯决战？”言未尽，有长沙太守孙坚，引军出马，与吕布对阵。交马都无三合，孙坚大败。吕布赶入大林。吕布发箭射孙坚，孙坚使金蝉蜕壳计。孙坚却将袍甲挂于树上走了。吕布将孙坚的头盔战袍，使健将杨奉上虎牢关，与太师董卓去。正行之次，路逢张飞，夺了头盔战袍。

至天明，张飞至袁绍大寨辕门下马，先见先主，关公。玄德言曰：“孙坚言咱们是猫狗之徒，饭囊衣架。”先主曰：“他为长沙太守，我是绿衣郎，岂能为他争气？”张飞笑而叫曰：“大丈夫死生不顾，图名于后！”先主，关公劝不住，张飞直至冀王帐前。张飞献头盔袍甲与冀王。太守孙坚，众官不语。声若巨钟：“前者太守言我皆为猫狗之徒，吕布下关，太守弃袍得脱！”孙坚闻之大怒，推张飞欲斩。诸侯皆起。有冀王袁绍，荆王刘表，谯郡曹操告曰：“吕布之势不可当，若斩张飞，谁破董卓？”孙坚不语。张飞自言曰：“吕布下关，我兄弟三人必斩家奴！”众官皆喜，张飞得脱。

第三日，吕布又搦战，众诸侯出寨，与品布对阵。张飞出马持枪。张飞与

吕布交战二十合，不分胜败。关公忿怒，纵马轮刀，二将战吕布。先主不忍，使双股剑，三骑战吕布，大败走，西北上虎牢关。

次日，吕布下关，叫曰：“大眼汉出马！”张飞大怒，出马，手持丈八神矛，睁双圆眼，直取吕布。二马相交，三十合，不分胜败。张飞平生好厮杀，撞着对手，又战三十合，杀吕布缟旗掩面。张飞如神，吕布心怯，拔马上关，坚闭不出。吕布使四盗寇紧守其关。四人者，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人。

却说董太师，洛阳邀驾，西入长安。帝坐万安殿，命太师设宴。至晚，帝亦带酒归后宫。董卓见四妃，以言相戏。有宰相王允，不忿之心，密言曰：“天下无主也。”

王允归宅下马，信步到后花园内，小庭闷坐。独言献帝懦弱，董卓弄权，天下危矣。忽见一妇人烧香，自言不得归乡，故家长不能见面。焚香再拜。王允自言，吾忧国事，此妇人因甚祷祝？王允不免出庭问曰：“你为甚烧香？对我实说。”唬得貂蝉连忙跪下，不敢抵讳，实诉其由：“贱妾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因此烧香。”丞相大喜：“安汉天下，此妇人也！”丞相归堂，叫貂蝉：“吾看你如亲女一般看待。”即将金珠缎疋与貂蝉，谢而去之。

后数日，丞相请太师董卓筵会。至天晚，太师带酒，见灯烛荧煌。王允令数十个美色妇人，内簇貂蝉，髻插碧玉短金钗，身穿缕金绛绡衣，那堪倾国倾城！董卓大惊，觑移时，自言：“吾室亦无此妇人！”王允教讴唱，太师大喜。王允曰：“关西临洮人也，姓任，小字貂蝉。”太师深顾恋，丞相许之。宴罢，太师亦起。

至来日天晓，宰相自思：我食君禄为相，今定计再安汉室。如我不成，我死者，图名也。即便请吕布赴会，筵宴至晚，丞相又使貂蝉上筵讴曲。吕布视之，自思：昔日丁建阳临洮作乱，吾妻貂蝉不知所在。今日在此！王允把盏言曰：“温侯面带忧容，不知何意？”吕布欠伸具说。丞相大喜：“汉家天下有主也！”丞相再言：“不知是温侯之妻，天下喜事，不如夫妻团圆。”又言：“老汉亦亲女看待。选吉日良时，送貂蝉于太师府去，与温侯完聚。”吕布大喜，天晚告归。

都无五七日，使丫环侍女，驷马重重，送貂蝉于太师宅内。中平七年春三月三日，太师正默坐间，人报曰：“丞相王允，驷马重重，不知送甚人来？”太师急出，遂邀王允于正堂，自言：“莫非貂蝉么？”允曰然。太师令人置酒。王允言曰：“今有小疾，不敢久停。”辞太师去。

当夜天晚，董卓与貂蝉饮酒。董卓是一酒色之徒。前后二日，吕布因自曲

江回来，到宅前下马，有八健将皆散。当夜天晚，温侯听宅中有乐音嘹亮，遂问左右人为何。众人具说：“丞相一妇人，乃貂蝉也！”吕布大惊，行至廊下，无由得见。猛然见貂蝉推衣而出。吕布大怒：“逆贼在于何处？”貂蝉曰：“已醉矣。”吕布提剑入堂，见董卓鼻气如雷，卧如肉山，骂：“老贼无道！”一剑断其颈，鲜血涌流。刺董卓身死。

吕布急忙出宅，奔走于丞相宅内。王允急问为何。吕布具说其由。丞相大喜曰：“温侯世之名人，若不杀董卓，汉天下危如累卵！”说话间，门人报曰：“外有李肃提剑来寻吕布。”丞相火速出宅，见李肃至曰：“吕布杀了太师身死，我若见吕布，碎尸万断！”王允曰：“将军错矣。今汉天下四百余年，尔祖李广扶持汉室。今董卓弄权，吕布除之，尔言杀吕布，天下骂名，不类尔之上祖。可以除昏立明，是大丈夫也。”李肃掷剑在地，叉手曰：“丞相所言当也，请温侯说话。”二人相见，吕布具说董卓无道。李肃大怒：“吾不知其是！”

吕布遂辞王允归于宅内。门人报曰：“殿前太尉吴子兰，引兵一万，围了宅也！”吕布自思：长安不可久住！点八健将，同三万军，夺东门而出。太尉吴子兰赶上。前有万军拦住，乃至死者董卓四元帅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骂家奴。无言可对，温侯撞过阵。

前至潼关，有谯郡太守曹操拦住，使两军相击。吕布夺关而出。东行数里，前有睢阳太守郭潜言：“温侯休入城来，与你金珠！”吕布东北而进。数日，见桑麻地土特别。吕布问：“此处是那里？”有人告曰：“是徐州地面。”吕布问：“徐州太守何人也？”言：“有老将陶谦，临死三让徐州与玄德。”吕布自思：虎牢关下深结有冤。又思吾无置锥之地。傍有陈宫言曰：“关，张，刘备，俱虎之将。”温侯不语。陈宫又言：“刘备仁德之人，温侯可以写书与玄德。”

吕布实时写书入徐州，见玄德。玄德邀陈宫坐。陈宫将书与玄德，看书中之意：

“辱弟吕布顿首拜上徐州牧玄德公将军麾下：即辰孟夏清和，梅雨初晴，伏维台候动止迁加，虎帐悠治，仰劳神明护佑。自虎牢关一战，非吕布之罪，皆董卓之过。自知负罪，有挂下怀。本合诣闱屏参见，少酬往日过愆。长安以来，人困马乏，不能前进。倘蒙恕责，不胜幸甚。比及相会，善保尊颜。不宣。”

玄德读了书，甚喜，酒食管待陈宫毕，宫辞了去。有一将出告玄德，乃是简献和，告：“主公不闻临洮丁建阳太守，吕布叫为父，因为赤兔马，杀了丁建阳。前看长安为貂蝉，诛了董卓。先自关，张二将军不在城中，若吕布心变

，夺其徐州，奈何？”先主曰：“吕布虽则不仁，今无牙爪；又将书哀告，权于城中略歇。”众官劝不住。

来日天晓，先主使鼓乐邀吕布入城，至大衙筵会数日。玄德拜吕布为兄，唬杀众官。简献和慌速使心腹人暗勾关，张入城。

来日天晓，玄德二弟与吕布相见。前后数日，吕布问众官：“自西出潼关，亦无置锥之地。”陈宫曰：“温侯不闻天分九州岛，徐州乃上郡也，是兴王之地。若得徐州，今观天下易可也。”吕布笑曰：“有意图徐州，玄德于我甚厚。又关，张二将乃虎狼之将，倘若不的，如之奈何？”

数日，吕布，玄德坐间，先主言曰：“奉先亦无住处。不是兄弟拙见，西北八十里有小沛，可以屯军养锐若何？”吕布甚喜。当日辞先生，引本部军兵前去小沛。

前后半载，有人告先主：“南四百里地有寿春袁术，使太子袁襄引兵取徐州。”先主实时使张飞为接伴使，南迎袁襄。约行三十里地，有一亭名曰石亭驿，接着袁襄，二人相见礼毕，张飞置酒三杯。酒罢，袁襄言徐州事。张飞不从，慢骂：“玄德织席编履村夫！”张飞大怒骂：“我家兄祖代帝王之子，汉景帝十七代玄孙，乃中山靖王之后。你骂织席编履村夫，毁我家兄。谅尔祖乃田夫之人！”张飞实时便还。袁襄欲便打。张飞拿住袁襄，用手举起，于石亭上便摔。左右众官不劝，遂摔杀袁襄。

跟从人皆回。无数日，见袁术。术哭曰：“叵耐张飞！实时使大将纪灵将三万军取徐州。先主留张飞权徐州。先主，关公并众官等，南迎纪灵。前后一月不回。

却说张飞，每日带酒不醒，不理正事。有左右二官曹豹，慢骂死者陶谦，徐州何不吩咐与我，却让与刘备！刘备南迎纪灵，战事未定，却交小儿权州！百姓皆有怨心。曹豹诱劝张飞。张飞不从。又骂张飞。张飞大怒，言：“我弟一与国家出力。家兄已得徐州，一权为正。”鞭挞曹豹。曹豹到东宅，自思一计，可报其冤。使女婿张本，私地修书，前去小沛见吕布，亦酒食待之，又与金珠。张本复回。吕布问众官：“此事如何？”陈宫曰：“玄德南迎纪灵，张飞每日带酒。”

温侯引军到徐州，顷刻，曹豹献了西门。吕布入城，张飞大醉，人告曰：“夫人来也。”乃玄德之妻。夫人曰：“小叔，您哥哥南破纪灵，输赢未知。你却每日带酒，若徐州有失，怎生奈何？”张飞言曰：“谁敢正觑徐州！”言未尽，忽听得喊声振地，有人报与张飞，言：“曹豹勾引将吕布入城来！”张飞大惊，夫人仰面而哭。张飞上马与吕布交战，混斗到晚，张飞夺门而出。有南二百里地，见先主，具说其事。关公大怒张飞。

先主来日班师回军，离徐州约二十里地下寨。玄德又言：“我妻儿必为吕布所杀，可以写书见吕布，可保家族。”即修书，使简献和持书入城，将与吕布。吕布看书中意，刘备愿弃徐州，即于小沛闲居。吕布大喜，遂将糜夫人并太子阿斗，出城见玄德。玄德即引众军前去小沛闲居。

有人报曰：“纪灵领军三万来要徐州。”纪灵乃袁术之名将也。先主即领军在西下寨。纪灵在南下寨，待困徐州。吕布亦领军出城，在东下寨。吕布写书与纪灵，刘玄德，刻日排宴，请你两家。

吕布向附高处几帐而坐，筵会罢，吕布言：“汉帝懦弱，天下未宁。寿春袁术可守东镇。徐州陶谦在时，本让与玄德公。袁术以近，待要徐州。吾今解您两家之危。”令人向南一百五十步搦立方天戟。吕布曰：“我发一箭，可射戟上钱眼。若射中，两家各罢战；若不中，纪灵亦班师，如不班师，吾助玄德杀纪灵。若玄德军不回，吾助纪灵杀刘备。”二将皆从。吕布发箭。

诗曰：

一箭功成定太平，雄兵三万罢戈庭。

当时骁勇无人及，至使清名后世称。

吕布一箭，射中金钱眼。纪灵回军。先主排宴管待吕布，三日却归小沛。吕布归徐州。

前后半载。当日，先主坐衙，门吏报曰：“有父老告言，贼寇极多。”先主使关，张二将收捉贼寇去。张飞引一千杂虎骑去小沛正东二十里，到一林前下马待坐。左右人将酒与张飞把盏，笑曰：“吾爱者美酝。”一饮而竭，靠树而睡。约至二更前后，听得正东下铃子响。令人告张飞。张飞上马，直东没三里地，有一千军，内有一头目，押着篋袋箱笼，不知其数。翼德曰：“是贼也。”张飞大叫一声，喊散众人，夺了钱物。侯成曰：“我乃温侯使我燕京买马去。”张飞不信，使小军监押入小沛城里见先主。侯成告曰：“是吕布买马的钱物。”先主觑了大惊，骂张飞，此物皆吕布之物。先主，关公待送张飞徐州，献与吕布。又思桃园结义。

数日，吕布领三万军，并八健将，离小沛二十里下寨。来日，吕布引军至城，与玄德对话，只言道要张飞。先主不从。关公言曰：“张飞，安喜时鞭督邮，军去大半，为贼三载。前者失了徐州，皆尔之过。今又夺吕布钱物，又是尔之过！”张飞大怒，上马曰：“敢死者随我来！”三十八骑马打过阵。约行二十里，至一大林下马。翼德曰：“失了徐州，今小沛又危，我之过也。倘若无功，羞见二兄！”张飞又言：“吕布长安犯罪，东出剑关，走于徐州。近知曹操奉圣旨，引十万军，百员名将，屯于睢水，根捉吕布。俺同十八骑赴睢水，见曹公，借军破吕布。”上路数日，到于睢水，见曹操具说其事，借军救二

兄。操曰：“玄德自虎牢相别，至今不相见，尔言借军，未知真假。”张飞曰：“丞相道底是。却回二兄处取书去。”不辞曹操，便上马，引十八骑，却投小沛来。见吕布铁桶相似。张飞着力杀上血湖洞，入去到于城中。二兄问曰：“前数日兄弟何处去来？”翼德具言前日打过阵去，到得曹操在睢阳求救去来。先主大惊，问：“不曾借的军来？”飞曰：“丞相道无凭验。兄弟却来敢书。”先主即便修书，付与张飞。

至次日，张飞又引十八骑复出，与吕布交战。吕布曰：“贼将反复数遭，必求救军。”温侯当不住，张飞引十八骑撞出阵去。数日，到曹操大寨。丞相听的大喜无限。张飞将书与曹公，有书中曰：

“辱识刘备顿首拜上丞相麾下：即辰仲秋，伏维台辅动止迁加，不避威严，僭申微悃。今有反贼吕布，诛董卓，走离长安，袭徐州，又围小沛。奈备兵微将寡，壕浅城低，有倒悬之急，累卵之危。专令张飞持书远见，倘蒙大造，特为解围。非惟刘备蒙恩，抑且生灵受惠。生擒吕布，上见太平。伏乞钧照，不备。”

曹操读罢书，欢喜无地。又言：“张飞勇冠天下，吾手下官员皆不似翼德。”又言：“张飞白身车骑大将军。吾东征吕布，倘若还朝，交你正受也。”令赐酒肉与张飞同十八骑军卒，令人担酒出寨，东南帐里二将皆出，内中一人叫张飞下马，同见，二人相见甚喜。曹公：“乃是夏侯惇也。”见丞相北救小沛，谁作先锋，就便立夏侯惇为先锋。

无二日，丞相拔寨皆起。前后数日，到小沛。吕布军来迎。夏侯惇出与吕布战，无数合，吕布诈败，夏侯惇急赶，吕布发箭，正中夏侯惇左眼。夏侯惇落马拔箭。夏侯：“父精母血，不可弃之。”其目睛，一口啖之。上马再战。吕布言曰：“此人非常人也。”吕布大败。夏侯惇回离寨七里，又见张飞用兵，忙合夏侯惇回见曹操。曹操用金镞药治之。

又三日，吕布又搦战。张飞与吕布约战到三百余合，不分胜败。有小沛先主，关公与众官，一千杂虎骑，杀吕布大败，东走徐州。离城十里，听得前面闹人，若温侯前有败军，内有貂蝉来见温侯，泪不成行，言曹操使许褚占了徐州。吕布自思：徐州已失了，有曹操，兼有刘备，关公，张飞，其军盛多。吕布东走下邳。至城内，数日不出。人告吕布，又来也。问众言毕，有陈宫言曰：“温侯分军两队，西北八十里有羊头山，据险之地。温侯在下邳，陈宫在羊头山。倘若曹兵打下邳，陈宫可保；倘若曹公打羊头山，温侯可保。张飞之势，吾亦不可敌。”吕布曰：“陈宫言者当也。”

吕布在于后堂见貂蝉。吕布说与，貂蝉哭而告曰：“奉先不记丁建阳临洮造反，马腾军来，咱家两口儿失散，前后三年不能相见。为杀了董卓，无所可

归。走于关东，徐州失离。曹操兵困下邳，倘分军两路，兵力来续，若又失散，何日再睹其面？”貂蝉又言：“生则同居，死则同穴，至死不分离。”吕布甚喜：“此言是也。”温侯每日与貂蝉作乐。有人告曰：“曹公兵至，城紧急。”吕布如无相顾，众将不能劝。数日，当夜四更前后，有人拍窗而叫曰：“下邳有失也！”温侯披衣而出，觑见健将陈宫说：“曹操开沂泗两水，困了下邳城也！”至天明，众官随吕布上城。又说：“前者献计，分军两队保下邳，温侯不从。今曹相水困下邳，无计可料。”温侯不语，下城入衙。每日与貂蝉作乐。众官皆忿恨。

前后半月，忽一日，见数人揭帘而入。吕布认得是陈宫，侯成，张辽等。内有侯成言与吕布：“自临洮相逐，到今数载，尚无立锥之地。外有曹相，刘备两军势甚，兼沂泗两河浸下邳，粮食阙少，迟疾困破下邳，众人皆死。温侯每日与貂蝉作乐！”吕布笑曰：“来者曹操，刘备，岂不识我？如城被沂泗两河，吾有马名赤兔，我与貂蝉坐骑而去，马能越堑，与貂蝉浮水而出，吾何惧哉！”内中一人高叫骂：“吕布出身寒贱，自言却与貂蝉浮水而去。我兵将及三万，城内百姓约计三万户，若何？”言未尽，又骂，吕布觑是侯成，言推转交斩。众官劝得免性命，打三十棒。吕布归堂，众官皆散。

前后三日，众官尚自不舍，侯成带酒骂吕布。当夜直至后院，见喂马人大醉。侯成盗马至于下邳西门，见健将杨奉言侯成盗其马。被侯成杀了杨奉，夺了门，浮水而过。约至四更，关公巡绰侯成，得其马。天明，见曹操，具说其事。曹相大喜。

却说吕布正与貂蝉对坐。有人告侯成盗其马。吕布大惊。又言杀了杨奉，投了曹操，如之奈何。众官不语。

无数日，曹操使上前板堰住水，下开一道河，把水放尽，使沙石草木填了城壕，立起炮石打城。曹操引军搦战。吕布骑别马，出门迎敌，与夏侯惇交马诈败。吕布奔走，曹操引众皆掩杀，伏兵并起，吕布慌速西走，正迎关公。吕布有意东去下邳，正撞张飞。

众将拿住，把吕布囚了。曹操使人高叫八将并众官等都来受降。曹操班师，入寨升帐而坐，问众官，令人将吕布，陈宫执于当面。问陈宫曰：“尔先归我，后投公孙瓒，又私遁奔吕布，今事失如何？”陈宫笑曰：“非某之过。先杀丞相，当怀篡位之心，后见公孙瓒为事舛讹再投吕布。怎知贼子反乱。今日被捉，惟死者当也。”操曰：“免你如何？”陈宫自言：“不可。先投公孙瓒，又归吕布，再投丞相，后人观我无义，自愿就死。”

丞相言：“当斩陈宫，放其家小。”陈宫高叫“丞相错矣！倘留其子，必遗后患。惟母与妻，愿言宽恕。”曹操令斩讫，留其母妻。

再令推过吕布至当面。曹操言：“视虎者不言危。”吕布觑帐上曹操与玄德同坐。吕布言曰：“丞相倘免吕布命，杀身可报。今闻丞相能使步军，某能使马军，倘若马步军相逐，今天下易如翻手。”曹操不语，目视玄德。先主曰：“岂不闻丁建阳，董卓乎？”

曹操言：“斩，斩！”吕布骂：“大耳贼，逼吾速矣！”曹操斩了吕布。可怜城下餐刀日，不似辕门射戟时。

斩了吕布，安了下邳。曹操深爱降将张辽。

刘备，关羽，张飞，丞相每日与玄德携手饮酒，有意待用先主扶佐之心。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双目能观二耳轮，手长过膝异常人。

他家本是中山后，肯做曹公臣下臣？

### 三国志平话卷中

曹操引关公，张飞，刘备军回，正西行数日，到长安。无三日，见帝，奏斩吕布于下邳。帝喜，有意加官。曹操奏曰：“非臣之功。”帝问何人。“涿郡刘备，关，张三人也。”

帝宣，三人借袍见帝。献帝见先主面如满月，两耳垂肩，貌类汉景帝。又问：“玄德祖宗何人？”先主：“本祖十六代孙，中山靖王之后，先君汉灵帝，因十常侍弄权，落于百姓之家。”帝惊，宣宗正府宰相，检祖宗部。有国舅董成奏帝曰：“刘备，汉之宗室。”帝大喜，即加玄德豫州牧左将军汉皇叔。又宣关，张二将，各赐恩赏，御宴数日。帝大喜，自思：有皇叔荆王刘表，又有沧州刘璧，长不在吾左右；今有皇叔玄德，汉天下有主矣！前后数日。

又说曹操称病不朝。曹操在下邳破吕布，岂知玄德是汉宗室？无计奈何。一日，帝坐翠华殿，宣国舅。帝曰：“你一家子父，累食汉禄。”遂赐玉带一条。帝归后宫。董成出内，正见曹公，言：“帝赐玉带，有否？”董成捧带与曹相看毕，言：“尔为汉之宗室，赐带有何不可？”

董成将到宅内，与夫人说话。夫人见国舅汗流胸背，衣湿数重。夫人再问：“如何汗流？”国舅曰：“汉天下指日危也。”夫人曰：“为何？”曰：“曹公，内里宫监，阉宦，皆为操之耳目。帝赐带与我，曹操怎知？”夫人将过带，见一红绒头，用金钹儿挑之，上有诏书。国舅，夫人大惊曰：“倘若内门前曹操搜出，一门家小都休！”

董成看诏书，上有皇叔刘玄德，殿前太尉吴子兰，国舅，并有关，张二将。看毕，董成请刘玄德，吴子兰，三人待坐同看诏书。诏曰：

“朕自垂衣治世，遍起干戈。长茅茨者当自剪除，生奸佞者实难隐忍。昔

燕丹囚于秦国，马角而生，得脱；高祖困荥阳，纪信施忠孝。朕虽无德，当此困危，亦有感于心。戮奸臣者，已诛董卓。今有奸雄曹操，挟寡人行势，当识也。今汉天下有倒悬之急，社稷似累卵之危，不遇忠臣，未得良将。如奉暗诏，当以决断，扫除奸雄，遍告天下，各宣知悉。诏下国舅董成，太尉吴子兰，皇叔刘玄德，并关，张二将。中平九月日，御批。”

众官读罢手诏，皇叔言曰：“可以参详。倘若关，张二将得知，定杀曹操。曹操坐起，常有十万军，百员将，两壁相并，把长安变为尸山血海。”言未尽，窗外一人叫曰：“您好大胆！我告曹操！”皇叔开门，觑是太医院医官吉平。

三人邀吉平入阁内，评论杀曹操。吉平言曰：“曹操一病，名虎头风。吉平疗之，迟疾发，可使毒药坏之。”董成曰：“曹操夜卧丸枕，日服鸩酒三杯，必能死矣。”吉平曰：“我药大毒，若咽下肠中皆断。”众官皆喜。前后一月，操病发，令人请吉平医。曹公不吃药，言味别。吉平便骂曹公：“篡国之贼，不合死！”使药便泼。操躲过，实时拿住吉平打拷。曹公问曰：“何人使你来？”吉平不说。曹操心思：多是皇叔刘备之计！当日筵会，请皇叔赴宅。曹操取出吉平，又问：“甚人使你来？”吉平又骂：“曹操，图汉室贼！天交我药你来！”令人再勘。吉平言：“别无人使我药你来。”又令人再勘，吉平身死。诗曰：

曹操奸雄自古无，吉平用药杀贼徒；

苦刑追勘无生意，至死不言大丈夫。

曹操打死吉平，深疑皇叔，自言：“我之过也。不合将刘备入朝，弟兄三人若虎狼，无计可料。”

无数日，曹相请玄德筵会，名曰：“论英会”。唬得皇叔坠其筋骨。会散。

忽一日，曹操奏帝言曰：“东方贼太广。”帝曰：“如何治之？”操曰：“可使皇叔保徐州去。”帝准奏。

玄德在路一月，离徐州三十里，至帖口店上。徐州官员衙府百姓来接。

却说曹操故使车胄为徐州太守，夺先主之职。车胄也到店上。车胄问先主：“丞相文书有无？”皇叔言曰：“只有皇帝宣，岂有曹公书？”车胄连忙下阶，私遁徐州。先主曰：“若车胄先到徐州不出，如之奈何？”关公曰：“兄弟先去。”

关公上马加鞭，离徐州至近，遂袭车胄。车胄一躲，刀砍头落。有先主至，众官父老迎先主至大衙。众官筵会毕。玄德曰：“关，张二兄弟并众官，准备衣甲，迟疾早晚，曹公兵至。”众官商议，各办衣甲器仗。

前后无一月，曹兵果至。关公告先主：“可分军三队，兄弟先将家小下邳去。”先主许之。关公将皇叔家小，东守下邳。

张飞言曰：“我观曹操军十万如无物！”令人告曰：“曹军离城十里下寨。”张飞笑曰：“吾用一计，使曹公片甲不回。”玄德问何计。翼德曰：“孙武子兵书，涉水击城不可击，困兵可击。如是天晚，至半夜，我引三千军劫曹操寨，先杀曹操。”先主曰是。

不防帐下一人，步队将张本，自思：前番俺丈人曹豹使吕布夜袭徐州，后被关公杀。父子冤岂不要报？张本私地离徐州，入大寨，先说与曹公。当夜，张飞，先主引三万军，半夜前后去劫。是空寨，被曹军围住。刘，张军兵相杀，至天明出，无片甲还。皇叔，张飞死生各不知。曹相占了徐州，安抚百姓。

曹公升帐而坐，自言：“刘备，张飞已死，下邳见有关公。吾爱关公，如何得？”帐下一人言曰：“小人去下邳，美言说诱关公。”丞相认得是张辽，甚喜。曹公曰：“如关公见者皆降。”张辽遂辞曹公，早至下邳。

有甘夫人，糜氏抱阿斗，仰面大恸，告关公：“皇叔并小叔痛死，我家如之奈何？”关公滴泪言曰：“兄嫂活则同活，死则同死。”忽有人报曰：“今有曹将张辽至于城下，高叫开门有说。”关公令人叫至。

张辽在于厅下，美髯公问曰：“徐州是失？皇叔，张飞不知存亡？”张辽曰：“乱军所杀也。”美髯公哭曰：“吾死不惧。尔来莫非说我乎？”辽曰：“不然。虽皇叔，张飞为乱军所杀，公将家属不知何处，倘若曹兵至城下，岂不事有两难？关公自小读书，看‘春秋左氏传’，曾应贤良举，岂不解其意？曹操深爱。”关公曰：“我若投曹如何？”辽曰：“便加将军重职，每月四百贯，四百石。”关公曰：“若依我三件便降。”张辽曰：“将军言。”“我与夫人，一宅分两院。如知皇叔信，便往相访。降汉不降曹。后与丞相建立大功。此三件事依，即纳降；若不依，能死战。”张辽笑曰：“此事小可。”张辽回见曹公，具说此事。

无五日，曹兵至城下。曹操叫曰：“云长下城说话！”关公曰：“三件事如何？”曹相曰：“此乃汉世，尔能投我，封尔寿亭侯，月请四百贯，四百石，一宅分两院。若皇叔只在，将军引家小却与仁兄相见。尔言建立大功，吾心腹人。”关公下城，与曹操相见。

无数日，将皇叔家小，西去长安见帝。帝见关公虬髯过腹，心中大喜，官封寿亭侯，月请四百贯，四百石，上马金，下马银，一宅分两院；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

却说皇叔在徐州北，约到五十里地，九里山谷口林内，都无数人，中簇皇

叔拔剑自刎，众人劝住。玄德哭曰：“徐州失离，张飞不知生死；爱弟关公将我家小，亦投曹操去了。”言尽，仰天大恸。

皇叔亦无归，自来日东北而进。约行数日，见茂林映日，果园稻地，勿知其数。玄德问：“此是何处？”人告：“是青州界，本官是袁谭。”皇叔坐马到城里馆下了。来日见袁谭。筵会数日，皇叔言：“徐州已失，张飞生死未知；关公将我家小亦投曹操。问太守借五万军，杀曹操，救取家小。”袁谭从允。又数日，皇叔再言，谭允而不起兵。前后半月，当夜归馆，皇叔带酒，口念短歌一首，歌曰：

“天下大乱兮，黄巾遍地；  
四海皇皇兮，贼若蚁。  
曹操无端兮，有意为君；  
献帝无力兮，全无靠倚。  
我合有志兮，复兴刘氏。  
袁谭无仁兮，叹息不已！”

歌罢，西廊下一将听得玄德此歌，应声而和曰：

“我有长剑，则空挥叹息。  
朝内不正，则贼若蛟虬。  
壮士潜隐，则风雷未遂。  
欲兴干戈，则朝廷有倚。  
英雄相遇，则扶持刘邦。

“斩除曹贼，与君一体！”皇叔下阶，认得客官乃是恒山赵子龙。赵云相见，邀上阶。玄德诉其冤。赵云曰：“青州袁谭，有决无断；可投信都，谒袁绍。”皇叔与上马，往西投信都，今冀州是也。

无三日，赵云引皇叔前至信都馆里下了。赵云先见冀王，具说皇叔之事。冀王大喜，急召皇叔至，与冀王相见。

筵会数日，皇叔又言：“曹操慢天下，诸侯俱有意借军杀曹操，立汉室。大王若何？”袁绍许之，又言：“吾有虎将颜良到，必杀曹贼。”有大夫许攸谏曰：“大王错矣。使军自死，大王图甚？又不闻曹公起坐常有一十万军，百员将？常得胜则图名于后，倘若失，信都不能保也！大王熟思之。”许攸再言：“近闻西太山有贼将黑虎，旦夕与大王作景上，不能治之。”冀王无语。又言：“皇叔起军，宜与众官款慢参详，然后起军未晚。”袁绍不赦曹操，立虎牙大将颜良为大元帅，立左将文丑为典军校尉，许攸为随军参谋；领军十万，来破曹公；下寨。

却说曹操正坐间，有人报曰：“今有袁绍军来搦战。”丞相大惊，火速点

军；即便立智囊先生张辽为军师，夏侯惇为先锋，曹仁为大将，克日曹相起十万军前行。

数日，与冀王军相对。曹操与颜良对话。颜良怒曰：“曹贼休走！”纵马持枪，直取曹公。夏侯惇出马相交，约战三十合，夏侯惇大败。各收军，天晚下寨。

次日，颜良又搦战。夏侯惇再出马，又败。曹仁出马与颜良战，曹仁败。颜良就势掩杀，曹军痛折太半。自午至暮，颜良回军归营，见冀王，具说得胜。袁绍大喜，赏军。

却说曹相引败军回长安，请关公赴宴。曹操说颜良之威。筵宴未毕，有人报曰：“颜良引军搦战。”操言曰：“众军先行。”又曰：“美髯公随后押粮草去。”丞相亦行上马，与众军前接袁绍军。两阵相对。颜良出马搦战，夏侯惇亦出马。二人决战三十合，夏侯惇败归于本阵。

曹公叹曰：“颜良英勇，如之奈何？”正闷中，有人报曰：“有关公至。”曹公急接至厅，具说颜良之威。关公笑曰：“此人小可！”

关公出寨，掉刀上马，于高处观颜良麾盖，认的是颜良盖。见十万军围绕营寨，云长单马持刀奔寨，见颜良寨中，不做疑阻，一刀砍颜良头落地，用刀尖挑颜良头复出寨，却还本营，见曹公，骇然而惊，手抚云长之背，言曰：“十万军中取颜良首级，如观手掌，将军英勇之绝也！”云长：“关羽不强。兄弟百万军中取一颗人头，如观手掌。”曹公曰：“张飞更强！”又有庙赞：

勇气凌云，实日虎臣；  
勇如一国，敌号万人。  
蜀吴其翼，吴折麒麟。  
惜乎英勇，前后绝伦！

却说袁绍，败军归营说关公杀了颜良。袁绍大怒，骂皇叔：“你与关公通同作计，斩吾爱将颜良，损吾一臂！”令人推皇叔欲斩。文丑告曰：“主公息怒，小人愿往与关公交战，报颜良之冤。”

文丑引军前行，与曹军对阵。文丑叫曰：“胡汉出马！”关公不打话，便取文丑。交战都无十合，文丑败，拨马走。关公怒曰：“焉能不战！”急追三十余里，至渡口，名曰官渡。至近，关公轮刀，关公诛文丑，觑文丑便砍，连肩卸膊，分为两段。文丑落马死。曹相引众军杀袁绍军，十死七八。败军回见袁绍，具说关公杀了文丑。袁绍大惊：“去吾二臂！叵耐刘备故言关公不知所在，今损吾二将！”令人推转先主要斩。不防一人向前跪下，是恒山赵云，言曰：“其实关公不知刘备在此，若知先主此处，一径来投大王。弟兄三人曾对

天发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又言：“小人保着刘备，相从到曹军阵；如关公见刘备，决然来投。”

袁绍无语。“怕大王不委，当小人家属百口。”袁绍方许，且免先主之命。

赵云并先主，上马出寨前行。先主自思“若非赵云，我命不保。想兄弟云长官封寿亭侯，受汉家德政，亦无弟兄之心。今无去处。有荆州刘表，见为荆王，我若到，有安身处。不顾赵云，纵马加鞭，望西南上便走。

赵云急追告曰：“先主何往？”不语。赵云曰：“先主但言，云亦去。”赵云自思：先主非俗人之像，异日必贵，又兼是高祖十六代孙，我肯弃之？急追至近，赵云又问。先主见赵云追急，先主实诉其由，言曰：“今有云长，亦受汉禄，不想结义之心。今有荆王刘表，我今且于荆州居住。”云曰：“既先主居于荆州，云亦逐之。”先主曰：“你之家属见在冀王，亦为质当，争忍去之？”赵云曰：“玄德仁德之人，异日必贵。”二人往西南上去。

却说曹操，心中大喜：少有关公，十万军中单马刺颜良，官渡追文丑，世之英勇，我若得佐，觑天下易可也！曹操亦伸礼而待关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金，下马银。又献美女十人，与关公为近侍。关公正不视之，与甘，糜二嫂，一宅分两院。关公每日于先主灵前，朝参暮礼。

当日天晚，去二嫂宅内，见二嫂灵前烧香奠酒啼哭。关公笑曰：“二嫂休哭，哥哥只在里。”甘，糜曰：“叔叔醉也？”关公曰：“听得哥哥在冀王袁绍处见有。嫂嫂收拾行装，来日辞曹丞相，往袁绍处。”关公却归本宅。至来日，关公去辞曹丞相，至相府，门前挂着“酉”字牌。关公却归本宅。至第二日再去，相府门前又挂着“酉”字牌。关公却归本宅。至第三日再去，相府门前又挂“酉”字牌。关公怒曰：“丞相故不放参！”复还本宅，将累赐底金银，尽数封监；并印符文付与十个美人。又令人收拾军程鞍马，请二嫂上车，出长安，西北进发。

却说曹相怒曰：“想云长如此重用，中不肯守我，却于袁绍处去！”曹相闭门三日不开，先知关公欲往袁绍处寻觅皇叔；内有心腹人，都是曹公耳目。相府不开三四日。曹相共众官商议，有智囊先生张辽曰：“先使军兵于霸陵桥两势埋伏。如关公至，丞相执盏与关公送路；关公但下马，用九牛许褚将关公执之。如不下马，丞相赠十样锦袍；关公必下马谢袍，九牛许褚可以执之。”曹操深喜。先于霸陵桥埋伏军兵。曹操，许褚，张辽都至霸陵桥上等候。

不移时，关公至。丞相执盏。关公曰：“丞相不罪，关羽不饮。”亦不下马。又将锦袍令许褚奉献，又不下马；关公用刀尖挑袍而去。关公曰：“谢袍，谢袍！”前后无数人，唬曹公不敢下手。

云长押甘，糜二夫人车，前往冀王处；数日，前到冀王寨。门吏报曰：“今有关公，在于门首。”冀王惊曰：“害我两员大将，今来此！”冀王自思：关公却来此处，我若得关公，愁甚信都不稳？令人请关公入寨。

袁绍相见，礼毕，邀关公上帐。冀王劝酒，关公不饮酒：“家兄不见，在于何处？”冀王曰：“先主醉也。”

关公自思：此处无俺哥哥。公曰：“门外有二嫂，请来寨中饮酒，未为晚矣。”冀王大喜。关公出寨上马，急呼把门人至，一手捋发，一手拔剑，问曰：“先主有无？若不实说，便杀着你！”唬门人连声道：“无。”又问何往。门人曰：“和赵云投荆州去也。”关公方免。

却说关公，与二嫂往南而进太行山，投荆州去。唯关公独自将领甘，糜二夫人过千山万水。

却说先主并赵云，引手下三千军，正南上行。蓦闻锣鼓响，见一伙强人。当先一人，茜红巾，熟铜甲，开山斧，高声叫曰：“留下买路钱者！”先主出马言曰：“是何名姓？”贼人见先主，连忙下马施礼，言：“玄德公别来无恙。是汉臣巩固，为董卓弄权，于此中为寇。”遂邀先主，赵云，并众军入山寨，牛酒管待。

正饮酒，一小校报曰：“有大王使命至。”巩固出与使命相见。使命曰：“今奉大王圣旨，为你三个月不来进奉钱物，本待将你头去，且免今番；若再不见奉，决不肯休。时开权免。”巩固还帐，见先主；先主问曰：“是那国来的使命？”巩固曰：“终前山中。则说小人独镇中原，近有一人引十疋马来，杀败小人。每月要进奉。在于山南一古城，自号‘无姓大王’。古城内建一宫，名曰黄钟宫，立年号是快活年。使一条枪丈八神矛，万人难敌。”先主听说毕，暗想：“莫是张飞？”

赵云使一条枪名曰涯角枪，海角天涯无对。“三国志”除张飞，第一条枪。赵云要看无姓大王，并先主众人一发下山。离古城相近，赵云故将锣鼓喧天。

却说张飞在古城宫内，正坐间，小军报曰：“不知甚人，城外搦战。”张飞听得，大叫一声：“是谁？那个敢死的？”急令备马，火速披挂，掉枪上马，引部下数骑出城北门，望见先主军兵，便飞将来。

两阵相对。张飞曰：“甚人搦战？”赵云出马持枪。张飞大怒，使丈八钢矛，却取赵云。二马相交，两条枪来往如鳞，硬战三十合。张飞怒曰：“曾见使枪的这汉真个强！”又战三十合，赵云气力不加，败回马本阵里来。张飞怒曰：“正好厮杀，嗑早败！”纵马持枪，赶赵云至阵前。

先主认的是张飞，叫曰：“兄弟张飞！”张飞视之，却是哥哥，滚鞍下马

，纳头便拜，言：“哥哥，怎生来这里？”便上马相邀入城里做皇帝去来。众人一齐入城去。”

张飞邀先主正厅坐，饮宴。张飞问：“二哥哥在于何处？”先主具说关公扶佐曹操，官封寿亭侯；杀袁绍两员将，“险送我性命，亦无桃园之恩。”张飞听毕，大怒：“叵耐胡汉！尔言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尔今受曹操富贵！我若见你，定无干休！”再劝先主酒。

且休说先主在古城，却说关公至古城相近，使人报与张飞。张飞听的，大叫：“叵耐胡汉，尔今有何面目！”急令备马披挂，并先主众人出。

张飞见关公，跃马持枪直取关公。关公言曰：“兄弟张飞！”张飞不听，使枪刺关公。关公急忙架隔遮截。张飞见关公不厮杀，搦马曰：“尔乃无信之人，忘却结义之心！”关公曰：“兄弟不知。我今引二嫂并阿斗，一千里地，故来寻你兄弟，哥哥。你今何故杀我？”张飞曰：“你受曹操富贵，故意埋藏来追先主。”二人语话，又见尘头映日，似雨遮天。至近，亦有旗号，上写“汉将蔡阳”。张飞回言：“尔不顺曹操，今有汉将蔡阳，尔今引来，故意征伐。”关公视之，回马与蔡阳相对。

蔡阳传令众军排开阵势。蔡阳出马言曰：“忘恩之人！我奉丞相钧旨，故来追尔！”关公大怒曰：“我非忘恩，今引家小来寻兄长。与曹相所立大功，亦报其恩。”又令人摇旗噪鼓，蔡阳持枪欲取关公，关公纵马轮刀，鼓响一声，被关公一刀砍了蔡阳头。其军乱走。名曰十鼓斩蔡阳。

张飞见关公斩蔡阳，滚鞍下马，施礼向前，言曰：“早来二哥不罪。兄弟道二哥顺了曹操，不想二哥贞烈之心。”纳头便拜。礼毕，遂邀关公入城。

关公见先主，礼毕，先主曰：“兄弟坏了袁绍两将，我性命险些不保；若非赵子龙，岂能得脱？不想今日相见。”羽曰：“不知哥哥在彼。”遂请二嫂并阿斗下车，弟兄三人相会。先主两手加额言：“若非天然聚会，怎想今日得大将赵云。赵云兵三千，通有五千军。”三人大喜，每日设宴，名曰古城聚义。

当日，先主言曰：“这古城不是久恋之乡，倘若曹操军来，如之奈何？今有荆州刘表，见为荆王；若见荆王，但得一郡之地，可以居止。”关，张言曰：“此言甚当。”即便收拾，选日登程。

休说途中十日，早到荆州，令人前报。荆王刘表出城接先主，邀入城，于馆驿中安下。荆王排宴。王曰：“不想皇叔到此。今荆州亦无亲人，吾今有皇叔，关，张，是吾之肘膊。”傍有二皇丈蒯越，蔡瑁二人，有不忿之心。荆王入内，众官皆散。

蒯越，蔡瑁共议：“今有刘先主夺吾权，可以除之？”蔡瑁曰：“遣于外

是以当便。”二人入朝见王，奏曰：“今有新野见阙太守，恐曹操军来先取新野，后取樊城，难以治之；可交皇叔，关，张守新野，为太守，镇曹操不敢犯界。”荆王准奏。二人传圣旨于皇叔，关，张三人，选日起离。二人曰：“先交关，张二将领家属去，皇叔且休去；来日是三月三日，赏河梁筵会了，去亦未晚。”先主果然不去，二将家小先行。

却说二皇丈设计欲图先主，二人谋定，请皇叔于会上，酒至半巡，使壮士杀之。二人既定计了，请皇叔出驿。正三月三日，倾城民尽出赏河梁会。蒯越，蔡瑁请皇叔出襄阳城外赴宴。蒯越暗使壮士。内一人见皇叔面如满月，隆准龙颜；私奔于皇叔，附耳具说。皇叔大惊，便令人牵马于柳阴中。皇叔故黏衣私出，于柳阴上马，令人报曰：“走了皇叔也！”蒯越，蔡瑁大惊，急令牵马引军追赶。

先主走至一河，是檀溪。先主仰面叹曰：“后有贼兵，前有大水，吾死于此水！”先主马曰的卢马，先主拊马言曰：“吾命在尔，尔命在水；尔与吾有命，跳过此水！”先主打马数鞭，一勇跳过檀溪水。有蒯越，蔡瑁追至，见先主跳过，曰：“真天子也！”有诗为证：

三月襄阳绿草齐，王孙相引到檀溪；  
的卢何处理龙骨，流水依然绕大堤。

又诗曰：

檀溪两岸长青蒲，过往行人尽的卢。  
休道良驹能越跃，圣明天子百灵扶。

却说先主到新野为太守，每日与徐庶宴会。当日徐庶言曰：“吾观新野，旦暮变尸山血海。”张飞不信曰：“岂有是邪？”

不数日，许昌路上有曹操使公子曹仁将十万大军，数百员名将，来取樊城，新野。皇叔大惊。张飞笑曰：“看先生抵当。”徐庶曰：“皇叔放心，吾使曹伯忠片甲不回。”叫赵云，附耳低言，说与一计。邀皇叔往南门曰：“此吉地也。”先生披头跣足，用香羹茶饭一盘，祭起旋风。赵云引众军绕城使火箭下射，四面皆火起。曹兵大败，烧死不知其数。曹伯忠无千人逃命而回。

皇叔设宴待徐庶，筵宴毕，当日徐庶自思：我今老母见在许昌，曹公知我在此杀曹兵，与我为冤，母亲家小性命不保！即辞先主。先主不喜。徐庶曰：“我若不还，老小不保。”

先主，关，张三人与徐庶送路，离城十里酌别，不肯相舍；又送十里长亭酌别。先主犹有顾恋之心，问曰：“先生何日再回？”徐庶曰：“小生微末之人，何所念哉。今有二人，腹熟吕望之书，坐握掌中，决胜千里之外，觑天下易可也。”先主问谁人。徐庶曰：“南有卧龙，北有凤雏，凤雏者是庞统也

；卧龙者诸葛也，见在南阳卧龙岗盖一茅庐，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行兵如神，动止有神鬼不解之机，可为军师。”先主听毕，大喜；与徐庶相别，却还新野。

无数日，兄弟三人前往南阳卧龙岗去请诸葛。有诗曰：

一言可以扶家国，几句良言立大邦。

直北遥观金凤尾，向南宜视伏龙岗。

话说中平十三年，春三月，皇叔引三千军同二弟兄，直至南阳邓州武荡山卧龙岗庵前下马，等候庵中人出来。

却说诸葛先生，庵中按膝而坐，面如傅粉，唇似涂朱，年未三旬，每日看书。有道童告曰：“庵前有三千军，为首者言是新野太守汉皇叔刘备。”先生不语，叫道童附耳低言，说与道童。

道童出庵，对皇叔言：“俺师父从昨日去江下，有八俊饮会去也。”皇叔不言，自思不得见此人。便令人磨得墨浓，于西墙上写诗一首。诗曰：

独跨青鸾何处游，多应仙子会瀛洲；

寻君不见空归去；野草闲花满地愁。

太守复回新野。至八月，玄德又赶茅庐谒诸葛，庵前下马，令人敲门。卧龙又使道童出言：“俺师父去游山玩水未回。”先主曰：“我思子房逃走圯桥，遇黄石公，三四番进履，得三卷天书。又思徐庶言伏龙胜他万倍，天下如臂使指。”皇叔带酒闷闷，又于西墙题诗一首。诗曰：

秋风初起处，云散幕天低；

雨露凋叶树，频频沙雁飞。

碧天惟一色，征棹又相催；

徒劳二十载，剑甲不离身。

独步新野郡，寒心尚未灰；

知者十余辈，谒见又空归。

我思与关张，桃园结义时；

故乡在万里，云梦隔千山。

志心无立托，伏望英雄攀，

卧龙不相会，区区却又还。

皇叔与众官上马，却还新野。张飞高叫言：“哥哥错矣！记得虎关并三出小沛，俺兄关公刺颜良，追文丑，斩蔡阳，袭车胄，当时也无先生来。我与一百斤大刀，却与那先生论么！”皇叔不答。

却说诸葛自言：“我乃何人，使太守几回来谒？我观皇叔是帝王之像，两耳垂肩，手垂过膝，又看西墙上写诗，有志之辈。”先生日日常思，前复两遍

，今正虑间，道童报曰：“皇叔又来也。”诗曰：

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此处乐耕锄。

蜀王若不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

话说先主，一年四季，三往茅庐谒卧龙，不得相见。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司马仲达曾道：“来不可当，攻不可守，困不可围，未知是人也，神也，仙也？”今被徐庶举荐，先主志心不二，复至茅庐。先主并关张二弟，引众军于庵前下马，亦不敢唤问。须臾，一道童至。先主问曰：“师父有无？”道童曰：“师父正看文书。”

先主并关张直入道院，至茅庐前施礼。诸葛贪顾其书。张飞怒曰：“我兄是汉朝十七代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今折腰茅庵之前，故慢我兄！”云长镇威而喝之。诸葛举目视之，出庵相见。

礼毕，诸葛问曰：“尊重何人也？”玄德曰：“念刘备是汉朝十七代玄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见新野太守。”诸葛听毕，邀皇叔入庵侍座。诸葛曰：“非亮过，是道童不来回报。”先主曰：“徐庶举师父善行，兵谋欺姜吕。今四季三往顾，邀师父出茅庐，愿为师长。”诸葛曰：“皇叔灭贼曹操，复兴汉室？”玄德曰：“然。”言：“我闻赵高弄权，董卓挟势；曹操奸雄，献帝懦弱。天下不久各霸者为主。刘备故来请先生出庵伐曹，但得一郡安身处可矣。”诸葛曰：“自桓灵失政，民不聊生，贼臣篡位在金门，使贤人走于山野。呜呼，曹孟德驱兵百万，猛将千员，挟天子之势，诸侯无有不惧者。孙仲谋据于长沙山水之势，国富民骄，父兄三世之余业，其江可敌百万之军。惟有皇叔，兵不满万，将不满百；凭仁义，仗豪杰；皇叔欲兴天下，候日先借荆州为本，后图西川为利。荆楚者，北有大江，南有南蛮，东有吴会，西有巴蜀，又不闻饥民。刘璋为君懦弱，倘兴一鼓之师，指日而得。然后拜关拒益之众，东去剑关，取关西如平地拾芥，百姓何不箪食壶浆以迎？”皇叔得孔明，如鱼得水，休言勇冠，莫说高强，天时，地利，人和，三国各拼一德，以立社稷。玄德遂拜诸葛为军师。诸葛出茅庐，年方二十九岁。

诸葛出庵前往新野，每日筵会。忽一日，皇叔请教军。诸葛言：“教军若违令者斩！”张飞素有欺孔明之心，于阶下大叫：“皇叔不可！牧牛村夫岂能为军令！”关公一手掬其口，言：“张飞煞粗！皇叔看军师如太公。”先主曰：“吾得孔明如鱼入水。”皇叔邀诸葛入衙，每日筵会。

月余日，人报曰：“曹操拜夏侯惇为大元帅，将十万军来取新野。”张飞高声叫曰：“皇叔得孔明，如鱼得水。俺武艺粗钝，看军师应当！”实时，诸葛叫关公：“你受吾一计。”又令赵云：“你受吾一计。”众官皆有计也。张

张飞曰：“军师不用我也？我如何？”军师猛然言曰：“将军也受吾一计。”张飞揽之。诸葛曰：“张飞，你本人用心也！”军师无三日，众官皆散。

却说夏侯惇离新野三十里下寨，令人探新野。不一月，听得鼓乐响，人告元帅言：“军师上一山顶，邀皇叔排筵作乐。”夏侯惇言：“村夫慢我！”引五万军到高坡下。回面向南拽起，将游子众官，伴皇叔，军师走西壁。坡上炮石垒木打夏侯惇马不停蹄，背后有二将杀殿后。横裹三千军，赵云出。夏侯惇有意归寨，有马垢，刘封劫了寨。夏侯惇投北走。至天晚，到一古城，令人探言，城内粮草，大军，牛畜，勿知其数。人皆言夏侯惇与新野送粮，知征战走了夏侯惇。众军入城，至衙下马。

元帅交造饭。饭熟欲食，伏军皆起，四面兜着。夏侯惇欲走，迸断栏索，百计皆起，撞入阵，伤人勿知其数。夏侯惇：“必是牧牛村夫之计也！”其军无三万，往东去也。走离古城三十里，天道约至半夜以后，靠檀溪水，众官都下马。夏侯惇又言人困马乏，交造饭。众官卒皆仰面而卧。饭熟，欲请元帅吃饭。众官未吃，蓦闻一声响亮若雷。有人报夏侯惇言曰：“檀溪河水下来，莽荡若白云！”元帅令人赴高阜处望，见亡人死马，逐水而下。元帅痛哭，其军无万。

天道明，夏侯惇望北再行。到檀溪一桥，东面正南来，直北过桥。伏军起拦住，后有简献和，前有关公。夏侯惇撞阵而过去，觑士卒。先三日，夏侯惇言，满坡石打劫吾寨。古城相杀开，水滸阵走。夏侯惇言：“此处倘有军，吾不能归许昌。”言未决，前面无三里地，柳树下，有三千军，内中一将带酒叫：“诸葛共皇叔众官皆掌其计，赶我在此处。军师言：‘夏侯惇败了必把你手内过也。’”张飞不语，一人急速而告曰：“败残直东而来，其军无三百人。”张飞问：“何人也？”言乃夏侯惇也。张飞笑曰：“军师真个强人！”言讫，张飞上马拦住夏侯惇，西壁相杀，夏侯惇大败。

却说曹操升厅而坐，问众官言曰：“夏侯惇将十万军，百员将，去取樊城，新野，一去三个月，不知消息。”言未绝，近人报曰：“夏侯惇军回也。”曹操问胜败如何。小军言：“无数十人回。”曹操大惊，唤夏侯惇至，见血污其铠，身负重伤。夏侯惇俯伏在地：“乞免家族，小人乞死。”夏侯惇又说：“十万军斩五员将，火烧水滸，累次埋伏，后逢张飞，痛死败矣。皆是村夫诸葛之计。”

曹操闻之大怒：“把夏侯惇推转，斩于阶下！”听一人高叫，言未尽，曹相认得是徐庶：“告丞相，惇有今王之勇。”曹操问诸葛如何。徐庶曰：“那人有测天之机，今观天下如拳十指。夏侯惇脱命诸葛，乃名将也。”曹公笑曰：“我观村夫易可也。吾与徐庶争气。吾将一百万军，千员名将，蹉碎樊城

，新野，连荆州都取！”即便点军。

却说皇叔邀军师，众官，去新野衙内贺喜作乐。有人报曰：“曹公引一百万大军，千员名将远赴樊城，新野来也！”唬皇叔大惊，问军师如何。军师言：“易为。”即便写书东南，赴荆州见刘表，借军三十万。当夜文字，天明复回，言荆王已死，今荆州立荆王次子刘琮为君。皇叔眼中泪下。又来日，报曹操兵近也。皇叔问诸葛。军师曰：“此处不是当曹操之地。”诸葛邀皇叔走。

当夜二更，众官，军人皆走，前去荆州城下叫问。刘琮上城。皇叔哭。“我家父死。”“何不交我知？”蒯越言曰：“荆王死，刘琦造叛，被次子所夺。皇叔玄德不知。”皇叔再言：“曹操引百万军，无三日至城下，吾侄开门。曹公水军，今有你四员将，待滩上相持。今有关，张二将，知文者有诸葛军师。”刘琮言：“荆州隘窄，不堪皇叔居住。”蒯越高叫：“此城不开！”玄德烦恼。

至来日，离荆州四十里，见一大林，下问曰：“此乃荆王之坟也。”玄德用酒食果盘祭祀，痛哭之次，军师告皇叔：“曹操兵近也。”

至来日，玄德听得后的闹，问是甚人。小军告曰：“是樊城，新野百姓赶皇叔来此。”玄德问曰：“百姓何来此？”内中一人告曰：“皇叔仁德之人，曹操兵已至，杀人不知其数，俺百姓来随皇叔，便死不悔。”皇叔言曰：“其军缓行。”

皇叔军同百姓南行，离荆州三日，军师告皇叔：“曹贼近，家族相逐；倘顾百姓，曹贼赶上奈何？”玄德不语。听的后军闹也。玄德问为何。人告曰：“曹操军后杀者百姓。”分军三队而起。

却说皇叔不能救其百姓，正南而走。一日，皇叔盛行，人报曹军大多。百姓相逐。乱军中，皇叔凭伏鞍马。于乱军中，皇叔家小不知所在。玄德不语。

又行数十里，人告皇叔：“赵云反也。”玄德曰：“如何见得？”皇叔不顾便行。有人再言。皇叔一剑断其马鬃：“只此马鬃为例！”众人不语。皇叔曰：“我投袁绍，关公斩颜良，诛文丑，冀王使赵云赶我，欲行诛斩。赵云不肯。与刘备相逐三载无过。岂有反意！”

又行三里，有一河，上有大桥，山坡特陡，名曰当阳长坂。皇叔行过当阳长坂，军师回顾此岭岩高，就上倘得一猛将，兵百骑，可当曹兵百万之师。孔明曰：“吾错矣！昨日使关公南去大江锁船，经今不至。”听一人高叫，认是张飞。“然胡髯公张飞可当？”军师曰：“又闻尊重虎牢关大战，三出小沛，皆翼德之功。今日勇健，当拦住曹贼，图名于后，乃大丈夫也。”却说张飞，招二十人出，军旗二十面，北至当阳长坂。

后说赵云，单马入曹军中。赵云曰：“战场可远百余里，根寻皇叔家族。

”盘桓数遭，猛见甘夫人右手抱其胁，左手抱阿斗。赵云下马，甘妃见赵云，泪不住行下，言：“家族，曹公乱军所杀也。”言：“赵云，你来得恰好！”右胁着箭，手起肠出也。“皇叔年老，尚无立锥之地。我今已死矣！你把阿斗当与皇叔。”夫人言毕，南至墙下，辞了赵云，阿斗，于墙下身死。赵云推倒墙，盖其尸。赵云言：“我于百万军中与主公救阿斗！”赵云一时之勇，图名于后。抱太子南走，撞贼军阵。后有诗曰：

奇哉赵子龙，凛凛一心忠；  
先主败荆州，家族又不从。  
一生不顾死，再入虎狼丛；  
忠孝保弱子，敢当百万雄。  
春秋有伍相，汉世有子龙；  
到今千载后，谁不仰高风？

却说曹操附高处望见，言：“必是刘备手中官员！”使众官捉赵云。为首者关靖拦住，赵云挥刀交马，直冲阵而过，前至桥上，陷了马蹄，君臣头偃地上。背后关靖赶至近，赵云用硬弓，一箭射死关靖。赵云扶起太子，上马，又抱太子南走。至当阳长坂上数里，迎见张飞。张飞言曰：“太尉当救阿斗！”赵云言：“皇叔家族，二夫人皆死，只抱太子回见皇叔。”张飞哭而言曰：“吾为大丈夫，适来对皇叔言，拒住当阳长坂，更保驾得脱。”

赵云南行，见皇叔礼毕，言：“甘妃，糜氏皆为曹公所杀；乱军中救太子而脱。”赵云抱太子见皇叔。皇叔接太子，掷于地上。众官皆惊，告皇叔。玄德曰：“为辱子，几乎折了吾之良将赵云！”皇叔言毕，众称其善。皇叔南行。

却说张飞北至当阳长坂。张飞令军卒将五十面旗，北于阜高处一字摆开。二十骑马军正觑南河。曹公三十万军至。“尊重何不躲？”张飞笑曰：“吾不见众军，只见曹操。”众军马一发连声，便叫：“吾乃燕人张翼德，谁敢共吾决死！”叫声如雷贯耳，桥梁皆断。曹军倒退三十余里。有翼德庙赞：

先生图王，三分鼎沸。  
拒桥退卒，威声断水。  
诸侯恐惧，兵行九地。  
凛凛如神，霸者之气。

却说张飞赶皇叔，至晚见皇叔。武侯曰：“此真将也！使旗迎住曹操军卒，主公盛行五十里。曹操必中吾计。”皇叔喜。

来日，军行经吴地，有名将鲁肃字子敬，问曰：“远赴荆州与荆王吊孝。皇叔来为何？”诸葛出马见鲁肃，相揖，鲁肃大惊：怎知道卧龙又投了刘备

！诸葛曰：“你更不知曹操一百万军至荆州，刘琮降了曹贼，有意吞吴国。鲁肃你意何如？皇叔南赴江吴，见家兄刘璧。”鲁肃不言，暗思：俺刘璧与予相知，有皇叔，诸葛当投我主公。

曹操当夜相离十里。各下寨。鲁肃请皇叔与众官饮会。灯光下，有皇叔，诸葛，关，张，赵云。鲁肃曰：“众官皆虎将也。”鲁肃又曰：“讨虏将军孙权若得皇叔，军师，愁甚？”

鲁肃至次日，邀皇叔前至大江一城，名曰夏口，水绕三面，住歇北门。鲁肃曰：“使鼓乐邀。”玄德在城数日，粮食酒肉，城中不知其数。

鲁肃至来日，上船见讨虏将军。先主众官在夏口城内，皇叔令诸葛上书，南见孙权。至来日，夏口南门外上船。玄德告军师。军师暗叫赵云，附耳低言。

鲁肃与武侯过江，乘船，远赴金陵馆内下了。诸葛至来日见孙权，入衙内礼毕；诸葛说：“曹公一百三十万军，夺了楚地，降了刘琮，然后取吴。”问：“你如何得知？”说：“玄德从新野，樊城事失，远赴沧吴，有意投刘璧。玄德见在夏口。”孙权言：“诸葛先教请了三遭，不会其面；今日投了刘备！”诸葛呈书与孙权，展开看书中云：

“右备顿首，状申讨虏将军孙公麾下：伏惟台辅，神明赞佑，未及参拜。仰闻将军行仁德之道，佐汉室之功臣，传父兄三世之余业。今有心腹之患，备困于夏口，惟存残将，无计得脱。曹操挟天子之势，引兵百万，杀害诸侯，汉天下指日而坠。如灭汉，必侵吴地。奈备兵少将寡，赖将军假风雷一阵之威，救郡国生灵之苦，黎民伏业，方始太平。曹之奸雄，纸笔难尽。备困陷夏口，专令军师持书申问，伏乞将军允否？如不见阻，拱听回音，比及参视。伏冀顺令，倍加珍重。”

孙权读罢皇叔书，问众官怎生。见二人双出，乃是张昭，吴危，告言：“皇叔困于夏口，诸葛过江，远见主公，持书求救。主公不闻曹操百万之师，已夺了荆州；若至大江，吴地官员各把渡口，使曹操军不能前进。倘若借军，如湿肉荡白刃，十年尚未解甲。”孙权又言怎生。张昭再言：“山东，河北诸侯皆从服，战斗者皆败。”忽见一人高叫，认得是诸葛，言：“您二人皆言曹公之威，你待纳降？岂不闻曹公夺了荆楚之地，改差刘琮，觅罪令人杀之！您二人要学蒯越，蔡瑁之后，使刘琮降曹操之说。”唬孙权大惊：“军师之言甚当。”

评议三日，尚未定，蓦有人来报曰：“曹操一百三十万军，围了夏口也！”使人将书特来见讨虏将军，令人唤至当面，呈书与孙权，看书：

“自古帝王临朝，蚩尤作乱；舜王在位，苗裔不尊。黄帝非无道之君，虞

舜岂不仁之主？乱臣贼子，背恩失义，致天地之忿，神人之怒，所以兴兵，戈甲遍起。操亲奉皇宣，授持帝命；驱百万之师，扫四方之妖孽；见诛吕布于下邳，斩公孙瓒于河内，灭袁谭于青州；到汴梁立捉张茂，至洛阳生擒了孔秀。操临水布阵，靠涧排兵；仗天子之洪福，凭操之威风；引百万之师，水陆并行，进加京府，如蹇海履亨衢，取吴江似太山压卵。今有反臣刘备，奉敕捉拿；讨虏者，汉之忠臣也，休听谗言；倘或执迷拒敌，提百万军至，大江指日可渡，莫待昆仑火发，玉石俱焚；无智无虑，悉皆斩首。不宣。汉上将军兼马步都元帅正授领省大魏王曹操，谨付讨虏将军左右。”

孙权读书罢，唬遍身汗流，衣湿数重，寒毛抖擞。张昭，吴危再言：“令名将引军，各把渡口；拜一元帅，屯军十万，在于江南，使操军不能得渡。汉皇叔自家莫管。”

唬诸葛大惊：倘若不起军，夏口主公休矣！言尽，结袍挽衣，提剑就阶，杀了来使。众官皆闹。张昭，吴危曰：“方知诸葛奸猾！知者知是诸葛杀了曹使；不知，则言吴军杀之。”令人执了诸葛。诸葛叫而言曰：“讨虏错矣！适来曹公书，将军再看，方知天下诸侯十个被曹操杀无一二。我家主公是高祖十七代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有何罪过？倘若来杀皇叔，必收江吴之地。将军熟思之。”鲁肃曰：“主公不闻天下人言，斩者不由献帝，存亡皆在曹公。”孙权曰：“大夫言是也。”令人放了诸葛。

当日晚，孙权引鲁肃来见太夫人。夫人邀二人坐。夫人问孙权。权说：“诸葛借军去夏口救皇叔。”又言：“曹相引一百三十万军，见在北岸。”太夫人言：“不闻汝父十八镇诸侯，大战虎牢关下，未见你父英雄？今曹操挟天子之势，欺压诸侯，可急赴夏口救皇叔，图名于后。你父临终，曾言：“倘有急事，拜周瑜为元帅，使黄盖作先锋，可破曹贼。”孙权道：“母亲言当。”鲁肃归把此事说与诸葛。诸葛大喜。

次日天晓，孙权再言：“此事如何？”张昭言：“不起军。”孙权拔剑断其案曰：“有人再言不起军者，与此案同！”众官不敢复言。

孙权令人赴豫章城，请太守周瑜。瑜不来。孙权问诸葛：“周瑜不来，如何？”诸葛曰：“闻有乔公二女，大乔，小乔。大乔嫁公子为妻；小乔与周瑜为妇，年幼，颜色甚盛。周瑜每日伴小乔作乐，怎肯来为帅？”权遂令鲁肃共军师奔豫章城。

却说周郎每日与小乔作乐。有人告曰：“讨虏今委差一官人，将一船金珠缎疋，赐与太守。”小乔甚喜。周瑜言：“夫人不会其意。”诸葛，鲁肃自来请。须臾，诸葛至。问：“何人也？”诸葛自言：“南阳武荡山卧龙冈，元名诸葛亮。”周瑜大惊，问：“军师何意？”诸葛曰：“曹操今有百万雄兵

，屯于夏口，欲吞吴，蜀。我主在困，故来求救。”周瑜不语。又见数个丫环侍女簇小乔过屏风而立。小乔言：“诸葛，你主公陷于夏口，无计可救，远赴豫章，请周郎为元帅？”

却说诸葛身長九尺二寸，年始三旬，髯如乌鸦，指甲三寸，美若良夫。周瑜待诸葛酒毕，左右人进枨橘，托一金瓯。诸葛推衣起，用左手捧一枨，右手拾其刀。鲁肃曰：“武侯失尊重之礼。”周瑜笑曰：“我闻诸葛出身低微，元是庄农，不惯。”遂自分其枨为三段。孔明将一段分作三片：一片大，一片次之，一片又次之。于银台内。

周瑜问：“军师何意？”诸葛说：“大者是曹相，次者是孙讨虏，又次者是我主孤穷刘备也。曹操兵势若山，无人可当；孙仲谋微拒些小。奈何主公兵微将寡，吴地求救，元帅托患。”周瑜不语。孔明振威而喝曰：“今曹操动军，远收江吴，非为皇叔之过也。尔须知曹操，长安建铜雀宫，拘刷天下美色妇人。今曹相取江吴，虏乔公二女，岂不辱元帅清名？”周瑜推衣而起，喝：“夫人归后堂！我为大丈夫，岂受人辱！即见讨虏为帅，当杀曹公。”

周瑜上路，数日到。孙权众官推举周瑜挂印。筵会数日，讨虏送周瑜上路，起三十万军，百员名将，屯军在江南岸上，下寨柴桑渡十里。

却说曹操知得周瑜为元帅，无五七日，曹公问言：“江南岸上千只战船，上有麾盖，必是周瑜。”被曹操引十双战船，引蒯越，蔡瑁，江心打话。南有周瑜，北有曹操，两家打话毕，周瑜船回，蒯越，蔡瑁后赶。周瑜却回。周瑜一只大船，十只小船出，每只船一千军，射住曹军。蒯越，蔡瑁令人数千放箭相射。

却说周瑜用帐幕船只，曹操一发箭，周瑜船射了左面，令扮棹人回船，却射右边。移时，箭满于船。周瑜回，约得数百万只箭。周瑜喜道：“丞相，谢箭！”曹公听的大怒，传令：“明日再战。依周瑜船只，却索将箭来！”

至日对阵，周瑜用炮石打船，曹公大败。军到寨，曹相曰：“倘若在旱滩上赢了周瑜，水面上交战，不得便宜。”曹操生心，言：“孙权有周瑜，刘备有诸葛；惟有吾一身！”与众官评议，可举一军师。

曹公将素车一辆，从者千人，引众官往江；见一仙长，抚琴而坐。曹相又思：西伯奚侯得太公，兴周八百余年。”曹操披乘而见，邀上车与对坐。曹相问：“师父莫非江下八俊？”先生曰：“然。”曹公大喜，入寨筵会数日。

曹相问曰：“师父，今退周瑜事如何？”蒋干言曰：“周瑜乃江南富春人也，与某同乡。某见周瑜，着言说他，使不动兵。江北岸夏口，先斩刘备，然后驱兵南渡取吴，克日而得。”曹相大喜，看蒋干似太公，子房之人。次日，蒋干过江。

周瑜，鲁肃，诸葛三人共话间，有人报言：“一先生来见元帅。”令人请蒋干入寨，众官接上帐坐定。周瑜言说：“故人相别数年，今日相会。”言：“出家儿不贪名利。周瑜今吴地为元帅，三十万雄兵，百员名将，屯兵柴桑渡口。”“先生说两国非是！”一句禁得蒋干无言支对。

却说周瑜带酒问众官：“曹相屯军夏口，百三十万；若迟疾，夏口必破。众官谁有计可退曹军？”内有黄盖出曰：“元帅使三个官人，引五万军，暗过柴桑渡口，寻小路到夏口北六十里地屠险处，邀住曹公粮草；无一月，曹公必自杀。名曰断道绝粮计。”周瑜大怒：“黄盖此计不中使！”鲁肃无计，众官不语。“黄盖谗言，即合处斩！”众官皆劝免死，打六十大棒。当夜，元帅带酒，众官皆散。

蒋干在帐中自言：“早来周瑜拦吾不语。”有黄盖哀怨，至帐言：“谢先生早来劝元帅免死之恩。”先生言曰：“周瑜不堪为帅。”黄盖有言：“今无直命而佐。”蒋干见左右无人，说曹操之德。“谁能远信，可当见曹公？”蒋干言曰：“曹相拜我为师，来说周瑜；瑜拦住我不能言。尊重若肯投曹？”蒋干言曰：“将军愁甚官不做，甚职不加？”黄盖又言：“军师不知，前有蒯越，蔡瑁将书已投周瑜。”蒋干大惊，黄盖言：“元帅书与小官。”蒋干要书看了，大惊：“此事曹相争知？”抱书蒋干与曹操，斩讫一人，绝其后患。黄盖自写叛书。盖言：“我投曹操，将五百粮草献与曹相。”二人说话到晚。

次日，送蒋干到路。却说蒋干上船，天晚至曹公大寨。来日见曹相，具说其事。曹操看了黄盖降书，大喜。蒋干又言蒯越，蔡瑁投周瑜之事，将书呈曹公看了，大惊。

却说曹操百三十万军，船上如登平地。曹操大喜，言曰：“吾闻黄盖之德，未得见其面；若来，吾必重用。”

于番复回至江南岸，见元帅周瑜，具说其事；又把曹操与黄盖书。周瑜言曰：“大事已成也！”加官赐赏与于番。

元帅令近上官人众官看，周瑜曰：“破曹操百万军在于一时。吾使一计，众合情，将至笔砚，手心里写；众人意同，此计当也；众意不同，当以参详。”众官曰：“元帅言者当也。”于手心写毕，众人从了，喝兵退后；众官，元帅手内觑，皆为“火”字。无有不喜者。周瑜定睛觑军师，对军师言：“此计者，为火光也。出在管仲安人略干兵法。”

惟军师手内偏写“风”字。诸葛曰：“此元帅好计！至日发火，咱寨在东南，曹操寨在西北，至时倘若风势不顺，如何得操军败？”周瑜曰：“军师今写‘风’字如何？”军师再言：“众官使火字，吾助其风。”周瑜曰：“风雨者，天之阴阳造化，尔能起风？”军师又说：“有天地三人而会祭风：第一个

轩辕黄帝，拜风侯为师，降了蚩尤；又闻舜帝拜皋陶为师，使风困三苗。亮引收图文，至日助东南风一阵。”众官皆不喜。周瑜自思：吾施妙计，使曹兵片甲不回；诸葛侵了我功！众官闹。

门吏报曰：“外有先生，言见诸葛相知。”众官出迎。却说诸葛见面，拜邀上阶，分尊卑而坐。是诸葛叔伯兄弟诸葛瑾。筵会到晚，众官皆散。

周瑜本帐内邀诸葛瑾侍坐，言曰：“您知诸葛不仁？众官举火，他言祭风。”诸葛瑾对曰：“我家卧龙，有不测之机。”周瑜笑：“退了曹操，救了刘备，吾囚诸葛麾下！”言尽而去。

前后数日，说诸葛北靠江岸，筑土高台。后三日，却说黄盖多装粮草，外有三只船。当日，周瑜数十个官人，引水军都奔夏口城外。黄盖船至夏口，人告曹操：“黄盖将粮草以赴其寨。”曹操笑而迎。

后说军师度量众军到夏口，诸葛上台，望见西北火起。却说诸葛披着黄衣，披头跣足，左手提剑，叩牙作法，其风大发。诗曰：

赤壁鏖兵自古雄，时人皆恁畏周公；  
天知鼎足三分后，尽在区区黄盖忠。

却说武侯过江，到夏口。曹操船上高叫：“吾死矣！”众军曰：“皆是蒋干！”众官乱刀锉蒋干为万段。

曹操上船，慌速夺路，走出江口，见四面船上皆为火也。见数十只船，上有黄盖言曰：“斩曹贼，使天下安若太山！”曹相百官，不通水战。众人发箭相射。

却说曹操，措手不及，四面火起，箭又相射。曹操欲走。北有周瑜，南有鲁肃，西有凌统，甘宁，东有张昭，吴危。四面言杀。史官曰：倘非曹家有五帝之分，孟德不能脱！

曹操得命，西北而走。至江岸，众人撮曹公上马。却说昏黄火发，次日斋时方出。曹操回顾，尚见夏口船上烟焰张天。本部军无一万。

曹相望西北而走。无五里，江岸有五千军，认得是常山赵云，拦住众官，一齐攻击，曹相撞阵过去。又打十里，又有二千军，当头者张飞拦住。却说众拚死夺路得脱。杀得曹操盔斜发乱，发甲捶胸，偃鞍吐血。

至晚，到一大林，曹军帐幕皆无，不能进发。后有众官，分三路军袭殿后。曹相曰：“前者两条路，一条正北，荆山大路，楚之地，名曰华容路。”曹相又思：“前者军到当阳长坂，张飞二十人拦住，使吾军不能进；此处再有诸葛使人拦住，咱军困马乏，贼人所捉。”曹公寻华容路去行，无二十里，见五百校刀手，关将拦住。

曹相用美言告云长：“看操，与寿亭侯有恩。”关公曰：“军师严令。

”曹公撞阵。却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关公赶数里，复回。

东行无十五里，见玄德，军师，是走了曹贼，非关公之过也。言使人遇着玄德。众问为何。武侯曰：“关将仁德之人，往日蒙曹相恩，其此而脱矣。

”关公闻言，忿然上马：“告主公复追之。”玄德曰：“吾弟性匪石，宁奈不倦。”军师言：“诸葛亦去。万无一失。”

后说玄德军东行，到三十里正东，见吴军来，两家对阵，听道：“来者之师，莫非周公？”皇叔下马，与周瑜相见。周瑜见了皇叔，大惊唬言：“从其虎，救其龙，几时见太平！”言毕，两个相对，周瑜在左，皇叔在右。行到天晚，各自下寨。

周瑜自思：曹操乃篡国之臣，吾观玄德隆准龙颜，乃帝王之貌。又思：诸葛命世之才，辅佐玄德，天下休矣！我使小法，囚了皇叔，捉了卧龙，无此二人，天下咫尺而定。鲁肃点头，言：“元帅言是也。”

次日天晓，皇叔作宴。元帅以下众官皆请。至晚，周瑜告皇叔：“南岸有黄鹤楼，有金山寺，西王母阁，醉翁亭，乃吴地绝景也。”皇叔允了。

来日，周瑜邀皇叔过江上黄鹤楼筵会。皇叔过江上黄鹤楼。刘备大喜，见四面胜景。周瑜言：“南不到百里，有□□关；北有大江；西有荔枝园；东有集贤堂。”众官与皇叔筵会罢，周瑜言曰：“前者诸葛过江，美言说主公孙权，举周瑜救皇叔。”周瑜有酒，言：“诸葛祭风，有天地三人而会，今夏口救得皇叔，若非周瑜，如何得脱！诸葛虽强，如何使皇叔过江？”皇叔闻之大惊：“此乃醉中实辞！”

后说汉寨赵云心闷，使人赶诸葛，关公二人复回。军师入寨，不见皇叔。赵云对军师说张飞之过。军师有意斩张飞。众官告军师免死。糜竺为参徒，使船过江。

至黄鹤楼上，见皇叔；令皇叔换衣，却拾得纸一条，上有八字，书曰：“得饱且饱，得醉即离。”皇叔读了，碎其纸。周瑜带酒言：“曹操弄权，诸侯自霸！”皇叔告曰：“若公瑾行军，备作先锋。”周瑜大喜。

皇叔将笔砚在手，写短歌一首，呈与周瑜看。歌曰：

天下大乱兮，刘氏将亡。

英雄出世兮，扫灭四方。

乌林一兮，鏖灭摧刚。

汉室兴兮，与贤为良。

贤哉仁德兮，美哉周郎！

赞曰：

美哉公瑾，间世而生。

兴吴吞霸，与魏争锋。

乌林破敌，赤壁鏖兵。

似比雄勇，更有谁同？

周瑜大喜：“皇叔高才！”

周瑜令左右人将焦尾横于膝上，有意弹夫子“杏坛”。琴声未尽，周瑜大醉，不能抚尽。玄德曰：“元帅醉也！”众皆交错起坐，喧哗。皇叔潜身下楼，至江岸。把江人言：“皇叔何往？”玄德曰：“元帅醉也。今明日准备筵会，等刘备过江，来日小官寨中回宴，请您众官。”把江官人不语。皇叔上船。

后说周瑜酒醒，按琴膝上，缓然而坐，问左右曰：“皇叔何往也？”告曰：“皇叔下楼去了多时。”周瑜大惊，急叫把江底官人，言：“玄德自言元帅有令，过江准备筵会去也！”

却说周瑜碎其琴，高骂众官：“吾一时醉，走了猾虏刘备！”使凌统，甘宁将三千军赶驾数只战船赶皇叔，若赶上，将取皇叔首级来者。

皇叔前进，吴军后赶；先主上岸，贼军近后。张飞拦住，唬吴军不敢上岸，回去告周瑜，心闷。数日，引军过江，听知皇叔与诸葛下寨于赤壁坡，离江一百里。

周瑜令军奔夏口四郡，前到长沙郡。有太守赵范言：“西郡属荆州，您怎生得？”周瑜来日引军战曹璋，数次交战，不得曹璋便宜。两军相见。

话说鲁肃言：“东北有赤壁坡，见有负恩刘备，可以求救。”又言：“玄德，孔明，关公，张飞若来，无有不破者。”实时写书见刘备与诸葛，读罢书，皇叔有意出军。军师言曰：“不可起。黄鹤楼贼将，几乎坏了主公！”军师叫张飞：“你去。”军师说与计。

来日，张飞引五千军至长沙郡，东有周瑜大寨，西有曹璋大寨；长沙郡北有张飞大寨。周瑜得知张飞五千军来解厄，对众官说：“刘备困在夏口，咱三十万军，百员名将，鏖兵略战，折了黄盖。吾今杀曹璋，消不得刘备来。”众官皆言：“是也。”

至来日，西有曹璋阵，东有周瑜阵，北有张飞，却说张飞见周瑜长揖，言：“周公瑾别来无恙！”周瑜言：“贼将者敢欺我！”见张飞背后旗上写“车骑将军”。公瑾言：“今气我！牧牛村夫故言欺我。我家孙权官小如张飞。”周瑜恨在怀中。

吴将与曹璋对阵，交马多时，不见输赢。却说张飞言：“吴将近后，我斩曹璋！”吴军不识翼德之威，叫一声出九霄之外。连战曹璋，璋大败。周瑜言曰：“守数日，不得曹璋便宜，今日张飞赢了，咱不羞矣。”周瑜亦赶曹璋。璋射一箭，正中周瑜，落下马来。不是众人，几乎捉了周瑜。

天晚，班军至营内。张飞亦回，奔寨高叫：“前者夏口受危，元帅救俺；今日元帅二十日不得曹相便宜。张飞杀败，把夏口四郡献与公瑾，以报夏口之恩！”道罢去了。周瑜药贴金疮，钩其左臂，言曰：“孤穷刘备，负我之恩，被张飞气我，皆是诸葛也！与我四郡，诸葛意在何处？”

无数日，人告周瑜言：“诸葛三千军守了荆州！”周瑜见道，叫一声，金疮血出。众官曰：“荆州吴地。”瑜实时引军在路。

数日，到荆州。皇叔得知瑜引军来，引众官与周瑜对阵。周瑜言：“皇叔，军师，岂不会其意？荆州蜀吴之地，皇叔如何所取？”皇叔笑曰：“不干我事。”门旗启处，见一将出。周瑜觑了，叫一声，落马。众官急扶元帅上马，金疮出血似水流。认得是荆王长子刘琦，琦高叫言：“周瑜元帅！父亡，刘琮献了荆州；操退，谢我皇叔叔，此复处立刘琦！”周瑜无言支对。皇叔又言：“请公瑾筵会！”唬周瑜不入城，恐诸葛有计。周瑜班军而回江南岸，屯了军，元帅养病。

又鲁肃头尾三个月，令人体探荆州事，人回告元帅，刘琦死。瑜随引军十万取荆州。行数日，离荆州数十里下寨。至日，皇叔出马。瑜言：“前者荆州属俺吴地，你却占了！”诸葛笑曰：“交你看一物！”两阵夹间，棹子上放一丹盘，上有锦被，令周瑜觑了踉跄，涌血如泉。众官急救，贴了金疮。阁门学士赵知微呈奏帖，驾坐嘉明殿，闻奏过，奉曹丞相保奏皇叔奏表：

“奏准皇叔刘备，自破黄巾以来，兼虎牢关破董卓，随逐曹丞相，并诛吕布。累建大功，言貌仁德可观，反干下军，其事务不曾怠慢。可加三江大都督兼豫州牧水军都元帅，江下十三郡安抚，食邑万户；又赐紫金鱼袋一条。皇叔封荆王，边事康宁，招授迁加，想宜知悉。建安四年秋七月日，奏准。”

却说皇叔在荆州，数日，人告言：“随军元帅贾翊，曹相，夏侯惇将五万军，见在荆州东北无二十里地下寨。”诸葛言：“将关，张二将远迎魏军。”临上路，叫赵云暗受其计。无三日，军起。

却说皇叔守荆州，百姓鼓腹讴歌，言皇叔仁德也。

有一日，至天晚，荆州六座门于东北水门，见数只船上饱载，高叫：“开门！俺是客人。”赵云按敌楼，言天晚，来日入城。客人不肯，言：“俺资本船货物多，城外恐有失。”赵云不肯开门。天道一更后，第三只船上一人叫，周瑜曰：“吾不得荆州，拔剑而下水！”令左右人皆出船上岸，言皆吴地。

众官军本有元帅，周瑜使火箭烧门。赵云言曰：“正应军师计。”皇叔令人，有军师造下圆弓一千张，射周瑜，众军卒皆走，离荆州二十里下船。有吴军就得马后说伏军起，有一千军来。有赵云，简献和拦住杀，周瑜言：“又中村夫计！”撞开军阵而走。到天晚，离荆州四十里，人困马乏；又迎见军来

，约迭三万有余：左有关将，右有张飞，为首者军师。言曰：“当取荆州，今日事失；来者将军，道破是谁，放你过！”周瑜大惊，众官撞阵相杀，移时得脱。军师班军，笑而入荆州。

却说周瑜到于江岸，各下寨，与鲁肃评议：“吾有一计。”鲁肃问，周瑜言：“讨虏有一妹，远嫁刘备，暗囚卧龙之计，可杀皇叔。”元帅使鲁肃过江见讨虏，言孙夫人嫁刘备，阴杀之。

当夜，孙权引鲁肃见太夫人。夫人曰：“你每祖父，元本是庄农；宗祖积阴德，你父为长沙太守。今日与皇叔为亲，有何不可？”鲁肃出衙。孙权说与母亲：“今周瑜定计，欲使小妹杀皇叔。”太夫人暗问女子，女子笄年十五岁：“我父破董卓，今嫁刘备，暗杀皇叔，图名于后矣。”太夫人言：“礼长当行，礼短则止。”

数日，鲁肃过江，见周瑜说破大喜。鲁肃远赴荆州，以为良媒。到荆州，众官接着，馆驿安下了。鲁肃把亲事说与诸葛。

天晚，诸葛说与皇叔。皇叔言曰：“周瑜之计。”军师曰：“主公放心。可笑吴将主之妹嫁我。”至来日，皇叔请鲁肃。肃又言亲事。两家克定日。

鲁肃回至大江见周瑜；过江见孙权。太夫人引幼女离吴地，过大江，远赴荆州五十里。鲁肃日随行，有五千军，暗藏二十员将。“倘若荆州城闹了，乘势可取。”言未尽，只见张飞特来远接夫人：“军不用一个，去荆州外下寨！”唬吴军皆不敢来，言鲁肃坏了周瑜第一条计。

夫人入荆州，张飞在一壁行。夫人车内自言：“这汉在虎牢关赢了吕布；又闻三出小沛，当阳长坂喝退曹操倒退了三十里。此乃壮士也！”夫人车又行数里；赵云迎着，对夫人说：“此是百万军中救阿斗底赵云！”又行数里，见诸葛来接，夫人曰：“真良将也！”

后有皇叔，引从者数千人，其铺设绣花，勿知其数。邀夫人入荆州，初见帐舍厅馆。军师请夫人拜见，厅挂起神像，上至高祖，下至献帝二十四帝。夫人曰：“我家本庄农出身，不曾见帝王之神。”夫人喜。

来日筵会，夫人带酒，应周郎之计。夫人即便当与皇叔过盏。众官皆惊。荆王曰：“夫人过盏。”夫人见鲁肃带酒，有意杀皇叔。只见金蛇盘于胸上，夫人不忍杀之。又言敬假生嗔，而天下乱。

皇叔与夫人，每日饮酒，前后一百日。当夜二更，不见皇叔。夫人西北而进，见皇叔大哭数声。夫人言：“为何？”荆王说献帝懦弱，曹操弄权。夫人观皇叔数日，累次说：“皇叔累代帝王之孙，皇叔岂不知礼？我家母亲年迈，兼家兄专等皇叔回面。”皇叔言：“共军师评议。”

皇叔暗与诸葛说回面事。诸葛笑而言曰：“皇叔远逐夫人去江南，万无一

失。”皇叔再言：“恐有周瑜计。”军师言：“主公过去，诸葛将五万军屯于江岸，下锁战船，左右关，张二将，使吴将不敢正视主公。”

皇叔上路，赴江南，和夫人同到建康府。远探告孙权，权自思：“前者赤壁会战，退曹公一百万之师，折了七万军，无了数员将。近知猾虏之贼，军师诸葛乃是牧牛村夫，忘吾之恩！”累次，周瑜言刘备不仁，又占了荆州十三郡。太夫人亦知，远请讨虏。讨虏大孝，见太夫人，言：“吾儿辞容不喜为何？”孙权说：“刘备夺了荆王，动三十万军，夏口退了曹贼，刘备非是有恩之人，若到江南，儿子有意杀皇叔。”夫人言：“你爷爷种瓜为生，尔家本是庄农，后统领大军，乃祖宗积到底福。吾儿之妹嫁与皇叔为妻，吾儿若杀了皇叔，你妹嫁甚人？皇叔若来到，当好相待；若不仁，后杀未为晚。”孙权听母亲之言。

太夫人与孙权接玄德。数日，接入城中。百姓觑皇叔面颜，无有不惊者。衙内筵会数日，太夫人暗问孙权：“玄德如何？”孙权言曰：“今观皇叔，汉之亲也，相貌堂堂，后必为君也。”子母皆喜。后管待二十余日，皇叔拜辞太夫人。孙权言曰：“皇叔来此无坐地处。”太夫人令孙权赍发二人送在路。数日，离大江上有二十余里。

又说江南岸上，有周瑜大寨。探事人说与周瑜，元帅高叫江南孙夫人，道：“六条计皆不许一条！”令甘宁引三百军，南迎孤穷刘备。甘宁引军至车前，下马见夫人。夫人搭起帘儿。夫人烦恼，高声骂：“周瑜懦弱！长沙太守的女，讨虏将军亲妹。我今到来，更不相顾。兼上此处有皇叔荆王，非是欺玄德，盖因不觑我！”喝一声，喏喏而退；复回说与周瑜，笑而叫：“吾将三万军到车前，拖皇叔下车，斩猾虏之贼，与夫人再言！若见讨虏，问我甚罪！”

周瑜众官，南见夫人，车前下马，鞠躬施礼。夫人再言：“我家母亲并家兄，使荆王过江，即合准备船机。”周瑜高叫：“刘备负恩之贼！”夫人笑，令人搭起帘儿，使周瑜再觑车中。周瑜叫一声，金疮血如涌泉。众官扶起周瑜，孙夫人到江北岸与皇叔过江。

却说周瑜伏病数日，言：“孙夫人故交刘备走了！”

说军师邀皇叔入荆州。前后半年，有人告皇叔，有太夫人令鲁肃来馆驿中安下。至来日筵会，鲁肃言：“知荆州一并三年，大旱不收，饥死人遍地。有讨虏太夫人送一百万石粮，远赴荆州见皇叔。”军师言曰：“荆州不收，讨虏早知。”数日，有千只船运粮入城。鲁肃言曰：“三日亦前者，有西川刘璋拜起元帅，引军五万取白帝城路，有意倾吴。讨虏与众官参详，将粮食献与荆王，借路，令周瑜收川。”皇叔允。军师言：“此事甚易。”

正当秋九月，庄农收却粮食。元帅领兵过矣。

### 三国志平话卷下

鲁肃回程后过江，头尾无两个月，周瑜引军五万，荆州南约百里，西行收川。周瑜军行，见一万军拦住，有皇叔，诸葛言：“你知得荆州一并三年不收，今年田种，八月半头，看看收刈，十万军东西下有三十里长，南北下八十里来阔，军人耗荡，百姓远赴荆州诉告。”周瑜曰：“前者纳粮一百万石，买路收川，岂无耗荡？”周瑜又言：“军师少为庄农，见耗荡田种，军师烦恼。”武侯叫而言：“公瑾不听鲁肃之说！”公瑾无言支对。众官拨开阵，元帅西行。

又至来日，周瑜引军西行，又一万军拦住路。张飞高叫：“军师严令，元帅西行何往？”道罢，各下营。张飞拦道，扎一枪营。当夜，约到二更，周瑜偷道而过。至天明，元帅西行，数日到西川境界，见者官员，不降而即杀。张飞军袭其后，元帅所夺州府县镇，皆被张飞所收。周瑜言：“此乃牧牛村夫之计！”周瑜言罢，金疮气破。

又行五程，累次人告，元帅金疮疼痛，不能忍。众官人告元帅，前至巴丘城。周瑜伏病不起，数日，饮食不能进，头面肿，叫故人鲁肃哭而言曰：“吾巴丘已死也，大夫带骨殖却归江吴，倘见小乔，再三申意。”言尽，满城皆哭。

至日，元帅病转，家人告曰：“衙门前一先生，言元帅布衣相交。”言请至帐下。众官扶起元帅侍坐，先生上阶，认得是四川洛城人也，姓庞名统，表字仕元，道号凤雏先生，抱头而哭。庞统言：“吾弟辄有此事！”周瑜袒臂，使庞统觑吾金疮。庞统不忍视之。周瑜又言：“我死，家兄保骨殖归江南。”

周瑜死，庞统压住将星，当夜将周瑜尸首，有日过江。军师拦住。武侯曰：“吾知周瑜死，将星压住者，庞统计也。”庞统闻言，出与军师相见。军师放过尸首。

数日，到金陵府。孙权曰：“厚葬之，做好事。”月余了毕，鲁肃对孙权举荐庞统。孙权骂鲁肃：“前看刘表死，你赴荆州吊孝，引刘备在夏口，又引诸葛过江，美言说动三十万军，百员名将，把了柴桑渡，相拒曹操；又使一计，赤壁大战，破曹操一百万军，吾折却数万军，没了数十个名将，黄盖；刘备又夺了荆州十三郡，使村夫气杀爱将周瑜，使我心碎万段！”唬鲁子敬喏喏而退。

说鲁肃到宅，三日赍发庞统上路，要差一个官人送过大江。庞统在路，到荆州，见帝星朗朗，照荆楚之地。庞统言：“吾不失其主。天下人皆说皇叔仁

德之人。”入衙见皇叔。皇叔请坐。皇叔问：“先生高姓？”只言：“姓庞名统。”皇叔会其意，又问：“先生与诸葛相知否？”庞统唯唯而立。皇叔与庞统文书，便做历阳县令。

庞统不遂其志，前后半月，错断了公事。百姓远赴荆州告皇叔。皇叔曰：“先不相识。自说与孔明弟兄，与文字为历阳县令，有何亏负你！”近人告曰：“张飞在衙前下马。”皇叔叫至当面。玄德问：“军师何往？”张飞言：“荆州正北，在荆山县。”皇叔说庞统事。张飞言：“我去历阳，拖出那汉，当面见家兄。”

来日，张飞自变量十人，至历阳衙前下马。有百姓，官吏皆言庞统不仁。张飞持剑入衙。至天晚，听得鼻气若雷。张飞连砍数剑，血如涌泉。揭起被服，却是一犬。张飞言：“贼人何往？”

来日到荆州，告皇叔说前事。皇叔说：“太尉莫非贤人也？”头尾十日，沿江四郡皆反。玄德问，诸葛军师言：“不记徐庶之言：南有卧龙，北有凤雏，倘得一人，可安天下？庞统者，乃西川洛城人也。是凤雏先生。今言四郡皆反，皆被庞统所说。”皇叔：“军师道者当也。”军师呼赵云，将三千军奔长沙郡收赵范去。

来日天晓，赵云上路。赵范袒臂牵羊，远迎赵云入衙，言四郡反皆庞统所说。筵会至晚，赵范带酒留数十个妇人，内中一妇人身着绛衣，体貌娇容，使捧酒对赵云言：“此乃家嫂也，当与子龙为妻。”赵云叫：“尔乃匹夫之辈！军师严令，岂以酒色为念！”言罢出衙。赵范带酒言：“不仁者赵云！”引三千军围了馆驿，有意杀赵云，被子龙一箭射死。至来日天晓，对众官，百姓说，杀了赵范并家族，安抚了百姓；却还荆州见皇叔，说与军师，言赵云收了长沙郡。

又张飞西南远一百里，赴桂阳郡。太守蒋雄那汉，兼文带武。至来日，引三千军去离桂阳无十里下寨。有人告太守蒋雄。蒋雄言曰：“张飞粗人也。孙武子兵书，马军行四不得来，步军行五不得，行多时尚乏。今张飞军可行百里，探得人困马乏。管仲言：‘远来可易袭，可击’。乘势杀张飞，如去诸葛左右一臂。”

蒋雄点五千军出城劫张飞寨，劫着空营，四面埋伏军皆起。蒋雄欲保桂阳，被张飞先取了，复来迎蒋雄，两军相接，二人交马，被张飞刺于马下，收了桂阳郡。张飞入荆州。

诸葛又使公子刘封交战韩国忠。国忠败，刘封赴一高坂，四面皆水。韩国忠乘船而去。刘封欲出，前面一将拦住，身長一丈，环眼髯长，使柄大刀，马上高叫言道：“此计捉关，张二将，刘封成何以堪！”军听得，再问众官。张

飞又与韩国忠对阵。“胡汉又出马！”张飞交马，约斗十合，不分胜败。前后三日，令人告军师引上来。

张飞接军师入寨，正与军师言：“倘得此人，愁甚汉天下不立！”天晓，军师去附高处西南而望。众官见桂阳西南坡上，直下是水，困刘封水岸上。见一枪营，此处必有凤雏也。当夜写书，令糜竺暗将书偷路而过，远至小寨，被人拿住，见庞统。糜竺呈书与庞统。统笑曰：“诸葛者，乃故人也。”却写书与糜竺，投明还寨，却呈书与军师。军师读了，至晚令糜竺将一千军赴高坡上，烧着芦苇。刘封出来见诸葛。

后说庞统，当夜请名将，关西扶风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长；与庞统坐，具说汉室来军，都上霸气，韩国忠不仁，事有决无断。又说玄德仁德之人也，不闻高鸟相林而栖，贤臣择主而佐。至来日，两军对阵，魏延斩了韩国忠于马下。庞统收了武陵郡，投了诸葛，引军正西到金陵郡。

太守金族引军出马，与孔明对阵。金族使一将出马。军师大惊。统曰：“此鄂郡人也，姓黄名忠，字汉升。”军师使魏延相杀。二日不分胜败。使张飞对阵，与黄忠斗到十合，又不分胜败。黄忠言曰：“吾只识云长，岂识张飞！”

魏延前后十日不能收金陵郡。军师言曰：“黄忠乃将材也。皇叔不能降这汉？”使一人入荆州，令关将引五千军从荆州来。众官接入寨。

无三日，关将与黄忠斗中，不见输赢。军师问庞统，言曰：“前者说四郡时，庞统言曰，曾与黄忠道话。黄忠言：‘吾乃江南一贼，金族与我恩厚。若金族在，当杀身而报；倘若金族死，然后择其主而佐。’”诸葛言：“得黄忠也。”

无三日，武侯与黄忠对阵。武侯诈败。金族赶落阵，行数里，复把金族拦住。武侯四马车，车内坐军师，倒身，弩箭皆出，射杀金族。军师班军入寨。

无三日，黄忠来报仇。庞统说黄忠，不肯纳降。黄忠言曰：“我有一病，您误然杀我主公，我须报仇，岂有纳降者！”与张飞交马，斗到百合，不分胜败。又使魏延出马，二将合并黄忠。忠威武转加。军师言曰：“老贼忒逞不睹事，当斩黄忠！”四骑马交战，见一道血起，一将落马。

却说黄忠马失，轮刀步战三将。关公言曰：“此乃大丈夫也，世上皆无！”军师高叫：“三将停马！”武侯美言说黄忠，降了汉。黄忠把金族埋殓了毕。军师班军入荆州见皇叔。皇叔看三将：为首者是庞统，皇叔言：“贤人也。”又看魏延，“贤德也。”言：“不若吾弟关公。”又看第三将是黄忠老将。

却说曹相长安内，外厅而坐，问众官曰：“常记二年已前，赶孤穷刘备入

夏口，时有五千军，尚不能捉。今授荆州，有十三郡，雄军有五万，猛将三十员，无人可当。知文者有诸葛，知武者有关，张二将。”问众官：“您怎生料敌？”有大夫贾翊对丞相说：“有先君手内罢了的西魏州平凉府节度使，姓马名腾，乃东汉光武手中云将马援九世之孙。马腾有二子：长子马超，字孟起；次子马岱。众人言曰：‘三个将军，各有万夫不当之勇。’马腾可料诸葛，马超可料关公，马岱可敌张飞。”

曹操来奏帝，诏往西魏州平凉府。节度使边璋，副将韩遂接使命入衙，请马腾拜诏，读罢诏书，送使命却还长安。马腾准备入朝。

至夜，马超告父：“因何不悦？”马腾言曰：“吾儿不闻先君手内十学士弄权？后有董卓弄权。不知曹操天下，斩斲不由献帝，存亡皆在曹公。倘我入朝，曹公仁德，则一笔勾断；倘若不仁，就死于帝都。”言二子：“书来唤你，当休入长安；倘若吾死，当杀曹操与我报仇。”

来日天晓，马腾上路。数日到长安，在永金禅院安下。第三日，出见帝，得旧职。马腾谢了圣恩。御宴三日。

有一日，驾坐紫逍遥光轩殿中，宣近臣言治天下事。文武不语。帝问马腾。马腾言曰：“治天下效学尧，舜，禹，汤，安天下若太山；学桀，纣无道，天下不能作主。陛下依臣四件事，当治天下太平。”帝问如何。马腾再奏：“远赏边军，近去邪臣，轻薄税赋，重放赦恩。”又言：“帝不闻楚平王，因奸子妻，使皇后，太子，孙儿相杀，将是宰相费无忌之心。天下不闻秦胡亥，有大夫赵高贼臣，失其天下，非君上之过也，盖近臣之罪也。”帝不语。

一人高叫：“马腾才入朝中，对帝乱奏！你言近臣何人也？”马腾觑了，高叫：“曹操，你非忠臣！今闻褒贬宣参，封赠助赏，皆由于汝，使帝受倒悬之急，垒卵之危！”唬文武失色。献帝笑曰：“马腾，你休胡奏，曹操忠臣也。”赐宴和会二卿。

到晚，马腾归寺。曹操当夜使三千军，数员将，没一个时辰，把马腾皆斩了。来日，曹操奏马腾害中风病死。帝大惊，使官葬了。并无知者。

却说马超，马岱二人，眠梦不安，使马岱长安路上打听消息。马岱闷坐，忽见仆人披头而来哭曰：“老太尉一家老小，皆被曹操使人杀了！”马岱归说与马超。马超痛哭无声。

有太守边璋，韩遂，借一万军与马超。数日，到平凉府西边下寨。东有曹操，克日两军对阵。

马超出马，持枪搦战。曹操觑了大惊，见马超面如活蟹，目若朗星，身披重孝，高叫：“曹贼，杀我父母，有何冤仇！”夏侯惇出马，与马超战，都无数合，马超诈败，夏侯惇赶；回身便射夏侯惇一箭，几乎致命。

两军相杀。马超拿住曹军，问：“曹贼生得如何？”其军怕死，言：“曹公生得美貌髯长。”马超传令，拿住者与金珠万贯。曹操听得，刀断其髯，换衣。相杀到晚，若无五帝之分，死于万刃之下。曹操得脱乱军，到于营中，茶饭不能进。

当夜，令船过渡渭河东面下寨。河北岸有马超大军一万，使箭皆射。南岸有边璋，韩遂使军三万乱射，曹军落水，勿知其数。

却说骑马夹间，曹公用鞍■遮其首，顺流而下。天明，船达南岸。曹公得马欲走，正迎马超于渭河夹间。马超连杀曹公八阵，三日得脱，于阜高处下寨。马超三万军于东南下寨。

住数日，有一先生来见马超，超问：“尊重何人也？”先生言：“是华山云台观仙长姜子旧，特来献一计与将军，为父报仇。”超曰：“愿闻。”曰：“使马岱将一万军，先入长安，救了献帝，杀了曹贼家族，然后杀曹贼未迟。”超曰：“此语特远。大丈夫就势杀贼，岂不为便！”旧见超不伏，出寨。

又三日，谒见曹公。众官说：“华山姜子旧。”曹公邀侍坐。先生言：“献三计与曹公，乃心腹之患。”曹相问。“第一破马超，不闻边璋，韩遂深爱其财？”教：“移了马超一万军。数日得近，闻马超借胡人军三万，胡人多与金珠缎疋，胡军皆散。使马超不能进也。”曹操大喜：“师父言者当！”先生去了。

官里诏：多与边璋，韩遂金珠，离了马超，收了一万军。后重二万军，北归新野。马超军没三千，曹军添数十万。

马超西走，曹军后赶。马超到剑关，路逢三万军，为首一将张鲁。马超西走曹操。却说张鲁与马超报仇。曹相十五万军东下，其寨虎视张鲁。

约到月余，张鲁与马超说：“西有剑关，我被饿民刘璋通我下关。”张鲁，马超西至关下，看栈道，山势极险不可言。张鲁使军虎视剑关。数日，引马超往东戎郡，剑关下多刘独霸。

说把剑关强项公任申表见刘璋，与文武评议。大夫张松言：“东南有吴，江东有荆州刘备，剑关下有张鲁，马超，兼长安曹操；众诸侯皆有图川之意。可迎贤相，立见主公，可结一路主公相保。”刘璋问上大夫张松：“谁势大者？”言曹操。帝委张松将西川图寻小径，远去长安见曹相。

曹相见张松；身長五尺五寸，面黄肌瘦，言不满百。曹公不喜。归宅，张松又言侍郎杨修上器集言：“曹相下视张松。”杨修对张松说曹相之德。取“孟德书”一十六卷，“孙子书”一十三篇。张松请看。杨修取与大夫看一遍，如瓶注水，孟津东流。杨修大惊，说与曹公言，令人急请。去了张松，赶不见。

张松东南行，见旺气，远去荆州。数日到荆山县，离荆州有十里，到馆驿安下，说与知县，申文远见皇叔。

张松来日到城，有众官，百姓，皇叔邀入衙。筵会三日。张松觑众官，乃龙虎之辈；左有卧龙，右有凤雏，正面皇叔，俱贵气说不尽。张松把西川图献与荆王。张松：“西川主为君不正，皇叔倘得一占，而众官皆喜。”皇叔请诸葛写书入川，见刘璋。

张松上路，前后一月至家。次日见帝，言曹操不仁；又思前者得荆州，斩却刘琮。帝问：“再见何人？”言荆王刘备之德，将皇叔书交刘璋看。帝问文武。又有一上大夫秦宓言：“主公不闻玄德，前者吴江借军，使周瑜吴江大战，夏口救了皇叔。不闻诸葛三气周瑜？”秦宓再言：“皇叔猾虏之人也，倘邀到西川，与主公作景。”张松高叫：“大夫错矣！前者剑关下张鲁，马超，无人可当。主公不闻皇叔汉家宗室！”众官不语。

刘璋使法正，数日到荆州，见皇叔，军师。筵会数日。军师又言：“东南使书治其吴。皇叔不知，荆州北连江北岸，有曹操屯军十万，倘取西川，曹操作景。”皇叔问杀曹贼一阵，诸葛然后收川。随写书上曹公，克日对阵，使曹操不能正视过江。使人持书见曹公。曹公读毕大骂。

刘备又拜一先生为帅，自言庞统，对阵大败。曹相就势夺荆州。赶到三十里，迎着张飞。曹操军到正北，有魏延一万军，杀曹操大败北走。前至一岭，名曰扑猪岭，上有皇叔，樗木炮石皆下。

天晚，夺路而出，东西火起。正北关羽拦住，曹操撞破阵势，前到黄崖口，一万军拦住，为首者黄忠相杀。曹操得命，过连江夏口，军没一万。汉军赶上，前面武侯邀住。曹公军不上五千人回去。

却说军师军入荆州，择日庞统为帅，邀皇叔收川。诸葛言：“今年太岁在西方，折其一大将军。”庞统笑曰：“我命在天，不怕。”

皇叔引庞统，黄忠，魏延众将等，选日兵行。前到葭萌关，有太守拦路，言大夫法正道有圣旨。“不曾得官里所言，单放过法正入川。”到帝都见刘璋，大喜，再问文武言：“吾离成都府百里地，名曰符江会，与皇叔相见。”大夫秦宓言：“主公若到符江会，与皇叔相见，定有垒卵之危。”众将皆谏之，刘璋不从。

前后数日，引军三十万，猛将百十员，东至符江会二十里下寨。来日天晓，与刘璋相见。在符江会，二帝各叙宗祖，抱头而哭。

多时，茶饭罢，庞统又执盏目视黄忠。忠拔剑，有意杀刘璋。玄德怒曰：“不得无礼！”黄忠不敢下手。众官皆闹，宴罢，众官邀刘璋出本寨。

后说庞统对皇叔言：“今日不得西川，非庞统之过，盖主公之罪。”玄德

曰：“此汉家宗室，岂能下手！”

后说刘璋众官皆言：“几乎主公不的其命！”至来日，刘璋使刘巴请皇叔。庞统告皇叔休往，怕贼所囚。告不住。魏延，庞统长在皇叔左右，点三千军，在刘璋寨门，使贼人不足念。来日，刘璋邀皇叔筵会，有刘巴，元帅张任，上大夫秦宓，与皇叔相争。刘璋言曰：“皇叔仁德之人，众官不可！”先主出寨至营。

后说秦宓告刘璋，远赴巴州。有太守严颜，同元帅张任，将五万军当捉刘备。刘璋尚不肯。有张松，法正二人，本帐评议。张松言：“皇叔行德行义，信庞统。”张松言：“符江会当杀刘璋，西川一占而得。”帐外一人赵文听得，说与刘璋，实时捉住张松，法正，乱军打闹，不觉走了法正。众官簇张松见刘璋，言曰：“刘巴，大夫秦宓言刘备图其川，吾不谗信，怎知二贼里应外合，有意献川与猾虏刘备！”张松言曰：“主公不闻孙权有意图川？弄权曹操有意图川？剑关下东戎郡张鲁，马超亦有意图川？主公不闻皇叔仁德，国人皆羨？又是汉之宗室。倘得其州，岂不得一郡养老？”刘璋痛坏张松，慌速令人远赴巴州，勾太守严颜。

后说法正乱军中走了，出寨见皇叔，具说其事。庞统言曰：“皇叔受困，非庞统之过也。”即便起军，东走葭萌关。人告蜀川元帅强项张任引五万军后袭。皇叔东到绵州，有太守张邦瑞拦住，相持二日，庞统偷路而过。东北有汉州张升拦住皇叔，两下是山。庞统使魏延当住张邦瑞，使黄忠邀住张升。绵，汉二州夹困住皇叔，数日不能得脱。张任引五万军赴险处把了。庞统对皇叔说：“离此百里有城。”即便引军寻小路远去雒城，三日，叩城门。城上有刘璋弟公子刘珍，认得是庞统，令众官使箭射。诗曰：

雒城庞统中金镞，天使英雄一命殒；  
若是凤雏应在老，三分怎肯与曹吴。

败军复回，见皇叔说雒城公子刘珍，乱箭射死庞统。皇叔泪下，折箭言誓：“异日此仇必报！”皇叔令糜竺引二十骑，寻小路葭萌关前，至荆州，把此事说与军师，众官，无有不哭者。

无十日，众官点起军，军分三队；赵云取紫乌城，又令张飞取巴州路，军师取葭萌关路。三队军，无十万，实八万。寿亭侯把荆州。

军师兵离荆州，无二十里下寨。诸葛速令张飞，附耳低语，说与张飞，将一千军于东镇守荆州东南，在小江岸上埋伏了；然后到三更，正北军来至近，其军三千，有孙夫人车内抱阿斗，有意投东吴。张飞据鞍马上，叫：“夫人知皇叔陷了西川，抱阿斗走投江南！”张飞一言相责，夫人羞惭投江而死。

张飞后赶军师，行二日，张飞在于左手下，赵云在于右手下，军师正西取

葭萌关。

说张飞行十日，前到巴丘县，百姓走了。张飞西南至巴州，离州四十里下寨。有日，张飞将三万军，离巴州五里，到一小江口，令人探水深浅。张飞渡江，有五里阔，看看抵岸。巴州太守严颜笑问：“张飞，你不读孙武子兵法？涉水半渡者可击！”张飞言曰：“你不闻吾到当阳长坂坡，观曹操百万之军，吾叫一声，如同小卒。何况小沟，岂能作祸！”张飞纵马上岸战，严颜乱军中坠马，被张飞捉了贼军，至林前下马，高叫：“我闻严颜，西川名将；今日捉了，斩，斩！”大将听的笑曰：“张飞不惯，吾落马失，被其捉。大丈夫弃命于毫毛，何缘斩！”张飞指住群刀言：“严颜，大丈夫也！”令人去其绳索放了。

张飞又言：“西川刘璋，为君昏弱，使张松远赴荆州勾皇叔，言剑关下捉张鲁，马超。听的贼人巧说，今困皇叔绵，汉夹间，雒城射杀庞统。军师分军三下收其川，就势报皇叔。”又言严颜：“高鸟相林而栖，贤臣择主而佐。”严颜曰：“我言皇叔清德于外；张飞粗鲁人也，尚然仁德。”严颜免死纳降，张飞无恐怕之心。赶严颜便入巴州，筵会三日。

严颜献计：“西北百里，有白鸡岭，我寻思张飞好汉，与拒险之地；有老将王平与我相知。”严颜引百骑，北至白鸡岭。老将王平知严颜西北而至，共行奔葭萌关，知得武侯夺了关。张飞至门，令人告军师。张飞引严颜来见，军师说张飞功。

赵云不得紫乌城。张飞问军师为何。军师曰：“城里有川将，自言铁臂将军张益，其锋不可当，败了赵云。”军师引军紫乌城，张益出马。军师着美言说张益，不从，与张飞交马战，三日不分胜败，约战千百余合。前后一月，不得紫乌城。

皇叔绵汉夹间，死生不知。

后言铁臂将军张益，与众官评议，言困住皇叔。元帅张任不知有武侯夺了葭萌关，收了巴州，取了白鸡岭，降了严颜，与军师相拒一月尚不能退，此事如何。有报事人曰：“国舅引千军来点觑葭萌关。”

紫乌城张益言：“国舅赵师道，乃朝廷贼也！”离城三十里，迎国舅入衙管待，欲言葭萌关西川东门也，王守忠势弱，太尉何保。张益言：“官员各守本镇。今贼军入界，尚在紫乌城下，不能退，岂能救葭萌关？”国舅带酒慢骂众官，一连三次。

张益对众官，说刘璋闇昧，奸臣弄权。又思张松，法正献川与皇叔，此人是仁德之人。当晚，众官去赶太守张益，杀了国舅。内有赶散的人，汉军拿住，说与军师大喜。诸葛使兵部侍郎伊籍，美言说张益，献了紫乌城，拜降了。

军师封张益随军元帅。

至西雒城，有刘珍出战，众官捉了，百姓献了城。军师问百姓，庞统尸首在何处。搜出尸首，害了刘珍，祭赛庞统，埋殡了毕。

数日，军师引兵，西至汉州。有太守张升迎战，被张飞捉了。

说张益，将一万军到绵州，太守张邦瑞与张益交战，邦瑞大败走，被张益使两军相交，杀散川军，救了皇叔，与诸葛相见，把绵，汉州金珠赏了官员。

筵会数日，皇叔西至濯锦江，水势甚大，有桥名升仙桥。诸葛曰：“非神仙不能言桥。”军师归寨，与众官评议，半月不能进。

说黄忠，当夜三更，一人高叫“汉升”，问：“何人也？”言：“你出帐，吾乃庞统也。”再言：“四郡与将军，以投皇叔；前者收川，雒城误中一箭，我今已死，谢将军害刘珍，与我报仇。今我升天，别无答贺。皇叔今待收川。三日等破日，将军着黄袍，服其首，身披黄袍，我助你暗使其功，与皇叔夺桥，以报其恩。”黄忠睡觉，天明说与军师。

又三日，武侯使众官至日引十万军，皆至升仙桥东，摆成阵。军师祭风，黄忠出马，有十员名将随黄忠一同上桥。响亮一声若雷，沙石四起，顺风者赢，逆风刮折松梢，跳楼坠水。黄忠用刀斫开门，众官夺门而入。有川将元帅张任，无三合，被黄忠斩于马下。川军退四十里。有诗为证：

夜梦庞统献策方，沙石助战定遭伤；  
升仙桥上川军败，濯锦江头水势张。  
跳楼坠水风吹木，铁断门开剑断梁；  
当时不用神师计，焉能成都坐汉王。

又诗：

濯锦江中千古秋，升仙桥上汉王侯；  
当时知会庞公计，免得一心安跳楼。

军师夺了升仙桥，斩了张任，川军皆散。皇叔筵会数日，引军西至金口关。太守马守忠言：“大军将至。”守忠言：“西川不能作主也。”有人告：“汉军近也。”张飞交战，败了马守忠，黄忠赶上；夺了金口关。又迎太守，被黄忠斩于马下，然后皇叔上关。军师问百姓，西无百里是益州成都府。无三日，行至成都府。

后说刘璋，自想西川不能作主，引百姓袒臂牵羊，远迎军师。刘璋言曰：“我告皇叔，看汉宗室面，乞一郡养老。”军师言：“大王放心，皇叔必留你性命。”诸葛暗囚刘璋。皇叔得了益州成都府，众官皆喜。筵会十日。

有人告，剑关下有东戎郡张鲁，马超等，引军十万上剑关，又夺了阳平关。后有曹操二十万军。无三日，军师引军五万，东赴阳平关。人告马超将三万

军来也。武侯使魏延东迎马超。两军对阵，马超诈败，射魏延一箭。军师令大夫伊籍远见马超，投了军师，张鲁可杀曹操。

又说军师班军入益州，见皇叔筵会。关公封寿亭侯，张飞封西长侯，马超封定远侯，黄忠封定乱侯，赵云封立国侯。皇叔恩封五虎将军，唯不见爱弟关公，使心腹人赐金珠，赴荆州，封关公寿亭侯。

使命到荆州见了，关公谢了皇叔，管待来使，言：“马超英勇，猿臂善射，无人可当。”关公曰：“自桃园结义，兄弟相逐二十余年，无人可当关，张二将！”将书入川见军师。

无半月，复回书至，关公看毕，笑曰：“军师言者甚当。”关公对众官说：“马超者，张飞，黄忠并为，倘比吾难。”

关公天阴，觉臂痛，对众官说：“前者吴贼韩甫射吾一箭，其箭有毒。”交请华陀。华陀者，曹贼手中人，见曹不仁，来荆州见关公，请至，说其臂金疮有毒。华陀曰：“立一柱，上钉一环，穿其臂，可愈此痛。”关公大笑曰：“吾为大丈夫，岂怕此事！”令左右捧一金盘，关公袒其一臂，使华陀刮骨疗病，去尽毒物。关公面不改容，敷贴疮毕。有诗为证：

三分天下定干戈，关将英雄壮志多；

刮骨疗疮除疾病，钢刀斫肉免沉痾；

辞容不改邀蜀客，颜貌依然饮■波。

也是神仙藏妙法，千古名医说华陀。

说寿亭侯刮骨疗病，四个月，疮方可。

有一日，探事人言：江吴上大夫鲁肃引万军过江，使人将书请关公赴单刀会。关公：“单刀会上必有机见，吾岂惧哉！”

至日，关公轻弓短箭，善马熟人携剑，无五十余人，南赴鲁肃寨。吴将见关公衣甲全无，腰悬单刀一口。关公视鲁肃从者三千军，有衣甲，众官皆挂护心镜。君侯自思：贼将何意？茶饭进酒，令军奏乐承应。其笛声不响三次。大夫高叫言：“宫商角征羽！”又言羽不鸣，一连三次。关公大怒，摔住鲁肃。关公言曰：“贼将无事作宴，名曰‘单刀会’，令军人奏乐不鸣。尔言羽不鸣，今日交镜先破！”鲁肃伏地言道：“不敢。”关公免其性命，上马归荆州。

后说鲁肃使人过江请元帅吕蒙，五万军回取长沙四郡。关公听得，慌速令人赴益州求救。诸葛引军到荆州。关公守荆，军师引军六万，五员上将，便与吕蒙对阵。汉军败，吕蒙赶到二十里，张飞拦住，吴军却败，汉军后赶，前到长沙四郡边江，伏军皆起。赵云出杀，吴军大败，有意奔寨，黄忠拦住，又杀一阵。吕蒙走至寨，三千军又拦住，诸葛出杀，吕蒙到江，吴军沿江走，马超拦住，又杀一阵。鲁肃，吕蒙五万军都折了，觑来无三千。吕蒙众官，边江有

芦苇，吴军得脱。

说吕蒙，收军在江南岸上，军师回在北岸，相拒一月。孙权使孙亮将三万军，引吕蒙复回，过江与武侯对阵。孙亮对天说誓：“荆州与吴地唇齿之邦，世不相顾。又杀孙亮败，收军回到，荆州乃鱼米之乡。先借荆州为本，后图西川为利，今日方可应也。”军师言：“西北有魏军，东南有江吴，倘非军侯，别人难守。”

军师班军回到成都，皇叔作宴。前后两月，小军来报：“曹军三十万已并了东戎郡，张鲁军十万同至。”诸葛起军五十万，三十员名将，东赴阳平关十里下寨。有人告与曹操军道：“川军来也。”阳平关太守伊籍接着军师，告曹军近四十里下寨。军师言：“贼将夺了剑关，又赴阳平关，有意图川。来日吾决战，谁敢捉曹贼？”一人仰天大恸：“吾父母皆死贼将之手！”军师认得是马超，受了诸葛计。

来日晓，两军对阵。曹公又言：“刘备废了刘璋，只言别人反臣！”令夏侯惇出马。刘封交战。至晚，各自班军入寨。曹公自言：“三十万军欲赴川杀刘备，坏了村夫！”

早来相战，当夜三更，有人告：“一老将运粮至关。”黄忠劫着寨，曹军乱闹皆走，伏军皆起。杀到剑关，正撞着马超相杀。天晓，曹公得脱，一昼夜折了十万军。

又十日，曹公使人探得言，军师再使伊籍同马超守阳平关，武侯入川。曹公十日又引军至阳平关。马超带酒战败，被魏将张辽遂夺了阳平关。马超不敢见军师，私遁。曹公得知，引三十万军，百员名将，后袭阳平关。太守伊籍无百骑马，三昼夜入川，军师知得。

后说曹操令人探得，前至紫乌城。曹操曰：“紫乌城，西川拒险之地。”曹公引军至关，望见百姓尚作营生。又见军人街市作戏。曹公曰：“咱门急之。”张辽告曰：“此诸葛计也。你见紫乌城百姓带酒与军人作乐，名曰偃旗息鼓。倘入城中，不能出东北而走。”后有军赶，有名将魏延杀曹军大败。左有刘封，右有赵云，赶到来日天晓，张飞拦住杀一阵，至阳平关，军师复夺了。又引黄忠杀一阵。

曹操走至剑关，正撞马超，又杀一阵。曹操落冠没甲，走下剑关得脱。又月余，军师屯军剑关，曹公又屯军在剑关四十里下寨。有人探得曹公三十万军，又交三十万军把了定军山。夏侯渊有三十万军，盖屋百间，此处有五十万粮，虎视西川，此乃拒险之地。有汾州节度使于昶，运粮食至定军山屯军。军师曰：“倘若曹公夺了剑关外十三州，西川不能安稳！”问众官：“谁敢战定军山，斩夏侯渊，夺五十万粮食？”见一人出，乃黄忠，自言：“斩夏侯渊，夺

定军山，要五十万粮食。”武侯喜。引一万军邀陇州，夺船车，杀于昶去了。

说黄忠到定军山，夏侯渊只言知关，张二将，一万川军内中一老将，敢言夺定军山！遂引军下山，与黄忠交马。

夏侯渊无三合，大败走于山上。黄忠自言：“大丈夫岂在人之下？不斩夏侯渊，不夺定军山，不为大丈夫！”赶上再战，斩夏侯渊于马下，夺了粮食，拒险之地。有史官诗曰：

定军山下罢戈铤，黄忠独擒夏侯渊；  
取粮斩将登巔岭，丫鼓夺旗撞阵先。  
虎视剑关绝魏寨，龙归帝里坐蜀川；  
功臣图像凌烟阁，书史标名万古传。

说黄忠，令人将书远见张飞。张飞言曰：“家兄每祝老将黄忠建立大功，岂许他人。黄忠夺了定军山，用言戏我！”张飞引军寻于昶在林前歇镫。人告曰：“于昶军绕林过来也。”张飞即上马捉了于昶，远去剑关，报军师去也。

曹公两度收川，六十万军一番败了。其军无十万，屯于附高处，言羝羊触藩，进退无门，不能收川，又怕诸葛后袭。军师令人进书与丞相。丞相看书中意，言与曹操剑关外十三州，与你四郡，石防连陇四郡之地。曹操又思：诸葛何意？

曹操十日引军到石防郡四州畔，只见杀气盈空。操言：“诸葛者计也。”附高处下一大寨，坐甲一月不动。一日，曹操夜静私行，见军打揲行李。操问，乃兵部侍郎杨修令众官使军打揲行李。“扇摇军心，尔乃何意？”杨修言：“昨日早饭罢，见丞相叹鸡肋，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此乃丞相班军。”曹操高骂：“三年以前，与汝私行，见曹娥八字碑，吾时下不解其意，问尔亦不会。至天晓，吾方会其意：黄绢者，色系也，是个绝子；幼妇者，少女也，是个妙字；外孙者，女子也，是个好字；■臼者，受辛也，是个辞字。此八字者，是绝妙好辞也。”曹操又骂：“尔料诸葛不敢正视，料吾有似草芥，尔有篡位之心！”令人斩杨修。众官告不得，斩杨修。

当夜班军，东走紫林渡。约行二十里，东路南北一条河上，有一桥，军过尽。后有拆其桥，两壁火起。南有魏延一万军起，北有赵云一万军，后有军师三千军来袭。至明，约行八十里，前有三千军，有黄忠，张飞杀一阵。曹操甫能得脱，人困马乏，不能进也。又迎马超，后有武侯数十员名将所袭。马超三万军，拦住杀一阵。曹操自关中得命，大军无五千，杀得曹操推冠披发，偃鞍吐血，数日方到长安。

第三日，见帝，筵会数日。有上大夫贾翊，暗对曹相言：“献帝之子，众

官曾言，天下官员封官赐赏，皆由曹相。太子欲害丞相。”曹相不语。

数日，诈言奏帝，说春秋高也，平王之子弥建阴谋篡位杀父，天地不从。献帝再问如何。曹相诈言：“在朝官员皆言太子醉酒，累次言陛下圣寿高矣，他人有意为君，怕太子异日宫中作患。”献帝不语，又思：王莽弑平帝夺天下，吾儿乃的子也，尚有此意？再问。曹操奏举一勘官御史台推问太子。曹操令一知心人鞭挞太子。太子乃帝子龙孙，不能忍受，虚招其罪。曹操奏献帝，又言太子之事。帝问：“如何断？”

曹操曰：“斩于都市。”帝言：“吾儿帝子龙孙，岂可斩首市曹？”曹操再奏曰：“自古以来，弑君杀父，岂有赦也！”帝无语以对，委一殿官太尉，市曹监斩太子毕。都人言：“刘氏无其主矣！”

献帝怕曹操，封为大魏王，吴地立孙权为大吴王。西川得知，武侯说与皇叔，自封为汉中王。先主泪下，又思高祖提剑斩白蛇在芒碭山，收秦灭楚，前后数年，今来献帝懦弱，曹操弄权，诬害太子，绝汉根芽，皆是曹贼之计。卧病数日，问诸葛曰：“吾二子长刘封，次刘禅，谁可为西川之主？”诸葛令众官之评议，托病数日不出。先主使人问军师。军师言曰：“在病不能动止，愿大王远赴荆州问关公。”

关公言曰：“刘封乃罗侯之子，刘禅乃的子。”文字回见先主。先主曰：“吾弟所言当也。”数日，刘封得葭萌关节度使，引佐贰官孟达。

又数日，汉中王文字立刘禅为西川主。刘封得知，言玄德不仁。孟达曰：“此非皇叔之过。乃关公之罪。”刘封折箭而誓曰：“异日此仇必报！”

后说关公，前后半年，有人告江南使命来到。江吴上大夫言曰：“吴王之子体知荆王有一女，两家结亲如何？”关公带酒言曰：“吾乃龙虎之子，岂嫁种瓜之孙！”使命去了。

前后一月，长安路上有上大夫陈登，将家小远赴荆州，与关公相知，邀入城中。关公问，大夫具说曹操不仁，长安建铜雀宫，选天下美色妇人，每日作乐。又不闻蔡琰和番复回，曹公又收在宫中。陈登言：“吾有一女，曹贼也尚不能并立。”关公言：“大夫是也。”

前后无一月，曹操使命来取陈登。关公不发。曹操使一元帅庞德，佐贰官于禁，引十七万军，名曰七军，每一队二万五千。

关公斩庞德于马下，魏军大败。数日，关公看于禁寨在于小江下，雨忽作，关公开小关水，其水无边岸。淹于禁军皆落水死。两次杀魏军无一万回。于禁回长安说与曹操。

曹操拜四将为元帅：宰相贾翊，第二张辽，第三夏侯惇，第四太尉李典。更有数员名将，起十万大军到荆州。张辽献计，可接拘江吴，两夹间攻，荆州

可破。

张辽过江见吴王，美言说孙权曰：“吴地名将吕蒙，将百员将，千万军，至荆。东南吴地吕蒙，西北魏军贾翊。”

关公得知。关平告曰：“我父年迈，遂发文字去益州成都府见汉中王，军师，来使贼军不动自解。”关公言曰：“家兄引众官图川，无我等之功。今日荆州贼军侵界，便去取救军，不为大丈夫也。”

数日，关公出城东南，迎吕蒙，张辽，后杀西北，迎魏军。吕蒙后袭。前后半月，贼军不散。关公金疮发。关平告曰：“荆王使人去赴西川求救。”到葭萌关，被刘封，孟达纳杀文字，前后一月，求救文字三番，皆被刘封纳杀不申。

关公金疮稍敛，来日准备出战。当夜三更，大风忽作，其响若雷，满城人若言折了。

关公出战，两国夹攻。关公在荆州东南，困于山岭。落后数日，大雨降后，说吴，魏两国官员至荆州，言圣归天。巧说分了荆州。有张辽，长安说与曹公，曹公大喜无限。荆州败军入川，说与军师。军师大惊，怎敢奏帝，把此事按杀。

后说曹相，奏帝：“陛下圣寿！”帝曰：“又无后嗣，可立谁？”操曰：“帝不闻尧舜禹汤，有德者立。”帝曰：“谁为有德者？”曹相言：“臣子曹丕，天下皆称可立为天子。”无半年，长安西南五十里，有一村名凤凰村，此处筑一台，名受禅台。歌曰：

鹤鳧燕鼠狐狸嗥，鬼吹病死烧蓬蒿。  
此台虽善名不善，垒土虽高德不高。  
黄埃数丈炎旌藏，马惊须破其尾光。  
欺凌寡妇夺玉玺，逼吓孤魂离故乡。  
男儿胆大谋天子，何必更言儿戏尔。  
不如握剑分明道，我为君尔当死。  
黄土一堆宫自痴，空在巍巍半空里。  
坏却唐虞揖让风，黄埃峥嵘愁处批。  
高陵墓土才掩闭，晋公方习唐虞礼。  
一堆黄土接云齐，天下不生灵英知。  
人言台善名不善，尽是阴谋篡汉基。  
善恶到头终有报，恶来还有恶图之。  
曹家欲袭千载业，司马依前袭帝基。

诗曰：

屈轩东宫绝汉孙，禅台魏祖立仇君；

都来五帝阴司报，司马图王杀未轻。

却说曹丕受禅台，众官贺新君，改年号黄初元年，即帝位。魏文帝即位，封汉献帝为山阳郡公，今时怀州修武县西北有迹。

却说江吴孙权立为吴大帝，改黄龙元年。西川军师听得，告汉中王得知。先主曰：“汉室衰弱，曹操夺了天下，孙权自霸。”军师不由玄德，立为蜀川皇帝，改建武元年。筵会数日，与新君贺喜。帝思桃园结义，吾爱弟关公自吾收川，相别数年，不曾见面。令人远赴荆州，宣荆王。军师不敢隐讳，对帝缓说。先主听的，忽然倒地，气杀数番。先主与关公做好事。月余，与军师商议。诸葛奏曰：“今岁征吴，岁年月不好，陛下不可。”帝曰：“吾思桃园结义，弟兄三人，共死泉下，有何不可！”军师谏不的。

西川起四十万军，又问蛮王孟获借十万军。建武元年，拜张飞为元帅，倾吴。留武侯，太子权国。交马超东把剑关，老将黄忠，赵云把定军山。军师谏先主，终不从。帝选日引军五十万倾吴。

前后一月，帝至白帝城下。五座连珠寨。数日，探事人告言，东有吴军元帅吕蒙，百员名将，过江，十万军，离白帝城六十里下寨。皇帝言：“无二日与军出战，斩江吴贼，与关公报仇。”帐下一人叫言：“小臣引军五万，当斩贼将！”帝认的是爱弟张飞。张飞带酒。玄德曰：“吾弟老矣！”

来日出军，令张飞看寨。三次圣旨，不交张飞出战。张飞言，帝思桃园结义，共死泉下。拔剑自刎。帝急令人抱住。张飞对先主无君臣之礼，众官簇拥入寨。张飞仰天大恸：“先主不交我与关公报仇！”言未尽，声响若雷，大风过，把张飞帅字旗杆刮折。张飞叫把旗人王强，当面打五十棒。王强当夜归于本投下。说张飞就食，肉味不堪，带酒叫庖官至当面，觑张山，韩斌。张飞连骂数句，令人各打三十。

当夜，王强，张山，韩斌等三人吃酒，痛饮大醉，言张飞今日醉，多思小过，不甘的一般。三人同至帐下，杀了张飞。三人提头投吴去了。

次日，帝知，数次气杀。先主卧病数日，有吕蒙令人将书与先主。无三日，先主引军与吕蒙对阵。吕蒙诈败，先主后赶，过小江，吕蒙复回再战。先主大败，后军杀，西至江口，被吴国元帅陆逊拦杀，先主又败。吴军后赶。帝过江四十里，下一小寨，令人造饭正熟，边岸火起，后有吕蒙杀，西壁火起，前后伏兵拦住，赶先主三昼夜，到白帝城。其军无三万。

先主在白帝城宝女宫养病，茶饭不能进口，鼻血出，急令人远赴西川，宣太子刘禅并军师，老将赵云。无一月，太子，军师至，见帝，扯太子摔武侯，泪下，与武侯曰：“君臣几不见面！”前后数日，先主病重，告武侯曰

：“方今天下，非卿不能得也！”宣太子至，令拜武侯。武侯欲起，帝压其身。武侯言曰：“老臣死罪。”先主曰：“军师不闻周公旦抱成王之说？”帝又言：“阿斗年幼，不堪为君，中立则立，如不中立，军师即自为之。”武侯告曰：“臣亮有何德行，今陛下托孤，杀身难报！”太子跪前进后拜。帝曰：“太子但有公事，教军师会意者。”言讫，帝崩，六十四岁。

建武二年，刘禅立，改建兴元年。

却说军师压住帝星，差一万军民去白帝城东，离二十里下寨，搬八堆石头，每一堆石上有八八六十四面旗。有人告吕蒙。吕蒙引军来看号，元帅陆逊大惊。众官问，吕蒙曰：“摆木为阵，火也；草阵，水也；石阵为迷也。众官不见每一堆石上有六十四面旗，按周公八卦，看诸葛会周天法，八百万垓星官，皆在八堆石上。”吕蒙又言：“非太公，孙武子，管仲，张良，不能化也。”言未尽，后军来报，诸葛使魏延寻小石路，劫了元帅大寨。

吕蒙班军复回，军师引军后赶。两壁有马超，关平夹间。武侯杀一阵，吕蒙过江。

后军师四疋马，曳孝车一辆。太子同众官入川成都府，依帝王服葬了，做好事一月。

刘禅即位以来，前后半年，蛮王孟获使蛮将来取先君借的十万军：“你顾我图甚。”军师令人管待茶饭半月，多与金珠去了。少主问军师，怕蛮将再来，如何擘画。军师言易为。

建兴二年四月，宴坐在醉风楼，与军师评议国事。无一年，孟获起军十万，必图川。军师言：“老臣必征其蛮。”帝大惊，问如何。军师邀帝倚南面翊杵，见赤气上冲狮子宫。帝问主何凶吉。诸葛奏曰：“往者先君收川，有殿前太尉雍闾，有不忿之心。先帝曾言收川，又斩川县百姓必怨，今封云南郡太守作患。”

后三日，伊籍奏言江南反了三镇，云南郡太守雍闾结构不危城太守吕凯，又有云南关太守杜旗，三镇结构起九溪十八洞蛮王孟获皆反。帝大惊，问军师有何计策。武侯奏：“三镇反者，皆是一将孟获，先帝借了十万军，因此作反。今老臣引五万军取镇征蛮。”帝准奏。

武侯无半月，引五万军，百员名将，月余到云南郡，无十里下寨。三日，雍闾出阵，被魏延斩于马下。军师招安了百姓。数日，到不危城，太守吕凯言军师分军五路，杀害百姓。引三万军出战，关索诈败。吕凯赶离城约三十里，人告吕凯言，诸葛使计夺了不危城，拿了家小，吕凯复回。

次日，与武侯对阵。武侯使刀剑簇合吕凯家小。吕凯只言：“小人死，乞免母亲性命。”吕凯大孝，下马摘了弓箭，前来告军师言：“小人死，乞免母亲

。”军师见吕凯大孝，将家族免放。

又数日，至云门关。反将杜旗要战，有老将王平三千军取云门关。数日不下，军师斩了王平。吕凯抱尸而哭曰：“可惜太守，吾乡人也！今日军师所斩。”军师又骂吕凯曰：“尔与王平皆为川官，今日犯罪不在于尔。”众官连告，放了吕凯，当夜骑马，与三五个知心人南走云门关，杜旗放入城，大骂武侯。

来日，军师至，杜旗下关对阵，骂：“诸葛无道，杀主公刘璋。俺是川将，如何不反！”武侯使计捉了吕凯，杜旗，夺了三门关，上关赏了军，安抚了百姓。

又数日，引军南到蛮界，至泸水江。其江泛溪热，不能进。武侯抚琴，其江水自冷。军师令军速过，言不闻蛮景烟瘴，泸水蜈蚣巴蛇，乃蛮地毒物。

过江没百里下寨，人告孟获要战。来日对阵，军师令魏延出战。蛮将大败，捉了孟获。至次日，见武侯，孟获言：“先帝刘备借了十万军，却不得俺反！”

“将十万金珠来，我放尔之命。”蛮将与了金珠，赎了孟获。后数日，孟获远赴哭娘庙烧香，四面伏军皆起，又捉了孟获，又不肯纳降，要十万金珠，又赎了。军师曰：“无数日，我就帐内捉你。”蛮王不信。诸葛多使酒食管待孟获去了。至本寨，蛮王言：“诸葛强，放我几番，何意？”

至来日，蛮王卧病不起，疼痛三日。有日，军师使关平问蛮王不降又不战，为何？蛮王言害病。关平言曰：“你识俺军师善能行医。”蛮王随关平见军师。军师教药酒治病，吃了无片时，蛮王复旧如初。军师曰：“你降么？今日寨里捉你。”蛮王不降。军师：“锁你赴川，征了蛮王，后斩尔。”蛮王怕死，又使金珠赎了。众官告军师：“蛮王者，夷狄人也，放了三回五次？”军师笑曰：“吾觑此贼，如同草芥，兼自西川国穷。”

又无数日，有蛮王要战。武侯言：“今番捉你了降么？”两军对阵，蛮将附高处，令人撒下毒药。武侯急下马，披头跣足，持剑祭风。蛮王在南，汉军在北，军师祭风北起，蛮军仰扑者勿知其数。军师捉了蛮王，又使金珠赎了。军师又言：“咱会一战，就马上喝下你来，纳降么？”蛮王不信。

去无数日，军师与蛮军对阵。军师出喝三声，南阵上蛮王下马。军师到营，蛮王又不降。又使金珠赎了。蛮王归寨，与众官评议，使人多驱虎豹。前后一月，又搦战。军师会其意。无五日，对阵，蛮王令人打出虎豹来。诸葛喝一声，绝倒千人。一手仗牌，一手提剑，后立名曰蛮牌，充辽虎豹又惊。军师背后锣声皆发，又捉了蛮王，又得了五十万贯金珠，赎与了归营。蛮将商议，咱捉了诸葛肯放么？吾不与诸葛相见。当夜蛮王通过焦红江南岸十五里住蒲关。

后说军师自思，蛮贼不降，异日作患。军师引军过焦红江，其热下可受，皆退。其头发戴七盘中。军师又行数日，其热不能行也。武侯又说焦红江岸，其江三里阔，百尺深，望梅止渴，又抚琴。

建兴二年，是六月半，大雪降中间，军到焦红江，深阔无计可过。军师令人造风轮，随风而过，正落在住处蒲关。蛮王曰：“诸葛非人也，乃天神也！”邀军师入蒲关，管待数日，献十车金珠，折箭为誓，世不反汉。军师又言：“放尔之命，写与文书，多无五年，远赴祁山，当来救我。”军师六出祁山。

说军师班军入川，到益州成都府，赏了军，安抚百姓。

后建兴十五年二月半，有剑关太守表奏天子，魏文帝即位。魏明帝青龙四年，拜元帅孟达引军五万，离剑关四十里下寨，有意图川。少主言军师引军五万，百员名将，东出剑关十里下寨。

诸葛令知心人将书见孟达。达展书看：

“大夫乃川人也，前者荆州陷了云长，非大夫之过，乃后子刘封，已断讫。大夫坟莹乡贯地土皆在川中，岂不闻越鸟巢南，胡马嘶北。倘大夫归川，岂不委使？某当保奏，以位上卿。”

孟达笑曰：“军师言者是也。”即写书回诸葛。后数日，孟达佐贰官张升发表奏帝。魏帝拜元帅司马懿，将十万人，西南赴剑关。孟达得知，写书与诸葛。诸葛不来，司马懿近。孟达又写书与诸葛。诸葛又不来。孟达会其意，言诸葛计也。孟达自缢而死。

司马懿至，与军师相拒了半月。有日，使命来言，明帝崩，立弟曹芳，改正始元年。司马懿班军。

后说诸葛屯军约一月，引军离剑关百里有零，欲收关西，东出祁山第一。军师言：“前是秦川境界，见城方百里，并无草木，我三军未进，粮草先行，军渡栈道，欲收关西，军就粮草，草木皆无，如何收得秦川？”见道傍矮王筑城一座，军师看了秦川，使人问侧近庄农之家，秦川把关军官姓甚名谁。言姓姜名维，字伯约，先为秦川兵官，后众官百姓举作秦太守。军师言：“乃能人也，此子可教。”军师却上剑关。

诸处勾木匠，造成木牛流马，约有三百余只。军师入关，再出祁山第二，前到秦川四十里下寨。

数日，关平引三千军来探秦川，至大林前下马。关平自思：军师道能人也。关平令军造饭。姜维军来杀关平一阵。姜维收军入城。

数日，见木牛流马运粮。姜维言曰：“太公，管仲不能及！”又见诸葛木牛流马边城过来。姜维使张忠夺木牛流马。姜维出城，魏延拦住，军师使计

，捉了姜维，又收了秦川。军师见姜维一貌非俗，见所为降伏军士。姜维拜武侯为父。

前后数日，军师引军北至街亭关，西川指日而得。屯军三个月，无计可取其关。

一日，上大夫伊籍令人将书远见军师，又言大夫写来的家书，见军师读了，慌速令人打探了，至来日，叫姜维至曰：“吾归川也，去的急速，恐失西川。”附耳低言，说与姜维。维受了计，军师上路，姜维权了，军师说与我计，来日引军五万，在街亭西里下寨。

后说街亭把关军官，老将夏侯惇言：“姜维移寨在街亭西三十里，有一条涧东西三百步阔，南北到一百里长，下寨是危地也。吾怕者诸葛，谁识辱子姜维！”

当夜引军来劫姜维寨。寨中无一人，四面伏军皆起。魏延众官杀夏侯惇直西奔。后有姜维占了街亭。乱军内走了夏侯惇。

却说军师回到成都府，众官接着，军师仗剑入内，直至殿上，见少主与阉宦黄皓并坐作乐。军师高叫一声如雷，大骂：“官奴黄皓怎敢！”黄皓慌速而起。军师使人锁了黄皓，后拜舞见少主。少主无言支对，但言不知军师到来。诸葛辞帝归宅。

至来日，文武朝见，军师对帝仰天大恸，又思先帝起义破黄巾，鞍不离马，甲不离身，相待三十余年，收得川，阉奴几乎坏了。军师再言：“陛下不闻，汉灵帝宠十学士，以为阉奴坏了天下。老臣非为欺君，先帝以陛下托臣。臣死，失了天下，陛下之过；臣在，失了天下，老臣之过。又思吴越之时，二十年不解衣甲，皆为西施也。陛下爱阉奴，万代史官骂名！”少主无言可对，悲先君神。文武拜舞毕，把黄皓街市万刀，痛坏家族。少主对军师请罪。军师言曰：“老臣为主公天下也。”帝排宴数日，军师上马出关，再出祁山第三。

暮暑朝寒，茅庐三顾，似此大贤希少。如鸡哺食，如鱼得水，高可众人难到。独自向当阳，困守鸟林，向赤壁大摧曹操。安荆楚，取西川，使定军山夏侯渊。天托孤让位，再和吴国，七擒孟获好妙。降姜维为师范，因木牛流马机略化。定山戎国，斩王双，使张合，司马保，怎知秋原上，惟有暮云衰草。后有苏东坡作庙赞：

密如神鬼，疾若风雪，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

说军师，数日到街亭，问众官，姜维，魏延杀魏军一阵，收了街亭。军师大喜。

后说老将夏侯惇入长安，见帝曹芳，拜司马懿为元帅，引军二十万，一月到街亭，离五十里下寨。司马懿不识诸葛，相拒半月。关平来搦战，被司马杀一阵，吕凯搦战，又被司马杀数阵。司马懿曰：“吾闻诸葛名闻天下，今老矣！”

有日，诸葛与司马懿对阵，诸葛大败，魏军赶离街亭四十里有余，入祁山，前有魏延拦住，后有诸葛，左有姜维，右有杨仪，伏军皆起，诸葛杀魏军一昼夜，十万军无三千人回，使司马懿换袍得脱。司马懿离街亭八十里下寨，不敢正视街亭。

话分两头，却说益州成都府，帝坐，有上大夫言：“街亭诸葛反也！”帝问文武：“倘反了军师，西川不能作主？”伊籍对帝言：“军师不反。交使命去宣，军师若来，不反；若不来，即反。”帝遣使宣诸葛临朝见帝，帝说此事。诸葛说：“此司马懿计也。”帝点首：“卿言当也。”

筵会数日，军师再出祁山第四。前到隔茅关，又名街亭，离关五十里，众官接着，又行四十里下寨。诸葛问：“街亭怎生？”有佐贰官杨仪，姜维言曰：“马谡失了街亭。”请葛大惊：“此乃拒险之地，如何失了？”姜维言：“马谡带酒，司马懿搦战，马谡出战，魏延劝，连骂数句，众官劝不住，马谡又骂太守，言军师者吾乃乡人也，吾失了城不碍。魏军先困了马谡，众官去杀，后失了街亭。”军师令人唤到当面问，马谡无言支对，推出交斩。众官告不得，斩了马谡。

却说诸葛累次夺街亭不得，遂取妇人衣装头面，叫司马懿：“好汉，下城来！”司马懿坐甲不出城，相拒半年。

有日，探事人告皇丈上边，司马懿急引众官接入城，乃魏将皇丈张合。筵会半月。

一日，武侯引三千军，轻弓短箭，善马熟人，军师素车一辆。令人骂司马懿。有张合言：“尔乃魏之名将，诸葛骂您，众官无人敢出？”司马言曰：“诸葛无人可当。”张合带酒，引军三万出城。司马懿告：“太师老矣。”张合言：“奉圣旨来与诸葛搦战。元帅不出，弱了魏家威风。”众官劝不住，出与武侯对阵。武侯大败。张合赶到数里，见渡军皆散。张合在军前，武侯偃身回见。张合死在军前。司马相杀武侯，殿后有杨仪使计夺了街亭。司马懿西北六十里下寨，虎视街亭。

又相拒了数日，告军师，有暗诏上边。武侯看了，留姜维权了。军师走马入朝。至成都府，见帝言：“江南孙权死，孙亮为吴主，改建兴元年。”诸葛奏帝，使上大夫伊籍将万贯金珠赴江南吊丧，再言恐江吴作患。御宴数日，辞帝东出剑关，再出祁山第五。军师到街亭。

后说司马懿升帐而坐，与众官评议。元帅言：“自古及今，未曾见诸葛为帅，无计可料。”又数日，元帅师行离寨无三里，见汉将周仓使木牛流马运粮。使步陟将邓文，引军三千，夺木牛流马十数只。元帅令营内木匠拆开木牛流马，觑长短高下，尺寸方圆，依法造数百余只，令人提木杵打一下。可行数步。司马懿言曰：“诸葛木牛流马，打一杵可行三百步，上路运粮，在寨内听的听的打不动，诸葛别有甚法？”

又数日，见护将三百军赴寨前。周仓带酒高叫元帅：“军师交我下战书来迎敌，见输赢。不战即合纳降。尔为魏之名将，何为闭门不出？”元帅言：“周仓带酒！”令左右人取酒与周仓吃，吃的大醉。司马言：“多与金珠财宝。诸葛木牛流马，打一杵可行三百余步，我造木牛流马，打一杵只行数步。有甚法度，你说与我，我与你万万贯金珠，可受满家富贵。”周仓笑曰：“军师木牛流马，提杵人皆念木牛流马经。”又言：“打木牛流马者，皆是我管。今夜入寨写牛流马经献与元帅。”司马大喜，与周仓三十贯金珠，两疋好马。“若周仓你写来，交你富贵不可尽言。”

周仓去后，三日再来，司马慌接，令左右人将来。周仓去了。司马接看大惊，乃是武侯亲笔写来，言：

自古将材，无五人会造木牛流马。尔为魏之名将，问我学木牛流马经，后人岂不笑耳！”司马碎其纸。

延熙十七年，少主诏宣诸葛，言西川大旱，濯锦江涨溢不可当。诸葛看江水涨溢，其意不祥。诸葛走马入朝见帝。但内里造成无用之物，卖于街市；藏库金珠但与官员；内无用之物亦卖于街市，回买粮食。数日，余米粮勿知其数，一半在帝都城，一半在定军山，使知心人有见识的，把了定军山。看濯锦江一口，名曰金沙口，两壁岸相离十里有余，东西下万丈长。军师令人探金沙口，其水没一丈深。军师自思：今次出祁山，恐江吴贼人作患。五十处起炉，或铜或铁，铸长柱百条。铜铁柱上有个大窍眼；又令石匠造石柱五百条；令铁匠造一寸透大小索，打数百余条。三件置造铜铁石，可用五万人，一发修造，一年半可了，安置了南北七里阔，东西二十里长，铁锁相串，名曰铁锁渠塘。南北两岸，使军二万，名将四员，守把隘口。窃恐令军马入界。

军师回益州成都府见少主，少主御宴数日。军师言：“今取关西口长安，复兴大汉。”帝喜。酒带半酣，诸葛忽然扑地，口鼻血出。帝大惊，文武急救起。诸葛奏曰：“老臣自出茅庐，四十余年，与陛下征吴灭魏，使臣寸心万段。”帝言：“休取关西，告军师勾把界军入成都府。”诸葛再奏：“此事不可，异日取笑史官。陛下效学尧舜禹汤，莫学桀纣之辈。倘失天下，万代骂名。臣今年欲再取关西，不得不归。”少主数次苦留诸葛，诸葛不肯。帝送上路

又说武侯东出剑关，夫人辞军师欲回。诸葛曰：“吾有一子懦弱，恐为官污吾清名，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足为活计。”诸葛与夫人言别，东出祁山。

前后一百辆车，行数日，司马懿知，伏军忽起，军师百辆车分为四面，使魏军不得近前。又数日，姜维引众官接军师入街亭。前后一月，下战书几度司马出战。诸葛又思，司马屯军塔下。半月余，军行衣甲衲袄不离身，多生疮病。令姜维，杨仪劫寨，杀司马懿五万军皆散。军师言大雨降，急令人■■油衣伞。其大雨降日余方止。

诸葛引军三千，数员名将，下街亭私行。姜维道：“何意？”军师附耳低言，说与姜维言：“我太岁大小运行。”军师引手下三千军离街亭约百里，有一大树，西见一庄，令人唤出一娘娘，当面问：“此处属那里？”娘娘言：“祁山祁州凤翔府，此乃是黄婆店。”又问今岁好大雨。娘娘言：“卧龙升天，岂无大雨？”娘娘又言：“官人勿罪。岂不闻君亡白帝，臣死黄婆？”军师思，果有此言。又问西高山甚名？娘娘言：“秋风五丈原也。”言毕，娘娘化风而去，不知所在。

军师军屯于上。军师自思：前者老妇所言，实为不祥。不曾放下心肠。又思司马懿善能守待，真将材也。

军师卧病，前后月余，针药不能疗治，口鼻血出。姜维告师父：“师父善能通医，岂不能治己病？”诸葛言：“自二十九岁出茅庐，与君用心四十余年，方得川地，使我寸心万段！”葛听得寨门前闹。姜维出探，见魏延来，言：“军师有事，我管军师印信！”军师不语。叫魏延至，言曰：“三十年前，荆州因收江下四郡，将军方可降汉于国，累建大功。吾死，魏延为帅悬印。”魏延喜而出。

又数日，叫杨仪，姜维，赵云众太尉近前。军师哭而告曰：“吾死，可将骨殖归川。”众人皆泣下。

当夜，军师扶着一军，左手把印，右手提剑，披头，点一盏灯，用水一盆，黑鸡子一个，下在盆中，压住将星。武侯归天。姜维挂起先君神，斩了魏延。后有诗为证：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军中一发哭起来，哀声动地，百姓奔告司马懿，言武侯身死。司马闻之，领军来劫武侯尸。

实时两军对阵。司马曰：“吾惧者武侯，今死；可留下武侯之尸；若不下，使片甲不回！”姜维大怒，纵马横刀，直取司马。二人交战，不数合，姜维败走，司马后赶。锣声一响，横处一彪军杀将来，乃杨仪。司马当不住，回走，四下伏军尽起，司马大败，军折大半，还寨更不敢出。长安为之言曰：“死诸葛能走活仲达！”仲达闻之，笑曰：“吾料其生，岂料其死！”

却说众将保诸葛灵柩入川。汉帝接丧举哀，痛哭不止，即选山陵而葬之，立庙致祭，封为忠武侯。百姓闻之，如丧考妣。武侯治民，省刑罚，薄税敛；用兵，赏罚肃，号令明。以此军民爱之。

却说司马懿引军看诸葛营寨，叹曰：“天下奇才也！”遂谏而祭之。

至当夜，狂风过处，见一神人言：“军师令我来送书。”司马接看，书中之意略云：

“吾死，汉之天命尚有三十年，若汉亡，魏亦灭，吴次之。尔宗必有一统。若尔执迷妄举，祸及尔也。”

司马看罢，有不从之意。神人大喝。司马喏喏言曰：“愿从军师之令。”神人遂推司马倒地，叫声不迭，觉来却是一梦。以此司马各立边疆，不与汉争锋，还朝。

有魏王昏暗日甚，司马不能正。大丞相曹爽弄权，司马遂举兵诛曹爽，废魏王，立起高贵乡公。司马权胜，帝不能禁。帝与众谋，欲杀司马。司马知之，以贾充弑帝，立起少帝，天下之权尽归司马。少帝拱手而已。遂加司马为晋王。少帝禅位于司马，封少帝为陈留王。汉献帝闻之，笑而死。

晋王使邓艾，钟会入川伐汉，汉元帅姜维征西凉国，以此邓艾军疾入川。汉帝欲降，有宰相刘谌谏帝曰：“当使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奈何降乎？”帝不听，刘谌致祭，哭汉昭烈庙，先杀妻子，后自刎。汉帝敕诸边将皆降。姜维得诏，及众将怒，以刀斫石，不得已而降。晋王封汉帝为扶风郡王。走了汉帝外孙刘渊，投北去了。

又领大将王浚，王浑伐吴，吴败，吴主孙皓降晋。武帝诏孙皓筵会。有奸臣贾充问孙皓曰：“闻君在江南，剜人眼睛，剥人面皮，何等刑法？”皓曰：“为人臣弑其君，奸佞不忠者，加此等刑。”贾充闻语，羞愧而止。

刘渊幼而隽异，尊儒重道，博习经史，兼学武事。及长，猿臂善射，气力过人，豪杰士多归之。其子刘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京师名士与之交结，聚英豪数十万众，都于左国城，天下归之者众。刘渊谓众曰：“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乃汉之外甥，舅氏被晋所虏，吾何不与报仇。”遂认舅氏之姓曰刘，建国曰汉。遂作汉祖故事，称汉王，改元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后。刘宣

为相，崔滌为御史，刘宏为太尉，危隆为大鸿胪卿，朱怨为太常卿，陈达为门侍，其侄刘曜为建武将军。三年正月，徙都平阳府，即皇帝位。

却有晋武帝崩，立晋惠帝，不通人事。闻御苑口虾蟆鸣，问左右曰：“此虫鸣，为公邪，为私邪？”有此昏愚不知世事。内有皇后贾充之女，淫妒无子，令人出内门，见市中男子，年少，生得美者，妆为妇人，入宫与之淫泆，情足杀之。因此国内大乱。

惠帝死，立起怀帝。却说汉王领军数十万，前至洛阳伐晋。晋怀帝出迎敌，阵败，汉兵执之，杀而祭于刘禅之庙。

又有晋愍帝即位于长安。汉王遣刘曜征之，遂虏晋愍帝，遂纳晋惠帝羊皇后为妻，遂送晋帝于平阳郡。汉王遂灭晋国，即汉皇帝位。遂朝汉高祖庙，又汉文帝庙，汉光武庙，汉昭烈皇帝庙，汉怀帝刘禅庙而祭之，大赦天下。

汉君懦弱曹吴霸，昭烈英雄蜀帝都。

司马仲达平三国，刘渊兴汉巩皇图。